FIASKO

惨败

2002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作品

KERTÉSZ IMRE

[匈] 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卫茂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FIASKO

世纪集团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1929年11月9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44年，他刚满15岁时，被纳粹投入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第二年又转入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5月获救。19岁时开始在布达佩斯一家报社当记者，1951年被解聘。从此靠翻译和写作谋生。翻译过尼采、霍夫曼斯塔尔、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德语作家的著作，并著有《无命运的人生》、《惨败》及《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等作品。

责任编辑　裴胜利
装帧设计　王　俭


ISBN 7-5327-3718-7
9 787532 737185 >
易文网：www.ewen.cc
定价：26.00 元

上海译文出版社
www.yiwen.com.cn

惨败

FIASKO

2002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作品

KERTÉSZ
IMRE

[匈] 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卫茂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惨败/(匈)伊姆雷著;卫茂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0

ISBN 7-5327-3718-7

Ⅰ.惨... Ⅱ.①伊...②卫... Ⅲ.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Ⅳ.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0806号

Imre Kertész

FIASKO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A KUDARC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图字:09-2003-057号

惨 败

〔匈〕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卫茂平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43,000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100册

ISBN 7-5327-3718-7/I·2110

定价:26.00元

西西弗斯的石头及其寓意

（译序）

小说的开头有多种多样。可交代时间地点，可摹写景致人物；既有诗行起首，也有对话开篇。到了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小说中，以议论或哲思导入，更是屡见不鲜。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这部小说的开端，自有其独特之处。它以一个类似于引导母题的句群起始：“**老人站在写字台前。他思考着。那是早晨。（相当早：大约10点）。在这个时候老人总是思考。**”

这个句式，以及其他类似的句式，随后在小说中流宕不定，或隐或现，赋予作品一种宛转回荡的音乐意味。所以说它类似于乐曲中的引导母题。这是小说《惨败》给人的第一印象。

别小看了这个句式中那个带出“相当早：大约10点”的括号。它可是小说进程中一个重要修辞手段。有时一个句子未完，括号就会带出另一个插入句，而未等这个插入句结束，它可能会再次带出下一个有括号的插入句。

这还没完。除了圆括号，小说还破天荒地引入了尖括号，以及尖括号里更长的句子。而这些尖括号里的句子，还可能另含带圆括号的插入语。如此这般，循环往复。而这种情况在“引子”部分

尤甚,形成小说独特的修辞风格。这既造成了句子的阻塞,也形成了阅读的张力。这往往要求读者,不急不躁,耐心揣摩,方能卒读文本。或许这正是作者刻意追求的效果,着力要达到的目的。

《惨败》(1988),是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 Kertész,1929—)所谓"无命运者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小说。第一部是《无命运的人生》(1975),第三部为《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1990)。

小说讲一个年约50的男人,生活在局促的住房兼书房里,长年来忍受着邻居噪声的干扰,街上汽车尾气的熏烤。他那塞着耳朵进行的、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思考的梳理,终于结出硕果:那是一部与奥斯威辛有关的小说。或许他想以此摆脱自己那逼仄的天地、挣脱那郁闷的牢笼,忘掉往日那鬼魅般的经历。但是,小说遭到出版社的否定。老人沮丧地面对自己的"惨败"。可他不言放弃,没有气馁,并成功地找到了出路。他创作出一个叫柯韦什的人物,把自己多年来的思维包袱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就这个人物的经历,写出一部题为《惨败》的小说。

紧接着这个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一强的"引子"(标题为译者所加),是小说的正文《惨败》。故事似乎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某个东欧国家。一个名叫柯韦什的记者从家乡坐飞机出发,降落到某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外国"城市。漆黑的夜晚,迎接他的不是机场地勤人员,而是一簇跳跃的灯柱。灯光渐渐把他引入一个扑朔迷离、无法看透又似曾相识的城市生活中。初来乍到,尚无工作,有人却给他寄来一份解聘书,让人更加周章失措。他尝试着掌握生

命的主动权。但无论人在报社，还是身在工厂，无论在新闻处当记者，还是在军队里做狱卒，他遭遇的都是“惨败”。但友谊的关照（比如同钢琴师温茨棱和记者斯齐克拉的友情），爱情的眷顾（比如同一名黑发工厂女工和新闻处女秘书的相识和“相爱”），还是稍稍卸去了他承负的生存压力。在民众起义和旧制度崩溃的时刻，他有机会逃往国外，奔向“自由”，但最终选择留下，因为他仅掌握这个唯一的语言，而他只能用这个语言，写出他必须写的小说。

“《惨败》的小说世界是一个神秘的宇宙，具体得无法消解，但同时缺少任何清晰度”，有人这样归纳。这个特点除了部分地要归于小说时间、地点以及人物塑造的模糊性，主要应同小说的梦幻色彩有关。

就故事交代，柯韦什从家乡城市布达佩斯起程，经过16个小时的飞行，跨越半个地球，才来到这个陌生的外国城市。可他常有这种感觉，他身处一个熟悉之地。下车后，“柯韦什开始步行，带着某种自信，似乎回忆或者旅行经验会替他带路”，尽管他知道，“这个感觉同人的健康理智不合拍。”再比如柯韦什以后经常光顾的南海饭店。刚到那里，“当他们通过那老式的、配有玻璃的旋转门走进饭店时，柯韦什忽然觉得这个地方——一个被分割成两个或者更多房间的大厅——似曾相识，但又不认识。”

不仅对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有熟悉之感，而且，他在这个陌生城市里最初结识的两个朋友，似乎也是“旧友”，而非“新朋”。柯韦什离开机场，来到城里，渺茫恍惚之际，受人之邀，懵懵懂懂地在中

心花园的长凳上,度过了自己的第一夜。而身旁的这个钢琴师温茨棱,他实际上认识,因为他以前常常光顾钢琴师的演出场所,“辉煌的星星酒吧”。钢琴师这么对他说:“我装作你不知道这点(即他是钢琴师),而其实你常常来我们这里。”而接下去的谈话,让“柯韦什自己也似乎觉得,他嘴里说出的是模糊的梦幻,此外是幼稚的幻象,除了能让清醒的人大笑几分钟以外,没有任何用处”。再看那个帮助他融入社会、也是他在这个陌生城市里最密切的记者朋友斯齐克拉。小说叙述者让柯韦什在领取所谓的“解雇补偿费”时,初次同斯齐克拉认识。可是柯韦什经常觉得,他以前认识这个名字:“斯齐克拉——当柯韦什听见他的名字时,浑身一震,一种不比某种不确定的回忆更多的感觉浮上心头。”其实,留心的读者在此之前已经知道,柯韦什在这个城市降落时,要找的就是斯齐克拉。他们以前就是熟人。让我们重温柯韦什和“海关官员”之间的一段话:

> “我到这里来探望我的朋友,”他说。……
>
> “是一位什么样的朋友?”这个人问。
>
> “某个叫斯齐克拉……以后叫斯特恩……现在的名字是萨森,世界著名的滑稽小品和剧作家,”柯韦什解释。

面对这样一种似梦非梦,梦幻与现实交织的状况,小说主人公柯韦什自己也常常觉得无所适从,只能用“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

回忆的不确定性同现实的不确定性是一样的——”这样的解释来宽慰自己。但是,倘若我们仔细揣摩小说的事态秩序,不难找出蛛丝马迹,来说明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何而来。请看柯韦什到达这个“陌生的外国城市”时,他在飞机上的观察:“尽管他已经飞行16个小时,他现在才感觉到,犹如一种轻微的醉意,那距离的确定性。这个距离把他同多瑙河那熟悉的河湾、同那彩灯环绕的桥梁、同布达的山坡和内城那灯火辉煌的环城路隔开。”这是对布达佩斯地形和景色的如实描写。我们知道,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大体分为两部分,布达处于多瑙河东岸的河岸台地以及山坡上,佩斯位于多瑙河西岸的平原地区,城市由横跨多瑙河的多座大桥连成一片。柯韦什在这个外国的陌生城市看到的是什么?紧接着上面的描写,是他现在的观察:“而他在这里的深处也能看到一条闪着苍白的银光的带子:也许是某条河流,上面这里或那里有着微弱的拱形照明——也许是桥;当他们降得更低时,已经可以认出,在河的一边,城市在一片平原上展开,而在河的另一边,城市处在一个山峦起伏的地带。”难道就是那种作者巧妙安排的“轻微的醉意”,让他辨认不出,他花16个小时在空中兜了一圈,到达的地方还是布达佩斯?柯韦什其实应该没有出国,只不过小说叙述者以陌生化的手法,让他从现实进入梦幻,在真实与虚幻的交互中,重新经历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尚无工作的他,在到达本地的次日早晨,就突然收到解雇通知的这一情节,才不那么匪夷所思,而变得顺理成章:他原本就该是报社记者,或许还是斯齐克拉的同事。无论如何,根据小说的叙事逻辑,我们应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仅小说主人公柯韦什在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里，经常徘徊在梦幻和现实之间。就是"引子"中的老人，那个发明了柯韦什故事的作者，也不断地梦见自己，在"奥斯威辛的木头庭院里醒来"；甚至老人的妻子也做梦，在一个类似"监狱"的大饭店里，疲于奔命，被判死刑；而柯韦什更是打着"瞌睡"，从家乡城市到达这个陌生国度。凯尔泰斯的这个小说世界，就这样被笼罩在一种如梦非梦的氛围中。而这个氛围，其实在小说开头处描写老人及其居家环境的时候，已经有所暗示："在这个站在写字台前的老人和周围的环境上方，似乎将拱起一个蓝光闪烁的钟形玻璃罩。"把这个"蓝光闪烁的钟形玻璃罩"就这么视为隐喻，可能略有勉强，还需进一步的阐释。但它的确让人禁不住联想起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那朵象征着梦幻的"蓝花"。

梦幻同石头结缘，这却是文学史上铁板钉钉的事实，似无须再作论证。人尽皆知的《红楼梦》，开头用的就是娲皇炼石的故事，且不说它还另有书名《石头记》。无独有偶，理解这部梦影浓重的外国当代名著，也还真的不得不关注书中也出现的一块石头。这始于小说的"引子"。老人冥思苦索，不得写作之头绪，便打开一个装有文件夹的纸箱，文件夹上放着一块"在某种程度上作为镇纸"的石块。这块灰色的、有着"被砸出的犄角、棱锥、尖顶、凸面、凹槽、裂缝、拱突和空穴"的、"形态奇特的石头"，似乎在小说中成了另一个"引导母题"，不断出现，甚至勾起了老人母亲的好奇，引出了两人下面的对话：

“这是什么？”老人的母亲问，从灰色的文件夹上拿起那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作镇纸的、同样是灰色的（尽管颜色要暗一些）石块。

“一块石头，”老人说。

“这我也知道。感谢上帝我还没有老迈昏聩。不过你用它做什么？”

“我恰好不用它做什么，”老人嘟哝着。

“它有什么用处？”

“我不知道，”老人说。“它就这么在这里。”

“引子”中沉淀起的这个悬念，蓄积良久，隐而不彰，一直到进入《惨败》正文，未见作者对此有任何交代。只不过小说正文中几个人物的名字，似在与此暗通款曲。一是小说主人公柯韦什的名字，其匈牙利原文为：Köves，德语译文直译为：Steinig，中文意思是：石头的。二是柯韦什的好朋友斯齐克拉的名字，其匈牙利原文为：Szikla，德语直译为：Felsen，中文意即：岩石。三是饭店女招待阿丽茨的男友、那个大谈存在主义哲学之道的贝尔格，其原名就是Berg，中文音译是：贝尔格，意思是：山，或者：矸石。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作者设计小说整体结构和人物名字时的苦心孤诣，周匝细密。但是迷津未破，雾霭仍在。（可惜西文中这样的“文字游戏”，汉译无法表达通透。）

这块被老人用作镇纸的、“四角形的平行六面体”的怪石，在读者几已把它忘却的小说结尾处，才真相大白：那是那由于“崎岖

不平”的路和“不断地滚动”而磨损变小的、西西弗斯“长时间来在尘土中往前踢的”那块石头。小说最后，当老人溘然长逝时，手里拿着的就是它。

由此，小说梦幻和现实的交互中，又多了一个因素：神话。自加缪以来，西西弗斯几已成了存在主义者的象征。他带着斯多葛主义式的沉着冷静，冷眼周围的荒谬世界，直面自己的悲惨命运，成了极目天下，傲视众物的人世英雄。而凯尔泰斯则目光下移，瞄向了他脚下那块与他共命运的石头，并把它移到了小说主人公的书桌上。这确实是神话题材别开生面的活用。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写作，就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而且，因为“写怎样的一本书，这完全无所谓，一本好书或者坏书——这对本质没有丝毫的改变”，写作就被抽去了其创造的本质，成了同推石上山一样的、循环往复的苦役，或者是，存在者的命运。

尽管梦幻，现实和神话相互媾和，小说《惨败》未离凯尔泰斯创作的源泉：奥斯威辛或纳粹大屠杀的经历。凯尔泰斯1929年出生于布达佩斯。1944年，德军入侵匈牙利，15岁不到的凯尔泰斯被解送到奥斯威辛，约一年后被解放。作为奥斯威辛的幸存者，解读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现象，成了这位作家自觉担当的使命。尤其在《惨败》的“引子”部分，有对毛特豪森集中营采石场340名荷兰犹太人“肝脑涂岩”惨相的描写，也有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纳粹令人发指之罪行的记述。但是，同他成名作《无命运的人生》中表现出的、对个体理性的距离感、对恐怖描写和对道德愤怒的放弃稍有不同，在这本小说中，凯尔泰斯假借作品主人公、即那个老人之

口，不时地对允许法西斯犯下如此万恶罪行的人类社会进行分析和抨击："存在着一种不可克服的不相称：一方面有着关于朝霞、价值的重估、崇高的非道德性的令人陶醉的讲演——另一方面是人类货物的铁路运输，还得以最快的速度——而且是顺利无阻地——在毒气室里总是以最小的能量，让货物消失不见。"

关于大屠杀作为现代性所包含的一种可能性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曾达到高峰。其中的一个论点，恰恰是以上引文中涉及的、现代工业或者现代交通所体现的工具理性，包括现代官僚体制和科学技术原则，在大屠杀中的作用。凯尔泰斯的这部小说，显然与这个讨论有涉。而接着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纳粹以人骨作镇纸、以人皮当灯罩的陈述，小说以对集中营囚犯或整个人类社会的诘问，代替对法西斯的控诉，似乎更加震人心魄："仅在布痕瓦尔德那集权主义的世界里，这样的情况还有多少？我几乎不敢提出这个在我心中隐伏的、看来无法驱逐的问题，那用人的头颅制成的镇纸，那用人的皮肤做出的灯罩和书皮，最终都是谁的手工制品……"把大屠杀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事件，作为人类集体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悖论来讨论，而不局限于对法西斯主义的道德控诉，是凯尔泰斯作品的独到之处，同样也体现在这部小说中。它为深层次地分析奥斯威辛现象，的确提供了新的空间。

《惨败》的政治性还横贯于小说的主体部分，即小说主人公柯韦什在某个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的遭遇。那是一个类似于英国作家奥威尔笔下、即小说《1984》所描写的专制国家。柯韦什初到后就认识的那个钢琴师，每天在花园长凳上度过漫漫长夜，为的就是

不让军人在夜深人静之时，把自己从床上拽走，以保存个体那最后的尊严。《惨败》1988年初版于布达佩斯。那时，柏林大墙尚在，东欧剧变未到，匈牙利国内的政治环境，远未宽松到能让人随意指点江山的程度。凯尔泰斯让自己小说的主人公，深夜降落在一个是布达佩斯、而又非布达佩斯的神秘城市。而小说以后的叙述，也追求抽象涵蓄，力避直涉时政。这除了与凯尔泰斯深受卡夫卡、加缪等现代派作家创作风格的滋润与催发有关，应该也同他确有难言之隐相连。

有始有终，方成正果。本文曾以小说开头起首，现在也以小说那事关石头的结束收尾，以前后相赓：

> 他现在拿它怎么办？他肯定会弯腰把它拿起，装进口袋，带回家最终说来它属于他。在他那空虚的时光中——现在等待他的只有空虚的时光——他肯定会不时地把它取出，使出自己的力气，朝着山峰，把它往山上推，这当然有些可笑：不过他用自己那由于白内障而失明的、老花的眼睛不断地打量它，似乎他一直还在斟酌它的分量，怎么抓它。他用自己那颤抖的、毫无感觉的手指圈住它，肯定在最后一次进行冲击的那一瞬间，也把它抓在手里——要是他那时，面对写字台，寿终正寝地从椅子上翻倒在地。

加缪那篇著名散文《西西弗斯的神话》这样结束：“我们得把

西西弗斯想象成一个幸福的人。"(实际上,小说结尾处未明言地引用了这个句子)那么,西西弗斯手里的这块石头,也应该就是幸福的本源。写作,对这位老人、或许还对其创作者凯尔泰斯来说,是西西弗斯那象征幸福的石头。

卫茂平

2005年春节于上海

目　录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引　子

老人站在写字台前。他思考着。那是早晨(相当早:大约10点)。在这个时候老人总是思考。

老人有许多苦闷与烦恼,他有足够的事要思考。

不过,老人没有思考,他该思考什么。

他在思考什么,别人不十分清楚。只是他看上去在思考,可是看不出,他在思考什么。也许,他根本就没在思考。那只是早晨(相当早,大约10点),而他平时习惯,总在这个时候思考。老人在思考的时候已经养成了习惯,倘若他什么也没有思考,也能让自己给人以思考的印象,尽管他自己也许相信,他在思考。事情就是这样,对此无需做任何掩饰。

也就是说,老人思考地站在他的写字台前(陷于沉思)。

在此不可避免,得对这张写字台说上几句。

这个写字台是转角书橱的一个直接的延伸。书橱的两翼围住了西面向街房间的西南角,准确地说,包容了朝着南北方向延伸的窗户那一直到屋角的南边的空间、以及被放在东西方向墙边的五斗橱那延伸到屋角的西边的空间。书橱还越过一条大约其用途从未有人能够说明的一点二米长的屋墙突出物。这条突出物(可以

说是腼腆地)被一块贴上去(明显地贴得很糟)(几乎可以被视为书橱的一部分)的木板遮住,尽管没有一直遮到天花板,但也遮到了书橱的高度——也就是说大约有两米高。

既然我们已经说得这么详细,那么也不该隐瞒,这个被提到的书橱得归功一个临近的木匠的灵巧手艺。他用两个以前的沙发躺椅把它做了出来。同时,另一个住得稍远一些的软椅工匠,用沙发躺椅的软垫做成两个时髦的躺椅。它们依旧被放在朝北的墙旁,在屋子的西北和东北角上。当然布套已被换过。

也许已经可以感知,那是早晨。(相当早:大约 10 点。)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对情况进行补充:那是一个美好、温和、阴霾稍现、但日光熠熠的晚夏(初秋)之晨。

当老人在这个相当早的上午时分——大约 10 点——站在他的写字台前思考的时候,他片刻间发觉,自己试图关窗。

可他不忍心这么做。外面这个温和、阴霾稍现、但日光熠熠的晚夏(初秋)之晨的天气这么好。

在这个站在写字台前的老人和周围的环境上方,似乎将拱起一个蓝光闪烁的钟形玻璃罩。

这幅图像试图——与通常那些合适的比喻一样——对增强形成中的联想的生动性,有所助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想象,在一个被封闭得很好的钟形玻璃罩下,有来自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那各种各样的嘈杂和臭气。因为窗子就开向这样一条街,在其南边——也就是说,要是有人站在那里,就在他的左手——老人站在写字台前,沉思着。

那是一条可怕的街道。

谎言的深谷，老人这样称呼它。

其实它只是一条小街。（根据官方的声明。）

不过被挤在这两条主街中间的这条小街——它还能怎样——它控制着两条主街的交通。

人行道的边上，在南北方向，迥然不同的交通指示牌鳞次栉比地竖在那里（全是绝望尖声厉叫的象征），而街道那朝南的入口——它同时是一条转弯的主街和三条在这里交汇的小街的枢纽——被一个交通指示灯封闭，其作用似乎说明，这的确是一条小街，也就是说，从在它面前停着的鸣笛的、轰隆的、颤抖的和震动的汽车群里，它每次只允许两三辆车子通过，然后重新发出禁止通行的信号。在这样的汽车群里，有着从微型汽车婴儿到巨型拖挂车的所有大小序列（带着相应的尾气数量和噪声频率）（后者有时同其大小形成令人惊讶的对比，尽管它们通常证明自己是有比例的）。

官方地说，街上没有有轨电车。

非官方地来说，来自某个车站、并进出这个车站的所有有轨电车，梳理着一条主街上的交通，似乎那被挤在两条主街之间的小街不值得一提。

从谎言的深谷中爆发出鸣笛声、啜泣声、尖叫声、轰隆声、哀诉声和无所顾忌的狂喊乱叫声，它们向上打开着自己的通道，就像毒气从一个沸腾的锅底上升，穿过烟云，一会儿变黑，一会儿只是灰蒙蒙的一片，在夜幕降临之后（在冬天到来之前）（因为我们到现

在为止还没有提及烟囱)也许变得更迟缓和更加发蓝——直到凌晨三点半左右,在街道北部的入口出现第一辆汽车,像一匹发情的母马迅疾狂奔,甩动着自己那空荡荡的后车厢。那是从车站里驶出的整个公交车队的第一名报信者(同时是新的一天黑色毒气的新的烟云)。

在这从北向南(或者从南向北)延伸的街道两旁,坐落的房屋几乎不到10座或15座,不过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给这相当少的房屋盖上了它们的烙印。这个历史时期的时间过程——以其奇特的方式——从空间来看,表现在南北方向。

40年代的前半期,历史落在街道东边的中部上。

这些年份受到战争的影响,而房屋建造带有快速的投资以及受制于战争的物资匮乏所带来的粗制滥造的印记。

在这样一座房子的三楼,老人住着一个小小的套房(一个房间,走道,盥洗室,简易厨房,总共28平方米,公有住宅,开始租金为120福林——不管怎样目前仅升到300福林)。基于婚姻法,他几十年来报了临时户口(因为他的常住户口——作为家庭的直系亲属——在他母亲那里——不过他从来没有、甚至没有临时地在那里住过——,鉴于那个年迈的女人,希望她能活得像一个人能够活的那么长久,不过那不可避免的事最终……)(简而言之,那某一天最终还是由于不可避免的事件而会腾空的住房,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计谋,会归老人所有)(倘若这个小小的计谋——就像基于通行的居住法可以希望的那样——会得到有关地区政府的允许)(尽管这里可能仅仅牵涉到一个房间,不过那是一个处在绿化

地带和带有一切舒适条件的大房间,也就是说,那个老人在那里报有常住户口的住房,即使他从来没有、甚至没有临时地在那里住过,无疑——即使它只是作为交换对象——更加有利)。

这套住房的布置——也就是老人在那里报了临时户口但常年居住的住房——从一开始就局限在最最要紧的东西上,所以我们也许可以由此推断,以下从那些最最要紧的事情中强调的最最要紧的事情,至少鉴于我们的故事,那并非无足轻重。

走廊是东西走向。从那里人们可以穿过一个中间被一块水平地油漆过的木板分割的装饰玻璃门(准确地说可以忽略这个门——因为前厅缺少空气,它总是敞开着),走进起居室。走廊朝南的一边被厨房的门和稍稍向西的盥洗室的门占据,而西边空出来的、约80厘米宽的墙壁,给一个走廊衣帽架(带有帽架)让出了地方。

走廊北边的墙,从门框到门框的整个长度,被一块悦目的塑料帘子遮住,后面是一个自做的衣钩和架子装置,试图让人忘记那两个大小不一、粗大笨重的走廊橱柜。它们以前曾立在那里,长时间成功地抵抗了老人妻子的反感,不过最后——据说那是由材料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不是被丢弃,而仅仅被改变,而恰恰被改变成上面那自做的衣钩和架子装置;对了,属于两个橱柜中一个的、一个约7乘7厘米大的原始物件(由于上面那可以认出的蜡印,它值得一提)(不过其文字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不断新涂上去的黄白色油漆层弄得几乎已无法辨认)甚至将在我们的故事进程中,适时地在老人的一个纸板箱中重新出现(在哪个纸箱里,这他自

已也茫然不知)。

由此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其中间被一块水平地油漆过的木板分割的装饰玻璃门,穿过它(准确地说可以忽略这个门——因为走廊里缺少空气,它总是敞开着)我们可以进入起居室。

在这个(随同街面朝西行的)房间的东南角上有一个瓷砖壁炉,壁炉的北面亦即西面——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各有一张扶手椅(玛雅 II 型,使用的材料:榉木,火棉漆,聚丙烯带,多孔海绵,填塞料;家具质量符合 MSZ 8976/4/72 和 8977/ -68 标准的要求,注意防水!),而在扶手椅之间(瓷砖壁炉西北方向稍远一些)是一架落地灯(灯罩每 5 年换一次),朝东北方向一些,是一个瘦腿的精细羸弱的物件,就其产品的质量来看应该是个童桌,品质一流的特制品,分层胶合,一流的阔叶树硬木——就其功能来看更是某种辅桌。

在瓷砖壁炉北边(保持一定的距离)安放的扶手椅之后,又是一个(小小的)距离,然后是装饰玻璃门,准确地说——由于走廊里缺少空气这个门一直敞开着——是门一般大小的开口,随后距离接着距离——已经到了东北边的屋角——一个躺椅的较窄的一边,上面是屋角,然后——已经沿着北边的墙——是躺椅较长的一边,距离,一个低柜,距离,最后是另一个躺椅,它那较长的一边已经靠向房间的西边,向着南北方向延伸到窗台下,然后,一段距离后,南边是一张桌子(准确地说是那张桌子,住房里唯一一张真正的桌子),继续朝南,几乎到了西南边的屋角,只有处在那里和对留意的读者来说肯定不完全陌生的家具阻挡他走到那里。

倘若我们从（在保持一个合适距离的情况下）从安放在瓷砖壁炉西边的扶手椅出发，也就是说，沿着南边的屋墙，我们的任务实际上就简单得多；因为隔了下面一个距离继续往西，只有一个低柜（和对面那个柜子完全一样和对称），又是距离，然后是那个墙壁突出物（其用途从未有人能够说明），最后——已经在房间的西南角——那个书橱和写字台的杂交物，那个书籍和文件柜的半人半马怪[①]（倘若允许我们同这样一个概念和比喻的混乱打交道）。老人就在这样一个美好、温和、阴霾稍现、但日光熠熠的晚夏（初秋）之晨，站在它的前面沉思。

在让一个肯定已经显露的想象最终定型之前，我们那到现在为止自由自在的词句选择，也许从此刻起需要某个一定的解释。

正像——比如——写字台不是真正的写字台，或者让我们另外举例，老人的小街（老人称它为谎言的深谷）不是一条真正的小街，这个老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老人。

他年龄已大（所以我们称他为老人）。

不过老人年老，不是因为他年纪大——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老年男人（尽管他当然也不是一个小伙子）（所以我们称他为老人）。

容或这样最简单，说一下他年龄多大（要是我们对这如此可疑的确信不感到惧怕，因为这种确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甚至每个小时都在变化）（而谁能够说，我们的历史还将囊括多少年，多

---

① Kentauer，即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物。原书无注，以下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少天和多少小时）（而这种囊括将在哪个方向形成自己的拱形）（以便我们突然间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情境中，而这种情境不再允许我们，为我们那过于匆忙的陈述承担责任）。

由于缺少更好的办法，我们就以一种自己的——完全不是非常独创性的——观察为依据：

若是一个人的肩膀上承担着半个世纪，他要么屈膝跪下，要么以某种方式保持站立或者悬挂的姿势（好像挂在时间的钓钩上）（钓钩当然不断地拉扯他，把他拖到彼岸的荒漠中，拖出饱和的色彩和完整的形式的领域，拖入按部就班和枯燥无味的抽象），这样的话一个持续的片刻就来到，不过，它似乎不存在，也就是说，它欺骗我们，仿佛某些事情尚未最后决定（也就是说，绳子是否足够牢固）（尽管我们大家都知道，它足够地牢固，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似乎它——为了更保险的捕捉的缘故——会稍稍松弛，错误的假设）（尤其在那些人身上，他们已经有一次成功地扯断绳子）（但我们可不愿意走在我们的故事前面）。

倘若我们想继续坚持——我们坚持这点——，老人年纪已大，那么我们显然就必须用其他的事来说明这个词句选择（这个词句选择不会把老人的外表，也不会把一个户籍官员那自负的知识暗示给我们）。

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了。

老人觉得自己就像——他大体上对此有足够的理由，这点我们几乎无法反驳——某个年迈者，某个不会再遭遇任何事的人，不会碰到任何新鲜事，不管是好是坏（在绝不是稍微好一些或稍微

坏一些的意义相同的机会的条件下)(尽管这大体上对本质没什么改变):犹如某个已经经历过所有事情的人(唉,还能发生什么事或者会发生什么事),像某个——暂时地——骗过了他的死神,——彻底地——生活过了他的生命、为他的罪孽获得了他那微薄的报酬、为他的德行获得了他那严厉的惩罚、而且早就处在可怕的名单上的人,而这个名单——谁能说在哪里和根据什么灵感——将无限制地列下去;像某个日复一日、顽固不化地早上醒来,发觉自己还生存的人(经历这个感觉时根本不觉得这令人愉快)(就像他曾经能够经历过的那样)(要是他对一切都总是思考一番)(不过他根本不这样做)。

依此推论,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赞同也许的假设,假设老人思索着这些事,要是他站在写字台前思考着。

不,那只是早晨——相当早:约 10 点——,而他习惯于,总是在这个时候思考。

这是他的生活规律。

每天,(大约)到了 10 点,他立刻开始思考。

这个习惯产生于他的生活环境;10 点以前他还无法让自己投身于思考,可是,如若他晚一些才开始思考,他会因为失去的时间而自责(而这会导致进一步的时间损失,这意味着这会更加妨碍他,倘若不是——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完全阻止他思考)。

如此说来,老人(大约)10 点,机械地和完全不依赖思维强度地——对了,甚至不依赖于他是否真的思考或者不思考(他在思考的时候已经养成了习惯,倘若他什么也没有思考,也能让自己给

人以思考的印象，尽管他自已也许相信，他在思考）——站在写字台前思考着。

也就是说（大约）10点，老人独自一人留在房间里（这属于他思维的前提）。这时他妻子已经早早地出门，走长段的路去城郊的小饭店。她在那里当服务员替自己挣钱糊口（有时也替老人）（要是恰恰命该如此）（而命运确实不止一次地这样安排）。

他已经尽了盥洗室的责任。

就是咖啡他也已经喝完（坐在那个——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安放在瓷砖壁炉西边的扶手椅中）。

第一支香烟他也已经抽过（在朝西开的窗户和东边关闭的大门之间来回踱步地）（走一小步到悦目的塑料帘子和敞开的盥洗室之间的狭窄通道边上）（为了通风的缘故，盥洗室的门经常敞开，因为走廊比通风不好的盥洗室通风情况更糟）。

这就是故事前的故事——尽管不是原因（但无论如何是前提），说明老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美好、温和、阴霾稍现、但日光熠熠的晚夏（初秋）之晨的（大约）10点，站在写字台前思考。

老人有许多苦闷与烦恼，他有足够的事要思考。

不过，老人没有思考，他该思考什么。

人们也无法断定，他甚至——就他也许应该思考的事情而言——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最最急切的烦恼。

哦，不。

我只是站在写字台前思考着，老人想，而不是最终去做什么事。

好吧：他早就该开始写一本书——事情就是这样，对此无需做任何掩饰。

也就是说老人写书。

这是他的职业。

确切地讲——如若我们想更准确一些——事情的结果是，这成了他的职业（因为否则他没有职业）。

他已完成多本书，特别是他那处女作：他在这本书上（因为写书在那个时候还不是他的职业，而他，可以这么说，让自己的思绪任意驰骋，写了这本书）花了整整 10 年，而且是在不同寻常的逆境中——又过了两年后——得到出版；对第二本书来说，4 年时间证明已经足够；但在以后的书上（当写书在此期间成了他的职业以后——）（因为否则他没有职业）只花了完成它们所必须的时间，大体上按书本厚度的比例——因为他必须（自从事情的结果是，这成了他的职业以后）尽可能地写厚书，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厚书比薄书带来更多的酬金，就薄书来说——因为它们薄——所以酬金也薄（按照薄的比例）（与内容无关）（根据由文化部部长——取得财政部部长、劳工部部长、国家物资和价格部部长以及国家工会主席的同意——发布的 1/1970. III. 20. MM 号法令，关于出版社合同和作家报酬的条件）。

老人没有焦灼地着急写一本新书。

只是很长时间以来不再有他的书出版。

倘若就这样下去，他的名字不久将被人遗忘。

不过——就其自身来看——这丝毫没有干扰老人。

就某些方面看——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肯定还是对他形成了干扰。

没有几年时间,他将到达年龄的界线:他可以成为退休的作家(就是一个用自己的书替自己赢得了不再需要写书之权利的作家)(尽管他当然还能写,如若他对此还有兴致)。

这是——倘若他撇开所有那些隐晦不清的想象、抓住稳固的现实——他那文学生涯的本真目标。

所以,为了不再需要写书,他还必须写上几本书。

而且尽可能地多些。

要是他不想失去他那文学生涯的本真目标(即成为退休的作家,即一个用自己的书替自己赢得了不再需要写书之权利的作家),那么他必须担心,根据被遗忘的程度,他那逐渐被遗忘的名字会对决定他退休金数额的因素产生——也就是说对他不利的——影响(不过都有哪些因素,对此他还没有准确的信息,不过不管怎样——也许并不全然地不合逻辑——有这样的想象,要是厚书意味着优厚的报酬,那么许多书也意味着一份较高的退休金)(这当然——如同业已提及的那样——鉴于缺少较准确的信息,只是老人的一个想象,不过是一个也许并不全然不合逻辑的想象)。

如此说来这肯定干扰老人——但就他本身来说,丝毫没有对他形成干扰——,要是他的名字即将被人遗忘。

所以他应该,心平气和地写一本新书,很早就着手做这件事。

只是他没有思路(不过他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但这种情

况有规律地出现，是写作成了他的职业以后，也就是说——如若我们想更加准确——为了更准确地说——自从事情的结果是，这成了他的职业）（因为否则他没有职业）。

这只涉及到一本书。不管是怎样一本书，它得是一本书（老人早就知道，他写怎样的一本书，这完全无所谓——这对本质没有丝毫的改变）（不过他理解的本质是什么，这点老人要么知道得太清楚，要么根本就不了解）（由此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当他站在写字台前思考的时候——除了其他的想法——这个想法也进入了他的意识，即没有任何最微末的迹象表明，他是否考虑过——至少为了自身的用途——去解释这个——本质性的——概念的本质）。

他根本就没有一丁点儿思路，他该写怎样一本书。

尽管就他自身来说，他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就是现在他也站在那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的写字台前思考着）。

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已经审视了某些以前的、比较以前一些的和更以前一些的思路、设想以及未完成的残篇。他把它们收集在一个标题是"思路、设想、残篇"的文件夹里：可是，它们要么被证明毫无用处，要么他对此一句话也不懂（尽管是他自己在以前的、比较以前的和更以前的时代记录的东西）。

他在布达那丘陵起伏的近郊进行长距离的散步（思维散步，老人对此这样称呼）。

徒劳无益。

现在——当接踵而来的思路、设想、残篇和散步（思维散步，老人对此这样称呼）都失灵以后——他剩下的只有他的纸张。

他很久以来没有看过纸张了。

他也不想见它们。

他把它们藏在写字台的最深处，以便它们不会以某个方式进入他的视线。

老人肯定已被逼得走投无路，要是他——就像先前信任幸运的偶然（出于已知的原因和为了正确的缘故我们也许得把这个偶然纠正为几乎不可能），接着信任他的思路、设想、残篇和思维散步——现在突然把最后的信任给予他的纸张。

在此我们不得不担心，要是我们不稍稍地摆脱一下老人的思维散步，我们就永远无法在对以下进展必不可少的清晰明了中，看到思路、设想、残篇和纸张之间那微小但不可忽略的差别。

也许我们根本不需要过于冗长的解释。

只有这样的人才把思路，设想和残篇写到纸上：他出于无法更改和充分的理由被迫地——比如在这个老人身上——恰恰把写作当成了自己的职业（换言之——为了更准确地说——事情的结果是，这成了他的职业）（因为否则他没有职业）。

不过纸张人人都有。如若不多，那么肯定有唯一的一张，一张纸，人们在上面记下某些事，容或重要的事，为了不忘记，以最小心的方式把它保存——又把它忘记。

一张纸，上面保存了青年时代写的诗。一张纸，身处困境的人在上面寻找一条出路。

也许一本完整的日记。

一套住房的草图。

困难时期的家庭收支计划。

一封开始写的信。

一条消息:"马上来"——然后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不过至少有一张账单或者从一件内衣上扯下的洗涤说明,背面是微小的、看上去陌生的、褪色了的和已经无法辨认的字母:我们自己的笔迹。

老人有一个完整的文件夹,里面塞满了这样的纸张。

如我们也许已经提到的那样,他把它们藏在写字台的最深处,以便它们不会以某个方式进入他的视线。

要是他眼下恰恰要做相反的事——让它们进入他的视线——,他首先得把打字机从写字台上挪走,然后还有几个文件夹,其中也有其标题是"思路、设想、残篇"的文件夹,接着还有两个纸板箱,里面装有不同的东西(有用的和没用的)(哪些定义适用,这只有通过给予当时事态以具体的内容来定)(所以老人从来没有把握,这些不同的东西中什么有用,什么无用)(时光荏苒,而他没有再打开这两个箱盖,对里面放着的——有用的和无用的——东西看上一眼,这种把握就变得更小)。

好吧,他得行动,让这个普通的、灰色的、根据 MNOSZ 5617 标准化的文件夹随同它的纸张进入视线。

在这灰色的文件夹上放着(或者突出着)(或者拱起着)(这要看人们从哪个方向观察它),在某种程度上作为镇纸,一块同样是

灰色的——尽管颜色要暗一些——形态奇特的石头，对此我们无法说任何令人满意的话（比如以这样的方式，这是一块四角形的平行六面体）（也就是能让人类的精神同事物——不以他真正理解它们为条件——和睦地友好相处的东西，倘若它们不是至少符合一种几何学的形体结构，并由此能够被视为得到了处置），尤其是，这块石头由于那还存在的亦即那被砸出的犄角、棱锥、尖顶、凸面、凹槽、裂缝、拱突和空穴，如此地就像一块石头能够是的那样不规则，无人知道，这是从一个较大的整块上被砸下的一块，或者相反，还是一个较大的整块上留存下的残余，它——如同就岩石和山石来讲——从自己那一方面来说肯定还是一个较大的整块的一个部分（每块石头最终都立刻会把我们引向原始时代的思考）（这并非我们的目标）（尽管很难抵抗这种诱惑）（特别是，倘若我们同这样一块石头打交道，它会把我们那失灵的想象引到终极的）（或者更应该是最初的）（开端，终结，与作家的关系和整体性上，由此我们最终还是回到我们那无力的）（不过至少带有知识那所谓的尊严的）（无知，如同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在这块石头上的情况同样如此，人们无法知道，这牵涉到从一个较大的整块上被砸下的一块，或者相反，还是牵涉到一个较大的整块上留存下的残余）。

我们的故事开始时被确定的情景，亦即直到现在我们——真的不是出于顽固不化，而是基于老人那困难的决定——始终如一地坚持的这个情景，眼下有了如下的改变：

老人站在写字台那敞开的门前，思考着。那一半被腾空的上方的格子里只有一个灰色的文件夹，文件夹上，可以看见一块同样

是灰色的——尽管颜色要暗些——在某种程度上作为镇纸的，石头。

我担心，他想，我最终还是要拿出我的纸张。

他也这么做了。

随后他把——在某种程度上因为秩序的缘故（还能设想会有其他什么原因）（要是我们不考虑缺少空间的因素）（但是也可能，他想如此地保证他那决定的不可更改性）——打字机，几个文件夹——其中也有那个其标题是“思路、设想、残篇”的文件夹——接着是装有其他不同东西（有用的和无用的）的两个纸箱放回写字台上面的格子里。

这也许会被证明不是纯粹的漫无边际，倘若我们对我们故事开始时坚持的、但已变化了的情景的随后的变化——以我们可支配的简洁方式——作继续的坚持：

老人坐在写字台前读着。

〈1973 年 8 月。

发生的事，就发生了：现在我已无能为力。我无法改变我的以往，就像我同样无法改变我那不容拒绝地从中产生的、我还不知道的将来……〉

“哎，伟大的上帝啊！”老人大声说出。

〈……在当下那狭窄的边缘区域，我像在以往或者将来中完全一样，漫无方向地活动。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落到这一步。我简直耽误了自己的儿童时代。为什么我在初中阶段曾是这样一个糟糕的学生，肯定有

其精神分析学的原因。（“你甚至不能借口说自己笨——可你有脑子”，我父亲习惯于这样说。）后来，在14岁半的时候，由于遭遇那愚蠢之极的情况，我瞪眼望着那瞄向我的、准备发射的轻机枪的枪眼，约半小时之久。用通常的语言来描绘这样的情形，是荒谬的。这就够了。在一个宪兵队军营的狭窄的庭院里，我身处一堆冒着冷汗、思绪纷乱的人群中，仅仅这个共同点把我同其他单个生灵连在一起，即我们全都是犹太人。一个像水晶般明澈的夏夜，花香扑鼻，我们的头顶上方闪耀着一轮圆月。空气中充满了一种单调和沉闷的嗡嗡声：那是英国皇家空军，其编队显然从它在意大利的基地起飞，飞向陌生的目标，要是它们在军营或者周边地区上方投下一颗炸弹，我们就有被宪兵——人们这么说——枪杀的危险。基于哪种荒谬的联系和愚蠢的起因，这当时对我来说——就是以后也同样——全然无足轻重。轻机枪架在一个三角架上，类似于一架电影摄影机。后面在某种基座上，站着一个留着亚洲式小胡子的宪兵，眼睛内行地眯缝着。枪管的顶端装有一个可笑的、漏斗式的小东西，就像我祖母的罂粟磨。我们等待着。嗡嗡声逐渐增强，成为轰鸣，然后重新转为嗡嗡声，经过几个震耳欲聋的片刻和寂静，又成为向嗡嗡声过渡的轰鸣。会有一颗炸弹扑通一下掉落或者不会——这是问题。宪兵们渐渐地被赌徒们那忘乎所以的兴高采烈所吸引。可是我该如何描写那突如其来的快乐，而它——当开始的惊讶渐渐平息之后——也吸引了我？我只需要知道那赌注的微不足道，就也能以某种方式享受游戏。我领会了给予我的世界那简单的秘密：随时随地能被枪杀。有可能……〉

“见鬼去吧！”老人在这里突然中断阅读，抬起身体，把手伸向写字台里面。

这个发展的奇特进程，其原因在于一个没有预料到——但也恰恰不能被称为无法预料的（因为可以说每天有规律地出现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如我们见到的那样——即使通过它那持续的重复也没有失去其对老人的原始的和基本的作用（对了，我们可以说，完全相反）。

显然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不过我们不否认，这个义务让我们处于某种尴尬。

因为对于老人脱口而出的话，对于那压迫他胃部的轻微痉挛，对于那犹如一架电梯穿过他的胸口和喉咙、并且带着一阵令人眩晕的震动进入其脖颈的稍许的恶心，几乎没有什么话能是足够的解释，而我们——坚持那纯粹的事实——只能这样说：在他头顶上方一架收音机被打开了。

事情这样发生并非完全无意（相反可以供认，我们对自己要叙述的情境感到一阵轻松），要是我们现在离开老人的纸张，相反打开那开本并非特别大的、半布面精装的、老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经常使用和从中获益良多的绿色书本。老人尤其对以下的几行表示出自己的谢意（书的 259 页）（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半布面精装的绿色书本在某种程度上自动开启，倘若老人把它从固定在房间东北角的躺椅上方的书架上拿起）（虽然那黄色的人造丝带，也被放进书的前面提到的页码，以作为阅读标记保证正确的重新找到）（在这一页上我们现在对以下的几行字）（尤其对它们老人表示出

自己的谢意)(能够——像是越过他的肩膀望去——自己进行阅读):

有一种生灵,它完全无害,要是它进入你的视线,你几乎发觉不了它,又马上把它忘记。不过,倘若它以某种方式无形地进入你的听觉器官,它就会在那里成长,仿佛会爬出,而人们已经看到这类情况,它侵入大脑,在这个器官里灾难性地蔓延,就像从鼻子里侵入的狗的肺炎球菌。

这样的生灵是邻居。

事情就是这样。

奥格律茨[1],老人这样称呼它。

没有地点的生灵。

非女非男,亦非动物,更不是人。

奥格律茨,老人这样称呼它。

这个生灵蔓延生长,不管是因为无节制的电台和电视享受,还是因为某种荷尔蒙的干扰(对此也许那无节制的电台和电视享受提供了一个解释)(虽然人们也不能忽视那充裕的滋养),不仅仅穿透老人的大脑,而且穿越老人头顶上方那全部的28平方米。

老人生活在一个依靠噪声滋养的女性独眼巨人的楼下。(尽管这个独眼巨人有两只眼睛,两只细微的犀牛小眼。)

---

① Oglütz。疑为小说作者自造的一个咒骂词。含义可见上下文。

老人整天昏昏沉沉地被缠绕在这种噪声浓密的波状冲击中。他听见可怕的关门声，不管这个独眼巨人何时返回其洞穴；细微杂音的快速的劈啪声和滚动声：也许——老人忖量——巨人正好把拖回家的猎物抛到地上；他听见笨重和沉闷的击打的节奏：巨人在训练舞熊，老人习惯于这么说：于是她那正好在尽自己义务的怪兽中的一个吼叫起来：要么是收音机，要么是电视机。

奥格律茨，老人这样称呼它。

毫无办法。

不得不顺从屈服。

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次，老人把自己的荣辱毁誉听凭这怪兽的摆布：他承认，噪声干扰他（对了，甚至恳求，把它清除）。

从那以后噪声不知疲倦地在楼上守伺老人。

考察着他的生活习惯。

等他把第一个字母进入打字机。

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他什么时候站在写字台前和思考。

毫无办法。

不得不顺从屈服。

也就是说，常年累月地老人形成了无意识的防护反射（比如，就像下雨时会撑开一把伞）。

就是以上引用的、出自那个并非特别庞大的、半布面精装的绿本子的句子（尤其对它们老人表示出自己的谢意）属于这种防护反射。

不过，这种纯粹精神的安慰获取和力量集聚太少了些，倘若没

有那重要的、几乎包容了写字台下面整个左后面——西南方向——一角的可捏制蜡球的收藏（弄到它们不是总那么容易，因为那是一种外国产品）（OHROPAX 防噪音耳塞，国营科尼希湖制药厂）（老人为什么——在买它们的那个时代——把它们收集成这么一堆，以至于它们）（就像约瑟夫 K[①] 对于他的耻辱）（也许会比他生存时间更长）。而这个储存中总是有这样的一对随时可以使用——在一个圆柱形玻璃小盒中——并且在写字台上面一格的前面待命，以便在紧急情况中（而这个紧急情况几乎总会带着一架时钟那般的精确性来到）经过简短的软化的准备工作，能立刻进入老人的耳朵。

在做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老人习惯于声音不大地说一段较短的或者较长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一名机械的牺牲者对那活生生的、先前引发了这些话的内心冲动说话（因为具有经常重复的特点，和以后也出于仪式的原因，实质性的东西已经失去，并且让位于漫不经心的义务履行）——，或短或长，各依赖于季节的变化：在冬天他说一篇比在夏天长一些的文字，这可以简单地根据物理事实得到解释，因为蜡在温暖的情况下比在寒冷的情况下软得更快。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美好、温和、阴霾稍现、但日光熠熠的晚夏（初秋）之晨，老人仅仅，缓慢地、似乎开始做一个宣言，说道："让魔鬼把你这个该诅咒的、恶劣的、糟糕的纳粹姑妈……"——

---

① 卡夫卡小说《诉讼》中的人物。

一边小心地揉捏着手指间已经变软的蜡块，以便用它们塞住耳朵，在一定程度上让奥格律茨，那谎言的深谷——人们可以说，那整个世界，失去效力（由此那已经改变了的情况又一次稍许地改变，因为老人眼下耳朵里塞着两个蜡球继续读着）：

〈……领会世界：随时随地能被枪杀。有可能，这个想法，此外不怎么特别地是独创性的认识，让我心烦意乱；有可能，它在我身上超常地留下深深的痕迹：因为不管怎样，成千上万的人经历了同样的群体真理，在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或者在那更大更辽阔的世界上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也许我曾是一个过于敏感的孩子，而以后也无法摆脱我的敏感性：也许我身上的什么地方发生了短路，导致在同我的体验共存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出现一种紊乱——尽管我在本质上和许多其他常人一样，得到的同样是通常那骇人的体验。许多年之后——而且在许多年前——我明白了，我得写一本小说。当时我，全然漫不经心地，正在某个漫不经心的行政机关的走廊上等待着，听见某种漫不经心的声响：脚步声。所有的事发生在唯一的一个瞬间。在重新唤醒这个瞬间的时刻——否则我没有能力唤醒这个瞬间——，我不得不相信，倘若我在心中保存了它的清晰度，我手中就掌握着那始终让我最感兴趣的、我生命的钥匙。不过这些瞬间流逝着，而且不再复归。所以我想，至少对这个瞬间的灵感我必须保持忠诚：我开始，写一本小说。我写了又撕掉；重写后再撕掉。年复一年，时间就这样流失。我写了又写，持续不断，直到我觉得，我找到了我那可能的小说。我写着这部小说，同时为音乐剧生产那些愚蠢无比的滑稽小品，为的是

拥有自己的生计(为了欺骗我的妻子,她在观众席的半明半暗中,看着我的"首场演出",等待着我身穿特地为这个目的制作的灰色西装,在由拍击的手掌造成的噪声中出现在幕布前,而她相信,我们那搁浅的生活的确会渐渐地离开暗礁);不过,要是我出现在有关的储蓄所附近,着急地取出为那些愚蠢的胡扯而得到的根本就不怎么菲薄的报酬,我就会带着一个窃贼的天良,悄悄地溜回家写小说,而恰恰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的欲望迅速增长,妨碍了我用新的滑稽小品,去馈赠我那些渴望得到快活的观众,以及用新的报酬馈赠给自己……〉

"怎么回事,"老人说着从他的座位上站起身,耳朵里塞着捏好的蜡球,而这让他的步伐变得像一头豹子的步伐那样缓慢,在朝西开的窗户和朝东那关闭的大门之间来回踱步(往边上迈上一小步,到悦目的、遮蔽走廊东墙的塑料帘子和敞开的盥洗室门之间的狭窄通道旁)(为了通风的缘故,盥洗室的门经常敞开,因为走廊比通风不好的盥洗室通风情况更糟):"事情开始了,似乎要成为某种忏悔,"他嘟哝着。"不怎么真的糟糕,不过会这样。错的是,这是真诚的。这恰恰不怎么幸运。不过这个题目也不。"

好吧,要是他得写一本书(不管是怎样一本书,它得是一本书)(老人早就知道,他写怎样的一本书,这完全无所谓,一本好书或者坏书——这对本质没有丝毫的改变),那至少必须是一本带有一个幸运的题目的书。

他那些至今的题目看来一定不怎么幸运。

老人觉得原因——如若他,非常罕见地对此思考——在于,他

或许缺少想象力(要是考虑到,他的职业正是写书,这是一件相当不利的事)(也就是说——为了更准确些——事情的结果是,这成了他的职业)(因为否则他没有职业)。

所以他——他还能怎样——大多从自身的经验中获取他的题目。

但这反过来也总是糟蹋那些最最幸运的题目。

可这次他得十分地小心。

取出我的纸张,他思忖着,这绝对荒谬。我最好还是把它们重新放回。

不过,他又想,现在它们已经让我感兴趣了。

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他(思考地)补充道。

不错,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坚持这个这次会较长时间地保持的——相反那来回踱步仅仅是暂时的——变化了的起点情境:老人坐在写字台前阅读。

〈……带着一个窃贼的天良……馈赠……我的观众——

不过这样我走不远。这是一个故事那最后的结尾:可长,可短,但说明不了什么,倘若故事这样进行。从我的故事里我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可这发生的事是必要的。我甚至不知道,纱巾是否正好此刻在我眼前被扯起,或者相反它恰恰这时遮住我的双眼。无论如何我此刻将处处感到意外。比如我住的房子。它在布达的一栋不怎么丑陋的、相当有人情味的出租公寓的三层楼,有28平方米大。一个带走道的房间,边上是盥洗室和所谓的茶水厨房。还有几件什物,家具,这样和那样的东西。撇开一些我妻子不

时地认为是必要的变化，其中一切和昨天、前天、一年前或19年前一模一样，那时……〉

“19年前！”老人喘息着。

〈……同19年前一样，当我们——在并不完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搬入的时候。可是这一切最近悄悄地散发出某种威胁的气息，总有什么东西让我心神不宁。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它；我是说，我没有在住房里发现任何新东西，任何不同寻常的东西。在我最终意识到这点以前，我已经为此长久地绞尽脑汁：不是我觉察到的东西发生了变化，变化只在于，我觉察到它。唉，到现在为止，我未觉察到我19年来居住的住房……〉

“19年！”老人摇头。

〈……不过，要是我仔细地考虑，也没有什么任何神秘的东西。对我和那个——直到几个月前——是一致的家伙来说，这套住房无论如何是个稳定的、不过还是一个他在那里写小说的临时处所。这个怪物有些事做，他有某个目标，谁知道，也许是项使命，简而言之，他——尽管他平时干活也不紧不慢——总是匆匆忙忙。他几乎仅从火车的窗口出发观察事物，飞速一瞥，看它们如何在他眼前飞驰而去。也许他在这里或那里，对它们的有用性得到一个暂时的印象，把它们握在手中，把它们放开，穿过它们，把它们推开和踢走，对它们施暴。像一名帕夏[1]那样统治它们。不过眼下，因为它们不再感受到那命令之手的权利，它们就报复：展现自己，挤

---

① Pascha，土耳其高级军官的称呼。

到我跟前，显示出，它们是如何地没有改变。我该如何评估那我在瞥见它们时的惊慌失措？这个椅子，这张桌子，这架落地台灯那富有活力的灯架以及似乎臣服地挂在灯架上的、在靠近灯泡的地方略略烤焦的灯罩——它们都，它们全体现在围绕在我的周围，以一种奸诈的温柔抱住我，就像经受了某次失败的宽容的、哀伤的女护士。她们想向我证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尽管我觉得，我在她们之间经历了，让我们这么说，一次冒险——写作的冒险——，所以相信，走过了这么一条道路，在其进程中我的生命发生了变化。不过，什么也没改变，而眼下已经清楚，我恰恰以自己的冒险丧失了一种变化的机会。这个28平方米不再是我每天放飞自己的幻想、夜里又返回栖息的鸟笼，不，它们早就成了我真实生命的真实的活动场所，是我自己光顾的牢笼。

不过，这还是有些不一样：早晨的独特性。以前我在破晓时分就已苏醒，不安地注视着那穿过百叶窗的缝隙、挤进屋子的日光，等待着我可以起床的时刻。在喝早茶时，同我的妻子勉强说几句话，暗地里总是等待着，什么时候我终于可以独自一人，以便完成盥洗室里那必要的事务后，一头扑到那坚忍地等待着和倔强地抵抗着的纸张上。可眼下，犹如处于某种奇特的压迫之下和试着道歉，早餐时我同妻子谈这说那，让她感到高兴，而她却猜不到变化的原因；当她离开时，我突然发觉，我的思绪害怕地随她而去……〉

这时，老人似乎听见电话铃响起；当他把耳朵里一个捏好的蜡球松开之后，他能确信，那只是奥格律茨和谎言之深谷的噪声触动

了他，也许只是以一个比往常更高的频率；这个小小的干扰能够解释，他在寻找续篇的时候，在文本的这个地方——续篇的缺失也表明这点——可能跳过了几行字：

〈……我感到，我的脚下到处敞开着陷阱，就像我接二连三地犯的错误；我的所有感知，一切围绕着我的东西，其用处仅仅是向我攻击，对我提出质问，破坏我存在的或然性，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什么目的。

我对此冥思苦索，这样的不愉快始于何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它似乎会对一个人产生使人忧虑的作用，倘若人们找到这个开端，时间中任何一个、容或是随意的一个点，而人们然后把它当作原因指称。如若人们相信，就这样找到了原因，那么任何一种祸害看上去都得到了理性的解释。我觉得，我从未确实地信任这点。对此也存有——正如以上业已暗示过的那样——关系重大的和甚至是客观的理由。在写小说时，这样的限制出色地得到回报：自从我用尽全力，把它付诸文字以后，这种限制可以说由此成了我的工作手段，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它就被耗尽力量，不再让我忙乱。而当我结束我的小说后，这种祸害就重新开始。我还记得，自己如何写下最后的一页。那是三个半月以前，在一个充满希望的 5 月的下午。我感到，我已把结尾攥在手中。一切取决于我的妻子。那天下午她像是要去探望一个女友。吃饭时我紧张地窥视，她是否太累，是不是没有了兴致……我有幸单独留在家里。一次突如其来的腹泻阻止了我立刻俯身到纸上。这个令人恼火的症候可以归为“心灵

的持续活动”——如我们从西塞罗[1]那里知道的那样——是讲演术的核心。它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精神的某种紧张状况，而这种状况——至少在我身上——对整个身体组织，包括对大肠系统产生了影响。最终我还是能够坐到写字台前；在上面，我以我的笔能够滑动的速度，飞快地结束了文本。就是那最后的一个句子也写了下来：我筋疲力尽。然后我还花了几天时间，对此润色，不时地作些补充，在这里或那里改正一个字，删去另外几个字：最后，结束。我被一种迟钝的感觉攫住。某些东西突然崩溃，就情况来看，那就是我长年来相当好地维持自己的东西。就是这点我也是现在才想到。我至今一直以为，我工作着，而且与此相应地日复一日，带着被强制的愤怒从事我的工作。可现在，我的工作被夺走。我那每天的勤奋变形为一堆纸张。而我自己两手空空地留下，遭到了抢劫。我冷不防地站在时间这个非物质的和无形的魔鬼之前。它愚蠢地打着哈欠，对我摆出它那副丑脸，而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塞进它的大嘴。〉

“你在工作吗？”刚从小饭店回家的妻子问老人。她在那里当服务员替自己挣钱糊口（有时也替老人）（要是恰恰命该如此）（而命运确实不止一次地这样安排）。

“当然，”老人回答。

“你进展顺利吗？”

---

① 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古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心灵的持续活动”，此处原文为“moutus animi continuus”。

“我给它来了一次推动,”老人说。

“你午饭想吃什么?”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选择。”

他妻子把这告诉他。

“都可以,”老人决定。

片刻之后老人和他的妻子坐在写字台前面吃午饭(当然就在已经提及的情况来看)(由此也意味着,要是我们说,老人和他的妻子坐在写字台前面吃午饭,那么该这样理解,他们虽然面对写字台,但事实上在桌子边上——准确地说,在那个唯一的、房间里真正的桌子边上——坐着)(而且吃着午饭)。

老人的妻子习惯于吃饭时讲述,她白天在小饭店里遇到了哪些事。

不久就要盘点:管理处担心会有赤字(不是没有原因,因为太多太多的东西被偷)(而特别拙劣的是,被那个老太婆)(正式的名称是:女领班)(尽管职工中有人在这方面恰恰也不输给她)(不过他们可没有那种同领班们一样的机会)(尤其是那位老太婆——正式的名称是:女领班——,她想通过龙头啤酒把整个赤字的钱重新挣回,但更多地通过套餐)(在服务员的行话中这被命名为“普通餐”)(也就是说通过主要是孩子们要的“普通餐”。一些家长——因为他们不想做饭或者也许对此根本就没有时间——在小饭店里为他们的孩子每星期预定一份套餐,或者用行话来说普通餐)(而她——老人的妻子从来不会错过指出这点——还从未碰到过来监督一下孩子吃什么、或者是否真的来吃的家长)(尽管如

此孩子们蓬勃地生长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毫无疑问地将长成大人，而他们也许从他们那一方来讲，也会判决自己的孩子吃预定的饭，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关心家政）（根据生命的法则，一个重要的、尽管也是出奇地难以捉摸的思想家称此为永恒的轮回）（需要指出的是，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就是在这方面也没有道理）：简言之，涉及到即将进行的盘点，现在已经有人谈论藏匿起来的账单和公开的控告。

“此外，”老人的妻子补充道，“由于分配还发生了流血事件。”

老人的妻子总是上午上班。

尽管小饭店一直营业到夜里（而在这样的晚间时分，感谢在晚上特别慷慨大方和逍遥自在的顾客，那里人满为患）。

根据大家承认的机会均等——同时是法定的工作权利的游戏规则——小饭店的工作人员互相间以同样的份额，分配时间上严格测定的上午和中午的集体套餐（行话是普通餐），以及感谢那晚上时分特别慷慨大方和逍遥自在的晚间顾客。

尽管如此，老人的妻子——根据她自己的、通过签字确定的意愿——总是仅在上午工作（以便在那28平方米之上，老人也能在上午工作）（同样也因为她无法忍受晚上那些虽然特别慷慨大方和逍遥自在、但同时大多醉得蠢不可及和令人讨厌的顾客）。

因此，根据大家承认的机会均等——同时是法定的工作权利的游戏规则——就是老人的妻子该有的晚上工作的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并非微不足道的好处），可谓自动地被转给某个名叫波达的女同事；也许要以一段长久的持续时间，此外可能还要以一种

胜过大家承认的机会均等之游戏规则(同时是法定的工作权利的游戏规则)的人类天性的倾向、即——这么说吧——更是喜欢本能的法律习俗的倾向,才能解释这个情况,即这某个姓波达的女同事(名为伊洛娜)早就不把这转给她的好处,视为转给她的好处,相反把它看作自己应得的权利。

也就是说,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才能评判适合于老人的妻子今天所做声明的效果,她想以后晚上也工作。

"为什么?"老人问。

"鉴于目前这样我几乎挣不到什么钱,而你现在也不会挣到什么,因为你得写小说。"

"这是真的,"老人说。

到了晚上他说:

"我出去一会儿,走一圈。"

"不要在外面时间太长,"他妻子说。

"好的。我要思考一下。"

"我还想对你说些什么。"

"想说什么?"老人停住。

"正好一下想不起来。"

"下次把它记下,免得忘记。"

"要是能去什么地方,就太好了。"

"那当然好,"老人附和。

散步(思维散步,老人这么称呼它)回家后,他问:

"有人找我吗?"

“谁会找你?”

“那不错,”老人承认。

“但魔鬼你那患麻风病的、废物一般的母亲,这个虚伪的老鸨……”老人说着,速度缓慢,像是开始读一段声明,一边小心地揉捏着手指间已经变软的蜡块,以便用它们塞住耳朵,在一定程度上让奥格律茨,那谎言的深谷——人们可以说,那整个世界,失去效力:

〈对了,要是我立场坚定,也许我永远不会结束我的小说。不过,因为我已完成了它,这就不怎么是一件立场坚定的事。意外的是,小说完成了。不过原因是我。我不断言,我不曾知道,倘若我写一本小说,它迟早会成为一部小说,因为长年以来,我所做的努力,最终就是要完成它,别无其他。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这点:我只是忘记了对此做好准备。小说的写作夺去了我许多精力,让我顾不上去思考其后果。可是眼下,这250多页的一堆纸张放在我的面前,而这捆纸,这个物件要求我做出某种行动。如何发表一本小说,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在这个领域毫无经验,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我也没有任何一部散文作品——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出版过。我先让人把手稿打印出,然后把它摁入我那唯一的纸夹里。那是我有一次探望母亲时,在一家富丽堂皇的外贸公司,以一个对我来说不完全是不可挑剔的方式买下的。为了改善她的养老金,这个年迈的女士每天在那里做4小时的速记工作。然后我臂膀下夹着纸夹,拜访一个出版社。我知道它——如同人们说的那

样——也同出版当代匈牙利文学有关系。我敲击上面有秘书办公室牌子的门。那里几位女士忙着工作，周围弥漫着一种很难定义的权能的神秘氛围。我问其中的一位，是否能在这里留下一本小说。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我把夹子递给她，看着她如何把它放在后面桌上一摞别的夹子上面。然后我不假思索地走向罗马人海滩……〉

“哦天哪，”老人说。

〈……罗马人海滩，心怀希望——而它不会骗人——，今天那虽然是阳光灿烂、但清冷和刮风的天气还是会吓退那些平时在那里打滚的海滩游客，能以懒散的长距离速度在冷水中游上千米。〉

“哦天哪，”老人说。

〈……然后，约两个月后，我坐在一个家伙的跟前。我不知道他在这个出版社是干什么的。一个星期之前，当秘书办公室的一位女士告诉我，他能够“就小说告诉我信息”之后，我已经拜访过他。可是，这个家伙既没有听说过我，也没有听说过我的小说。

“您什么时候交的?”他问。

“两个月前。”

“两个月的时间不算长，”他鼓励我。他戴着一副闪光的太阳镜，以他那瘦削的身材和灰色的面孔，给人以一个急躁和神经官能症的印象。他的办公桌上堆着山一般的纸张和书籍，放着一份记事日历和一架打字机，一部手稿，上面涂满了手写的校对意见——显然是一本小说。我飞快地逃窜。最好不假思索地去了罗马人海滩……〉

“哦天哪，”老人说。

〈……不过眼下已是旅游旺季，而大伏天已经开始，游泳已不可想象。

下次见面时他显得平易近人些。看来他已经知道我和我的小说，尽管他自己还没有读过它，他说。他请我落座。法西斯主义，他说着从上面装着有公司印签的信纸的打字机那里朝我转身，是一个伟大和可怕的题目，对此已经……〉

“啊！”老人大声叫着，而他开始激动地翻动自己的文件夹，最后在一堆纸张中找到一封有公司印签的信。

那是一封正规的普通公文，印有日期（1973 年 7 月 27 日）、审查人（没有填写）、事由（没有提及）和业务号码（482/73），没有称呼。

〈我们出版社的编辑审查了您的手稿〉，老人飞快地浏览信的开头，〈鉴于他们一致的意见……我们以为，您那经历材料的艺术塑造没有成功，而这个题目令人恐惧和使人震惊……您的主人翁尚未……将……委婉地说，不可理喻……倘若这个成长中的人尚未立刻领会，他周围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觉得这尚可理解的（被征集进行劳动服务，佩带黄色星记的命令等等），不过我们无法再设想，当他到达集中营时，他为什么……出现了索然无味的句子……无法相信的还有，看到那火葬场，这让他想起“某种大学生的闹剧”，因为他实际上知道，他身处一个灭绝人的集中营，而他那犹太人的身份，就已足够让他被杀。他的举止，他那反常的话语……恼怒……小说的结尾，因为主人翁至今的行为……没有以

任何方式赋予他作道德评判的权利……〉

"啊！"老人大声叫出。

老人现在坐在写字台前思考着。

我该把这本小说再读一遍，他想。

不过，他继续思考，为了什么？我没有兴趣读集中营的故事。

找出我的纸张，这真是愚蠢之极，他（思考地）补充道。

于是，老人重新坐在写字台前，读着：

〈……一个伟大和可怕的题目……装有公司印签的信纸……从上面装着有公司印签的信纸的打字机那里朝我转身——，一个伟大和可怕的题目，对此已经写了许多。以此他，他在某种程度上安慰人地补充道，绝对不想断言，这个题目已经完全写尽。然后他向我说明，根据出版社的工作程序，一部手稿，"在它的命运被决定以前"，得由三名编辑审阅。他做出有些神秘的姿态：人们一般不向作者介绍出版社的事宜，但他没有排除这个可能，即他自己可能是我这部小说的第三名编辑。他沉默了。

"有些苦涩，不是吗？"随后他出人意外地问道。

"什么？"

"您的小说。"

"那当然，"我回答。

我的回答似乎让他感到尴尬。

"请您对我说的话不要介意：这不是宣判，我根本就没有读过您的小说，"他声明。

现在相反是我陷入窘境：看来，就他觉得我的小说过于苦涩而

言，他不喜欢我的小说。这完全清楚地表明了一种缺陷，这将阻碍发表。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面对的是一个职业人道主义者；职业人道主义者喜欢相信，奥斯威辛仅仅让那些在当时和当地碰巧遭遇过奥斯威辛的人遭遇到，相反，那些在当时和当地碰巧没有遭遇过奥斯威辛的人，即大多数人，人——大写的人！——他们通常什么也没遭遇到。这就是说，这个出版人很希望在我的小说里读到，违逆这种状况，恰恰因为我当时在那里碰巧地遭遇了奥斯威辛，奥斯威辛没有玷污我。由此他玷污了我。得承认，我同那些把我带到那里去的人不一样地受到了玷污，但不管怎样，我受到了玷污：就我来看，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当然我得认可，需要小心防备，就是带着良好的意愿拿到我这本小说并且天真地开始阅读的人，也会以这个方式沾染上一些这种肮脏。

也就是说，我太理解这点了，倘若我的小说惹恼一个职业人道主义者。那些职业人道主义者也惹恼我，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愿望谋求我的灭亡：他们想否认我那些经验的有效性。然而我的经验发生了某种变化，它——如同我惊讶地感知的那样——突然让这些经验变得对我不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我身上——一言以蔽之——慢慢地淌流成无法改变的趣味性观点。我和这个人之间所存在的观点区别，非常清楚地来自我们个人那互不相同的信念：不过一切因此而被破坏，因为在此——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我的小说处在我们之间。我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小说以其全部的规模所透露出的、我那个人的见解，就在这个观点之下开始证明，它们是我事业的一个灾难性事实。另外同这项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碰巧它接受了这部小说的物质形式，还有其他事实情况，它们肯定不那么崇高，但也绝不能忽略不计——这就是经济的前景……〉

"哈哈，"老人高兴起来。

〈……还有我将来的问题，我的社会地位，让我们这么表达。〉

"哈哈，"老人觉得有趣。

〈……倏忽间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相当奇特和——由于缺少先见之明——令人吃惊的情境中：我是我自己生产的、含有 250 页的纸堆的俘虏。〉

"好吧，"老人大声说。

〈……我自己生产的。〉

"好吧，"老人又说一遍。

〈我不相信，我当时已经认识到，今天我还……〉

电话铃响。

老人这次没有任何怀疑。

尽管如此他没有立刻站起身，而只是松开耳朵里的一个揉捏过的蜡球。

是真的。

"您绝对没有打扰我，"老人说(已经是对着电话)。

老人站在房间的东南角，在瓷砖壁炉的西北边，在那个品质一流的特制品旁边，这东西分层胶合，一流的阔叶树硬木(童桌)(就其功能来看更是某种辅桌)，打着电话。

"……而我立刻就想到了您，"透过松开的蜡球，他模糊地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这正是一本对您来说合适的书，只有 15 张

纸,而您有 6 个月的时间。不过,要是您坚持的话,也可以再推迟两个月。”

原来老人也接受翻译的活儿。

他译德语(在外语中他的德语最马马虎虎,老人习惯于这样说)。

翻译带来的钱不多,但带来可靠的钱(老人习惯于这么说)。

可现在他得写一本书。

从另一方面讲——这是对的——他也必须挣钱(即使是少许的钱,不过是可靠的钱)。

此外究竟该写怎样的一本书,老人对此还没有一丁点儿主意。

要是他接受翻译的任务,那么他就能一举两得:他挣到钱(即使是少许的,不过是可靠的钱),他还不再需要写书。(暂时地。)

“好的,当然啦,”他对着电话说。

“那么我就把书和合同寄来,”通过那松开的蜡球,他模糊地听见那个女人的声音。

“好的,当然啦。谢谢,”他模糊地听见自己的声音(通过那松开的蜡球)。

接受这样的翻译太愚蠢了,然后他想(重新把蜡球塞回耳朵)。

可我已经接受了,他(思索着)补充道(就像没有选择余地的人)(尽管我们总是有一个选择的余地)(即使我们没有)(总是选择自己——就像在一部法国的文集中可以读到的那样)(老人在书架上保存着这部文集。书架处在房间东南角,在瓷砖壁炉北边

的扶手椅的上方)(不过能否问一下——谁是那个选择我们的人)(以正当的方式)。

〈……而由于缺少先见之明……倏忽间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相当奇特和——由于缺少先见之明——令人吃惊的情境中:我是我自己生产的、含有250页的纸堆的俘虏。〉

“好吧,”老人大声说。

〈……我不相信,我当时已经认识到,那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完全明白的事:我陷入了怎样一个陷阱,和怎样令人惊讶的冒险中。如若我的回忆没有错,当时一个隐约的预感就已足够让我意识到这点。看来,我命该如此,为了能把自己从一个监狱中解放出来,得立刻投入另一个监狱。刚刚结束一部小说,我就又已经为此绞尽脑汁,该写什么新的东西。至少今天我预感到,这一切对什么有好处:为了能够逃脱明天那直接有威胁性的折磨。要是我成功地给自己提供新的家庭作业,我就能把我时间的流逝和其中发生的事件,再次同我那受制于我目标之桎梏的意志混淆一处:这样的话,那无穷无尽的事物就能重新在我眼前展开,尽管我在事实的前景中仅仅引起了光折射。

不过我还不知道,我该写什么。这件事本身,我已经应该把它评价为可疑的症候。说真的,我没能成功,在任何一份我的家庭作业中,感觉到这种重要性,让我们这样说,亦即这种征服所有冷静的斟酌的必要性,就像那时我在写我的小说时一样;不过我知道,尽管带着相当的遗憾,我已经彻底地结束了这部小说。

在街道交通中，一次微不足道的事件最终会引起冲突。我一

直是长途步行的拥护者。步行中我可以整理我的思绪。为此我更喜欢一个友好的、益于沉思的环境，多瑙河河岸或者围绕着布达的山脊。我在那里沉湎于总是让人猝不及防地展现的全景。眼前是蓝色的远方：佩斯那被建筑割裂的平原；还有单个地矗立的房屋塔楼，闪闪发光的教堂圆顶，屋顶或者一排排的窗户，其间是河流那闪烁着的飘带，上面有座座拱桥。在我的背后是大片灰绿色的山坡，别墅，电视塔，方石建筑及静谧的住宅的微笑。在那一天，我记得云烟氤氲，空气闷热，太阳从白色的云端狠毒地射向我的脖颈。没等我到达那越过分割了一片草地的高速公路的通道，我已经大汗淋漓。我那因为炎热、一种模糊的头疼和我那优柔寡断所引起的烦躁不安越来越强烈，并由于千百件微末小事，渐渐地几乎演变成了勃然大怒：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一辆救护车的警报声；一条狗情况不明地骤然发怒，沿着篱笆令人惊恐地朝着铁丝网乱扑，它那可怕的、带着呼哧声的狂吠长久地伴随着我的脚步；一个从外表来看疯子般的家伙，头戴草帽，身着短袖衬衫，裤子的背带在肚子上晃荡着，带着一架显然是一艘雷达船附属设备的手提收音机，让我没有任何办法躲避它轰然的吼叫；一辆路过的载重汽车，我在它黑色的烟雾中泪水盈眶，呼吸困难——一言以蔽之，从根本上看全是无足轻重的印象，可它们积聚着，要是再同一种轻微的灵魂的干扰联系在一起，就能够把大城市的居民引诱到不可预见的放纵、个体的反常、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和抛掷炸弹的行为中。我横穿过马路——完全不顾交通规则，我得承认。我听见，身后一辆汽车在朝我靠拢，但是，经受了短时间里接二连

三地给自己招来的这么多的凌辱，某种古怪的顽念攫住了我：见鬼去把，或者你躲开，或者把我撞到。我心中想着。喇叭声，刹车的尖叫声：我跳了一下，就像一只要被别人踩死的蚂蚱。从驾驶室的门中，咒骂声对着我扑头盖脸地抛来。我吼叫着回骂。空气中充满我们那杂乱无章的脏话。我相信，能够吐出胸中那郁积的、无个人色彩的怨气，我们俩都觉得痛快淋漓。

当我独自一人留在路旁时，我欢快满足地确定：我是一个骗子，我敢于冒这个险，因为我完全相信这个司机。

当然他可以撞倒我——让我们这么说，通过某个故意的错误。不过我心里明白，公共汽车司机开车技术娴熟。他之所以能够撞我，是因为法律允许他这么做：我违反交通规则，横穿马路。不过我也知道：即使我个人不认识这个司机，在某些情况下别人也不愿进行谋杀。碾压一个柔弱的躯体——这是坦克的特权。谋杀是一回事，大屠杀是另一回事。我忽然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打算：就暴力的审美之可诉说性，写一篇尽可能规模不太大的文章。〉

“好吧，”老人点头。

“真是荒谬之极……”

〈……就暴力的审美之可诉说性，写一篇尽可能规模不太大的文章……〉

“天哪！”

我得出去。

我也这么做了。

他把灰色的文件夹放回写字台，把同样是灰色——尽管颜色

稍暗——的石块，在某种程度上作为镇纸，放到上面。

然后他从写字台下面的两个抽屉里取出那圆柱形的玻璃小盒，而耳朵里那被捏好的蜡球已经被松开。

奥格律茨。

“让你……”老人说话。

不值得，我反正马上要走，然后他想。在各种不同的苦难旅途上，老人也经历这样的过渡阶段，人们尝试建立普遍性理论，来成为自己的境遇的主人。所以他有一次经过考察后发现，奥格律茨（从这个发现也许引出了，奥格律茨是根据古老的奥格律茨命名的）实现了一种新的生存质量，即可敬的观众（也就是说听众）（也就是说聆听的观众）的存在的质量（这种存在比如基本上同）（不管怎样今天要实现它是如此地困难）（艺术观察者的存在有所不同，因为奥格律茨不仅在词语中，而且恰恰在音乐种类里，也在那些——所谓的——娱乐产品、问答游戏和庆祝节目、通讯报道和广告宣传、游戏或者动物和自然风光影片中，见到自己）（也就是说听见自己）（也就是说看见和听见自己）；尽管可以怀疑，这样的存在类型是否在每个方面都令人满意，但不容置疑的是，它极其悠闲自得：因为无需自己去经历那丰富多彩的生命，生命自身会不断地在一个人的面前演出——当然在一个银幕上，人们可以对此表示高兴或者恼怒，可以去影响它，操纵地干涉它——然而其后果人们无法承担；可是就这方面来看——恰恰是就这方面来看（而不是看在银幕上的演出是什么）——它同我们中的一个的真实生命相似，而对老人来说，作为那最后的阶段（不缺少那种哀伤的渴望），

一个化学地得到洗礼的观众（也就是说听众）的存在，同样可以想象，而且可以这样想象，一个人几十年地在银幕前安度时日，要是随后死神呼唤他去那里，在自己最后的瞬间，他心中不存一丁点儿疑惑，以为自己度过了一次光辉灿烂，激动人心和丰富多样的生命……

"你在工作吗？"

"当然，"老人回答。

"你进展顺利吗？"

"我给它来了一次推动，"老人说。

"我还想对你说些什么。"

"想说什么？"老人停住。

"正好一下想不起来。"

"下次把它记下，免得忘记。"

"要是能去什么地方，就太好了。"

"有人找我吗？"

"谁会找你？"

"那不错，"老人承认。

〈其实——这是出发点——我们在艺术品中遇到的关于鲜血、欲望和恶魔的概括，总是让我恼怒。这种带有——让我们这样说——庄严的印记的、一种所谓非同寻常的、从总体上来说同人类天性无法统一的无休无止的魔女盛会图像，同我自身的经验不相符合。而那类带有一些历史阶段和事件特征的艺术作品，它们所

呈献的正是这样的喧嚣混乱。谋杀——超越某个一定的程度,某个一定的持续时间,某个一定的规模——最终也是一件让人疲倦的、单调的和吃力的工作,其每天的延续,不能保证参与者的快活或者不快活,昂然的热情或者麻木的腻烦,兴奋或者厌恶:一言以蔽之,无法保证个体人的一时的情绪,甚至不能保证其心理状态,而只能保证封闭地自成一体的组织、流水线之功能性的运作,而这种运作容不得喘息的机会。另外——毫无疑问——那悲剧性的复述由此也就不会发生。那些与众不同的,伟大卓越的,就是在其可怕性上也与众不同的知名人物哪里去了?理查三世①自己曾发誓,要成为一个恶棍;一个集权制度的那些大屠杀者则相反,他们以普遍的安康立下誓言。

另一方面——我继续思索——存在着没有热情的、冷静和客观的对纯粹事实的传达。不过这种传达也不会真正地让我们接近我们的对象。事实的问题——尽管事实如此重要——是,事实的数量太多,它们很快就会损耗幻想。与其同它们打交道和完全献身于它们的世界——这最终是审美陈述的必不可少的合理要求——,我们还不如更是陌生地对它们进行凝视。堆积谋杀的图像,就像实施谋杀所必须的工作一样,同样可怕地无聊和令人沮丧。恐怖如何能成为审美的对象,倘若其中不再有独创?撇开一种有示范作用的死亡,事实只能提供堆积如山的

① 理查三世(1452—1485),约克家族最后一个英格兰国王。有莎士比亚所著的同名历史剧。

死者。

在那些天里，我正好读到毛特豪森[1]采石场里340个荷兰犹太人的死亡。当运输车到达时，代理指挥官恩斯特贝格告诉政治犯和工棚书记员格拉斯，根据命令，犹太人不能活过6个星期。格拉斯提出异议。结果他被判棒打30棍，职位被一个刑事犯代替。第二天人们就把荷兰犹太人赶下采石场。不是通过148级通向采石场深处的台阶，他们必须越过裸露的岩石爬下陡峭的岩坡。在下面，有人把厚木板放到他们的肩上，木板上是巨大的石块：他们必须跑步越过148级台阶，把这些东西运到上面。在走开始的几级台阶时，石块就已经从木板上滑下，砸烂了挤在后面的人的双脚。出一次事故就要挨揍。就在这第一天，已经有多名荷兰犹太人从深渊的边上跳入采石场。后来，有9到12人手拉着手，同时跳入深渊。采石场的平民职员在党卫队那里抱怨，说粘在岩石上的脑浆——和身体碎片——他们指责说——展现出一种"恐怖的景象"。一个工作小组用强力水柱冲洗了石块：从那时起一些专门的犯人就值勤，示范性地惩罚那些违法者。可以这么说，在这里，对死亡的愿望受到死亡的惩罚。倘若他们中间有谁不想死，也会同样被杀。不用6个星期，犹太人在3个星期里就被清除干净。

我关上这本书，把它扔到一旁，觉得，我侥幸在那含有400页纸的其他真相中遇到的这个真相（就是这400页纸的真相也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一小部分。谁知道真相那完整的目录所囊括的千

① Mauthausen，位于奥地利，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之一。

万页纸，还展示了多少真相)：比如这340次的“石头死亡”，能在人类想象的象征中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其前提是，它们没有发生。可是，它们发生了，对此的想象也就变得困难。它们没有成为想象力的玩具，而证明自己是沉重的和无法移动的负担，就像毛特豪森的石块：世人不愿用石块把自己碾碎。另一方面，我们停留在时代之后：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进行到底，而我们时代的经验没有增加。不过——我思考着——想象力徒劳地与之斗争的，也许正是这类经验那偏执的单调乏味。我当时在读小说《伟大的旅行》，我在书中读到西格里特，这个英俊的金发摄影模特，如我们在书中能读到的那样，他是：“唯独为此而存在，为了忘记伊尔泽·科赫的脸和身体，忘记对那矮胖、粗壮的身体的纪念，这个身体粗壮地竖在粗壮的、稳固的腿上，那张坚毅的、轮廓鲜明的、不可否认的日耳曼式的脸，那明亮的眸子，同西格里特的一样明亮(不过，照片和当时拍摄、此后重新被取出、又被编辑到其他每周新闻简报片里的影片，它们都无法让人看出，伊尔泽·科赫那明亮的眼睛是否同西格里特一样绿，或者它们是淡蓝色的或者是银灰色的，也许更像是银灰色的)——忘记躺在那俘虏裸露的上身和裸露的手臂上的伊尔泽·科赫的眼睛，几个小时前她还把他选为自己的情人，那双眼睛，其目光沿着文身那有影线的线条截取了那苍白和病态的、激起她欲求的皮肤，其目光已经想象着那蓝色线条的审美作用，这些花朵和帆船、长蛇和海藻和飘拂的女人头发和罗经刻度盘和海浪和再次是帆船，这些总是像盘旋的海鸥那样展开自己身体的帆船的审美作用，其目光已经在想象她在那人皮纸的、由于化学处理变

成象牙色的灯罩上的作用，这些灯罩围住她房间里所有的灯泡，要是夜幕降临，她会在同一个房间里，在那她微笑地把挑选的俘虏当作欲望的工具引入，并且享受双重的欲望的房间里：既享受欲望之行为的欲望自身，也享受对人皮纸制作、由专业人员加工、象牙色的、布满文身那蓝色线条的罩子的更持久的欲望，而这种皮肤赋予灯罩一种无法模仿的魅力，在同样的房间里，她躺在一个沙发上，让武装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她的丈夫，那个集中营指挥官，聚集在她周围，而他们中的一个然后在钢琴上演奏一段浪漫曲或者一首更长的钢琴曲，比如古典音乐，也许一首贝多芬的交响曲——"

我停止阅读。瞧啊，鲜血，欲望和魔鬼在这里集中在一个唯一的形体上，甚至浓缩在一个唯一的句子上。当我阅读时，它已经提供了一个完成的形式，而这个形式能够毫不费力地被放入我那历史性想象的业已准备好的工具箱中。一个布痕瓦尔德①的卢克丽霞·博尔吉亚②，一名值得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③为她动笔的、同上帝算过账的女罪人；一个来自尼采④那一群壮观的、渴望猎物和胜利的金发猛兽的一个女性范例，而这些猛兽"返回食肉兽天良的无辜……"

不错，不错：我们的思维一直还被囚禁在鸽子般轻巧的知识分

① Ilse Koch(1906—1967)，绰号布痕瓦尔德的女妖，她收藏用关入集中营的人死后的文身皮肤制作的灯罩、手套和书皮，以道德败坏和残酷无情而臭名昭著。

② Lukretia Borgia(1480—1519)，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女，善于玩弄政治阴谋，曾多次结婚。

③ Dostoyevsky(1821—1881)，俄国作家。

④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

子的幻觉中，亦即被囚禁在形成于一个协调时代中的、关于肆无忌惮和无所顾忌之程度的天真的幻觉中，而这种肆无忌惮和无所顾忌还从未足够地得到细致的探究。存在着一种不可克服的不相称：一方面有着关于朝霞、价值的重估、崇高的非道德性的令人陶醉的讲演——另一方面是人类货物的铁路运输，还得以最快的速度——而且是顺利无阻地——在毒气室里总是以最小的能量，让货物消失不见。开裂和分离的精神的努力在那里失去了什么？它过于孤单，过分拘谨，过于容忍，太少地平常，太少地统一，太少地有团伙性——也太过于非道德：不过为此需要一种道德，一种天真、明晰、容易操作的工作道德。"格罗博茨尼克先生，埋葬而不是烧毁这全部的尸体，"内阁顾问林登博士非常实际地问纳粹党卫队队长格罗博茨尼克，"您认为这合适和正确吗？在我们之后可能有一代的人不理解这全部的事情！"对此格罗博茨尼克回答："我的先生们，倘若我们之后有这样一代人，如此地软弱无力和没有骨气，无法理解我们这伟大的使命，那么这整个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徒劳无益的。而我的观点相反，人们该把铜板埋入地下，而上面记录了，我们曾有这样的勇气，实施这项伟大和必要的事业。"

好吧——我继续我的胡思乱想——，也许魔鬼就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而不在人进行谋杀的地方，而是在其把自己那不可或缺的德行扩展为一种谋杀的世界法则的地方。我从书架上取下一册记录文献，翻到有伊尔泽·科赫照片的那一页。这张平庸的、以前也许带有几分女性魅力的、可无论如何现在是阴郁的、生面团似的猪脸，怎么也无法让我相信，我打量着这样一个名人，她自己曾经

以无度放纵显示出一种出众的才能，让自己处于善恶的彼岸，其生命在一种永不停止的、违背所有道德规范的和顽固地对此提出挑战的标记中得到演绎。伊尔泽·科赫怎么事实上没有反对道德规范，相反却恰恰体现了这种道德规范；这是一个大的区别。我在记录文献中也没找到任何证据，说明她喜欢——特别是贝多芬的——音乐或者她同犯人有暧昧关系。情人她从军官中挑选——集中营医生霍文博士，这个"英俊的瓦尔德马尔"，以及纳粹党卫队首领弗洛斯泰特——这符合她的逻辑。她那发明的天才表现在有效的习俗的框架中。骷髅，用鞣制过的人皮做成的饰物，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曾装饰了众多军官的别墅和办公室的写字桌——就是伊尔泽·科赫也有几件这样的东西。她比别人拥有的多，这有可能：不过她有这个权利，她最终是指挥官的妻子，是"女指挥官"。总体上讲，她拥有的东西比下级女人拥有的多：一栋更大的别墅，一份更奢华的家庭收支，更多的特权。她的幻想力——几年前在一个烟叶和香烟厂当速记员时，谁知道她已经用什么阅读物滋养了自己的幻想力——刺激她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她在马德拉葡萄酒中洗浴，让人替自己盖起一座4000平方米大的跑马厅；不过，这一切绝不表明这个孤独的女性道德反叛者的特征。她几乎没有想到，倘若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允许的；不，恰恰相反，首当其冲地她需要一个上帝——而且是一个以命令的方式表达一切的上帝，他允许她做什么。毫无疑问：布痕瓦尔德提供的道德的世界法则，是谋杀的世界法则，不过那是一种世界法则，它赞同她。她从不超越自己的逻辑：在谋杀成为一个集体场所的地方，人们不是

出于叛逆，而是出于职业热情成为杀人犯。杀戮和不杀戮同样可以是德行。当然，目睹如此多的尸体，如此多的刑讯，她不时地会感受到升华的存在、感激并且同时是一种奴性的趾高气扬的、这个或那个不同寻常的瞬间。

不过这不是她的角色，我继续冥思苦索。一种事先给定的境况——作为集中营指挥官的妻子的境况——在一定程度上与事先给定的情绪和事先给定的行为一起出现，这可能吗？从本质上说，每个其他有着类似情绪和行为的人——也许这里或那里有一些小小的变体——都能符合这样的境况——或者他发觉自己在另外一个——同样是事先给定的——境况中，比如那个政治苦役犯格拉斯，他拒绝适应340名石块死亡者的境况，所以被遣送到惩罚队，这也可能吗？布痕瓦尔德提供一种环境；布痕瓦尔德——在许多其他的环境中——提供了集中营指挥官妻子的境况；这个境况创造了伊尔泽·科赫，她——让我们这样表述——以生命满足了这个境况，由此她也共同创造了没有她已无法再想象的布痕瓦尔德。仅在布痕瓦尔德那集权主义的世界里，这样的情况还有多少？我几乎不敢提出这个在我心中隐伏的、看来无法驱逐的问题，那用人的头颅制成的镇纸，那用人的皮肤做出的灯罩和书皮，最终都是谁的手工制品……

我把伊尔泽·科赫的照片挪到一旁：我永远不想知道，她自己对其自身的“指挥官妻子”的存在是如何思考的。因为她自己对此未置一词，她就把自己关闭在可述性之外。我永远不想了解她那日常生活的经历，那些在被谋杀的苦役者中间的恐怖的工作日。

我无法弄清，在她那感情的结算中，最终占优势的是乐趣或者是无聊，得到满足的虚荣心或是那令人恼怒和小小的沮丧，我无法破解她那全部的个人的神经官能症，她的强制性的变态心理，一言以蔽之，她那个性的秘密。我可以把她看作卑鄙的虐待狂，她在布痕瓦尔德找到了一个归宿，最终能够发泄自己那令人发指的本能冲动。不过我也可以假设，要是可以的话，她是一个复杂的生灵：她只能以这样无法预料的和无法理喻的举动，来应付她那无法预料和无法理喻的境况，只是想为自己，让这样的境况变得更加熟悉和适合居住，以便她日复一日地能够得到证明，无法体验的事物是怎样地可以体验，不可置信的事物是如何地自然……

所有这些其实都无足轻重：伊尔泽·科赫的位置处在一个比例中项上，它能在她自身和她的情境之间被扯动，在一个公式里，她自身甚至根本没有在其中出现。对了，她的形体只有这样才能被表述，如若人们对她自身进行舍弃，也就是说对她自身忽略不计。人们越是把她想象得重要，就越是会低估她周围的事物：一个目的在于谋杀的世界的现实；因为把重要性记在她的名下，就会削减那个世界的重要性。

也许这就是——我冥思苦索——这个空洞性：这是悲剧。但另一方面，每一种调查，倘若它想紧紧地抓住有代表性的形象，恰恰在此会遭到失败。因为那些悲剧性的形象，它们生活在命运的世界里，而悲剧的着眼点是永恒；相反，集权的暴力体制的世界，是境况那有限的和难以克服的世界，其着眼点仅仅是它正好在此之中延续的时间。这样的经验，即这恰恰无法转化为经验、也不愿意

被转化为经验的经验，如何能够传递，因为其境况的本质——这个同时是过于抽象和过于具体的境况——它建立在非本质的和任何时候可以替换的个性上，而对于这样的个性来说，以其境况衡量，既无开端也无继续，而且更无类似——也就是说，以理性来衡量，这样的经验是非真实的？也许——我思考着——人们得构造一个装置，一个旋转的机械装置，一个陷阱；在其通道中，在那使人产生迷宫般感觉、但总是朝一个方向行进的轨道上，身陷囹圄的人物被一种唯一的机械力量推动着的、像电子鼠般永无止息地疾驰狂奔。一切在隆隆作响，摇摇欲坠，一切重重地互相碰撞，直到这机械装置最后崩裂四散：在那里，经过短暂和惊奇的诧异，全体一哄而散。但还是留下这个秘密，即对于机器那功能原则的解释。可它过于简单和太令人感到羞辱，以至于无法让人倾听：机器用以驱赶人物的力量，取之于他们自身狂奔疾驰的能量……

不过我停下，首先我——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让自己信马由缰。我为何在那早就被搁置一旁的本子里、在这些散落的纸条中和此外以给人深刻印象的大量材料中翻腾，我又为什么偏偏要写出那永远不会了结的工作的框架？作为征兆，为了分析我当时的见解。因为我对这些事物就是这样地苦思冥想；不过把这纯粹的事实，即我苦思冥想，公布于众，这我迄至今日还没有想到。出于某种信念我写了我的小说，可我并不想用它来使别人相信什么。我的滑稽小品是不带任何信念写下的，可是为此我获得报酬。一件理论的工作则相反：向着事物俯身，带着认知者的优越性形成对事物的判断，而且带着这种判断自信地登台亮相——对此我必须

拥有比对相信其他事物所需要的更多的信念。我必须假设，在结束了我的小说之后，我心中会发生某种变化，或者至少具有对这样一种变化的喜爱。

好吧，小心翼翼地隐藏着我的目标，我最后开始一步一步地、狡猾和阴险地在一种错误的信念中设置自己。不管怎样我也能够，要是我思考，为此找到一个原因。显然我有这样的需求，从一种行为中，这种行为已经吞噬了无法挽回的年月，眼下也不再能够弥补：从一本小说的写作中，策划某种证明自己是必要的结论——此刻我忘记了，那让这本小说产生的东西，恰恰是我没有把握的。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开始把我的生命——至少是暗地里——越来越视为一名作家的生命；倘若我不是公开地观察这点，我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赋予我的思想某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对我自身提出对于通告它们的要求，对其他的人则提出倾听它们的绝对的要求。

谁知道，这一切会导向何方。在那些日子里我也许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就绪，把我将来的生命看作让普遍性那不会枯竭的源泉变得容易接近的思想，把我冥思苦索的结果写到纸上，带着我那凯旋的事业的副本拜访编辑部和出版社，然后在世人的脸上，倘若不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探究由于其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在那些重要的启示中央，在天才的见解和不可辩驳的意见那震耳欲聋的军号声中，也许我也吹响了我的玩具喇叭。我的手松弛地放在镜子般光滑的纸张上，犹如一个无法刹住的疯子滑着旱冰鞋，在自己那圆珠笔的圆珠上滑过。我写作，似乎想躲避一场灾难——明白无误是不写作的灾难。也就是说，为了——上帝可以作证，不写作；我

写作，为的是在每一分钟里战胜时间和为了忘却，我自己是谁：基因的最终产品，偶然的一个失事船只的遇难者，一个被引渡给我那生物电子的人物，一个非自愿地对自己特性感到惊讶的人。〉

老人坐在写字台前不做任何事。

他也没有阅读。

把纸张取出来，这真是愚蠢之极，然后他想。

〈……就这点来看——无论如何仅就这点来看——我探访那个出版社的家伙两天以后收到的信，来的正是时候。〉

“啊！”老人说着把那份正规的、普通的、已经被他拿到过手中的并且摘要式地浏览过的公文（带有公司的印签，日期——1973年7月27日——，审查人——没有填写——，事由——没有提及——和业务号码——482/73——没有称呼）拿到手中，而我们现在——似乎探过他的肩膀——可以同他一起完整地阅读。

〈我们出版社的编辑们审查了您的手稿；鉴于他们一致的意见，我们不能考虑发表您的小说。

我们以为，您那经历材料的艺术塑造没有成功，而这个题目令人恐惧和使人震惊。尽管如此对读者来说，您的小说不会成为一种使人震惊的事件，其原因首先在于，委婉地说，您的主人翁那奇特的反应。倘若这个成长中的人尚未立刻领会，他周围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觉得这尚可理解的（被征集进行劳动服务，佩带黄色星记的命令等等），不过我们无法再设想，当他到达集中营时，他为什么觉得那些被剃成光头的集中营囚犯“可疑”。而那索然无味的句子然后还继续下去：“就是他们的表情也不怎么使人信赖，

张开的耳朵，挺立的鼻子，凹陷的小眼闪烁出狡猾的目光。真的，从任何角度来看，他们是犹太人。”

无法相信的还有，看到那火葬场，这让他想起“某种大学生的闹剧”，因为他实际上知道，他身处一个灭绝人性的集中营，而他那犹太人的身份，就已足够让他被杀。他的举止，他那反常的话语让读者厌恶和感到受辱，而他还将恼怒地读到小说的结尾，因为主人翁至今的行为，他的无动于衷，没有以任何方式赋予他作道德评判的权利，或者让某人负责（请参考对住在他家里的犹太人家庭的指责）。对风格也可以说几句。您的句子大部分表达得笨拙和不可理解，遗憾的是经常出现比如“大体上真的……”，“完全自然和同时有些……”等的表达方式。

所以我们把这份手稿寄回给您。

致以问候。〉

〈……这封信至少给我带来一个感觉丰富的上午：直到今天我还带着几分渴望回忆它。即使我当时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过随后就没有了，比如似乎有人把头撞到墙头上，而他早就确定，墙头太低，毫无疑问，他迟早会把头撞到上面。但愿我只碰上某种激情和锐利的洞察力，不管是对愤怒还是不公正的洞察力——无论如何对这件事值得的感觉和值得的理解力！

然后我对此感到好笑，如我能回忆的那样，比如对那种姿态，那种自信的决定性的方式，以此它们似乎接纳了我那自己还觉得成问题的、根本无法清楚地解释的大胆行为的目的，但同时又毁灭了它；根据这封信，要是我正确地读了，我仅仅为此写了这部小说，

以便它最后落到一个出版社的抽屉里，而对于这类产品的决定就在那里做出。这个荒谬的不合理令我觉得滑稽透顶，甚至让我捧腹大笑。当然我无法否认：我把小说最后送到了出版社。可是这仅仅是事件连续中的临时的停顿，而这个事件从那以后早就被时间和时间中继续运动的事件所超越——比如通过这封写给我的信。好吧，我自问，难道由此我完成的事情被抹去了？相反，它得到了确定；因为——这个原则性的状况没有逃脱我那窥伺着的注意力——这个不屑一顾的手势，同时也是对我那本小说物质性实存的第一个确实的和所谓的生动的证明。不错，我可以这么说，那留在我身后的无形的时间，在这封信的光芒中获得清晰的轮廓；迄至那时，我的境况对我来说还从来没有如此地简单，从根本上来说用一个唯一的清楚的句子就能表述，就能认识：我写了一本小说，它——也许由于缺乏专门知识和勇气，也可能由于一目了然的恶意和愚蠢——被拒绝了。

也许我，不，今天我知道：我肯定犯了一个错误，当我……〉

有铃声响？

老人松开耳朵里的一个揉捏好的蜡球。

“我已经第二次打铃了！”老人的母亲急切地说，同时迈着她那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在某种程度上好斗的）脚步，横越朝东西方向延伸的走道，穿过装饰玻璃门（因为前厅缺少空气它就是现在——同往常一样——也敞开着）一下站到写字台跟前（当然从我们已经熟悉的情况来看）（重新宣布什么看来是多余的）（让我们紧扣上面的内容：要是我们说，老人的母亲站在写字台前，可以

这么理解，她尽管站在写字台对面，可实际上站在桌子——准确地说房间里那唯一的、真正的桌子——跟前）而且（飞快地把出门戴的眼镜换成看书用的眼镜）开始阅读。

老人不太喜欢别人乱翻他的手稿。

“我不喜欢别人翻看我的手稿，”他说。

“为什么，”老人的母亲问。“这是一个秘密？”

“其实……”老人说着用手搔自己的脑袋。

“我知道，你又在琢磨你那些个人的事情，”母亲说。

“不错，”老人承认。

“你的小说被退回了吗？”母亲问。毫无疑问，口气与其说是幸灾乐祸的，不如说是严肃的。

“我根本就还没有写，”老人嘟哝着。

“可我在这里看到，你写了一本小说，它被退回了！”

“这是另一本小说。坐在扶手椅上不是更舒服些吗？”老人试图劝说。

“这是什么？”老人的母亲问，从灰色的文件夹上拿起那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作镇纸的、同样是灰色的（尽管颜色要暗一些）石块。

“一块石头，”老人说。

“这我也知道。感谢上帝我还没有老迈昏聩。不过你用它做什么？”

“我恰好不用它做什么，”老人嘟哝着。

“它有什么用处？”

“我不知道，”老人说。“它就这么在这里。”

老人的母亲在瓷砖壁炉北边的扶手椅上、在那品质一流的特制品（分层胶合，一流的阔叶树硬木）（一张童桌）（就其功能来看更是某种辅桌）的后面坐下，说：

“你身上的某些东西我永远无法理解。”

“你想要一杯咖啡吗？”老人试图缓和气氛。

“当然，我要。比如，”她把目光从房间西南角上放着的、用以前床头柜做成的那个书籍和文件柜的半人半马怪（倘若允许我们同这样一个概念和比喻的混乱打交道）移到那（相对来说）房间西北角上那现代的躺椅上，“我要你情愿抛弃你那只是不想工作的所有要求。”

“可我在工作，”老人替自己辩解（尽管不完全理直气壮）（因为他早就应该开始写一本书，倘若这该是他的职业的话）（也就是说——如若我们想更准确一些——事情的结果是，这成了他的职业）（因为否则他没有职业）。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母亲说。“不过你为什么不找某个工作位置？就是这样，你还可以安心地写你的东西。”

“我什么都不会；你忘了让我学会任何一门能挣钱的手艺。”

“幽默感你有，这别人得承认，”他的母亲回答。

“有一段时间我就靠这个活着，”他回答她。

“你为什么不再继续写滑稽小品？”他母亲问。

“因为我不愿意别人笑。我嫉妒他们这点。”

这个橡胶密封圈得换了，老人煮咖啡时这么想。

"你不问一下我为什么来吗?"他母亲问。

实际上老人的母亲通常不来老人这里,通常更是他去看望母亲(而且两星期一次,星期天晚上7点到9点半)(不过每周的间隔由每天的电话交谈填补,电话中老人询问母亲的安康)(或者能够了解关于别的事)(关于她个人的财产或者日用品)(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但总体上是要紧的)(都发生了什么事)(在此这些事件的重要性由此获得,即她)(也就是说她的财产或者她的日用品)(那些是电炉,挂毯,厨房水龙头等东西)(发生了什么事)。

"好吧,"老人的母亲继续说,"我的报纸广告终于得到一个认真的回音。"

老人的母亲——如上面的陈述已经透露的——登了一个广告。

在广告中许诺以一个房间(不过是一个大房间,处在绿化地带和带有一切舒适条件)交换终生年金。

老人的母亲用她的养老金维持生计(也就是说——为了更确切一些——用她的养老金无法维持生计)。

为了改善她的养老金,年迈的女士每天在一个有名望的外贸企业做4小时的速记工作。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老人,而且老人的母亲也老了(尽管速度慢一些,比老人老得少一些和迟缓一些)(但她也不得不面对衰老的典型标记)(比如用打字机时的背痛)(可她没有因此而放弃——即打字)。

但事实情况——亦即老人的母亲(为了改善她的养老金)每

个月需要两千福林以上——没有变化地继续生存。

可老人没有两千福林以上的钱(相反他常常只有少于这个数目的钱)。

所以在报纸广告上以一个房间(不过是一个大房间,处在绿化地带和带有一切舒适条件)交换终生年金(就是那套住房,老人在那里——作为家庭的直系亲属——报有常住户口,即使他从来没有、甚至没有临时地在那里住过)(而现在他得把户口转到这套住房,基于婚姻法,他在这里报了临时户口,但几十年来常住在这里)(为了把他的位置让给支付生活费的人,而这个人——基于生活费支付者的权利——要报长住户口,不过——根据协议——不会临时住在老人母亲的住房里)(他在自己目前的一套——不能满足他要求的——住房里耐心地等待着,这个年迈的女人,希望她能活得像一个人能够活的那么长久,不过那不可避免的事最终……)(简而言之,那某一天最终还是由于不可避免的事件而会腾空的住房,会落到他手里)(而这对双方来说,生活费支付者和生活费接受者)(经过对可以期待的支出的彻底审查和鉴于还可能等待的年份)(从最终结果来看和根据人道的估算,这能被证明是一桩合适的、理性的和对双方来说都是值得的生意)。

“简单地说,你得撤消你的户口,”母亲说。

“好吧,”老人讲。

“不过要尽快,别像你平常做你自己的事情那样,”母亲补充。

“好吧,”老人说。

“你不能要求我老年受苦。”

"上帝保佑你,"老人说。

"我也没有办法,"母亲继续说。"你早就应该别样地安排你的生活。"

"这毫无疑问,"老人认可这点。

"我曾想把住房遗赠给你们。"

"别说了,妈妈,"老人讲。"咖啡味道好吗?"

"你的咖啡对我来说总是太浓。"

好吧,今天这一天算是完了,当他母亲走了以后,老人心里想。

我得换咖啡机里的橡皮圈,他继续想。

可是见鬼,橡皮圈究竟放在哪里? 然后他想(当他在它们平时放的地方)(或者他相信它们通常在的地方)(没有找到它们的时候)。

因此老人站在写字台前,手里拿着一块平整的、四方形的木板。

这块木板7乘7厘米大,一面没有处理过,另一面表面涂有白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发黄)的油漆,是从老人两个纸箱中发现的。老人在纸箱中保存了不同的(有用的和没用的)东西,其中——像他以为的那样——可能也放着咖啡机所需要的密封橡皮圈。

没有找到它们,可他发现了一样得到保存的原始物件(由于上面还能认出的印记,它值得一提)(当然因为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被涂上去的奶黄色的油漆,几乎已经无法辨认)。那是两件当时——长时间成功地抵抗了老人妻子的反感——大小不一、粗大

笨重的走廊橱柜的部分。

我徒劳地说了，应该保护这个印记，老人恼怒地想着。

在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刻——当老人站在写字台前把一块木头拿在手里的时候（由于上面还能认出的印记它值得一提）——在排成圆圈的一组字母中只有字母 STAA，根据点状的凸起部分可以认出字母 VERSCH，以及——接下去费力一些——字母 SI，作为原始文字（STAATSSICHERHEITSDIENST · VERSCHLOSSEN）的残留部分。这两个字道出的命令是——如同其意思表明的那样——走道橱柜的门得锁上（当然也不能排除把由一种胶合板做成的走廊橱柜的背面卸下的可能）（此外这样的事其实也发生过）（因为和通常一样——撇开以后的、已经大白于天下的证据不论——可以解释，老人的妻子）（她当时还不是老人的妻子）（而老人当时也还不老）（对了，他们两人那时互相还不认识）（简而言之，也就是说老人那将来的妻子在一个夏日的晚上徒劳地试图用自己的钥匙打开自家的门，而且——因为她看见里面亮着灯——就摁门铃）（不然怎么能够解释下面的情况：那个陌生的、眼睛像猪的矮胖女人，听见铃声开门，而且穿着她的——老人将来的妻子的——睡衣，不过被裁短了，被她替自己修改了。这个情况即使在她对这个陌生的女人作自我介绍的短促的瞬间里，也没有逃过将来的妻子的注意力，而对方的反应是一声愤怒的大叫）（“什么？！您还活着？！”）（门立刻在她面前被关上）（紧接着——此外她还有什么选择——老人的妻子）（她当时还不是老人的妻子）（对了，他们甚至还要晚一些才互相认识）（鉴于要在街上度过这个夏夜的

绝非有趣的前景)(还有接下去那更不安全的一天)(她头也不回地返回她从那里起身去自己住房的地方)(也就是说去国家秘密警察那里)(她在那里好说歹说地恳求那个先前——带着一份官方的文件——把她释放的军官,允许她在那里再呆上一个晚上,如果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就在她原先的牢房里,旧的木板床和她原先的被子肯定还在那里等着她)(可是这个愿望被证明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她已经——带着一份官方的文件——被从监狱里放了出去)(所以那名军官只能把房间角落里的一个皮沙发提供给她休息,而他自己——这个军官——自己守了——带着那些官方的文件——整整的一夜并且在早上)(由于守了整整一夜而筋疲力尽,口干舌燥,憔悴消瘦,脸色蜡黄)(就像由于守夜已经满出烟灰缸的无数烟蒂中的一个)(同她一起去了她有权居住的住房,以便了解,一套被国家秘密警察查封的住房,以何种方式又能被别人住)(这种情况自身已经可以被作为国家秘密处理)(不仅仅由于事态的非法性,而且在地址的被透露上,毫无疑问地已经让人猜到有一种贿赂的不法行为)(尽管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弄清)(而过了持续一年的诉讼,对这套住房的合法权利才重新回到老人妻子的手里)(而现在她可以无保留地被称为老人的妻子)(即使老人那时还不老)(而他的妻子还不是他的妻子)(不过至少他们已经互相认识)(关系还进一步,他们甚至拥有一个共同的家)(如若他们的家可以被称为家的话)。

这就是老人为什么甚至到现在——在我们故事的这个较迟的时刻——还为此感到生气,别人——不顾他所有提出的告诫——

没有更好地留意那个(在他手里拿着的那块木板留下的)印记。

一件纪念品终究是一件纪念品,他生气地想。

除了这块木板,整个橱柜上什么也没留下,他又感到生气。

这有些让人感到窘迫——他沉思着,一阵微笑让他的脸色开朗了些(就像是被一种回忆引起的)(这种回忆显然同某个——虽然让人感到有些窘迫——时刻)(尽管这两种因素并不互相排斥)(对了,它们那同时的在场其实是那真正的消遣的根本的作料)(前提是,我们有能力欣赏一个让人感到窘迫的时刻的快活)(比如情况恰恰表明,我们对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被认为有重大意义的过程不拥有物证,而这个事件仅仅存在我们那没有证明能力的记忆中)(简而言之,使老人脸色变得开朗的事情,显然同某个既令人好笑同时又让人感到窘迫的时刻连在一起)。

几年以后——就是几年以前(许多年以前)——老人想到这点,他妻子无论如何应该(这个词在这里应该在严格的字面意义上理解,也就是说就那种情况而言,它纯粹是假设,不过尽管这样对此做准备没有什么坏处)(只要逻辑的法则允许,对某些我们对此毫无所知的事做准备),他妻子无论如何应该努力为自己平反(这也是合理的和常见的)(要是有人不愿意,别人把他那被监禁的单纯的事实当作他自身的过错的结果)。

一个调查官出现。

他自我介绍。

他坐下(没有在瓷砖壁炉那北边的也就是说西边的扶手椅上)(因为这把椅子那时还不存在)(而可能是在那把藤椅上——

这把木框上的藤条已经散开的藤椅，和另外两个同样已经散架的柳条凳子，一个没有油漆过的殖民地风格的桌子以及两个沙发躺椅（其中一个由于中间的皮垫已经松弛由一摞书撑住）（还有两个粗糙的、充作地毯的垫子一起，组成了当时的房间陈设）。

他想看释放证明。

这时出现了上面已经提及的、某个既令人好笑同时又让人感到窘迫的插曲，它由于老人（他当时还不老）和他的妻子那束手无策的目光，和由于那匆忙地打开抽屉和激动地在衣柜里胡乱翻腾的情景显得引人注目，直到最后情况表明，那个释放的唯一的物证（以此对曾发生过的拘捕的证明）——也就是那张释放证——就所有的迹象来看在某个当三房客的屋子里（或者在从一个转租房到另一个转租房的路上）被丢失了。

不过没问题，这个官员说（一个身着满是灰尘的大衣、笨手笨脚的和乐于助人的家伙），他会调查此事，翻阅卷宗。

几天以后他重新出现（身着满是灰尘的大衣、笨手笨脚和乐于助人地）：他找到了卷宗。

他坐下。

他有些窘迫。

“尊敬的夫人，”他说，“您是无辜的。”

“当然，”老人（当时还不老）的妻子附和。

“甚至没有任何一次审讯记录，”调查官接着说，“只有连续不断的待审拘留的延长记录。对您根本没有提出起诉。”

“是没有，”老人（当时还不老）的妻子证实。

“也就是说……甚至没有一次错误的。”

“没有。”

“判决就更谈不上。”

“不。”

“但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尊敬的夫人，”这个调查官承认（身着满是灰尘的大衣、笨手笨脚和乐于助人地），“也就是说……我该怎么说最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行平反，倘若进行了一次审判，倘若有过一次判决或者至少对您提出了起诉。可您的情况是……请您正确地理解我……关于这一切在您的材料中没有任何痕迹，您没有受过处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平反的。”

“那这一年呢？”老人（当时还不老）的妻子问。

这个官员抬起手臂，垂下目光。可以看出，这件事让他受到良心的折磨。

他在那边框上的藤条已经散开的藤椅上还坐了片刻。

我们无法安慰他，老人快活地（沉思着）回忆起。

〈……从来没有如此简单，从根本上来说用一个唯一的清楚的句子……迄至那时，我的境况对我来说还从来没有如此地简单，从根本上来说用一个唯一的清楚的句子就能表述，就能认识：我写了一本小说，它——也许由于缺乏专门知识和勇气，也可能由于一目了然的恶意和愚蠢——被拒绝了。

也许我，不，今天我知道：让自己满足于这样的论断，我肯定犯了一个错误。我应该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那个最终的、排除任何转向可能的结局。倘若我当时接受了隐藏在这个境况中的角色，

让自己进入这个角色，我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没有比他的时代暴露给他看的盲目性更壮丽的王冠了；要是这个盲目性还同让人缄口不言结成对子，那就意味着这个王冠上多了一颗宝石。然而，我虽然写了一本小说，但无法想象自己有另外的一种工作：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是我的职业。尽管这部小说对我来说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我也从未成功地让自己确信，我是重要的。看来，我无法超越我天性的界线，可我的天性比较温和，就像我生活在此中的气候。我的感情被那孕育着失败的灾难的晕轮吓退。正因为如此，代替感情的是一种感觉，它证明自己比其他一切倾向于抽象的愤懑更清楚：负罪意识，当我把这封信给我妻子看的时候。〉

"也许不应该这样……"老人反抗着。

〈……这个转变来得如此令人措手不及，让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无法适当地确定，这种负罪感是由什么引起的：由于我的小说被拒绝了，或者一般地说由于我写了一本小说；或者，为了更准确些，倘若出版社恰好通知我接受这部小说的消息，我是否也会有一种负罪感？——我不知道，而现在也永远不会弄明白；不过我吃惊地断定，在我脑袋某个隐蔽的角落里如何准备了阴险的装置：前线被建立，后面聚集了枝杈众多的论据，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开拔进攻。可是我的妻子，具有无言的自我克制力……我熟悉她那小小的沉默的微笑……没有听见她有带来轻松的指责……我感觉到，所有小说、世界上出版社以及我那自我确证的重要性如何在虚无中解体。我深深地感到屈辱：我闷闷不乐地吃午饭。

也许我预感到了，我失去了什么。今天——获得了更大的距离后——我可以更加准确地评估：我丢失的不仅是我的真诚，而且还有我的舒适。我是说，一切取决于，我接受还是拒绝那已经存在于境况中的角色。要是我不采纳它，我同时也拒绝了我那给予时间和无法阻挡的惊异以空间的使命。只要我的使命还在——这就是说，只要我还在写我的小说——，我就不了解这类烦恼。谁生活在他使命的魔力中，谁就从时间里得到了解放。时间当然在继续，不过其内容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服务于，命运得以实现。人们拥有的机会，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人们得能够走向毁灭并且等待。这点我能。自从我收到这封信以后，我的事业能够变得更加简单：时间已经流逝——要是我喜欢这点，对我来说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的命运——这正是它的天性——夺走了我任何值得的、也就是说值得一提的将来。它就像在瞬间中把我关闭，把我塞入酒瓶[①]犹如装进一个茶壶：我是否会在里面被煮烂或者变成化石——这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不过我没有多加思虑。所以一种想象毫无声息地自生自灭，而这种想象——我自己是我那创造性的幻想的产物——就不再实存，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这就是一切。

当然这并非我的意图！啊，我的计划真的非常简单，我无法在其中看到任何非理性的东西。要是我已经赢回了我的自由，我自

---

① 此处原文为 Fiasko，即是这本小说的书名《惨败》。但它在意大利语中有长颈瓶和酒瓶的意思。

己也会判断和决定我的小说,它事实上怎样,出色或者糟糕——我就这么考虑着。没有什么比把这样的想法更容易付诸实践了。第二天早上,当我妻子上班去以后,我取出纸夹,把它放在自己跟前,带着紧张快活和稍稍有些隆重的期待,打开封面,读我的小说。经过勇敢的一个半小时的战斗,我不得不承认,我给自己布置了一份无法完成的作业。开始我还喜欢这个或那个成功的句子,这个或那个恰当的形容词。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我的目光不时地会偏离,我得不断地往回翻阅,因为我的目光只是在缺乏意义的、荒芜得枯燥无味的页面上游荡。我责备自己,试图集中注意力;然后我尝试别的办法,放松自己,煮上一壶咖啡,稍事休息。但徒劳无益:无法抑制的瞌睡向我袭来。我不得不承认,我感到无聊:我从每一行中知道,下面一行是什么,我预料到每个转折,事先已熟悉每个段落,每个句子,和每个词。就是思路,对我来说也未给我准备了任何新鲜的和出乎意料的东西。以这个方式无法阅读一本小说。

打那以后我常常思考这个现象:无可置疑,我跌入一个陷阱。为了能客观地评价我的小说,我得以陌生的眼光来注视它:也就是说,我尝试着用别人的眼光来读它——没有考虑到,这个别人,这个想象的眼光只是我自己的眼光。我尝试着欺骗——这没有成功。看来,我无法越过自己的影子,以便在一个合适的距离外,在河岸的另一边冷静地把它收入自己的眼帘。也就是说,我永远不会知道,我的小说是好是坏。没有问题,我将认可这点。其实我——在此期间我想到了这点——对此也毫无兴趣。它就是它,之所以这样,是

因为它不可能是别样——既然不再可能，当我阅读的时候，就领会了这么些道理；它就是这样，它已经在它的存在中结束，一个了结的物件，对此我不能再做任何改变，也许这也不可能。

不过——这里有些棘手——这个物件为什么不再是我的？——也就是说，要是我没有能力以陌生的眼光阅读它，我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眼光阅读自己的小说？比如在小说的某页上，一辆火车开往奥斯威辛。在一个牲畜车厢里蹲着故事的主角，一个14 岁半的少年。现在他站起身，在人群中挣扎着，想在窗洞旁获得一个位置。天边正巧红霞一片，预示不祥的夏日刚刚升起。阅读时我清楚地回忆起，这个段落和紧接着的段落给我带来哪些困难和头疼的问题。在我的手掌下，在纸张上，这个炽热的夏季早晨的事件就是不愿继续发展。在屋里我费力地同文本打交道，光线出奇地暗，我从写字台向外望去，看见一个雾气弥漫的 12 月的早晨。街上交通阻塞，我窗下的电车不停地打铃。一下子，突然和出人意外地，句子互相连接，火车到达，故事的主人公——那个 14 岁半的少年——终于从牲畜车厢那令人窒息的昏暗中，跳到在太阳的强光中燃烧的奥斯威辛的卸货平台上。——当我现在读到这个地方时，这个回忆在我心中复活，同时我确定，这些我所想象的句子以其有机的秩序互相协调；好吧，为什么这不重新地在我心中复活，那句子前的事情，那未加雕琢的事件，那从前在奥斯威辛的真正的上午？这些句子对我来说仅仅包含一种虚构的事件，一个虚构的牲畜车厢，一个虚构的奥斯威辛和一个虚构的 14 岁半的少年，因为这个 14 岁半的少年当时就是我自己？

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出版社所指称的“您那经历材料的艺术塑造”？好吧：我的“经历材料”发生了什么事，纸上和我心里的东西消失到哪里去了？它可是在这里：我甚至经历了两次，一次——非真实地——在现实中，而第二次——要真实得多——在以后，当我回忆起它的时候。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它冬眠了。在那某个瞬间，当我领会到我必须写一本小说时，它根本就没有进入我的思绪。我用不同的小说折磨我自己，为的是按次序把它们一本一本地丢弃：它们中间没有一本证明是我所可能写的小说。然后我心中冒出一个火花，出自某个昏暗的地方，就像一个观念。突然地我拥有了一份材料，而它终于给我的迄至那时总是不断地崩溃的想象提供了某个一定的事实性，而且致密，柔软，无形，并且在我心里犹如带酵母的面团开始发酵。一个奇特的梦幻攫住了我；我过起一种双重的生活：我那当下的——半心半意地，凑合着——和我那以往在集中营里的——带着当下那有力的事实性。我心甘情愿地沉浸于此，而这种心甘情愿几乎把我吓倒。时至今日，我无法对那与此一起产生的奇特和欢快的感情给出解释。我不知道，是不是回忆本身引发了这样的快感——与它的客体无关，因为我最终无法断言，身在集中营里是纯粹的欢乐；不过事实是，当时那最微末的印象已经足够让我把自己带回到我的以往中。奥斯威辛在我这儿的心中，在我的胃里，就像一个无法消化的团子：它的味道在那猝不及防的时刻在我身上冒出。见到一个兴味索然的地方、一片荒凉的工业风景、一条被太阳晒得炽热的街道、一座粗坯建筑那水泥柱子或者吸入沥青的气味和建筑构件的

树脂清香,已经足够地让我心中涌出那新的细节,补充和情绪,也就是说带着当下那事实性的力度。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在奥斯威辛的木头庭院里醒来。要过许久,我才能发觉,这个想象是一种持续的气味刺激在我身上引发的。几天以前,我替自己的手表配了一根新的皮制表带。我总是把手表放在床边一个较低的架子上。也许由于制革过程和其他工序造成的特殊气味留在了皮革上,是它让我想起了氯气和久远的尸体气味。以后,我甚至把这条皮表带当作兴奋剂:要是我的回忆力变得衰弱,懒散地躲在我的大脑螺纹里,我就用它把它们从它们的藏身处引诱出——也就是说我拼命地嗅它。我不择手段,乐此不疲;我同时间展开斗争,以自己的所有权利迫使自己。我被自己的生命充盈。我富有,沉重,成熟,我站在某种变化的门槛边,似乎是一株想长出桃子的野生梨树。

不过,我的回忆越是生动,它们在纸上看上去就越是卑贱可怜。只要我发动自己的回忆,我就不敢写小说;而当我开始写小说时,我就停止回忆。情况不是这样,似乎我的回忆突然消失:它们只是改变了自己。它们在我心中变成某个抽屉的内容,要是我觉得有必要,我就会把手伸进,从中取出这个或那个可变换的硬币。我作挑选:这个我能用,那个不能。我生命的事实,我那所谓的经历材料,仅仅干扰和阻碍我的工作,增加它的难度——就是小说创作的难度。对小说创作来说,这个经历材料最初只是作为生存条件起作用,小说的创作直到最后靠它滋养。我的工作——小说的写作——从根本上讲只是由对我回忆的坚持不懈的消耗组成,带

着一种对艺术的——要是人们愿意也可以说——艺术家的——形式的兴趣，即我能够在纸上——仅仅在纸上——作为我回忆的等值物接受的形式。为了能够写它，我必须把我的小说视为通常情况下每部小说是小说的东西：作为一种由抽象的符号组成的想象作品，作为艺术对象。要是我在没有意识到这点的情况下启动，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跳跃，以唯一的一跳就从个性到达客观和普遍；可现在我四下环顾，惊讶万分。不过此事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地方：今天我知道，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已经把跳跃甩在了身后。悄悄地溜回到意图那里，是枉费心机。枉费心机的还有，我最初的虚荣心仅仅针对小说本身，窥视的别无其他，没有越过这份手稿的页面：可一部小说——仅仅就其天性来说——只有这样才能被称为一部小说，如若它传达什么：就是我也想传达什么，没有任何不同——否则我不会写小说。以我的方式，根据我自身的观念的想象，传达我可能的题材，我的题材，我自己——因为，精神紧张得要崩裂，呼吸沉重，就像在带来轻松的挤奶之前的乳房，我在此期间惟独渴望传达……只有一点——也许是天性使然——我没有考虑到：人们永远无法传达自己。把我从小说里带到奥斯威辛的，不是火车，相反是那个真实者。

情况就是这样，我只是没有估计到这个细节。当我返回到我那隐秘的、最隐秘的私人生活（就是我母亲习惯说的，我的“个人事情”）中时；当我，为了能够翻动我的意识内容，把自己同一切和所有人隔绝起来时；当我采取一切措施，为的是我那孤独的热情不妨碍任何人时，我没有邪念地和带着热烈的勤奋开始写作——为

他人。因为，今天我清楚地看到，写小说意味着，为别人写——同时也为那些拒绝它的人写。

只是我没能认可这个想法。倘若这曾是我的目的，那么我很难失算：我会写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实用的东西，一出滑稽小品。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一次次地强调这点；这样的东西只有在演出时才完成，也就是说在我不知情和没有我的干预的情况下，甚至在我根本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完成。其他人，也许我的小说是为他们写的，但他们与我有什么相干，在我的写作期间他们从来没有进入我的意识！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偶然，即使那作为偶然也无法预料的、根本无法验证的、几乎是愚蠢的偶然，倘若我们那两种愿望——我的小说和他们的娱乐——偶然地碰到一起？……不管有多么地荒谬，可我实际上——只有实际上——注意的就是这个；而眼下我得承认，我没有到达我的目标——那个从来不曾是我目标的目标。不过，什么曾是我的目标，是我那大胆行为的原始意义？我得承认，我记不起来，也许，很可能，我也没考虑过这点；可现在我也将永远不会知悉，因为这个意义在某个地方——谁能说在哪里——在行动的过程中已被丢失。

我从桌前站起。我的腿几乎是不自觉地，以自发的内动力走过我的住房。我穿过房间、敞开的门和走廊，右肩擦过开启着的盥洗室的门，来到住房的尽头。我转回身体，绕过敞开的盥洗室门，右肩擦到走廊橱柜，迈进房间，来到窗前又转回身。这样的一段路约有 7 米长。一个相当舒适的笼子。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在门口转身，在窗前转身。这就是这个怪物、这个小说家、这个家伙的

习惯，而我同他——在几个月前——曾是一体。那时产生了他那值得注意的想法。我没有什么要思考的。可渐渐地有某种东西在我头脑里成型。要是我把它从由散步造成的轻微的眩晕中和其他可能的印象中脱离出，我就遇上一种可以划定界限的感觉。我相信，在这种感觉里我的境况有了轮廓。就此找到语言，这相当困难——事情恰恰如此：它拥有语言之外的空间。它无法在某个确定、也无法在某个否定中被把握。比如我不能说，我不是——这最终不是真的。对于我的状况，这里不说我的活动，我只能用那不存在的语言描述。我会离它近一些，要是我比如能说：我不存①。对了，这样的动词，包容着我的实存地，能够同时展示这个实存的否定的质量——倘若，如前所说，存在着这样的动词。然而它不存在。带着几分伤感我也就可以说：动词对我来讲已经丢失。

对跑来跑去感到厌烦：我坐下。我把身体深深地埋进扶手椅，在里面栖身。以一个蜷缩在一起的姿态，就像在一个巨大的子宫里。也许我希望，永远不从里面走出，永远不必来到人世。来到人世为什么？然后我对最终还是要费力地从这里起身的陌生人，感到些许的恐惧。他将以某种方式同我至今习惯的人不一样。情况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因为这个人最终还是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把我赶入破产的境地。他把我个人塑造成对象，把我那固执的秘密淡化为寻常，把我那无法言说的事实性蒸馏为符号——把我移植到

① 原文为：ich nichtse。是作者自造的词。

一部我无法阅读的小说中：他对我如此陌生，就像他也把我那小说的原始材料陌生化那样——那是我自己生命的无与伦比的重要原始材料，而他就从中产生。这会让我怀念，也许还……否认有什么用，也许那个酿成这一切的人也会让我怀念。不错，坐在扶手椅上，我心头袭上一种令人惊异的感觉：对一种无法更改的事件的冷淡和不友好的感觉，犹如在一次盛大的聚会之后，最后一位客人告别而去。我与自身形影相吊。不知哪位告别离去，同时在我体内留下一个几乎是肉体的虚空，并且幸灾乐祸地狞笑着，从最远的屋角挥手送来一个最后的问候。我毫无知觉，呆呆地在后面目送他，我没有力量把他留下。可我也不愿意把他留下：我感到某种针对他的温存的、但坚决的愤怒——让他见鬼去吧，他让我受骗上当……〉

"受骗上当，"老人说，"受骗上当，傻瓜。"

"你在工作吗？"

"当然在。"

小饭店里最新的发展：老太婆——官方的称呼：女领班——出人意料地冲进柜台，把凭证从凭证架上扯下（为了检查老人的妻子）（看她是否为她托盘上的每个款项都交出了凭证）（似乎她——让我们这么说——不总是这么做的）（而这只能显示出这是这样一种假设的）（尖声刺耳的）（同样是虚弱无力的）（示威）（因为老人的妻子就是这次）（同往常一样）（也交出了凭证）。

"要是我想偷的话，"老人的妻子激动地说，"她完全可以背着我收集凭证。我能在她鼻子底下把半个厨房弄走，而她什么都不

会发现，”

“当然，”老人附和。“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然后一边他用调羹喝着汤，一边精神有些涣散地问。

“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蠢，”他妻子回答。

此外（他妻子说）这显然是她最近那预告（她也想在晚上上班）的唯一结果；尽管这类事能为那独特的（不过由此完全不是逻辑的）逻辑找到一种解释，而从这种逻辑出发女同事波达（名为伊洛娜）最近对她不打招呼而把脑袋扭向一边，那么还是难以（实际上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个老太婆——官方的称呼：女领班——要和她一起共同分担这种委屈（而这个谜底只能在那热闹的晚班时分的混乱中找到。那时，老太婆总是在地窖里替卖酒的小伙子找到某些急需打开喝的和其他需要的东西）（而恰恰总在晚间碰杯的时候）（然后显然具有牺牲精神地和不畏劳累地，穿着工作服往柜台旁一站）（像船长站在周围狂风呼啸的舵轮旁）（而波达太太，同其他所有的男同事和女同事一样，把凭证直接交到她手里）（要是他们还交的话）（想要完全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突然从凭证架上扯下凭证）（而这个权利只有这个老太婆——官方的称呼：女领班——才拥有）。

“赤字就是这么来的，”老人（敏锐地）指出：“钱被偷了。”

“也有这个可能，”他妻子说。

“我出去一会儿，走一圈，”过了片刻之后老人说。

老人坐在写字台前。

那是早晨。

他在翻译。

他译德语(在外语中他的德语最马马虎虎,老人习惯于这样说)。

……没有回答,老人读着书(他在译这本书)。

……总是缺少,老人击打着被张在写字机上的那张纸(他在上面翻译)。

"这个魔鬼……!" 老人从座位上抬起身,把手伸向写字台里。

"……你这个在一棵垂柳上荡着的、长着莳萝胡须的尼安德特人①的太祖母,"老人小心翼翼地把捏好的蜡球塞进耳朵。

我得换一下这对耳塞了,老人心想。

它们太旧了,老人的思绪继续着。

干燥了,他继续思索。

它们在耳朵里有压迫感——他摆弄着耳朵里的蜡球。

不过,要是它们不给人以压迫感,我就听见一切。他感到生气。

好吧,也许……由此老人结束了摆弄。

---

① 冰河时期本来居住在欧洲和西亚的人种。1856 年首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尼安德特河谷上游的洞穴里被发现。

老人坐在写字台前倾听，他是否会听见什么。

他什么也听不见。（相对来说什么也听不见。）

太好了——他神色开朗起来。

干吧，干吧，靠它无法过日子！——他的脸色又阴沉下来。

翻译带来的钱不多，但带来可靠的钱（老人习惯于这么说）。

要是他翻译，那么他就能一举两得：他挣到钱（即使是少许的，不过是可靠的钱），他还不需要再写书。（暂时地。）

此外究竟该写怎样的一本书，对此他还没有一丁点儿主意。

……没有回答。

……总是缺少。

“不错，”老人赞同。

几天以来他没有再看自己的纸张。他也不想看它们。

他把它们藏在写字台的最里面，以便它们不会以某种方式落入他的眼帘。

他的目光停留在大拇指上犹如被紧紧吸住。

“紧紧吸住，”老人手搔脑袋。

拇指甲下的血块现在明显地向前移动。它脱离了指甲，一块干净的新指甲角质在后面插入了。

“这个‘指甲角质’是什么废话？”老人琢磨着去拿词典（但愿

他知道，他的手伸向一本词典，因为他有两本）（准确地说是3本）（打字机右边是一本袖珍词典，也就是说他的手用不着伸向那里）（只是因为他要找的字通常那里正好缺少）（然后是那本大词典，通常在那里他能找到这个字）（由此纯粹的经济观点要求，直接去拿后面一本）（不过这要求他的上身做一个不舒服的转向，而这要归罪于这个情况，因为这部两卷的、至少有5公斤重的词典巨人，它在要翻译的书旁边，在空白的或者已经写满字的纸张和在打字机旁，也在桌上的那本袖珍词典边上，已经没有位置）（如若我们想更准确一些：在住房里唯一一张真正的桌子上）（而在从房间东南角取出的被放在老人椅子边上的、为翻译时就其功能性被改变用途的、即在那个品质一流的特制品，分层胶合，一流的阔叶树硬木家具上，得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老人为单个的词义大多要打开两本词典）（倘若不是3本）（如同现在，当他首先——毫无希望地——在袖珍词典里，然后——不耐烦地——在大词典有字母A－L第一卷中寻找，随后——最终恼怒地——把有字母M－Z的第二卷拿到手里；顺便说一下，最后他也没找到这个词）（这虽然让老人愤怒，但没能让他绝望，因为这个词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要是他稍稍思考一下）（只是老人——直到故事那苦涩的结局——没有想到）（特别没有在翻译时想到）。

他的目光停留在……老人读着。

把译文打进打字机。

“被紧紧吸住，”老人搔脑袋。

……又是译文。

不完全是意外收获——老人又搔脑袋。

此外也不怎么清楚——他继续用手搔脑袋。

仔细斟酌后他写下译文:这也许更准确。

即使这个比喻不太清晰——他继续斟酌。但另一方面更富有表达力——他犹豫着;当然有些勉强——他确定。

不过现在已经写了进去。

得擦去,从新写。

这不值得。

血块……

较完整的译文。

这可以,老人斟酌着。

同原文相比有些饶舌,他接着斟酌。

德语可是一种可以相当紧凑的语言,他继续斟酌。

不过我最终是根据字的行数得到报酬的,老人结束了斟酌。

天性。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在修正。慢慢的生长,坚定不移地。自动脱离,就像时间,像不再知道。以前是重要的事——又被遗忘。同样:空洞的将来——这也是:那没人能想象的事(犹如天气)和还是来到的事。

这至少不难,老人感到高兴。为此我不需要词典,他(几乎有些幸灾乐祸)确定。

他敲着按键打进译文。

文本不错，老人感到兴奋。

小说也不错。

专业水准——老人嫉妒。

一部小说就该这么写，他继续嫉妒：二流的题材，冷静的风格，漂亮的梳理技术，退避三舍，没有任何作家生平，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作家根本不存在。

普遍的问题，可靠的收入——他的嫉妒情绪在升温。

同样：空洞的将来
那没人能想象的事
还是来到。

老人的目光停留在文本上犹如被紧紧吸住。

“等一下！”老人从座位上跳起，没有任何明显（也就是说外在的）激动的原因（倘若不是一种不明显的）（也就是内在的）（促使他这样）（比如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并且在房间东北角的躺椅上方的书架里，取出一本开本并不特别大的、半布面精装的绿颜色书（这正是老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如在相关的地方已经报告过的那样）（经常使用而且获益良多的书，尤其对里面那 259 页上的某些字行表示出自己的谢意）（在相关的地方我们没有错过引用这些句子，不过进行重复可能是多此一举）（更加多此一举的是，现在老人在我们故事的这个时刻）（极其迅速地在书中翻阅）（显然

在找别的什么东西，显然在另一页上）（在哪一页，显然他自己也一无所知）。

就是今天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我不得不写这么多的信件，以至于手都写累了，老人读到。

未来已经确定，亲爱的卡普斯先生，可我们活动在广袤无边的空间里。

“就是它，”老人高兴起来。

就像人们长久地误解了太阳的运动，人们也一直在误解即将来到的事物，老人继续读（也就是说——更准确地说——往回读）（因为后面的几行在先前的句子前面）。

……肯定正是现在进入他们的身体，因为他们发誓……老人继续读（也就是说——更准确地说——往回读）。

……在迷惘的恐惧中……

而这是必要的。

“就是它，”老人说。

这是必要的——而我们的发展也会逐渐地朝那里行进——，我们不遇到任何陌生的事物，相反，只遇到长久以来属于我们的事物。人们得重新思考这么多的运动概念，人们也将慢慢地学会认知，我们所称之为命运的东西，它从人身上体现出，不是自外进入人体。只是因为这么多的人无法消化他们的命运，只要它们处在他们身上，也无法在内部转变它们，他们就认识不到，什么东西从他们身上体现出；他们觉得

命运如此陌生，他们在迷惘的恐惧中，以为命运肯定正是现在进入了他们的身体，因为他们发誓，此前从未在自己身上发现过它。就像人们长久地误解太阳的运动，人们也一直在误解即将来到的事物。未来已经确定，亲爱的卡普司先生，可我们活动在广袤无边的空间里。

老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手中拿着那本书。但片刻之后他还是动了（尽管不是在广袤无边的空间里，但至少为了把书放回到它原先的位置）（在房间东北角的躺椅上方的书架上）。

我担心，他同时思忖着，我还会重新拿出我的纸张。

这真是荒谬之极，他继续思忖，这时已经站在那柜门打开的写字台前。在写字台的上面一格里（为了翻译他以前从中取出了打字机）可以看到几个文件夹——其中有一个带有标题“思路、设想、残篇”——，还有两个纸箱，它们装有不同东西（有用的和无用的），而在它们后面（无法看见）是一个灰色的文件夹，文件夹上，在某种程度上作为镇纸，是一块同为灰色——尽管颜色稍暗——的石块。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他继续自己的思路（似乎他真的还能考虑）（也就是说像某个还有机会选择的人）（但同时他也许知道，他没有选择）（即使我们总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也没有）（而总是选择自己——就像在一本法国的文集中能查阅的那样）（老人在书架上保存了这本文集，那个处在房间东南角瓷砖壁炉北边的扶手椅上方的书架）（正是这点意味着我们的自由）（尽管人们可以发

问，这样一种选择如何能被称为自由)(在此除了我们自身我们没有其他别的选择)。

结果是，老人不久又翻阅他的纸张，而这次躺在包容了房间西北角的躺椅上——也许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这个举动那短暂的特征，这仅仅是更重要的工作的临时的、暂且的停顿，另一方面，因为他无法在写字台前(准确地说桌前)(更准确地说是那张桌子，住房里唯一一张真正的桌子)获得那通常的位置，由于它(也就是桌子)上面放满了更重要的工作的用具(要翻译的书，空白的或者已经写满字的纸张，打字机，以及那本袖珍词典)：

〈……这个转折……坐在扶手椅上……无法挽回……同我自己孤独地……被洗劫……没有以往，没有使命，没有温暖人心的异教，受到一切的洗劫，我面对那我要遭遇的事。我看见一片涨大的、灰色的、无法穿越的云朵，我觉得，我得穿过它，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该朝哪个方向走去。没关系，我不动身体，它会朝我迎来，穿过我的身体——继续向前，把我抛在身后。那是被称为将来的时刻：有时我提心吊胆地朝它窥视，另一次我深信不疑地把它等待，就像在雾天等待太阳。可同时我知道，这全都是虚幻，而我现在也在自我欺骗，我在逃跑，同当时我让自己借助我那目标的羽翼，摆动着它飞入那浩淼无际的时空完全一样：等待我的不是将来，而只是下一个瞬间，因为没有将来，将来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是某个持续不断地继续的当下。就是一分钟也不会被拉下，最多在小说里。对我的将来的预测——这是我的当下的质量。对了，我是天气；而恰恰对于这点——对我自己——我最无把握。

好吧，要是我可以这么说，我弄错了！然而我不知道，我自身是否就是这个谬误。——不仅在家里，有时在我那习惯性的沉思的步行途中，也是我的双脚决定我的路径。我把我自身托付给了自然——我还能怎样；带着忧郁的满足感，我观察着它那秋气的肃杀，吸入它那腐烂的刺激性气味。最近我径直走下一个山坡，这时我发觉两个老者。他们站在一堵石墙的墙角边，把脸转向乏力的热辐射：他们在晒太阳。他们紧靠在肯定还十分温暖的石头上，以至于我起先把那两个灰白的、从墙上探出的脑袋同样看作石头、看作围墙上那不同寻常地逼真的浮雕。直到走近以后我才发觉，那是活人。其中一个长着一个长长的公绵羊脑袋，红红的、让人想起溶化的肉冻的眼睛，和一个鼻尖发红的尖鼻子；另一个人的脸有些圆，但棱角分明，灰白的小胡子下向上翘的嘴巴半带微笑，赋予他一个有些淫荡的外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自己在两张脸上发觉了某种无关紧要的、但完全一样的表情：一种毫无意向的表情，它不附着于任何瞬间和任何语言——不管他们在谈论什么——，而是源自深处、在某种程度上源自一种在他们存在的一个较深的层面中潺潺而去的涓涓细流。当我经过他们身旁时，他们缄口不言，似乎他们有着某个秘密——不，相反，似乎他们想说些什么，而这恰恰是他们想保密的事情，可这已经写在了他们的脸上。作为失败的瓦砾堆。而现在，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去指责别人什么，那半是为了警告，半是出于软弱，在某种程度上是恶意的，无论如何是可耻的，但还是要求获得一些重视。——啊，倘若死亡没有意义，生命又如何该有意义？

要是死亡有意义,生活为的又是什么?我把使人幸福个性遗失在哪里?我为什么写了一本小说,对了,首先是,我为什么首先把我所有的信赖寄予了它?如若我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按时地探望我的母亲。在此期间我从她那里听到一个关于有个小儿子的女人的故事。她讲话时我一般礼貌地缄口不言,谨慎地掩饰着我的无聊。最近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注意地听她讲述,几乎盯着她的嘴唇:我仔细听着,似乎我一直等待着,她突然会揭开一个秘密。最终我曾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孩子——格言这么说——是成人的父亲。也许我会吓着这个奸诈的、以懒散的情愿迎合任何现实的小伙子,当他在做什么的时候,比如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或者干其他什么预示他将来工作——写小说——的时候。对了,我已经走到了那一步,要是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可以说我已经到了堕落的境地:我会顺应一切,顺应我出生时的星座位置,我那脱氧核糖核酸的决定性的密码,我那难以捉摸的血型的秘密;顺应一切,让我这么说吧,我对此赞同地颔首,或者以此对另一个选择的缺失表示满意:情况肯定就是这样,我的命运如此——似乎我不知道,我们没有被决定做任何事情,不过我们,要是我们能成功地足够长久地保持生命,无法避免成为什么。

我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书中渗出一股霉味——宇宙里一部完成的著作和一个实现了的生命那唯一流传下来的痕迹:图书馆味道。“1749 年 8 月 28 日,正午,钟敲 12 点的时候,我在美因茨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生。星座位置是吉利的;太阳在处女座的标记中,一天天地到达中天;木星和金星友好地凝视着太阳,水星不晦

气;土星和火星取无所谓的态度;只是月亮……"[1]好吧,人得这样出生,作为瞬间的人——但在这样的一个瞬间,谁知道还有多少人同时来到这个地球上。只是别人没有在身后留下书的霉味:也就是说他们不算。那幸福的瞬间被宇宙的法则仅为唯一的一次出生所预定。那位天才,伟大的创造者,作为神话的英雄踏上地球。一个空缺的位置热切地盼望着他,他的到来早就误点,地球几乎躺在那里哀鸣。只能耐心地等待那个最合适的星座位置,而它会帮助他克服出生时的困难,同样还有无把握的开端和踌躇不定的年月,直到他在一个辉煌的瞬间进入知名人士的帝国。从生平的顶峰回溯以往,在他的生命里不再有偶然的任何位置,就像他生命的自身,是成为一种形象的定数。他的每个动作,每个想法都具重要性,因为它们自身含有天意的动因;每次讲话都带一种具有示范作用的发展的象征标记。"一个诗人,"他以后会说,"必须有一种出身,必须知道,他源自何处。"

我以为,他说的对:这确实是最重要的。只不过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太阳处在迄至那时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征象中,从帝国大厦到当时布达佩斯的弗朗茨—约瑟夫大桥的纹章鸟上,从世界所有高高地矗立着的地方,人们脑袋朝下地跳进水里,坠入深渊,摔在石块路面上,投向他能去的地方;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党的领袖,在他的著作《我的奋斗》的页面上,朝我转过一个该死的不友好的脸,那第一个被称为最完美的匈牙利犹太人法规,

① 这段文字取自《歌德自传》的开头部分。

处在我星座位置的顶点，在其他接踵而来的法规跟上之前。所有尘世的征兆（对于天国的我一无所知）证明我的多余，另外还有：我出生的非理性。此外对我的父母来说我只是一个负担：他们那时正好打算离婚。我是两个不相爱的人的爱的行为的一次物化；也许是一个顺从的夜晚的果实。一蹦一跳，我突然就这么来到世上，大自然的恩赐，此前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来不及更好地思考。我曾是个健康的孩子，牙齿长出，我开始牙牙学语，我的知性发展着：我开始融入我那充溢的自身生成中。我是一个父亲和一位母亲共同的小孩；一个私人寄宿学校的学生，是他们——当他们办离婚手续时——把我寄到了那里；一个学生，一个渺小的公民。“我相信上帝，我相信家乡，我相信匈牙利的复活”，我在上课开始时这么祷告。“平原匈牙利不是帝国，大匈牙利才是天国”，我在墙上那用血红的颜色标出边界的地图上方，看到这样的标题。“出海远洋是必须的，生活不是必须的”①我在拉丁语课堂上背诵着。“高贵的以色列人，主是一个天神”②我在宗教课上学习。我四面受围，别人占有了我的意识：有时用亲切的话，有时用严厉的警告，人们让我成熟起来，为了把我除掉。我从不反抗，我努力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带着萎靡不振的自觉自愿，我在我那良好教育的神经官能症里沉沦。在那沉默地针对我的生命酝酿着的阴谋中，我是一个谦恭勤奋、行为不总是无可指责的人。

---

① 原文为：Navigare necesse est, vivere non est necesse.

② 原文为：Schma Jissroel Adonai Elohenu, Adonai Ehod. 出自《圣经·旧约》。

够了，不值得追寻我的出身：我没有出身。我被滴进一个过程的中间，根据天生的欺骗性的时间感觉，我视这个过程为一种开端。我拥有一两件逸事和一些个人的纪念品，同别人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在合适的温度下它们会毫无踪影地融化在共同的混合物中，会同无穷无尽的物质化为一体，而这种物质通常在医院和群葬墓里制造，在幸运的情况下在生产中被清除。追寻着我的出身，我只看到一个紧密相连、没有完结的排列：我的世纪大踏步前进着，就像一列长长的向前开进的劳动部队；而在那使人眩晕的人群高热中，目光迷离，时而趑趄而行、时而跟步向前地跌跌撞撞，也有我。在某个瞬间我——为什么，为什么不——走出行列：我不再向前。我在路沟旁台阶上坐下，我的目光忽然投向我身后的路途。——难道这是文学家们称之为“才能”的东西？我几乎不信。我没有以任何行动，语言，见解给出过任何一个某种才能的信号——只不过，我还活着。我没有在做梦时把自己带进虚构的故事；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我所遭遇的事情。天职那命令式的声音从未有过一次进入我的耳朵，我那些经验的总和只能证明我的多余而不是我的重要性。我不拥有那句拯救的话；完美从未引起我的兴趣，还有美妙，对此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关于荣誉的想法，我以为那是老派的自我满足，那关于不朽的想法，我简直就认为它荒诞可笑。我开始写小说，不是为了有个可信的职业。如果我是个艺术家，我会娱乐他人或者教育别人；我为什么生产了一部作品，是因为我的著作会让我感兴趣，或者不会。

撇开这一切不谈，最终我觉得，我那执拗的酷爱，仅仅是唯一

的解释：也许我开始写作，为的是报复这个世界。为了报复和为了从它那里夺取它把我排除在外的东西。我那从奥斯威辛健康地抢救出来的肾上腺，也许生产出太多的肾上腺素。为什么不？不管怎样在描写中隐藏着一种片刻间缓和攻击性本能的力量，它而且能够建立一种平衡和暂且的和平。也许我要的是这个，是的：尽管只是在想象中和以艺术家的手段，但还是能够把事实性，那个——完全真实地——把我控制在自己势力下的事实性，掌握到自己手中；让自己从永恒的客体存在变为主体；自己去命名，而不是被命名。我的小说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对世界的一个回答——似乎是我能做出的唯一的一种回答。我该把这个回答给谁，要是——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上帝已经死亡？给虚无，给陌生的世人，给世界。没有产生一篇祷文，而是一部小说。

不过我们是否走得太远：它已经是文学。情况最后表明，我还是具有某种写作的才能：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感到尴尬了。我不是因为我有天分而开始写作，相反：当我开始写一部小说时，我显然同时也决定有天分。这是无法避免的，我得完成我的工作。我必须尽力写一本好书——这么说吧，不是出于虚荣，而是事物的天性使然。我别无他法：给出答案的必要性，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在我身上聚集为自由，就像高压下加热的气体。我该拿这奇形怪状和难以忍受的感觉怎样？自由不时地成了某个纯粹的专业知识问题。就是一本糟糕的小说也能意味着自由——只是它无法公开，恰恰是书阻止了它。在此期间我至少明白：我徒劳无功地拖拽着作家使命的头路，这个使命那恶鬼似的反讽让我着迷。不管我的

初衷是什么，我只能这样为这项私人的活动辩护，要是我能为别人提供什么。我忽然在自己那受折磨的、高举着准备击打的手里拿着一本小说。我深深地弯腰，想把它当作节日的礼物，放到众人的圣诞树下。

事情就是这样。被剥夺了所有的自信心，我得以某种方式让自己确信，我还存在。我对持续不断的——现实的和象征性的——自杀意图做出了反应，有时带着神经衰弱的漠然，有时带着攻击性。不过相对来说，我不久就——作为理性的生物——认识到，我比别人易受伤害。出于软弱和无助，还出于某种绝望和不定的希望，我最后开始写作。结束，了解：瞧，这就是我对我的提问的回答。以此我也可以结束这些笔记。

当然，还是有些东西在我心里抗拒着。我的笔记倾向于结束，可我继续存在：字母写完，可我重新束手无策地面对接踵而来的片刻、小时和一天天的日子。瞧，我再次挑选了同样的药方，又像以前投身于小说写作一样地投身于同样的结局。不是想要寻找一个答案——我知道，对于这个生命没有答案——，但是对症状开出纯粹的清单，我觉得太少。检验结果对我没什么帮助：我是病人，我感兴趣的是疼痛，不是诊断，是过程，是那生气勃勃的疾病。“细节，首先是细节，”就像伊凡·卡拉玛卓夫，这个教唆者，逼问杀人犯斯米尔加科夫[①]那样。只是不要结束任何事，因为没有什么会结束：人们得继续干，继续干，对了，以神秘的和令人厌恶的滔滔不

①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人物。

绝的姿态，就像两个杀人犯互相交谈。尽管我们能够说的话，如此地无望和客观，如同被简化为冷漠无情的谋杀，以及下一种统计上的事实，那同样是多余的事……〉

电……？

〈……实，就像写一本书……〉

“天哪，真……！”

“我以为，你不在家！”就像一道激光射进煮熟的土豆（当然这个比喻既非生动也非就逻辑来讲能够被称为合适）（因为，为什么一道激光应该切开煮熟的土豆?）（不过老人这时想到的恰是这个，而我们没有权利替他发明一个更好的比喻）（且不用说更差的）（倘使我们想继续当他故事的忠实的编年史家）（我们的目的还会是什么?），老人母亲那责备的声音切入老人那被揉捏好的蜡球。

“那我会在哪里?”老人感到生气。

“那谁会知道?！……你想象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我在上面种仙人掌的小玻璃架碎了，花盆掉了下来，其中一个同样摔破了，泥土洒了一地。现在我该怎么办?！”

“把它们扫到一起，”老人建议。

“这个办法我一个人也想得出！”下一道激光柱射进老人的脑瓜。“我现在想知道，我在哪里能弄到一个新的玻璃架?”

“从玻璃工那里，”老人试图建议。

“从玻璃工那里！似乎在这里聚满了玻璃工！……你认识一个好的玻璃工吗?”

"不认识,"老人说。

"当然不认识。你还知道什么?!"

"至于这个,那……"老人被激怒了。

"你根本就不问,这个意外是怎么发生的?!"

"当然想知道,"老人连忙说。

"我想清扫架子上方画像上的灰尘,这么不幸地站在椅子上,让我的家常便服挂到了架子的角上。我相信,衣服甚至被扯破了……我还根本没有仔细打量……"

"以你这个年龄不该在椅子上蹦来跳去,"老人建议。

"这还用得着你说!"老人的耳朵里响起一个手榴弹的爆炸声。"我自己知道,在我这个年龄该做什么……不过自从我由于肩背痛不再去上班以后,我每星期只能请一次清洁女工!而让你过来替我清扫灰尘,这会徒费口舌。"

"确实是这样,"老人承认。

"你瞧!你注销户口了吗?"

"没有,"老人吃了一惊。

"因为你整个星期有这么多的事,对吗?"

"多得够可以,"老人感到恼火。"我有一件限时的活儿:我在翻译。"

"你陷得越来越深:起先你写剧本,然后是小说,而现在你甚至做翻译。"

"不久我将是女速记员,"老人生气了。

"你当什么,这是你的事。不过你没有多少时间来做决定了。

你也不再年轻。"

"我正希望这样,"老人嘟哝着说。

"你得尽快去注销户口,以便我能签订生活费的协议。"

"好的,"老人说。

"我了解你这个'好的'。你把一切都拖延到最后一刻。你今天还站在你站的这个地方,这要归功于它,"母亲同老人告别。

今天这一天算是完了,老人心想。

应该停止,他继续想。

我指的是,停止一切,他继续自己的思路。

〈……我停止了一切……〉

"那好吧,"老人欢呼(稍稍地)。

〈……我决定,做一次散步……〉

"非常聪明,"老人赞同。

〈……这样我就无意中到了玛格雷森岛[①]……〉

"荒谬,"老人板起了脸。

〈……我在缓缓地飘动的秋季树叶下,在一个花园餐馆的桌旁见到了谁?倘若那不是亚帕德·萨斯……同一个家伙……那就见鬼了……〉

"倒霉,"老人嘟哝。

〈……两只八哥在栗树下,两件色彩鲜艳的衬衫,两个清晰的

---

①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岛。

特色鲜明的脑袋。我正准备绕一个大圈子……〉

"哈哈，"老人兴高采烈。

〈……不过太迟了：亚帕德·萨斯已经发现了我……〉

"那又怎样，"老人幸灾乐祸。

〈……而且以催迫的动作邀请我去他的桌旁：

"啊，生命的王侯！过来，过来，大公爵，我们正好在等您！"

"你难道不愿意滚蛋吗？"我以我最友好的方式问候他，一边穿过组成篱笆的花架。他没有回答，有些庄重地斜眼望向另一个家伙。当我到来时，他从座位上站起，咧开了大嘴。一个长得瘦削的人，有着高挑的身材，斑白的头发，滚圆的眼睛；见到他那又浓又黑的小胡子和一丁点儿颚须间突出的黄色马齿，我心中那早已沉淀的记忆碎片，又慢慢地腾起，就像从杯子底下浮起的咖啡渣。

"过得怎样？过得怎样？"他以某种陌生的口音问。

"一团糟！"我欢呼着，就像儒勒·凡尔纳[①]笔下的船长。"范·德·格吕恩先生，你这个荷兰可可豆种植园主！"

"荒谬！"这个格吕恩狂喊乱叫。"在这17年中你没有丝毫改变！"

这是可以争论一番的事。不过这不是合适的时刻。相反我发出不同的叫声，从高兴的惊喜到同事般的亲热的声音。我立刻找回了我的角色，就像找到了早就丢弃又重新令人吃惊地出现的拖

---

① Jules Verne(1828—1905)，法国小说家。

鞋。我表演我自己,准确地说,那个老伙计,其图像在格吕恩心中还生存着。天知道,这是谁;天知道,我在干什么,还忠实于一张旧照片,而它也许早就不再准确:我们的图像最终会褪色,这也许是我们永恒的恐惧。

幸亏我没有对情况一无所知。我曾同萨斯不时地——在街上,在打桥牌时,不过大多在罗马人海岸边——碰面,他不断地报告:格吕恩在荷兰电视台获得成功,格吕恩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的幽默故事;格吕恩的一个剧本被拍成了电影,被一家联邦德国的公司;而他,萨斯,在从伦敦返回的途中拜访了格吕恩,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郊外有一栋别墅,在自己的花园里种郁金香。这时,萨斯脸上带着心满意足和幸灾乐祸的神色:鉴于格吕恩他心满意足,鉴于他自己和更是鉴于我,他又幸灾乐祸。萨斯替自己设计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图像,他又从中清除了形而上学,因为他不相信上帝,而相信消费品。由此他自己也生活在一个不幸的谷地中——不过出于心甘情愿:他把自己罚入这样的境地,也许出于不信任,但他镇定地充实它,以为仍然——即使作为失去的可能性——存在着一个辉煌的别样的世界,不时地有着去这个世界的——如果可能的话用国家的费用——短途旅行。

"你当然从来不出去旅行,"他习惯于这样指责我。

"当然不,"我根据事实地回答。

"为什么不?"他追根究底。

"因为即使以这个方式我也无法离开我自己,"我通常这样回

答他。

或者:“人们也可以在一个小房间里认识世界,在那里也许看得更加清楚。”

再比如:“我不喜欢,那个把我们排除在外的世界,不断地这样被展示,就像它会属于我们。”

“你在说佛兰德语,”然后他回说。“我说佛兰德语,因为这是我对此一字不识的唯一一种语言。”看到他生气时,我也就满足了。要知道,萨斯是一家周刊的记者,以翻译的身份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西方语言,以文艺评论和社论作者的身份又代表了国家方针,谨慎,机智,敏感和有教养。他曾告诉我,格吕恩会来,也很想见我,在某种程度上最为他以前生命的遗物。他们刚好商量过,是否该给我打电话。

为了这样一个大欢喜,我要了一份穆哈咖啡。然后我提了一系列问题,一系列我觉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该提的问题。

范·德·格吕恩先生表现得比较谦虚:他无疑也获得了这样或那样的成功,可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名人。萨斯大笑一声。家庭? 是的,一个妻子和一个5岁的女儿。

“难道我没告诉过你吗?”萨斯问。

“当然告诉过我,我只是再确证一下,”我试图编造借口。我担心,我的问题会问光。幸运的是,现在轮到了格吕恩:他说他从萨斯那里听说,我写了成功的幽默小品;是的,他很想看一部。

“眼下没有一部在被演出,”我抢救自己。

好吧,那么他愿意读,他说。

"这不值得,"我推辞。"它们太糟糕。"格吕恩大笑,经久不停,用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拍着我的后背;他显然以为,我在开玩笑。

"他丝毫没有改变!"他气喘吁吁地说。

"从黄海到易北河,没人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萨斯告诉我,带着一种慈父般的微笑。

"这是说你,"我带着更多的善意回敬他。

"我亲爱的朋友,"格吕恩变得严肃,"在我们西方,出色的幽默小品有着一个巨大的市场。"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成了误解的滑稽剧的中心人物。

"我不再写幽默小品了,"我说。

"那写什么?"格吕恩先生问。天知道,我怎么鬼迷心窍:看来我有了解释自己的兴趣。也许我这么做是出于无奈,不管怎样我坐在同事中间。有可能,我不经意地想起歌德的建议,根据这个建议,为了防止自己的文学作品受到损害,应该同善意的行家们一起谈论它们的产生经过,这样能给予它们历史的价值。

"我写了一部小说,"我谦虚地说出。

"嘿!"范·德·格吕恩激动起来。

"而对此你缄口不言?"萨斯看着我说,像是受到了伤害。

"它什么时候出版?"格吕恩点到了实际问题。

"问题正是这个:它不会出版,"我说。

"为什么?"

“出版社把它拒绝了。”

“原来是这样，”范·德·格吕恩先生稍稍带着陌生的口音说，同时脸上出现了一种审慎的神色。

相反萨斯情绪更加高涨：想知道哪个出版社拒绝了它，出于什么原因。我回答，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收到一封愚蠢的信，从中可以看出，或者他们误解了小说，要么他们不愿意理解它，因为——我解释说——就情况来看，他们把所有成功的地方看作偶然，把大胆看作无能，而把整个结局视为一种误入歧途。

“小说讲什么？”萨斯问。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但为什么要否认：我陷入窘境。

“讲每本小说都讲的事，”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讲生活。”

不过要从萨斯那里脱身可真不那么容易。

“现在让我们丢开你平常那漫无边际的哲学论点，”他示意拒绝。“我问的是，你这本具体的小说讲什么事。故事发生在当下吗？”

“不是，”我说。

“那是什么时候？”

“是……战争时期。”

“那么在哪里？”

“在奥斯威辛，”我轻轻地说。

短暂的沉寂。

“当然，”范·德·格吕恩带着犹豫的同情说，就像在同一个没彻底痊愈的麻风病人说话，“你在奥斯威辛呆过。”

"是的，"我说。

"你有些神经错乱，"萨斯从最初的惊讶中缓过神来。"写一本关于奥斯威辛的书?! 今天?! 谁会读这样的书?!"

"没人，"我说。"因为它不会出版。"

"也许你期待别人会来拥抱你?"

"为什么不? 小说是好的，"我说。

"好的? 什么叫好的?"

"什么叫好的?"我有些结巴。"好的就是好的。某种有内在东西的……也就是说……好，就其本身来说。就这么说吧。"

"就其本身来说，"萨斯朝格吕恩看去，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了我这句用德语说的话，然后把他那优雅狭长和长着尖鼻子的脑袋慢慢转向我;脑袋上眼睑半合，黄色的络腮胡子围绕着绯红色的脸膛，使人想起一只哀伤、狡猾和嗜睡的狐狸。他温和地重复:"就其本身来说。"

"不过对谁来说是好的? 能用它做什么?! ……你生活在哪里，在哪个星球上?"他更加忧心忡忡地问。"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一条狗知道你的名字，你就自说自话，带着一部小说去那里一站，而且是关于这样一个题目……"

"这个萨斯，"格吕恩先生试图调解事端，"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他一直是这样一个……该怎么说——是个鹵莽的家伙，"他幸运地找到一个希伯来语的词。"你还记得吗。当……"

可现在萨斯已经无法阻挡，而从根本上来说我也同样。

"难道我没有权利写一本好小说?!"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愤怒

地大声响起。

“完全是这样，精确无疑，”萨斯笑着说。“我自己也无法更好地表述这点。一本好小说，我的老家伙，别人没有期待你写出。你有什么前期证明，你能写一部好小说？……即使，让我们假设，它真是好的：什么是它的保证？我亲爱的，专家可不会这么简单地就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着历数自己熟谙的情况，“没人支持你，题目不现实，没人愿意把你当作大王同你一起出牌——你究竟想得到什么？”

“要是有人，”我问，“拿出一本，让我们这么说，一本天才的小说呢？”

“你显然在说自己，”萨斯认为。

“让我们这么假设，”我同意。

“首先：不存在一本天才的小说，”萨斯耐心地开导我。“其次，即使有，那么情况更糟。这是一个小国家，这里不需要天才，只需要正派的和勤劳的公民，他们……”

“好吧，好吧，”范·德·格吕恩对我表示同情，“既然他已经写了这本小说……也许，”他小心地试探，“你可以什么时候给我……我还在这里呆两个星期，也许我可以浏览一下……”

“这样我可遇到救星了！”我说。“把它译成荷兰语在荷兰发表！”

范·德·格吕恩先生显得吃惊。

“我，”他说，“不搞翻译。我自己有时还需要语言帮助。”由于激动，他的匈牙利语说得越来越糟。“这纯粹是一件……人们怎

么说……荒谬的事！……另外，”他慢慢地重新开始，“出版小说在我们西方不是件容易的事：有许多行家，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为了让一个题目有利可图，它得有点不同寻常。而这个题目，荷兰人已经通过安娜·弗兰克①的……近来……把它……”

“勾去了，”我帮助他把话讲完。

“好吧，不完全，不过要是你不提供什么新的……不能补充什么……要是小说在这里被一个出版商拒绝，它在我们西方也不适合推荐……除非……”他脸上出现某些不知所措的思考的迹象，“作家可能是个名人，那么……”

“我可不愿意让自己被关起来，为了在你们那里成为一次短命的爆炸性新闻，”我说。

“对此你可别抱希望，”萨斯急忙安慰我。“因为一本书进监狱，这今天在我们这里也不是这么简单。”

“就像在那美好的旧时代，”格吕恩先生尖声叫着，像是得到解脱。“你们知道吗，当……”

“今天在我们这里，这类事情的处理非常文明，”萨斯不为所动地继续说。

“是的，我到处都听说到这个，”格吕恩先生接过话题。“你们发展得很好：商店的橱窗非常漂亮，人们穿戴整齐……不过佩斯那许多年迈漂亮的上流妇女到哪里去了？”

“她们还在，”萨斯说，“只是你没发觉她们：你也不再是 17 年

① 显然指一个犹太女孩在纳粹集中营写下的《安娜·弗兰克日记》。

前的那个果敢的近卫军军官了，我的老伙计……”

简而言之，我的事情慢慢地结束，就像一张让我们感到无聊的唱片。萨斯又给了我一些善意的建议：我应该写中篇小说，并且尝试进入文学杂志，这样，人们就会渐渐地习惯我的名字，甚至经常地提到它。然后我应该加入一个文学社团：立刻，至于哪个，他说，这样的事本来就不可预计。

“一个文学社团，”他耐心地教导我，“这就像一个浪头；它有时激起，有时下落，可是它始终携带着自己的漂浮物，不管在自己的浪峰还是在自己的浪谷，而且最后总是流进某个港湾。”他提到一些作家的例子，他们以这个方式到达自己的目标，这个人慢一些，那个人快一些。也有人在此期间掉队，自杀身亡，离开跑道或者进入疯人院；可其他人跑到前头，过了 20 年或 30 年，情况证明他们是伟大的作家，而且借助于同样的著作，只是它们迄至那时没受人关注：从这个时刻起人们就会——倘若他们尚在人世——对他们进行姑息纵容，欢呼溺爱；人们对此同样无法改变，就像对以前的忽视。

“或者，”他继续说，“人们必须击中要害。比如，”他说，“找出当下里——这么说吧——正好是最热门的题目：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至今名字陌生的作家也可能受到帮助，因为，”萨斯说，“对某些人来说，他的书来的正是时候，作为可以使用的论据或者反论，作为障碍物或者作为旗帜。”

而这个荷兰人则解释，就是在他们西方，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尽管市场无疑能贯彻自己的意志。不过人们不能把希望全部

寄托于,市场自己会在围攻者面前自动开启。一个人被揭露是靠了女王的推荐,另一些人不停地离婚又重新结婚,创造了速度记录,与可疑的宗教派别为伍或者让自己因为吸毒过量被送进医院,为的是最起码让自己的名字见报。就是他自己——范·德·格吕恩先生——对这些幽默故事,持续的自我重复也早就感到厌倦。他有一个小说的严肃题目。也对他的经纪人通告。经纪人起先没有任何疑虑,仅在他面前拿出两份合同。一份为通常的幽默故事,不过通常的报酬提高了三分之一;另一份为一部小说,微薄的报酬另加附加条款,即经纪人有权,在他交出手稿以后,也能废除合同。

"我不说,我什么时候可能会签字;不过现在我不能担这个风险。"

"情况就是这样,"亚帕德·萨斯说:"人们无法总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或者人们得为此付出代价,"荷兰人补充。他们早就不再对我说话。他们中间坐着一个傻瓜,越过他的头顶,两个老于世故的、聪明的男人在舒服地谈话。

不过这时我也不再怎么留意他们。饭店的晒台上坐满了人,秋天的太阳看上去无精打采,心不在焉,如同我那涣散的注意力。萨斯和格吕恩的交谈同其他的噪声混杂在一起。餐具叮当作响,外面的街上不时隆隆地驶过一辆汽车。左边坐着一个年纪较大的家伙,留着达达尼昂[1]式小胡子,带着一根束得紧紧的彩色

---

① 法国作家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主人翁。

领带，他对面是一个对他顺从地努力微笑的、保养得很好的女士。

“我喜欢照片，”这个目光深沉的家伙用英语说，手里拿着一份香肠三明治。

“我喜欢音乐，”女士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脸上是远远超出讲话内容能允许的微笑。

“就我的回忆，两个包裹是捆在一起的，”一个尖叫声传入我的耳朵。那是一个矮小的老头，身边围着几个首饰满身的老年妇女：他长着一对大耳朵，脸上满是皱纹，头顶上的头发被束成一个高耸的发髻，像一个怒气冲冲的小个子轻骑兵。

我只是不经意地听见，萨斯明年年初自己邀请自己去阿姆斯特丹。

“可能我正好不在家，”荷兰先生说。“年初的某个时候我得去逛一次美国。不过你当然可以在我的一间客房里……”

那个达达尼昂式的小胡子把脑袋埋入他啤酒杯的白色泡沫中。

在老年女客人的桌旁发出一阵活跃杂乱的喧嚷。

“你什么都知道得更多！”一人激动得脸色通红，大声叫起。

“当然，我是什么都知道得更清楚！”另一个老姑娘也扯开嗓子。但那些老年女人突然变得驯服，声音静下来。原来老头以一种怒气冲冲的方式环顾四周，下颌的牙齿威胁般地向上撞击，然后坐回到自己的位置。

在我们的桌旁，眼下的话题是萨斯那辆英国汽车，为此他需要

某些部件。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传来这样的信息,他想尝试翻译和出版荷兰人一本没有政治色彩的幽默故事书:

“这样我至少能学荷兰语——从挪威语我已经翻译过东西。要是我弄不下去,你就来帮忙,”他心情舒畅地说。

我四下查看:周围嗡声一片,大家都在轻声欢笑,到处都在悄悄说话,就像在无形的电线杆那无形的电线中,思想,建议,计划和希望,从一个脑袋跳到另一个脑袋,犹如闪烁的放电现象。不错,在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在世界那这样巨大的材料交换中,我不知怎么地置身于外;在这样的瞬间我领会到,我的命运由此被决定。我没有消费,而且我无法被消费。

“我得走了,”我说着站起身。

他们没有留我。〉

而现在我坐在家中。

完了,老人诧异。

无法继续。

可书还是出版了。

两年之后。

4900 册。

18000 福林。

“你在工作吗?”

“当然,”老人回答。

“你进展顺利吗?”

“我给它来了一次推动,”老人说。

“你午饭想吃什么?”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选择。”

他妻子把这告诉他。

“都可以,”老人决定。

小饭店里最新的发展:大家在猜测,谁走人,谁留下,老人的妻子讲述。

也就是说盘点进行了:没有赤字,相反还有利润(这通常是值得高兴的事,当然利润之上的某种利润至少是可耻的)(因为这样的利润只能来自对顾客持续不断地有计划的诓骗)。

那个老太婆——官方的称呼:前任女领班——以最快的速度递上了她那反正已经到期的退休报告,被企业毫不迟疑地接受(在通常的公平的意义上)(也就是希望,避免引起更广大的公众的注意)(而他们——即这个更广大的公众——会对企业造成比那利润之上的某种利润更大的损害)(而这个——亦即利润——从根本上来说毕竟是一种好处)(人们只需要把它登记入册)(这理所当然)。

不过,这种绝非罕见的情况(一个领班垮台)通常导致这样的后果,即人员被调到别的饭店去——在大多数情况下去更糟的、个别情况下去同类的、例外情况下去更好的饭店(尽管大部分人员)(根据有法律依据的清楚的表达)(对盘点不负责任,对了,甚至不允许知道他们自己的出路)(但是罪孽的影子很长,盖住了每个人)(尤其是那个没有任何过错的人)。

也就是说,那个沉默寡言、身材高大和表情冷漠的金发女

人——官方的称呼：新的总领班——，那个浑身裹在混杂有不明显的樱桃酒味道的香水气雾中、嘴角上总是叼着香烟的女人，已经在办公室开好了黑名单，这与其说是一个秘密，还不如说是一个惊讶；更非秘密的是，她当着许多人的面，也包括老人的妻子，已经这么表示，她不愿同一群“偷东西的雇员一起工作”；所以一切都是未知数，已知的仅仅是，女同事波达（名伊罗娜）留下——也许基于个人同情心的反复无常，也许要感谢一种可以估计的因素（比如那官方地被称为新的总领班的先见之明，因为过了某一段时间后命运可能随之而来，她）（官方的称呼：新的总领班）（同样不得不记录一种赢利，而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恰恰在晚间的碰杯时分）（将穿着她那白色的工作服往柜台旁一站）（为了秩序——其实这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的缘故，而这种秩序，被上面已经征引过的那位难以捉摸的思想家称为永恒的轮回）（而它自然而然地）（至少我们希望这样）（将不断地被生命所驳斥）。

“现在我可以知道了，我呆在哪里，”老人的妻子这么结束（在某种程度上划了一道终止线）她的报告。

“对了，”老人过了一会儿说，“我母亲来了电话。”

“她有什么事？”他妻子问。

老人简短地讲述事情经过。

“这么说来不再有换住房的可能了，”他妻子说。

“可能性不大，”老人说。“就目前来看，”他（快速地）补充。

“我们将在这个洞穴里度过我们整个的生命，”他妻子说。

“我该怎么办?”老人问。“我出去一会儿,走一圈,”他(过了一会儿)又说。

第二天早上老人的妻子坐在包容了房间西北角的躺椅边上,头发凌乱,身穿睡衣,脚蹬拖鞋,带着一种突然苏醒后有些迷离的眼神说:

“我做了一个怪梦。”

“我无法清楚地回忆所有的细节,”她继续说。

“最要紧的是,我在某个巨大的饭店联合企业里工作,就像——对了……一个监狱。是的,当然是的。而每一层楼里都在奏乐,主要是吉普赛人音乐。我被分配在屋顶露台上工作。上面挤满了人。我拖拽着餐具,那沉重的耶拿餐具,我的托盘上总是有12杯啤酒。厨房在底层:我们得把一切从那里搬上去,几乎没有人手。我们头昏目眩,而客人们在桌旁呼唤着他们订的东西;烟灰缸满了出来,污点斑斑的桌布上,泼出的啤酒滴到地上。灯光出奇,是红色的,就像某些夏天的落日。我从一个客人那里奔向另一个客人,大汗淋漓,但我觉得,这同我不再有什么关系。

那个波达,脚步沉重地从我身旁走过,一身某种匈牙利民族服装的打扮。她身穿红色的紧身上衣,头戴一个新娘的花冠,肥大的屁股上盖的是民族色彩的宽裙。她拿着一个大汤碗,大得几乎让她在碗底下崩溃。‘你们冬天在暴风雪里是怎么干的?’她气喘吁吁地问。‘现在是你们的事,’我对她说。这时我才看到,花冠几

乎已经滑到她耳朵上，下面她那如雨的汗水，从她脸上冲下白一块红一块的颜色。我忍不住要笑，不得不坐了下来，把托盘放到地上。我解开鞋带——我和往常一样穿着高帮工作鞋——，因为有什么地方硌脚。那是一个10福林的硬币：在人群拥挤中它不知怎么地掉了进去。紧接着有个家伙对着我大叫：让我来整理这儿的秩序，我把您写进意见簿里！我知道，他是副指挥官，我只是不知道，是哪个类型的指挥官。我对他说：'我的先生，您能拿我怎样：我已经被判死刑！'并且给他看文件。他拿了过去读起来，但在阅读时，他的眼睛奇怪地鼓起，似乎要从他的脸上掉出。'这就另当别论了！'他对此说。他突然跳起，两个鞋跟靠了一下，似乎要敬礼，但随后只是挥了挥手。同时他朝我眨巴着眼睛，但不知怎么地有些哀伤。

然后那个新的金发女领班不知从哪里忽然冒出。她脸色灰白，嘴角上挂着香烟，对我嘶嘶地说：'你不能逃走！我没人了，今天你必须干完！'我从她嘴里闻到樱桃酒的味道，同现实中完全一样。我对她说：'你能拿我怎样：我已经自由了，我有我的判决书！'说着我解开我的围裙，把它连同在兜里叮当作响的钱一起扔到她脚下。我知道，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我在自己的一生中还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轻松自如。我走到栏杆前。我看到，下面巨大的人群挤来挤去：大家都想进来，就是从远处他们也像蚂蚁一样排着长长的昏暗的队伍蜂拥而至。天色已暗。在我身下，整个建筑嗡嗡作响，就像一个蜂房。乐声奏起，人们又吃又喝，到处是醉鬼们在痛饮中的狂呼乱叫。服务员在人群中晕头

转向地乱窜：他们急急地把菜肴和饮料放到桌上，然后回到电梯，走进无形的厨房。从厨房里冒出更多的菜肴，而令人惊讶的是，我这时知道：没有厨房人员，而且这全部的活动仅持续到上级把利润花完……

“我无法像我喜欢的那样讲述……”

“我无法更清楚地回忆所有的细节。”

“我得赶快;最后我还是要迟到……”

“其实那是一场噩梦,但不像清醒这么凶恶,”老人的妻子这么结束(在某种程度上划了一道终止线)她的话。

没过多久老人站到写字台前,思索着,今天不思索。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倘若允许把一个消极的目标和这个目标的实现称为计划的话)(此外是一个目标,它根本不需要老人做出任何特别的努力,因为他)(一如也许已经提到的那样)(在思索时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惯例,即他在思索时自己能唤起思索的假象,如果他根本就没有思索,尽管他自己也许相信,他在思索),他从写字台下面抽屉最底下的右——西北方向——角里,取出一个原色、去毛、也许用猪皮做成的匣子,某种小盒子。

在这个原色的小盒子(去毛的)的一边(无疑同时是上面)有个更强烈地是原色的(让我们说是褐色的)、突出的、圆形的和风格化的商品章,在它的中间可以读到 MEDICOR 这几个字母(也许是一位药品或者医学器具制造商的一种符合目的的简写)(要是我们信任纯粹的逻辑,而其他的事我们)(由于缺少较合适的根

据)(因为老人已经记不得,这个小盒子何时、以何方式和为什么会被他得到)(几乎无法做到),那两个抽屉的内部各放有一小盒法国纸牌(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红色,每盒里面有 52 张牌)(总共也就是 104 张)(红色的和蓝色的牌)(它们的背面又各是深蓝色和深红色,中间是带有字母 MEDICOR 的商品章)(总是以相应的颜色)(这不言而喻)。

老人拿出那个蓝色的盒子(因为它使用的次数较少)。简单地洗过牌后,他发了四次 13 张(也就是说总共 52 张)牌——总是从右往左,每次 1 张——,把牌放到桌上(准确地说是那张桌子,住房里唯一一张真正的桌子)。

这个情况透露出,他——尽管听上去令人惊讶——开始打桥牌。

不过打桥牌需要四个人(多一个人不行少一个人也不行)。

桥牌是一种英国式的思维游戏,老人习惯于(为了鼓励弱者)这么说。

桥牌的特征,或者让我们这么说,特点是,总有两个面对面坐着的伙伴,来应对另两个作为对手面对面坐着的伙伴(所以有了 Bridge 这个名称)(英语里就是桥的意思)(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同时指出了这个游戏的英国来源)(但受到最新的本国研究)(在同外国研究取得一致的情况下)(的质疑)。

所以——他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老人也扮演另外三名缺少的伙伴,也就是说,独自玩整个牌局,既当所谓的庄家,也当防守方。这当然有他自己的好处——比如在伙伴之间的理解困难得到

可观地减少——，坏处相反得指出，由于牌面是公开的。老人感到拘束；而下面这个情况就可归咎于这个特点，即作为唯一的玩家，他宁愿把那已叫出的、另外很容易完成的4红心的定约，没有压在一个红牌的应叫上——它的胜利他已经预先知道——而宁愿压在一个黑牌的紧逼上，而最后还是输掉（尽管他作为对手事先也对此心里也十分清楚）；因此仅留下唯一的一个问题要决定，亦即他该认同自己与输牌的庄家还是与赢牌的防守方的身份（经过短暂的犹豫他选择了赢牌的防守方）（即使他对此感到恼怒，没有完成那很容易完成的4红心的定约）。然后他把小盒重新放回原地（写字台下面抽屉最底下的右——西北方向——角里），把写字台关上，把他的——眼下失业的——手臂垂下；由此那不是无缘无故地作为基点设置的、习惯的、几乎已是仪式性的场景最后又出现，这就是：

老人站在写字台前。他思考着。那是早晨。（相当早：大约10点）。在这个时候老人总是思考。

老人有许多苦闷与烦恼，他有足够的事要思考。

他早就该开始写一本书——事情就是这样，对此无需做任何掩饰。

不管是怎样一本书，它得是一本书（老人早就知道，他写怎样的一本书，一本好书或者坏书，这完全无所谓——这对本质没有丝毫的改变）。

他以一个恼怒的动作（就像某个眼下真的没有更多时间可以浪费的人）从写字台上面的一格中取出那个标题是“思路、设想、

残篇”的文件夹，从许多纸片、练习本纸页和零星的纸条中，也就是说随意地（就像一个眼下无所谓出黑桃或者赢第二墩的人）（更准确地说也许是这样：就像一个或许知道自已既无法出黑桃也无法赢第二墩的人，因为他自己把牌洗过了）（所以他拿到手的牌的质量，事先已经决定）（在——绝对不是同样重要的——稍稍好一些和稍稍差一些的机会的条件下）（由此也把某个游戏空间让给瞬间的星座位置）大约从纸条堆的中间抽出一张边上已经发黄的便条纸。

在这（边上已经发黄的）便条纸上，用绿色的毡笔写有（这支笔他一段时间以来没有再用）以下的记录（也就是说思路，设想，或者也许是残篇）可以读到：

〈柯韦什两次递交了他的旅行护照的申请，而他三次被拒绝；显然发生了一个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柯韦什在这件事上看到了一个象征意义，最终决定，无论如何得旅行。〉

“瞧瞧，”老人说。

“我弄到了什么。”

我回忆。

没有劳动局的介绍。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思索着）离开本题。

见鬼，我该如何开始？——他又回到本题。

尽管，他随后想，这个思路相当不错。

其中包含一些有趣的事。

人们可以由此出发。

人们可以从所有的地方出发。

重要的是，人们到哪里。

“可柯韦什去哪里?”

老人坐在写字台前思索着（显然关于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如上面提及的）（柯韦什去哪里?）。

柯韦什究竟能去哪里，这是老人自己提出的下一个问题（他脸上那变得明朗的表情让人猜测到，他或多或少地预感到了答案）。

结果是，他（从写字台最上面的架子上）（里面还有几个文件夹，两个纸箱，纸箱后面是一个灰色的文件夹，文件夹上，在某种程度上作为镇纸，留有一块同为灰色——尽管颜色稍暗——的石块）取出打字机，在装入打字机的纸张的上方，在中间，以大写字母（就像人们写一个题目时）（让我们这么说，一本书的题目）（根据通常的惯例）（所习惯写的那样），打下：

惨　败

——而在下面，经过几番思考，还添上：

第　一

“见鬼!”老人写到这里猛地停下，从座位上半起身，把手伸向写字台里面。

“让所有淫棍的祖父把你用他那七倍地磨快和挠弯的……”老人慢慢地嘟哝着，好像开始发表一项声明，一边小心地揉捏着在

他手指间已经变软的蜡球，为了把它们塞进自己的耳朵，以此让那所谓的奥格律茨，谎言的深谷——人们也可以说，让那整个世界失去效力。

第一章

到 达

柯韦什耳朵里一阵轰鸣，他神志恢复了；也许刚才打了个瞌睡，当他们从星光灿烂的天际坠入尘世的夜空里时，差点儿错过一个奇特的瞬间。当飞机转着它的圈子时，不断地倾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星星点点的闪烁着的光亮；人们也可以把它们当作在昏暗的海洋上颠簸前进的船队。可他们身下是大陆；这个城市提供的难道是这样可怜的图像？柯韦什脑海里浮现出他的家乡，另一个城市——布达佩斯——，他离开了那里。尽管他已飞了16个小时，可现在才感觉到，好像有一种轻微的醉意。那距离的确定性，这个距离把他同多瑙河那熟悉的河湾、那彩灯环绕的桥梁、布达的山坡和内城那灯火辉煌的环城路隔开。而他在这里的深处也能看到一条闪着苍白的银光的带子：也许是某条河流，上面这里或那里有着微弱的拱形照明——也许是桥；当他们降得更低时，已经可以认出，在河的一边，城市在一片平原上展开，而在河的另一边，城市处在一个山峦起伏的地带。

柯韦什无法做继续的观察。飞机降落了，接着是通常的忙乱：解开安全带，匆匆抹平衣服上的皱褶，同邻座的英国人简短和恰当的告别——这个英国人作为某个超级市场的代理人，不停地环游世界，柯韦什在旅行过程中从他的飞行经验中获益匪浅——这一

切让柯韦什稍稍有些慌乱。他毕竟是生平第一次横跨地球,另外他是唯一在这里下飞机的人。似乎这次旅行的所有劳累现在一下侵袭到他身上:他几乎等不及有人替他接下他的行李——尽管那只是由一个箱子组成,而其余他所需要的东西,他将在他那境况优裕的朋友的帮助下,在当地购买——而他自己可以托付给职员们照顾。

可他徒劳地等待着,没人匆忙地迎上前来,机场一片昏暗,看上去十分清冷。这里出了什么事?人们罢工了?战争爆发了,所以机场灯光关闭?或者这是纯粹的疏忽,让陌生人自己寻路?柯韦什犹豫地迈出几步,朝他在那里从远处看到固定轮廓的方向,估计可能是机场大楼的地方;但他脚下立刻滑了一下——显然他在黑暗中偏离了水泥跑道——,而恰恰在这一瞬间,他脸上似乎霍然受到一击。那是一架探照灯无情的光柱,肆无忌惮地正好对准了他的脸。柯韦什恼怒地眯起双眼。光柱接着——似乎人们发觉了他的不满——急急地往下移动,似乎扫描着他的身体,跑到他的双脚前面,又匆忙地在地面上往前移了几米,重新回到他的脚前,然后再次跑到前面。难道人们就此在给他指路?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奇怪的行动方式,他可以把这视为迎合,同样也可以把它视为命令。当柯韦什还在思考时,发觉自己——手里拿着箱子——已经跟随着在他面前跳舞的光柱前进。

他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尽管探照灯的光线让周围的一切沉入黑暗,柯韦什还是发觉,在他脚下,那杂草丛生的地面和跑道不断更替。不过这些跑道看来比较狭窄;它们可能根本不再适合现

今时代的巨型飞机，比如柯韦什乘的那架；也许——柯韦什思索——其他的跑道不久前刚建好，而这可能是一个对此的解释，所以它们建在较远的地方。或者在这里——他继续思索——也许人们不希望，这个陌生的庞然大物立刻就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光柱突然熄灭，显然他到达目的地了。柯韦什现在看见对面有个明亮的出口和一个人。更确切地说，他面对的是一个人形的轮廓——这个形体站在比他高几级的台阶上——，因为出口处的照明又这样突然降临，柯韦什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就是现在什么也看不清。不过至少终于有个人；柯韦什之所以没和此人搭话，因为他在突如其来的迷茫中甚至不知道，他该用什么语言向他道晚安。

但有人急忙来帮助他了："到了吗？"此人招呼道。这个问题的作用更像一次友好的问候，那很难确定的声调的可疑的音色，也许是某种幸灾乐祸——很可能，只有柯韦什对此这么想象。

"是的，"他回答。

"原来是这样，"这个人又用一种声调说话，让柯韦什——也许是的，因为他无法看清这个人的脸——重新感到头疼。他无法断定，他是否应该从中听出讥讽，也许甚至某种阴险的威胁或者索性只是一种纯然的确定。或许正是这个无把握，致使他为自己辩护，其实没人要求他这么做：

"我到这里来探望我的朋友，"他说。"只是我事先没告诉他，为的是给他一个惊喜……"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朋友？"这个人问。

"某个叫斯齐克拉……以后叫斯特恩……现在的名字是萨

森，世界著名的滑稽小品和剧作家，"柯韦什解释。就像某个终于感觉到站在那真真实实坚实的土地上的人，他又补充道，比迄至那时更加果断："您一定知道他的名字！"

"您应该知道，我们这里不认识这个名字，"他被告知。

"不认识？"柯韦什问。因为没有回答，他又补充："这我不知道，但我现在了解了。"

他片刻间默默地站在那里，从入口处射来的黄色光线把他的影子奇特地拉长，让他手里的箱子显得像是属于他身体的不规则的一个部分。然后，比现在声音要轻些，就像经过一次导入式的对话以后突然使用一种信任的口气，他问："我在哪里？"

"在家，"那声音回答。现在此人做了一次短暂的间歇。在这天气已经转凉的春夜里，柯韦什能够看见他呼吸的气息——终于有这个人肉体真实性的一个不容置疑的信息——，当他重新开始讲话的时候。这次他明显是友好的，几乎带着某种同情的口吻问柯韦什：

"您想返回吗？"

"怎么返回？"柯韦什问。

此人以一种邀请的姿态伸出手臂，似乎向柯韦什提供一个无声的建议。柯韦什转过身体：远处，几乎看不清楚，闪烁着一串微小的灯光。也许那是他搭乘来到这里的飞机。他突然感到对旅客舱中那有保障的安全、那调节过的温暖的空气、舒服的座位、国际性的社会、空中小姐们的微笑，以及小桌板上用餐时那逍遥自在的仪式的强烈渴望，对了，甚至想念那个无聊又寡言的英国邻座。他总是知道，他从哪里起程和到达何处。

"不,"他说,重新转向此人,"我觉得,这毫无意义。不管怎样我已经到了这里,"他又补充。

"悉听尊便,"这个人说。"我们可不强迫您做任何事。"

"是这样,"柯韦什赞同,"要想证明相反的情况,我会非常困难。"他思考着。"不过您还是强迫了我,"他重新开口。"就像这条您送来迎接我的光柱。"

"您不是必须要跟随它,"此人立刻回答。

"当然,"柯韦什说,"当然。我也可以留在旷野里,直到朝阳升起,或被冻僵。"这也许带有某种修辞上的夸张,因为眼下毕竟是春天。

一阵短促和压抑的笑声从上面传到他耳朵里。

"好吧,那您过来,"这个人接着说,"让我们办完手续。"他让开道路,柯韦什终于可以动弹身体,攀上不多的几级楼梯。

某些先前事件

他走进一个有照明的、但空旷的大厅;现在柯韦什才发觉,在外面的这个夜晚怎样把他弄糊涂了:在室内他觉得灯光根本就不那么刺眼;完全相反,确切地说它看上去很弱,这里或那里还留下死角,一切的一切相当令人绝望。这个大厅就其本身来说很大,但同一个国际机场的大厅相比——也包括无人的柜台,付款处那空荡荡的窗口,还有那不经意地看到的其他设施——它小得寒酸。

柯韦什现在终于能看清这个人了。到现在为止他只和他说过话:实际上他看到的只是一件制服。此人看上去非常适合穿这件制服,而且无法同它脱离,以至于柯韦什渐渐地产生这样的感觉——当然明显是个错误的印象,那也许是他的疲倦所引起的——,这件制服很早以来就存在,一直存在着,总是能够适应穿它的人。此外他觉得这件制服眼熟,尽管他没有认出它。"他不是士兵,"他思索着,"不是警察。也不是……"他猛地发觉自己心中忽然升起一个他无法清楚地称呼的想法。无论如何他现在断定,眼下站在一个海关官员面前:最终说来——至少直到这个时刻——没有什么情况说明不是这样。这时,此人请他随他走。他把他带进一个从大厅直接就能到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仅仅由一张长桌和后面的三把办公室椅子组成。海关官员,就用柯韦什替自己给他取的名字,马上走到桌后,面对柯韦什坐了下来。柯韦什——尽管这或许是一种不足挂齿的观察——还是注意到,他自己没有坐到自然而然地放在那里中间的椅子上,而是坐到了一个放在旁边的座位上。柯韦什得把自己的证件递过去,把自己的箱子放到桌上。

"请您出去,并在外面找位置坐,"这个海关官员说,"我们会叫您。"

柯韦什于是在近处给自己找了一个座位;那是一把可以翻上的扶手椅,那没有软垫的木板不能提供多少舒适的感觉。从他的座位上,他能看到整个大厅;可当他在办公室的时候,这里外面有了一些变化。而且也许是有意义的变化。柯韦什发现:现在灯光暗了,在此期间,部分灯已被关闭,可能人们在准备下班。在大厅

远处的角上，清洁工们以从容不迫和无精打采的动作开始了他们的工作，这也预示了这点；在那条被磨损的、褪色的和无限长的地毯上，一个头戴小帽身着蓝色工作服的男人拖着一台吸尘器，一台型号很老的机器，柯韦什很久以来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了——它那有病的马达单调地尖声大叫，声音充斥整个空间。而现在，当柯韦什觉得没有任何东西让他感到拘束，或者也许他已经习惯了这些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大厅眼熟。他蓦然有这样的——当然很荒谬——感觉，他曾经到过这里；也许由于那许多仿造的自然石——在墙边，地上，在可能的地方，到处——，由于柜台那有特点的装潢和各种设施：简而言之，由于某种一定的趣味特征，人们可以说，由于一种特别的风格，它曾在世纪中叶流行过一阵，但过了15年或20年后，迅速过时。这一切或者还有重新让他感到的疲倦，在他心中引起一种幻象，觉得自己面对的东西，曾经看见过，而他遭遇的事，也曾经历过。

尽管如此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柯韦什猝然被一种轻率的、顺从的、几乎是放纵的感觉征服；他忽然决意接受任何冒险——要发生什么事，就让它来吧，一切会拉扯他、驱赶他，会翻滚搅动，给予他生活一个新的转折的事；难道他不正是为此作了这次旅行吗？因为在外面，在夜里的某个地方或在夜晚的彼岸，在广袤无际的远方，谁知道，可能在另一个其他的纬度，这无法否认，柯韦什的生活已经失败。不管事情是怎样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对此柯韦什不想再——至少在一个长时间内——思考。也许生活是慢慢地失败的，顽强地，似乎奋力向前，在其过程中不引人注目：他生活在某种

生活中，陷入某种境地，他一直在作选择；而最终从所有的一切中，组合成这张惨败的图像，这无法再继续否认。或许这在他出生时已经开始——不，更是随着他的死亡，准确地说随着他的再生；也就是说柯韦什经历过了自己的死亡，在某个他曾必须死的时刻没有死去，尽管为此的准备已经就绪，一件已经组织好的、在所有的媒体中已经被通过的、业已了结的事，但柯韦什故作谦让，没有去满足这个要求，他无法抵抗在他心中起作用的、天然的生命本能，以及提供给他的幸运，就以这个方式——违背任何理性地——留在了人间。所以，以后常常有某种折磨人的临时性感觉驱赶着他，似乎他在一个临时的藏身处仅仅等待着，由于一次疏忽而受到追究；即使基于他心灵那敏锐的结构——一般地来说心灵都是这样——他对此根本就不十分清楚，他还是糟蹋着自己的生命和所有的行为——即使他从根本上来说对此也不怎么清楚，他看到的总是那令人惊诧的结局。总之，他在自己那不可名状的生命中，像是一个无家可归者四处流浪，就像在一件为他裁剪的、太大的、有人出于某种模糊不清的目的借给他的西装里晃荡，直到有那么美妙的一天，他恍然大悟。他坐在由日光灯照明的这个 L 形走道的较短的这端，脑海里出现了这么些念头（由于那全然不重要的偶然他身陷此处），而且就在不到 10 分钟时间里（当他在那里等待着完全不同的事的时候），而从那里（当他了结了那些同样是偶然的事务后）他带着一件准备好的任务走上大街。这个任务的主要内容是——过了很久，比如在飞机那文明的、国际性的环境里，在同他那世故的英国邻座的交谈中，柯韦什甚至会为自己承认这

点——写一本小说，而感到尴尬。

不过情况立刻表明，柯韦什不具备完成这件任务所需的先决条件：比如他不熟悉小说写作的实践；他目光模糊，在自己眼前看到的绝非是细节，而实际上对一部他要写的小说来说重要的是，一部小说首先由它自身拥有的细节组成；另外他根本就不明白，小说就其本身来讲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写小说，他自己又是究竟为何写小说，一般来说或者特别对他来讲，这有什么意义，他到底是谁，等等——这些更加复杂的问题，而每一个问题就其本身来说都足以让一个人一生都在上面不停地磕磕绊绊。小说最终在10年里完成；在此期间柯韦什从世界上消失不见。他那来自娱乐圈的临时收入——特别是因为小说写作让柯韦什越来越不适合娱乐别人——危险地走向尽头；他的妻子被迫以牺牲性的工作为他们两个人挣面包糊口，而柯韦什痛苦地看到，她如何渐渐地俯就那严酷的命运，那个他无法改变的命运；而他本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准确地说，他们住房的唯一的房间——沉湎于符号的抽象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忘记了，外面的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雪上加霜的是，当他用自己最后的钱，让一个在她那个行业有名的、一流的女打字员打出了他的小说，接着又给它配上一个漂亮的封面后，小说被出版社退了回来。“根据我们编辑们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我们无法出版您的小说……”；“我们以为，您那经历材料的艺术塑造没有成功，而这个题目令人恐惧和使人震惊。尽管如此对读者来说，您的小说不会成为一种使人震惊的事件，其原因首先在于，委婉地说，您的主人翁那奇特的反应”；“他的话语有糟糕的言

外之意，表达烦琐不清"，在给柯韦什的附信中甚至出现这类话。

柯韦什没有因为这封信而垂头丧气；他完成了自己塞给自己的任务。就这方面来说——他们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他没有任何怀疑；而他的小说是否让读者震惊，他，柯韦什，以为是个让人讨厌的和多余的问题，人们不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这个问题硬塞给他，况且它同他没有任何干系。尽管如此，一个像"读者"那样的概念和出版社在这个根本就没有解释清楚和——至少在他的情况中——完全抽象的概念中表现出的躁狂的自以为是，让他心中不安，也让他意识到一个奇特的状况，而这个状况在他眼前骤然显现为强求得来的荒谬，亦即，他是作家。而迄至那时柯韦什从未想到这点，即使是，想得也不一样；无论如何不像他眼下突然在出版社信件的镜子里看到的那样，这个想法得到证明，同时在这个讨厌的职业领域里被具体化。不管怎样他写了一本小说；不过就是这样，让我们这样说，就像他遇上最紧急的灾难情况，从飞机里坠落，掉入陌生的虚无一样，他在其中也看见了那唯一的生存希望；而柯韦什忽然明白，他——现在只能作为作家盲目地在地球上降落，或者他将在虚无中失去自己。这反过来在柯韦什的心中唤醒了不同的问题和想法。首先是，他要的是否就是这个。或者，当他由于觉醒而给自己设下这样任务的时候，他那真正的目的是不是当作家？柯韦什已无法再回忆，那个时刻在他的记忆中随着年月的流逝已远远地漂移到别处，觉醒的经历转变成了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可以说，成了一种徭役，而它的内容在柯韦什的心中仅仅以一种无情命令的形式继续发生作用，而这个命令催促他完成自

己的任务。由此，这个问题的阐明对柯韦什提出继续思考的要求。比如他设想着，出版社给他写的不是这样一封信，而恰恰是相反的东西。对了，他甚至设想——如他听说的那样，这类事情以前发生过——，出版社编辑在晨曦初现之时，亲自出现在他的家里，由主编带队，来向他证实，他们你争我夺地，用整整一个夜晚把他的小说一口气读完，而小说无疑会极度地打动读者，也就是说，他们想立刻发表这部小说。倘若这样怎么办？对此柯韦什非常怀疑。要是考虑到，每年至少有一百万种书在地球上发行，倘若不是更多，那么一本书又能意味着什么？至于读者那暂时的震惊（柯韦什眼前浮现出那个感到震惊的读者，他正寻找着下一个震惊，出神地把手伸向书架里一本新的书）同那些年月相比又算什么？在那些年月里，柯韦什献身于自己的任务，让自己的生命陷于悲惨可怜，耗尽自己的精力，又让妻子操劳不宁。他如何才能最后同他那消耗精力的任务那实际的结果，即同那微薄的酬金取得和解？——为了追究这一切，柯韦什不久之前就此曾打听过——他用几个月在工厂里通过任何公益的、不容置疑的和不会受到任何编辑批判的工作就能获得这样的酬金。柯韦什对此完全清楚，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另外浪费了他那无可挽回的时间。他最终厌烦了小说写作，对了，就像刚从10年的持续不断的迷醉中醒悟，他根本无法在现实中以清醒的头脑领会，他怎么会投身于这样一种毫无意义的大胆行为。但愿他起码了解这个原因，然后——柯韦什至少这么感觉——他就能在那必然性中找到些许安慰。同别人一样，他也已经听说，那把人推到小说写作道路上的，是所谓的才能。但对

柯韦什来说,这种表达不包含具体的东西。它对他起的作用是,似乎有人说一个人:一颗漂亮的黑痣将打扮您的脸。毫无疑问,这样的黑痣能发展成可怕的炎症,甚至恶变为癌——或者它持留为诱人的装饰:显然那是一个幸运的问题。只是,柯韦什从未在自己身上发现类似的不同寻常,从未感觉到自己是这样一个被选中的、那种骄傲和天生的特征黑痣的占有者。错误肯定——柯韦什以为——隐藏在别处,在某个更深的地方,在他身上,在他的生活环境里,在他的以往中,谁知道,也许在他的性格里:在一切他所遇到的事情、他生命的整个发展中,而他对此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但愿他至少能够重复生命——柯韦什梦想——从头开始,那样的话一切就会安排得不一样;现在他知道了,哪里必须纠正,什么应该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这一切——他知道得很清楚——当然已不再可能;鉴于这点,他决定旅行。他不是想抛弃他的妻子,他的家和他的家乡,可是他有这样的感觉,他需要新的激励,必须沉入陌生的源泉,让自己变得清醒;他渴望远方,为的是接近自身,为的是抛弃以往和获得新的东西——总之,为了找到自己,为了在新的土地上,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柯韦什在做梦,然后被呼唤

那是他的梦幻中的一个梦——那轮回的梦幻中的一个,就像那些人不时地会做的梦一样的梦——,它触动了柯韦什。他开始

漂浮。柯韦什在虚无中。一个闪闪烁烁的虚无，周围有微小的亮点，就像星星；但那儿什么都没有，而那许多微小的亮点与其说给他指明了路，不如说让他更感到迷惑。接下去的是压抑，对于自己在广袤的空阔中的狭窄的苦涩的知觉，还有害怕；但那不是害怕可能失去自己，似乎会自动解体并且在虚无中融化。相反，柯韦什即使在梦幻中也确定地感到：他害怕撞上什么东西。他寻找着什么，可他又不愿意找到它；更确切地说：他想找到什么东西，但那不是他寻找的东西。他的忧虑不断增长，它们像是通过一个魔鬼喷泉那看不见的水柱冷不防地向上迸涌，把碎片般的东西向柯韦什迎面抛洒，那是他熟识的脸和物件。这个或那个他所爱的脸，这样或那样他每天要用的东西，这件或那件他每天套在自己身上的衣服。他尝试着，去够到它们，拿到手中，可他无法做到这点；他有这样的感觉，似乎这些物件和脸，责备地观察着他那无助于事和仓促忙乱的举动，似乎它们向他示威，强迫他应战，就像要证明他没有能力抓住它们。它们那痛苦的无能为力和滑脱，它们的下降和溃退，这一切都被柯韦什觉得是他自己的过错：是的，他白费力气地为它们而斗争，他无法抓住那渴望他手掌之温暖的所有这一切，他觉得那是他的过错——柯韦什完全能够感受到它们的这个愿望，甚至感受到这些无生命之物件那压抑的渴望；所以他躲开它们。终于他把它们抛在了身后，它们消失不见；可他到达一个更高的空间：一个地狱或者某种隧道。这里不错，因为隧道里安全，昏暗和温暖；要是能留在这里，把自己隐藏在幽幽的黑暗中，那倒不错；可是柯韦什被一种违背他本意的、他无法掌握的推力所驱赶，继续向前，

朝着远处那微弱的光线。隧道骤然变宽，扩展为一个圆形的空间，而柯韦什在对面墙壁上看到，那里有像危险临近时的信号那样燃烧的字母。乍眼望去，它们让他感到害怕；但随后他发觉，那没有什么，他站在一个著名的广场上——也许在环行道路的某个中心——看到一个现代霓虹灯广告那以红、黄、蓝等颜色闪烁的字母。只是，这些字母飞快地转换它们的颜色和形状，以至于柯韦什——或许他感觉到它们包含着某种不同寻常的重要信息，那种每个人以及整个世界业已熟悉而惟独他不知道的信息——最终无法辨认任何一个字母。当他越来越恼怒地费力破解它们的意义时，这些字母遽然变得疯狂：起先它们开始旋转，但以一个不断变得错乱滑稽的速度；然后那彩色的灯光让人无望地消隐，发白，最后柯韦什只看到一个几乎不再发光的球体，在他脚下的某处。这时他才发觉，这个球体多么像地球；对了，上面甚至可以看到一个画面，但不是地球的部分和海洋——更像是某个杂乱的画面，一种奇特的影子，它像一条懒懒的海洋变形虫那样变换着自己的形态，形状越来越吓人。柯韦什惊恐地感觉到，这个处在不断的运动中的影子，这些不停地处于产生状态中的特征，一定像某样东西，更像一个人，而且是个无比重要的生灵，而柯韦什在最初的那一刹那还不知道，他是由于害怕还是由于引力同此人连在一起。正是这个生灵——对此他现在已有十足的把握——把这个黑暗、无形的污点，把这个影子抛到了那毛玻璃似的球体上。他得揭开这个谜语，还有谁能这样；他用尽全力绞尽脑汁，而猛然间，有一个几乎把他耳朵震聋的声音响起，他听见自己的名字。

不过，那只是梦幻让这个声音变得如此无法测量地响亮：那个海关官员在门前叫他，看来他不得不两次甚至三次地重复，直到柯韦什最终窘迫地明白，他在等待的时候睡着了；于是他急忙跳起身，跟随海关官员进入办公室。

海关检查

尽管他还有些神志不清，柯韦什在房间里还是注意到某些变化。首先是——也许这是不足挂齿的情况，但柯韦什一闻就发觉——房间里充满刺鼻的烟味；柯韦什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辛辣的烟草味引得他要咳嗽：他不习惯烟草味——倘若能够忍受，那么是质量好一些的东西。另外，现在有三个人坐在他对面：在旁边两个座位上分别坐着一名海关官员，其中一个是柯韦什认识的那个人，而还有一个，另一个——柯韦什觉得就这样称呼他最好不过，因为，即使就他个人的特点来说，他显然与他的同伴有差别，可他还是由于制服和他脸上表现出的无所谓的表情，对他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人；而且就是他的那个海关官员，柯韦什之所以知道是他，因为他就在他的眼前坐到了右边的座位上。坐在中间的那个人，柯韦什第一眼把他当成了一个士兵，要是他没有马上确定，除了那灰黄色的上衣以及衬衫和领带那军人的颜色，没有任何其他的迹象表明这个假设；他身上既无军衔标记，也没束腰带，更缺背带；所以——柯韦什断定——他不可能是士兵。最后他决定，把这个人

也当成海关官员，尽管他显然是另一类的海关官员——比如海关关长。而在他们前面，在桌子中间，他重新见到他的箱子。

当他走进房间时——对海关人员始终得彬彬有礼——柯韦什友好地向他们问好，然后紧张地等待提问。可是，似乎他们还没有决定该问什么，或者出于柯韦什无法知道的其他什么原因——他们什么也不问。一个人抽着一根香烟，另一个人翻阅着某些纸张，第三个人审视地看着他——柯韦什的眼前模糊一片，他最后把他们看成了唯一一架三个脑袋和六只手臂的机器；这无疑要归咎于他那由于气愤和变得混乱的理智：他突然发觉自己绞尽脑汁地在想着一个遁词，似乎别人已经把他看透而且发现了他的秘密——秘密或者罪责，其结果是一样的——，人们可以在这里立刻以这种结果让他感到吃惊，因为对此他自己——柯韦什——最终也还不十分清楚。

“我没有拿到任何海关申报单，”他最后相当没好气地说明，似乎想重新建立现实与秩序的氛围。

“您有什么东西要上税吗？”中间的那个人立刻从他的纸张上抬起头来。“我不知道，在这个国家什么东西要上税，”他带着冷淡的礼貌回答。有人给他列数出几件商品；柯韦什认真思索，有几样东西他甚至以一个陌生人的礼貌重复，而这个陌生人知道，他举止应该如何，因为他懂得尊重，但不是过度看重当地的规定——而且他允许自己有些拖泥带水，只是为了强调他的善意，特别是他的权利——，然后他回答，就他能够回忆的那样，他的行李中没有上面提到的那些东西。可是——他立刻补充——要是他们愿意，他

们该自己来确信这点，因为他自己肯定知道，他行李中有什么东西；柯韦什接着问，他们是否想看一下他的箱子。

“我该把它打开吗？”他问着，没有耐心地等待回答，带着一种他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分的、但已经无法克制的特别的热心——似乎有另外一个人以他的名义在行动——，一下跳到自己的行李跟前，想打开锁。不过，他的努力毫无意义：行李是开着的。当他着急地打开盖子时，他发现里面的东西大体上还算整齐，但不像他妻子给他整理的那样，处于亲切体贴和小心周到的状态。

他惊讶地看着自己的箱子，似乎有人偷偷地放进了某些有伤风化的东西。

“你们已经检查过了！”他叫出声。

“当然，”那个海关关长点头。他无言地注视了一会儿柯韦什，柯韦什觉得，他那瘦削和苍白的脸上似乎浮现出一丝黯淡的微笑。

“您总是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他补充道，而柯韦什发觉，他飞快地同他的那个海关官员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不得不想到，此人可能已经向他的上级报告了柯韦什在他们先前的谈话中袒露无遗的举止。

一阵寂静。柯韦什没有把握地站在原地，寻找着一个问题，可他无法找到，最后问：

“你们想对我怎样？”

“这取决于您，”中间那个人立刻回答。“不是我们叫您来的，是您自己来到了这里。”柯韦什忽然想起，在今天这个晚上，他已

经从他的海关官员那儿听到过类似的话。

“我，那当然；不过为什么这点如此重要?”他问。

“我们没有说，”那声音回答说，“这重要；但倘若这重要的话，那不是对我们重要。您得问您自己，而不是问我们。”

“问什么?”柯韦什问，由于疲倦，有埋怨的口气，完全像小孩。

“问是什么风把您吹到了这里。”这不是问题，也不是要求。柯韦什苦思冥想，想给出一个回答，但他那疲惫不堪的大脑不愿配合；他似乎是想从梦幻的碎片中侥幸地找出一幅毫无关联的图像，最后嘟哝地说：

“我看到一条光柱，随它而去了。”可是他的混乱的思维似乎撞上了正确的话语，因为他的回答明显地受到认同。

“请您继续追随它，”海关关长平静地说，带着一种几乎是神秘和沉稳的严肃，而这种严肃——同在下属们那里通常的情况一样——以对原始的榜样较大的夸张形式，也传到他身旁坐着的海关官员的脸上，以至于他们也以生硬和僵直的庄重神态，呆滞地凝视着，而柯韦什对此不会感到惊讶——至少他在这个时候这样感觉到——，如若他们站起身来敬礼或者歌唱。他们把目光投向海关关长，脑袋却没有转向那个方向，而他则一动不动，现在以他刚才的方式继续说：

“您的证件没问题。我们这样看待这件事，似乎您在国外逗留过。您当然想继续您原先的工作。在这个信封里，”他把一个灰色的信封放到柯韦什跟前的桌上，“您能找到您的住房钥匙和地址。请您把这视为抵押品，似乎您曾把它留在了我们这里，而现

在想要回它。您的箱子留在这里。我们会通知您，您何时何地能收到它。”

他停下，然后又以一种除了某种已成积习的机械性，不包含任何东西、不带任何允诺，但也没有任何拒绝的声音补充道：

“欢迎到家，”然后用他那伸开的手臂示意他出去。

第二章

第二天醒来。先前发生的事。柯韦什坐下

尽管他得到一套住房,夜里余下的几个小时,柯韦什没在床上度过;当他从一个似乎是短暂和稍现即逝的、可还是让他忘记了一切的睡梦中醒来时,在那最初的一瞬间里,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度过的。天上正好出现一线鱼白;他感到四肢麻木僵硬,一条公园长凳的扶手压着他的肩胛骨,他的脖子像是扭伤了——有可能他在睡梦中把脑袋靠在了坐在他身旁的陌生人的肩上。那是一个吃得很好、留着络腮胡子的胖男人。

"睡醒了?"陌生人问,大圆脸上露出友好的微笑。

因为柯韦什一直还默默地、由于突然苏醒而目光迷离地望着他。他解释性地补充:"你在我肩上美美地睡了一觉。"——看来他们在夜里这段时间中已经开始用"你"称呼。不:柯韦什现在想起来,这个男人就是这么开始的。他同他攀谈,似乎他们互相认识——,而他,柯韦什,就顺其自然,就像一个不怎么在乎他是谁的人。就是这点柯韦什现在也想了起来,他那新的熟人自称是酒吧钢琴家,他从他的工作地点,一个附近的消遣酒吧来到这里(柯韦什已经暗自惊讶,这里甚至还有消遣酒吧),在这儿的长凳上让他那受酒吧烟熏过的肺部透透空气。

他睡了多久?一分钟,一个小时?柯韦什诧异地四下观望:广

场上面疏落地设置的街灯还亮着——那是放在华美的铁柱上的闪着绿光的煤气灯，完全像在柯韦什那幸福的童年时代一样。在广场周围那些灰色破旧的房子的窗户里，这里或那里还透出灯光。柯韦什似乎听见窗后的忙乱声，那是人们苏醒和穿戴时发出的着急和匆忙的声响，而他这时等待着，那关闭的大门突然会打开，从那发霉的出入口处，人群会拥上广场，站队接受点名——他肯定梦见了什么，他那无法抑制的思绪看来一直受这个梦的支配。尽管如此柯韦什被一种特殊的担心、一种疏忽了什么的感觉所攫住：他在某个时候也曾被叫去参加点名，他在某个时候曾缺席——他那被尖利地叫出的名字后面是沉默。无人应答。而这无法弥补。

“我得走了！”他猛然从长凳上跳起。

“去哪里？”钢琴师奇怪地问，而柯韦什忽然想起，这个惊奇的声音——或者至少听上去是惊讶的声音——在过去几个小时里已经有许多次阻挡了他的离去。

“回家，”他说。

“为什么？”这个钢琴师瞪大眼睛，摊开双手真的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他根本不理解柯韦什，由此他在柯韦什的心里——已经有许多次——引起这样的感觉，只有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巨大努力才可能让他理解他的意图，而即使这样，这种意图也只能被看作是可笑的固执。

“我累了，”他没有把握地说，似乎在寻找借口。

“那就好好休息一下！”这个钢琴师用他那柔软和厚实的手掌，拍了拍长凳上那开裂的木条。柯韦什——也许还没有完全苏

醒——感到，他的反抗如何变得软弱无力；先前的担心被一种几乎是令人舒适的麻痹所代替。

“现在你反正也无法躺下睡觉，”这个钢琴师就像一个孩子那样对他解释，“当你钻进被窝要睡的时候，闹钟已经响起。或者要是你不去追求某个目标，你就不会安心?”柯韦什已经开始为自己那看似迟钝的理解力感到羞愧——他有这样的感觉，现在别人只要对他有足够的耐心或者采取坚决的态度，就能让他相信任何事。

“你再坐一会儿，”钢琴师继续说。“瞧，”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柯韦什已经相当熟悉的酒瓶，“瓶底还有一些；这能让你清醒，”而柯韦什再次听从，就像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一样。对这几个小时的时间，柯韦什留下的只有对一次斗争的模糊印象，那是一场他自己没怎么参与、自己主要是对象的斗争；他宁愿让自己的对手去支配这个对象，而不愿意去加入争执，因为这个对象——就像柯韦什感觉的那样——现在对他来说只是累赘。这种甚至麻痹他的理智的疲倦，这类无法理喻的夜间经历，还有他从那不断地被递来的瓶子里喝下的、令人愉快又灼人喉舌的烈酒：这才是为什么柯韦什对那过去的夜晚，现在还带着渐渐恢复的理智，最多只能回忆起一些片断式细节的真正原因。

无论如何，他从机场乘公共汽车到了城里；柯韦什想起，他尝试着保持清醒，可是脑袋变得沉重，不断地磕到胸脯。他的目的地又清楚又模糊：他首先得上床，好好睡一觉——其他的一切以后再说。他在信封里找到了他住房的详细地址，在一张给人

以官方印象的表格上——居住登记或者证明：在机场那暗淡的光线中和由于急着赶汽车，柯韦什根本就没有尝试去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只是听见别人告诉他，在受到官方要求的情况下，他有责任随时出示这些证件。柯韦什觉得，他似乎到过那被提到的街道——当然不在这里，他在这里还没有见过任何一条街道，更不用说是它们中的任何一条，而是在他启程来这里的地方：在他的出生城市，在布达佩斯；对于这个事实，尽管它能导致误解，柯韦什很容易忽略不计，因为他心里暗自希望，在这里也找到他的街道，倘若没有其他办法，那就坐上一辆出租车，他的钱包允许他这么做。

汽车——一辆服役过期、嘎嘎作响的战车——把他的五脏六腑都差点儿颠了出来：柯韦什看到工厂，荒芜的城郊，杂乱的废舍，然后什么也没有，直到一下震动重新把他震醒：他们蜿蜒地绕着几乎没有照明的小街行驶，街道两旁的窗户黑洞洞的，从房子里冒出一股杀虫剂的气味，街上渺无人迹。然后柯韦什回忆起一条宽阔黑暗的交通要道，房屋和房屋之间有空地，过了一会儿一个急转弯，突然他发觉自己到了一个广场上——要是他的记忆没有错误，他被要求下车，因为他们到了终点站——，柯韦什在最初的一瞬间带着某种内在的肯定四下观望，就像一个清楚地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的人。

但随后他明白，这个感觉同人的健康理智不合拍，当然——经过仔细的观察，情况表明是这样——也有违事实。柯韦什只是有这样的感觉，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广场——午夜时分，不管在哪

个城市的任何一个这样的中心广场，其实对他来说，乍眼望去他都会觉得似曾相识。这种感觉出自他的梦幻，来自电影镜头或有插图的旅游手册，以及来自出处不明的回忆。这样的广场，和它相似的广场——更准确地说，他与之比较的广场——，柯韦什最后一次是在布达佩斯见到的，在他离开那里以前：那是一个由高耸的房屋围绕的四方形的广场，中间是个小公园，里面有雄伟的雕塑群。而这个广场无疑也呈四方形，当然不完全一样；就是在这里矗立着楼房——即使路灯光线暗淡，仍然能让人依稀看出它们那往昔雄伟的风姿——可它们现在的外表竟然如此地惨不忍睹！全是扭曲变形、颓废败落的战争残迹——柯韦什惊呆了。发黑的墙壁，剥落的灰泥，到处是洞眼和裂痕。它们携带着战斗的痕迹？它们受到过一次自然灾害的侵袭？一栋房子的一个上面的楼层，似乎瞎了眼睛，缺少全部的窗框。在漂亮的大门上和华丽的商店里，人们见到的只是那光秃秃的拱门，用木板钉起来的橱窗。在这里的广场中央，柯韦什也看见一组人像雕塑，其中心人物——一个取坐姿的男人——处在高高的基座上，肩上和胸脯上都是鸟粪；柯韦什走近，想仔细打量——也许那阴沉的目光能给他指引道路——，可是那低垂的脑袋沉默不语，深深地沉浸在黑暗中。

广场上空无一人，没有出租车和夜间汽车的任何痕迹；柯韦什开始步行，带着某种自信，似乎回忆或者旅行经验会替他带路，尽管他无法自诩有丰富的经验，而回忆最终也无法把他带到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他走过几条街道，伴随着他脚步的是房屋那被破坏的墙壁，像蹒跚而行的乞丐。柯韦什想起，当一扇窗后一个婴

儿突然哭起的时候,他怎么地大吃一惊,似乎他感到奇怪,在这个城市里怎么还有人抚养小孩。到了街道拐角处,他心里总是生出同样的、胆怯的希望:他希望自己弄错了。可是他不断地遇到的正是事先熟悉的地方,只是他没能立刻认出它:比如在一座高楼处,他现在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或者一块空无一物的地盘,在他费力寻找的一个有特点的街道景致处,是某个不一样、但又是一样的景致。

在柯韦什的回忆中,最让他面对考验的是这样的片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尽管他非常熟悉最隐蔽的角落——柯韦什不知道,他该如何应付这样的感觉。他的双脚沉重地移动着,似乎他不是走在柏油马路上,而是走在黏糊的沥青上。在某处的人行道上他发现一个广告柱,上面只有一张广告明显地张贴在上面。即使破破烂烂,大部分已被撕碎或者被恶劣的天气吹掉。灯光城市,柯韦什读出了那粗体字。这难道是广告?或是一句口号?电影告示?一项命令?无论如何街上漆黑一片;柯韦什想到他那充满希望的到达,那条他曾毫不犹豫和充满自信地跟随的光柱;虽然是才发生的事情,可柯韦什觉得,从那以后他已经把一段漫无止境的路途抛在了身后,七上八下,从炎热中出来又进入冰冻,而这走过的路程,业已耗尽了他全部的力量。渐渐地他不再感到惊奇,他感到一阵令人舒适的虚弱,而当他触摸到一面高低不平的屋墙、一个被木板钉上的橱窗,当他的脚步踏上那熟悉的街道时,一阵陌生、但同时又令人放松和简直让人信任的无家可归的感觉,忽地袭上柯韦什的心头。这种感觉不断地诱导出他那沉入麻木的筋疲力尽中的理

智，他真的到了家。

他的回忆在这个点上开始变得有空缺，甚至没有方向，完全和他的步伐那样；他在哪里重新到了一个地方，他走上一条满是尘土的人行道，经过有破损的跷跷板，完成了一半的沙堡和笨重地向外伸出的、很久以来就被人遗忘的长凳：人们可以把他看作一个居无定所的醉汉——无论如何从一条长凳上针对他传来的那个快活和同情的提问，听上去是这样："老伙计，去哪里，去哪里，在夜里？"而他以自己的回答几乎没有消除这样的印象："回家。"——这听上去像是一声轻微的抱怨。那个同他打招呼的人——在遮盖住长凳的大树的阴影下，柯韦什见到的这个人只是一个模糊的黑点——，用似乎是认真的理解的姿态朝他点头，仿佛他非常明白，在家里等待柯韦什的没什么好事。

"还远吗？"他继续打听。柯韦什用一种疑虑的声音说出街名，好像如果有人向他指出，他说的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也不会感到惊讶；可是，那个人依旧以同情的点头作答，只是说：

"原来是这样，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

"不过，要是我顺着多瑙河河岸走，那就近得多，"柯韦什又开始尝试解释，似乎他等待着别人的异议，比如别人向他解释：荒谬之极，这里根本就没有多瑙河，而您的街道这里没人认识。可那个陌生人仅仅表示怀疑，在提到的这个方向里，柯韦什是否真的能够缩短他的路程："歇一下吧，伙计！"他提议，而柯韦什慢慢地——当然只是花几分钟时间，等他能恢复一下体力——费力地在他身旁的长凳上坐下。

继　续

柯韦什几乎无法说清楚，在这里并排坐着的几个小时，他们最后是怎么度过的——除了他那总是不坚决的动身的尝试（他似乎不仅仅忍耐了，而且简直就是等待着那个钢琴师每次都说服他留下）。他们当然互相攀谈了；也许他被快活的故事逗乐了，因为柯韦什记得，他曾开口笑过。没过多久，那个小酒瓶就从那个钢琴师的大衣口袋里第一次出现；他把小酒瓶在向上伸出的手中转来转去，做着各种动作，让它映照在那正巧落在近处一个屋顶上的月亮正在消失的余辉中。

“白兰地，”他用戏谑似的崇敬和几乎有些沉思的声音说。

他立刻就取得了柯韦什的信任；他告诉他，他在一个名叫“辉煌的星星”的消遣酒吧里演奏。“我装作你不知道这点，而其实你常常来我们这里，”他说。

“当然是，”柯韦什急忙附和他。

“不过，眼下我很少见到你，”钢琴师皱着眉头观察着柯韦什，突然间变得有些多疑。“你究竟是谁？”他问，似乎他忽然后悔让他坐在他身旁，而柯韦什绞尽脑汁，徒劳地想对他作某种解释或者说明，最后一下陷入窘境，说：“我该是谁？”耸了耸肩。“我叫柯韦什，”他补充道；听见他的名字，他自己觉得有些奇怪，如此无足轻重，几乎值得蔑视。

但这看来让钢琴师安下了心：从他那敞开在肚子上的巨型的、不会枯竭的大衣里，现在出现包在纸中的、夹了东西的面包。

"生命短促，黑夜漫长，"他兴高采烈地说，"在停止营业之前我总是装备好自己。吃吧，"他鼓动柯韦什，而自己咬了一大口。"在辉煌的星星"里，他嘴里鼓鼓囊囊地继续说，"即使今天还能找到精美的食物，"说到这里，钢琴师的半边嘴扯出一个微笑。柯韦什觉得，他似乎带着蔑视谈论这个地方，而他从根本上看来，以某种对柯韦什来说很难说明的方式同这个地方有重要的关系。"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吃香肠的？"他挤着眼睛问柯韦什。

"今天晚上，"柯韦什说错了话。

"有这样的事，"钢琴师吃了一惊。"在哪里？"

"在飞机上，"柯韦什说。"空中小姐送来的，"他解释地补充，而这引得钢琴师一阵大笑。好像经过稍许的犹豫，开始并不那么大胆，但逐渐地变得越来越放肆，心里什么疙瘩终于解开了那样，现在他终于明白了柯韦什，并且对他表示赞同。

"说说看，"钢琴师笑着拍了拍他的大腿，"还有什么？"

"冷牛肉，桃子，葡萄酒，巧克力，"柯韦什一一列数，两个人都笑弯了腰。柯韦什自己也似乎觉得，他嘴里说出的是模糊的梦幻，此外是幼稚的幻象，除了能让清醒的人大笑几分钟以外，没有任何用处。

但过了不多久，钢琴师的脸色重又由晴转阴，看来在他那继续快活地冒出的话语后面隐藏着让人不安的思想。当时柯韦什提及，当音乐家很好，他——柯韦什——相信，音乐家的生活确实是

一种很好的和独立的生活，人们对此只需要才华，可惜他——柯韦什——不具备这种才华。打这以后，钢琴师更经常地提到他的职业和那个消遣酒吧。

看来他这样说错了，因为钢琴师真的觉得受到侮辱：

"我知道，你们是怎样看我的，"他说，似乎柯韦什属于那类所有敌视他的人，"似乎这个人"——就此他显然指的是他自己——，"这个人很容易！他生活得很好！每天晚上在钢琴上弹一会儿，在麦克风里哼上几句，把小费塞进口袋，然后结束！……哈哈！"他讥讽地嘲笑这类无知。"倘若事情真的这么简单，那就好了！"

"难道不是？"柯韦什想知道。

"怎么会这样简单！"钢琴师激动起来。"在一个卖威士忌的地方！"

"为什么？"柯韦什问。"难道不可以卖吗？"

"当然可以！"钢琴师说。"只是我问你……这就是说，不是我，因为我对此不感兴趣，可是……，"钢琴师现在看来有些窘迫，他似乎被卷入一个无法继续下去的句子里。在笼罩在他头上的树影下，他快速地对坐在星光熹微中的柯韦什望了一眼，然后，一方面明显地轻松了一点儿，另一方面还是相当激动地继续说："好吧，问题是，谁喝威士忌？凭什么喝?！而且为什么偏偏喝威士忌?！"

柯韦什回答，他无法知道这点。

"难道我该知道?！"钢琴师发怒地问。而柯韦什觉得最好还

是不说话，因为不管他说什么，看来此刻只会激怒他。

这样，没过多久钢琴师也就平静了下来。

“来吧，让我们喝上一口！”他把瓶子递给柯韦什。

可他的好情绪仅仅持续了一会儿又退去。

“还有那些，”他继续思索，“那些曲目……”

柯韦什觉得，他这次需要的是激励。“什么曲目？”于是他去帮他。

“那些我其实不能演奏的曲目，”钢琴师立刻以一种抱怨的口气回答。

“被禁止的曲子？”柯韦什接下去追问。

“谁说那是被禁止的？”钢琴师反驳。

倘若纯粹是禁止的，他解释说，那他就用不着伤透脑筋了。禁止的就是禁止的。明白无误的事，写在单子上，那他无论如何不会演奏。只是，他继续说，还有另外的曲目，这么说吧：棘手的曲目，没有出现在任何单子上的曲目，所以没人能够断言，那是被禁止的曲目，可另一方面，演奏它们又是不明智的——可大多数的客人要听的恰恰是它们。

“我该怎么对他们说？它们是禁止的？”他问的显然不是柯韦什，可看上去，问题是针对他提的。“不过那只是流言蜚语，而更糟糕的是，要是我就这么给他们演奏！”他自己回答。“我该怎么断言，它们是禁止的，而其实恰恰相反，它们是允许的，只不过是棘手的，所以是不受欢迎的——可人们不能简单地断言，它们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这样的话它们就是禁止的……”

钢琴师忧心忡忡地沉默不语，显然拒绝这个答案，而柯韦什也觉得——根据刚才听到的事情——这个答案不合适；此外他以热心的点头伴随着钢琴师的话，他觉得，听见了有趣的事情，尽管他当然无法理解其全部的关联，但他还是觉得，钢琴师说的一切，对他来说并不完全陌生。

"或者，"他重新问柯韦什，"难道我该说，我不知道这个曲子？"

柯韦什——虽然开始觉得有些累——觉得，这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但要是这样，我又是怎样一名钢琴师？"这个钢琴师责备地望着他，而柯韦什明白，他当然根本不考虑这样的借口。

"在这方面我是出名的，"钢琴师抱怨说，或者至少听上去他在抱怨，"即我熟悉全部的曲目。我靠此谋生，而且不仅仅靠此谋生：我确实熟悉每一首乐曲，我……"钢琴师说到这里似乎有些发窘，好像他不知道，他该如何表达他的感觉，那种他可能的话不想完全地表达出的感觉。"好吧，"他继续说，"我不回避。你可以问，为什么，"他对柯韦什看了一眼。可他没有提问。"这样的话我也没有什么要回答的了，除了说我不回避。"他默不做声地在柯韦什身旁坐了片刻，也许在思考。"我不愿意我的名字受到玷污！"他完全出人意料地宣布，几乎有些愤怒，完全像是有违他那更好的信念。"唉，"然后他又开口，"你们又知道些什么，那是怎么回事：倘若一个晚上结束，调光灯熄灭，而我关上钢琴盖，开始在心里反刍，我都演奏了哪些曲子，他们又想听什么，谁坐在桌旁，那

个陌生的家伙可能是谁,那……"钢琴师停下不语,很长时间不再提起这个话头。柯韦什只能猜测,也许他在思索,他刚才用"反刍"指的是什么。

片刻之后,他看来也忘记了这个话题,他的好心情重新返回,可柯韦什被他先前的疲倦征服了。他觉得自己最后还能听见的话是这样的:别勉强自己,伙计,放心地把脑袋靠在我的肩上。要是你愿意,我甚至可以在你耳朵旁,哼一首催眠曲——,也许那个钢琴师什么也没说,也许柯韦什只是在做梦,因为他已经睡着。

黎明。货车。柯韦什表明态度

眼下柯韦什一直还坐在——或者又坐在——这里,他的血管里畅快和灼热地流动着钢琴师那最后的一口酒的活力。

"我们在这里还呆多久?"他问,而钢琴师只是简短地回答:"现在时间不会长了,"但看上去他说话时几乎没有注意柯韦什。在熹微的晨光中柯韦什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他那松弛但还是有生机的脸膛:这张脸上呈现出一种新的表情,一种茫然的,同时是不安的表情。就是他那沉重的躯体也开始活动起来,四肢似乎在做调整:现在他把至此朝向柯韦什躯干转了回去,把穿着老式尖头皮鞋的脚抬起来,把手臂伸展在长凳的靠背上——他的手臂很长,一只手挂到了柯韦什背后椅背的顶端——而他的全部注意力明显地转向街道,似乎他在等待某个最终肯定会出现的人。柯韦什突然

有这样的感觉——又是与昨天在机场上同样的荒谬的感觉——，就是在这整个时间里，他也同这个钢琴师一样，在等待什么——尽管他即使这样当然也不知道，他们等待的究竟是什么，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在等待什么。

同样，他也改变了自己的姿态，舒服地伸出四肢，同样把它们尽量地展开，他们的手臂交叉到了一起，可是——就像躲在藏身处的动物一样——尽可能地不注意到这点。尽管他们的目光已经习惯了这点，尽管他的视角在此期间已经有所变化，在这破晓的时光里，柯韦什不再觉得这个地方像夜里那样如此地没有指望。只是那孤零零地矗立在那儿的黑色防火墙有些干扰他——似乎一阵飓风把房屋刮到了边上。在远一些的地方，延伸着一条宽阔的大街。柯韦什觉得认识它，但从一切迹象来看，肯定是某种照明让他迷了路，因为仔细观察，那根本不是那条他认识的、他的目光和脚步所熟悉的街道。在街道的另一边开始有了动静，短促的声响吸引了柯韦什的注意力，在一个被拉下的金属卷帘门前聚集起了人群，主要是妇女，还穿着临时的衣服，穿着晨服，包着头巾；这么一大早她们就开始排队；肯定是买牛奶，看到她们手里晃荡着的罐子和瓶子，柯韦什这么猜测。从另一个方向出现了第一批匆匆赶路的行人，目光呆滞地向前直视，对柯韦什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沉默的责备；他们晃动着自己的手提包或者空着双手匆忙赶路，赶向那个他们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自己应该完全清楚——必须出现的地方。箱形的、破烂的有轨电车带着沉重的嘎嘎声开始接送它们那暂时还不多的客货，汽车嗡嗡作响地驶过。柯韦什开始陌生和惊

讶地注视着这些,但很快就习惯了它们那有棱角的、笨拙的外形。发着隆隆的噪声,现在货车也出现在高低不平的石块路上,前后两辆——柯韦什肯定有一阵子走神了,后来他才发现了它们那奇特的货物:上面坐着的是人,男人,女人,显然甚至还有孩子。他们的行李,他们的财产,不时地有一件家具说明这是家庭在搬家,只是他们缺少所有的欢乐和激动,以及对于搬家——也就是说对某种变化,一种新的生活状况的忧虑或者恼怒。拂晓中,没有表情的、也许由于早起而脸色消沉的人们,在柯韦什的身旁经过,似乎他们无所谓地摆脱了身后的一切。也许他们在自己那寡言和恶劣的情绪方面同运送他们的人的一致性,柯韦什后来才迟疑地看出他们,和蹲在车后面、双膝间夹着武器的男人们之间的区别:从他们的制服上柯韦什认出——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他的海关官员,即使比接待过他的那些人更邋遢,更平常,柯韦什甚至可以这么表述:更可鄙。

他朝钢琴师看去,可他没有看着他;他蜷缩在树下,凝视着货车,而他那探究的、锐利的目光,使他那往常生面团似的、柔和的脸完全变了形。他观察着,他们如何靠近;当他们来到近前时,他探出身体,以便能看到车上的人;当他们经过时,他朝他们转过身,目不转睛地目送他们,直到他们消失在远处街道的拐角处。

然后他慢慢地从凳子上站起,在黎明中,伸开单个的肢体,就像一个刚刚从自己的酒瓶中脱身的酒鬼。他伸展着四肢,如同一根树干弯曲着自己的树枝,几乎要把它们折断。人们现在才可以看到,这是怎样一个大个子,而当柯韦什(自身并不矮小)——完

全是不自觉地——和他同时起身时，站在他身旁几乎像是一个侏儒。

“我们可以去睡觉，”钢琴师长长地打着哈欠说，“这一天过去了。”柯韦什觉得，他在他的声音里好像听出了某种轻度的满意。可是现在，习惯了的友好态度在他身上已经无法找到：他对柯韦什看也不看一眼，似乎他已经结束了那迄至此刻出于某种神秘原因把他同他捆在一起的义务。他脸色疲惫憔悴，就像早晨那般模糊——同真相一样模糊，柯韦什突然发觉自己想到这点。过了一会儿（他们已经到了街上，也就是说，柯韦什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他们已经动身）钢琴师又补充道：“是这样，今天他们不会再来了，他们总是黎明时来。”

“总是？”柯韦什问，也许只是想问些什么；他感到有些迷惑，此外他得赶紧，因为钢琴师看来突然着急了起来，他不顾及在他那大大的脚步后面，柯韦什的脚步不断地被拉下。

“难道你不知道？”他的目光越过柯韦什的肩膀，问道。

“我知道，”柯韦什说着，似乎在回答别的什么问话，可能回答的事比询问的事更多，他几乎叫出了声：“我怎么应该不知道，我必须知道的事，我怎么能说，我不曾知道！”引得钢琴师惊讶得望着他。

“只是，也许……我该怎么说……对，对此我没准备，”然后他补充说，声音轻了许多，虽然还是有些激动，但已经克制了自己：不过行人已经开始留意，当然还没有好奇到停下他们脚步的程度，相反，他们加快步子，充满恐惧，不想再不可避免地听见什么。

“而人们得一直有所准备，”钢琴师说，现在眼睛看着柯韦什，变得友好些，似乎他重新同他交朋友。

“现在我懂了，”柯韦什说。

“你懂什么了？”

“长凳。”

“这是我在城里知道的最好的长凳，”钢琴师说。

“由于那棵树你才觉得它好，”柯韦什点着头说。“而且，还因为我在那里，”他思索了一会儿又补充道。

“你明白了，两个人有趣些。”

此刻，钢琴师完全又成了原先那个人，宽大的脸庞咧着嘴在微笑，同在他把柯韦什接受到自己保护伞下的那个夜晚一样。“而且更安全，”他添加了一句话。

柯韦什对此思索起来。

“这点我几乎不相信，”而后他说。

“人们至少有这样的感觉，至少这点你该承认。”钢琴师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柯韦什。人们用这样的目光尝试平息争执。

“为了他们带走你时也把别人一起带走，”柯韦什脱口而出，还没有来得及想一下礼貌问题。“你熟悉许多长凳吗？”他接着问，想缓和一下刚才说的话。

“许多，”钢琴师说，“几乎每一条。”现在他们在变得繁忙一些的交通中向前走，不时地在人群中撞上别人，间或地被一个红灯挡住。

“你难道相信，”柯韦什在行进中把整个身体转向钢琴师，抬

眼朝他看去就像望着一个灯塔，说，“你难道相信，他们不会在一条长凳上找到你？”

“谁这么说了？”钢琴师回答。“我只是不愿意他们把我从床上拖出来。”

“这有什么区别？”柯韦什问。钢琴师有片刻时间没回答；他在柯韦什身旁默默地走着，像是在思考，似乎这个问题给了他一颗难咬的核桃，尽管——柯韦什自己这么想——他几乎不太可能未曾给自己提过同样的问题。

“在一只老鼠和一只兔子之间，”钢琴师终于开口说，“可能不是什么大的区别。可对我来说它很重要。”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从床上扯出来？”柯韦什刨根问底。“因为曲目？”

但钢琴师只是抿着嘴笑了一下。

“这谁知道？”他把问题还给柯韦什。

“谁也不知道，”柯韦什表示赞同。他们来到一个大的十字路口，柯韦什在晨光中不带任何好奇地四下环顾，他有这样的感觉，现在能容易地辨别方向：到家只有一小段路。“可是……”他说着停住了，似乎在寻找语言，“可是……我觉得，你有些夸张。”钢琴师无声地微笑——那是这样一个人的微笑，他知道的事情比他认为可以告诉别人的知识要多得多。像是由这个微笑所引发的，柯韦什突然脱口而出。“难道我们活着，仅是为了不被作为货物装到这样一辆车上？”

“是的，”钢琴师点头，像是为了安慰他，他轻轻地摸了一下柯

韦什的脖子。“但你还会上车。要是你走运，”他带着一种柯韦什觉得恶意的、倘若不是甚至是敌意的神色补充道，“你会到车后。”

“我可不想要这样的走运，”柯韦什说，“我既不想坐在后面也不想坐在中间。”他愤愤不平，情绪没有减弱。

“我相信，”他继续说，“你们这里大家都疯了。从你们的举动来看，似乎只有长凳和货车……其实还有其他的……”

“还有什么？”

“我不知道，”看上去柯韦什真的不知道。可尽管如此他没有停下。

“这一切除外的某些东西。或者最起码在别的地方。某些东西，”他突然想到一个词，它明显地让他感到高兴，“某些未受触碰的东西。”

“这该是什么？”钢琴师带着怀疑的、但不完全不感兴趣的表情打听。

“我不知道，而这恰恰是我不知道的东西，”柯韦什说。“不过我会寻找它，”他又连忙补充道，很明显，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看上去他对自己刚才说的话，感到非常惊讶。“对，”他重复说，似乎想让钢琴师相信，或者也许让自己相信，“我来这里，就是想找到它。”

这时钢琴师站住，把手递给他。

“那么祝你在这里走运，”他说。“我在这里拐弯，你继续向前。哪一天晚上来我的酒吧看一下。为了钱的事你不用操心，你是我的客人。只要你还能在那里找到我，”他添了一句，宽大和成

熟的脸上带着一种苦涩的微笑。

柯韦什保证去看他。然后钢琴师向右拐弯，而柯韦什继续走去，一直向前。

住　房

柯韦什住在一条长长的、此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征的小街上。以前，就他能够回忆的那样——尽管回忆当然完全可能欺骗他——在这个街区有过相当舒适的住房。

现在这些房子自然破败不堪，带着被损坏和受破坏的标记，有的房子马上就要坍塌，不时地有一个曾生气勃勃地拱起、而现在却是残败的凉台越过行人的头顶，它们矗立于虚空中，一块牌子提醒人们注意危险，但显然没人留意它。经过用最初那审视的目光朝上打量和小心地绕过牌子之后，柯韦什也以漫不经心的挑衅姿态从凉台下走过，一会儿把这也抛在了脑后。在大门口，一阵霉味扑鼻而来，原先贴在楼梯口墙上的人造大理石，只有不多的几块还留在原处，电梯已经失灵，而楼梯上尽是洞眼，似乎夜里野兽用它们那铁齿钢牙咬过那一级又一级的楼梯。因为他听见门后有声音：活动声，小步走动的快速的踢踏声，一个尖利的女人的嗓音，然后还有其他来源不明的粗糙的声音，所以柯韦什根本就没有尝试用他的钥匙——这是在海关关长给他的那只信封里找到的——，而是摁响门铃，以便不让别人感到尴尬。一个小个子女人，大约40

岁，立刻出现在门口，下身穿着皱巴巴的男裤，上身是一件衬衫，没有血色和尖尖的脸上显出一丝惊恐。可当她从头到脚地打量了柯韦什之后，惊恐又立刻消失了。

“原来是您，”她说着往边上退了一步，以便柯韦什能够从她身旁进入走道，“我们昨天就在等您。”

“等我？”柯韦什感到奇怪。

“即使不完全是您，不过……”

“究竟谁来了？”现在从厨房那一边，在餐具的撞击声中，传来一个起先他听见过的粗糙的声音，也许是个未成年人的嗓音。

“没其他人，只是房客，”女人叫道，然后重新面对柯韦什。“或者您不是房客？”她再次猜疑地打量他，甚至往后退了一些，似乎突然后悔起来，轻率地把一个人让了进来，而这个人现在什么事都可能会做。

柯韦什赶紧让她放心。

“是的，是的，”即使感受到某种深深的失望，他也得把这完全归罪于自己：在早晨那明智的清醒中，他当然不可能认真地以为，他会得到像一套自己的住房那样的价值不可估量的礼物。也许别人已经为他做了别人以为对他合适的事情——一种或许仅仅产生自必要性的亲切关怀，为了不让他到处以无家可归者出现。“昨天，”他继续说，“我无法到这里，因为我是夜里到达的……”柯韦什及时地抑制住自己继续往下说，他几乎卤莽地公开了他那含糊不清的来历；他的句子听上去没有结束，而幸运的是女主人帮了忙。

"陆地来的?"

"陆地来的,"柯韦什连忙肯定。

"这我马上想到了。"女人丝毫没有掩盖她的不满。"我希望,您不会把家眷带来,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但柯韦什打断了她的话。

"我独身一人。"对此女人沉默了下来。现在她第一次认真地朝柯韦什的脸上望去,似乎他以这句话——或者他说这句话的方式——或多或少赢得了她的好感。

"你会下棋吗?"此刻她身边的声音响起。他看到一个13或14岁、戴着厚镜片眼镜的男孩。他那板刷头,胖胖的身躯,一张稍稍有着双下巴但还是尖尖的脸,都让柯韦什想起一只肥胖的刺猬;他可能在厨房门口已经站了较长的时间,并且观察了他们,手里还拿着一个咬过的黄油面包;而在他身后,在厨房的桌上,可以看见两个冒着热气的茶杯。

"彼得,"他母亲告诫他,"现在让……"说到这里女人迟疑了一下,而柯韦什正好想说自己的名字——在这一片忙乱中他不知怎么地肯定忘记了自我介绍。但是女人已经说出:"你看到,他刚刚到达,他肯定累了。"

"你会还是不会?"这个孩子好像根本就没听见母亲的告诫;他脸上表现出的奇特的严肃神态,让柯韦什微微一笑。

"好吧,"他说,"我会。当然下得不太好,就像人们一般能下得那样。"

"我们会看到的,"男孩咬了咬嘴唇,似乎在使劲地用脑子。

“我马上拿棋盘来，”他说着已经跑向从走道拐出去的玻璃门——显然去客厅。

但他的母亲敏捷地追了过去，成功地抓住他的手臂：

“你没听见吗，我刚才说什么了？快去吃你的早饭，你上学要迟到了，而我上班会迟到！”她骂着。“对我儿子来说，”她带着道歉的微笑转向柯韦什，而手里一直还抓着彼得的手臂没放，“玩耍总是更重要……”

“你说谎！”那愤怒的不满，苍白的嘴唇，明显的颤抖，这一切让柯韦什几乎感到害怕。

“彼得！”母亲用深沉和压抑的嗓音警告男孩，稍稍地晃了一下他的手臂，似乎想把他唤醒。

“你说谎！”男孩重复，好像他已经克服了最糟糕的时刻。“你知道得最清楚，那不是玩耍！”说完他挣脱了母亲的手，径直跑进厨房，把门在自己身后重重地关上。

女人看来有些尴尬。

“我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她像是道歉地喃喃自语。“他这么烦躁……”

对此柯韦什接口说：“这在今天不奇怪，”由此他似乎选择了正确的话语，因为尽管女人只是说：“您过来，我带您看您的房间，”可她的脸上有了一个温和的表情，其中显现出的几乎是谢意。

柯韦什的房间在走道的另一边，斜对着厨房——不是一个大房间，但正好可以睡觉，甚至，在里面稍稍地活动和转身。柯韦什

想起，这样的房间从前什么时候，在他的儿童时代，被人称为"佣人房间"。房间的设计显然不是朝阳的，但在他窗户通常开启的那个方向，缺少了防火墙——那整个房子不见了，地上还仅存的一堆瓦砾表明，它曾在什么位置——，房间里光线充足，稍远一些，他可以看见一个杂乱的庭院，后面是另一栋房子的内部，它的出口处，通向楼梯的入口，窗子，许多敞开着的厨房门，以及进进出出的人影——他好像看见了房子的内脏。沙发床看来很适合于躺卧——柯韦什正好有这样的愿望，立刻就尝试一下——，此外他房间里恰好还有位置，容得下一个摇摇晃晃的衣柜，一把椅子和一个桌子，对于后面几样东西，女主人似乎尤其感到骄傲。

"要是您愿意，您马上就能在上面工作——虽然我不知道您的职业是什么，"她从下往上打量柯韦什。柯韦什关注到，在她那头发凌乱的脸上，那对淡蓝色的眼睛——一片荒芜的田野上那出人意料的湖泊——给人以异常清澈的印象，自然他就忘记了就对他提出的、事实上又不是提出的问题作答。女人徒劳地等了片刻之后，现在继续她的话："让我们这么说吧，对一张绘图桌来说它太小，可是比如对文件来说上面有足够的位置。"

当女人看到柯韦什继续保持沉默时——最终说来他还不知道，他将用这个桌子干什么（无论如何不会用来绘图，尽管谁知道将来给他准备的是什么）——，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失望，就一口气地补充道：

"好吧，我不再打扰您了，况且我也没时间，我得去办公室，而您肯定也有事做……"

"我想睡觉,"柯韦什试图阻止她的滔滔不绝。

"睡觉?"女人脸上的湖泊忽地变大。

"睡觉,"柯韦什说。这样的需求似乎让女人开始笑了起来。

"当然,您说了,您整夜在路上。床上用品您在这里可以找到,"女人指了指睡椅下的抽屉,"您自己的东西可以放在柜子里。"

"我没有东西,"柯韦什说。

"您没有东西?"女人感到奇怪,当然没有到柯韦什——尽管他为此担心——必须为此给出解释的程度。看来这个女人,因为家里房客经常变换,已经见过各类事情。

"您甚至没有一件睡衣?"

"没有,"柯韦什承认。

"这真是不可思议!"女人沮丧地说。柯韦什觉得,她可能以为,这同他个人没有关系,不过为一个世间秩序着想,通常来说那是不可能的,有人竟然没有睡衣。"我会给您一件,"她着急地说着,似乎这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实已经激起了她的热情,"我相信,我丈夫的那件正好合适……"

"可您那尊敬的丈夫不会……"柯韦什正想说出自己的顾虑。

但被女人短促地挥手阻止。

"我是寡妇,"说着人已经消失在门外,不一会儿重新出现,把一套叠在一起的睡衣裤扔在睡椅上。"还有,"她问,"您是怎么打算的,如果您甚至连内衣都没有?"

"我还不知道,"柯韦什说,头脑里匆匆地想到他的箱子,不过

那只是犹如一闪而过的回忆,仅仅触碰了他一下。"随后我会给自己买些东西。"

"是这样,"女人说,"买东西,"一下笑出声,似乎这是一个可笑的想法,"当然这与我无关,我只是问一下……好吧,晚安,"当她看见柯韦什开始脱大衣时,快速地这么说道。"盥洗室在右边,"她在门口再次转身,"您当然有权使用。"

柯韦什还有一阵子听见她的声音,尖利的和沉闷的交替声音——她还不时激动地低语,也许他们又在他的门后,像猫儿一样扭打。当他的脑袋正好紧靠上枕头时,外面大门关上,屋里终于静下了。柯韦什开始昏睡,还没睡着,已经做起了梦:他梦见自己陷入一个陌生人那奇特的生活。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而他与自己也毫无关系——可他知道,那只是一个梦,在同他玩着游戏,最终做着梦的是他,而他梦见的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只是他自己的生命。在他完全入睡之前,他还感觉到,他如何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他有这样的感觉,那是一下如释重负的叹息——,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张大嘴巴的微笑,他朝着枕头轻声低语——不管这意味着什么——"终于!"

第三章

解　约

柯韦什被一阵门铃声惊醒;准确地说,他是开门的那一刻醒来的——看来是那不耐烦的、一会儿持续不停、一会儿短促地重复的铃声把他从床上赶了出来,尽管那时他还没完全苏醒,否则他也许不会去开门,因为这里终究没人认识他——柯韦什。

可他还是弄错了:门口站着的是邮递员,真的在找“某个柯韦什”。

“我就是,”柯韦什惊讶地说。

“您的一封挂号信,”邮递员说。柯韦什在他的声音里听出某种不屑一顾的口气,似乎在这个国家收到一封挂号信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尽管也可能是这样,由于多次徒劳的摁铃,邮递员想斥责他。“请您在这里签字。”他递给柯韦什一个本子,显然是投递记录。正当柯韦什准备把手伸向胸袋时,他突然意识到,他是怎样地站在邮递员面前的:很可能头发蓬乱,脸色由于睡觉而皱成一团,穿着一件陌生人的睡衣——别人可能以为,他整个上午无所事事,尽管这自然也正是他的意图。

“我马上去拿支笔,”他窘迫地嘟哝;但那个邮递员,此外一声不吭,似乎早有准备,已经把自己的笔递给他,仿佛他迟疑到现在,就是为了达到强调的效果,以便柯韦什最终为自己感到惭愧。

柯韦什在自己房间里立刻打开那封信:他得知,他至今作为记者为其工作的那家报社的编辑部,就此解雇了他,尽管根据劳动法的某条法规,他还能得到下面两个星期的工资——“您可以在每个工作日那规定的出纳办公时间来领取”——,但他将立刻失去他的工作。

柯韦什带着由迷惑、愤怒和担忧的复杂心情读了这封信。怎么会这样?难道这里的生活开始于一个人被解雇?毫无疑问,柯韦什目前当然不为现在解雇他的这家报社工作;可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其实为什么不能工作——而现在,既然别人把他扔了出来,柯韦什感觉到这样的可能性,可几乎没有等到别人给他阐明这个可能性,他已经看到,它与其说十分诱人,还不如说已被封闭。不过这难道不是他的机会?他该如何知道这点?答案只能在经验里找到;但要是这样就没有机会了,只有生活,他的生活。倘若他好好考虑,那么新闻业从来没有让他,让柯韦什感到有魅力,甚至很有可能,他根本就不适合这个工作。新闻业——就其本质来说——是谎言,或者至少是毫无根基的轻率;尽管柯韦什没有如此地放肆,确信自己不会撒谎,可他还是——这他能感觉到——无法满足每个谎言的要求:有些谎言也许会——柯韦什宁愿这样表述——超越他的力量,另一些谎言会超越他的能力。另外他——不容置疑——对语言懂得一些,而看来在这里——当然得根据他们的意见——这受到重视;除此以外——即使他来这里当然不是为了当记者或者做其他某个简单的工作——他得靠什么谋生,而新闻业,置其谎言不论,是个舒适的职业,能保证一种相当程度上

的自由时间。不管怎样——柯韦什最后决定——，他的幻想只能紧紧抓住提供给他的东西；这封信让他成了记者，准确地说，成了一个被解雇的记者：他得追踪这条线索——由此他跑进浴室（令他不舒服地感到吃惊的是，尽管他应该估计到这点，热水笼头不起作用），然后他立刻穿衣，以便尽快地去编辑部。

柯韦什的胜利

当柯韦什匆忙地走出大门时，一脚绊在一条狗的身上——一个微小、短腿、浅黄色的生灵，有着长长的身体和有光泽的嘴巴，一条猎獾犬——，它痛得汪汪直叫，但没有对柯韦什狂吠，相反摇着尾巴，嗅起柯韦什的鞋子，然后甚至向着他的身上跳跃，把它那两只前爪搭在柯韦什的裤腿上，吐出红红的舌头，用它那闪亮的眼睛注视着他，以至于柯韦什——就像是为了和解——在行走中用手挠了挠它的脖子。然后他转回身，想着急地继续赶路——几乎又撞上一个穿着华丽、头发花白、体态丰满的红胡子先生。他手里拿着一个狗的颈圈和一根皮带。

"也是养狗的?"他友好地同柯韦什打招呼。尽管他着急赶路，但这次相遇的奇特性或者那可能更加奇特的想法，即他，柯韦什，可能是一个养狗人，还是让他稍稍停住。

"不，完全不是，"他连忙说。

"但是您肯定喜欢动物：这条狗立刻感觉到了，"这个老人带

着纯真的友好态度继续说。“当然，”柯韦什回答，“不过对不起，”他补充道，“我有急事。”

“您住在这栋房子里？”这个长得富态的男人现在用快速和审视的目光扫了柯韦什一眼，而他那和气的姿态没有任何改变。

“刚到这里，”柯韦什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要走，而这个老人一定也发觉了他的不耐烦。

“那我们一定还有见面的机会，”他终于用他有些模糊和沉浊的嗓音放他过去，同时旧式地挥了挥手。

柯韦什朝电车赶去——一会儿就到中午了，有可能他会耽误解约书中通告的“规定的出纳办公时间”：他很容易地找到车站，即使并不完全在他寻找的地方，那以前的交通岛仅由一堆被堆在一起的、灰色的铺路石组成，笨拙的道路工们那轰鸣的锤子声，带着一种呆滞的节奏从那里传来——它们是被炸弹炸开的？难道人们把它们当作障碍物弄碎，而现在又把它们重新铺好？或者街道只是需要拓宽？——柯韦什不知道。电车——一种临时的车辆，其三节车厢携带着各自不同的时代的特征，似乎它们被火速地从不同车库那满是灰尘的黑暗中拖出，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东西——久久不来，而在柯韦什的周围，在人行道上已经聚集起一个相当大的人群；另外柯韦什不得不，他觉得该这样，给一个肥胖的、手里拿着各种口袋和零碎什物的女人让道。当然也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他既无法抵御一个手肘的用力挤压，也无法抵抗伴随着咒骂声的、毫无掩饰的身体冲撞，而等他突然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电车：他缺少的不是力量，而是必要的意志，更准确地说，是意

愿所需要的能量，对他那受挤压的境况的明确意识。而行动从中产生，现在帮助他克服困难，不顾别人的脚、肘和所有其他的抵抗，挤上下一辆电车。

在进入通讯社的时候，他看到了新的困难：那个门卫，一个束有腰带的海关官员，无论如何不让他通过，因为他缺少让他有权进入的出入证，而这个出入证在几步远的门房里可以开出。当然柯韦什不能说，他为此感到吃惊，其实在内心的最深处他完全预计到了这样的障碍，只不过在思想里超前了一些，带着他那孩童般的幼稚已经看到自己站在账台前。面对那些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提问，柯韦什仅显示出他那完全的无知。那是一些同他个人的情况有关的问题；他无法清楚地回答门卫的任何一个问题：既无法说明自己从何而来，也不能说自己找谁，从根本上说，甚至无法讲清自己是谁。

“您是记者？”他被问到。

“是的，”柯韦什肯定。“我想领取我的钱，”他解释。

“您获得了报酬？”

“可以这么说，”柯韦什回答。“其实是我的工资，”他补充道，在别人有可能发现他说谎以前。

“您的工资？”门卫从他那堆满了电话机，出入表格和某种名单的桌上不相信地抬头朝他看来。“您还没有领取工资？”

“没有。因为……”柯韦什想开始解释，但被门卫打断。

“您是这里的职工？”

“当然，”柯韦什急忙保证。

“那您那常用的出入证到哪里去了?”等待他的是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棘手的问题,完全适合审讯;过了好一会儿,柯韦什才给自己想好了自己的回答:

“我有一段时间在国外。”看来这个断言起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作用。

“在国外?那就是说您在这段时间把它交回了,”他第一次用那种就柯韦什来看一个门卫应该采用的那种口气说话。“请您出示您的证件,”他补充道。由于那急切的、但明显无法避免的要求,他的话同时带有似乎是道歉的口吻,手中还拿好了笔,以便根据证件立刻填写出入证。

可是,当他看了柯韦什的证件后,不仅是怀疑,而且那几乎是粗暴和某种侮辱人的不友好态度重新出现:

“我无法认可一张临时居住证。”说着把证件推回给柯韦什。可他不愿意看到,随同他的证件别人也拒绝他本人,所以把证件留在桌上没拿。

“我目前没有别的证件,”他试图说服门卫,一个其实是瘦弱的小个子男人,他那写字台后可以看见的四肢虽然完整无缺,可是,根据某种他脸部表情中或者也许表现在他动作里的特征——准确地肯定他无法做到——柯韦什从最初的一刻起就觉得他是一个残疾人,甚至是个伤兵——一个彻头彻尾任意专断的假设,似乎人们只会在战争中成为残疾人。为了赋予他的话以无法辩驳的可信性,柯韦什现在突然想起救急的东西,即早上收到的解约书——幸运的是出门之前,他把它塞进了口袋。他把它取出给门卫看。

“请看，”他说，“您可以看到，我没有说谎：我是这里的人，是记者，想领取我的工资。”

那个门卫用他那瘦削干枯的脸朝那封信看了一下，仅仅以明确的声调说了一句：“一切都清楚了，”然后把这封信以另一个更明确的动作放在桌子的边上，放在柯韦什证件的旁边。可他然后转身接待别的来访者；在此期间，已经有多人聚集在这小小的房间里，女人和男人，大家都想进去——柯韦什在此之前没注意到他们，如果说注意到，他最多只是把他们当作背后的一个无言和沉重的压迫点，尽管当然没人触及到他——，在他们那变得轻松的脸上，他现在发觉，他们曾如何等待着，他能沉默并结束他那没有结果的斗争。

现在轮子可以继续转动，工作可以正常进行；门卫带着示威性的合作态度接待每个——同接待柯韦什不一样——有正当权利要求进入的人：对有的人他像老朋友那样打招呼，为另一些人他在电话机上拨几个号码，而碰到另一些人连这个也无须做，因为他们在名单上，他们的名字可以在名册上找到，而有人已经在上面的什么地方等他们。柯韦什在自己的周围经历着某种快速的工作节奏，一种神秘的默契，而同时是针对他进行的———一种几乎不是建立在真切的事实上，而也许只是建立在柯韦什那在此期间无疑变得过分的敏感性基础上的感觉。尽管没人再来注意他，可他依旧觉得，每个目光都是针对他的，每张出入证的填写其实为的不是让某个人能够进入房子，而仅仅服务于对他——对柯韦什——作进一步的侮辱。情况无论如何都明白无误：没有必要的意志和适合于

这种意志的表达方式，他将，就像他怎样坐上电车一样，无法进入通讯社。只是在这点上柯韦什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窘境：他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以健康人的理智他必须要什么：进入通讯社去取他的工资，柯韦什已经不想这样，也许他甚至已经忘记这个；即使他进入这栋房子，那只是为了战胜这个门卫，给他一个教训。不过即使想这样，他也只有通过所谓严加管束自己理智的方式；因为他事实上想达到的目的，完全是别的东西，这可能是对一个完全别样的领域的侵犯，是同任何一种深思熟虑的告别：柯韦什简直就想打门卫一个巴掌，用拳头感觉一下，先前的这样一张脸怎样变成一堆又粘又软的稀饭——而同时他告诫自己，他可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不会这么做，既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由于自我克制，更不是因为害怕，而仅仅是，因为他——柯韦什——就是没有能力，打别人的耳光。

那已经不是针对门卫，而是针对自己的愤怒，还有那奇怪的、不清楚的感觉，也许是虚荣心，不愿意就这样默不做声地退却，无影无踪地消失，似乎他从未到过这里：这个无益于其目的的情感终于从柯韦什身上爆发，那是在最后一个来访者离开而新来者正好没到的时候：

“好吧，要是您还不让我进去，那么您遵循的就不是规定，而是按您自己的恶意行事！这是我的证件，我没有其他的证件，要是您知道，我是从哪里和从谁手中得到它的，您会感到惊讶！我会把它带回，并且报告，您不承认它——您不认可他们给我开出的这份证件！”他大叫着，吃惊地听见他自己的、确实骤然改变的声音，并

且继续说:“我无论如何会得到我的工资,倘若不是这样,那么就通过邮局！这对公司来说当然意味着不必要的增加的工作和费用——不过别操心,别人会知道,谁对此负有责任:那就是您,那个超越了自己正式权限范围的人!”话说到这里他一把抓过自己的文件。当他的手已经抓住门把手的时候,他听见了门卫的声音:

“请您等一下!”柯韦什只是犹豫地转身:在这里,难道只有当人失去了全部的希望以后,才能达到目的吗?“请您把这份证明给我看一下!”门卫要求他,而他现在那比刚才更加阴沉脸色,表明他在掩饰自己的不安。他轮流地打量柯韦什和证件,似乎在把两者做比较,尽管在文件中看不到柯韦什的照片;他的手动了一下,去抓电话,但肯定是改了主意:他突然拿过笔,用大而笨拙的字母填写柯韦什的出入证,忙乱地从本子上扯下纸条;柯韦什没有同他再多说一句话和交换一下眼神,接过纸条,快速走出房间。

续(又是一个胜利)

当他乘着电梯上楼时——不间断地上下循环的开敞式笼箱:玫瑰花圈,不:自动电梯,他突然想到,这是这类电梯的流行名称——,柯韦什感到浑身乏力,筋疲力尽,心跳不停,他几乎已睁不开眼睛,似乎他那刚才赢得的胜利耗尽了他的全部力量——当然他也没有睡好,甚至忘记了用早餐。难道从现在起一切都得这样?每当他想向前跨一步,他都得付出这样激烈的、折磨自身的感情爆

发的代价？他该如何获得需要的激情、尤其是那明辨方向的能力；他在走向何方，前景在何处？——不过，柯韦什不能否认，他那可怜的胜利——他觉得这是胜利，这恰恰是事物可怜的地方——让他内心充满了温暖，就像一次温柔的抚摩；他的内心深处，那朦胧不清的满足感哼出了轻声小调，他无法让它静下，他似乎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从未预感和估计到的力量。他甚至忘记了，在正确的地方下电梯——柯韦什通过入口大厅里挂出的指示牌知道，出纳处在下面的一个楼面上——，却突然发觉一个地址：他现在得下电梯或者在电梯转身的上面一层，坐着电梯重新往下。保持镇定。柯韦什宁愿下电梯。看来他没到出纳处，而无意中直接到了编辑部——倘若进入这栋房子这么困难，那人们至少应该留意，让每个人真的去做自己的事，而不是随意地到处乱跑，柯韦什带着某种讥讽的心满意足暗自思忖，似乎在一种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为自己的完美无缺而自豪的逻辑中，发现了一道缝隙。他发觉自己到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走廊上，由蓝白色的、闪烁着的日光灯照亮着，可以听见许多敞开着的门后打字机的劈啪声，激动的只言片语，口述文章的说话音或者电话机尖利的铃声，而长条校样的新鲜油墨味，直冲他的鼻子——柯韦什，肯定是由于疲倦，被一种无法确定的感觉，一个眩晕攫住，他似乎活动在轮回的梦魇的场地上。有人超过他或者急急地朝他走来，柯韦什诧异地注视着他们：有些人穿着靴子，也就是说人们还能闻到泥土和粪便的气味；另一些人身着破烂的衣服，脸色阴沉，举止茫然或者坚决，他们的手指非常不合适地抓着某些纸张，指甲下吸入了无法清除的油墨污垢。他还碰到几

个筋疲力尽的、秃头的、戴眼镜的、胡子拉碴的、匆忙的、眼睛紧张地眨巴着的人；他们为数不多，大都衣冠不整，嘴角叼着一个烟屁股，只有他们才被柯韦什视为真正的记者。几乎在走廊的尽头他发现了一扇门，上面有这样的标记：总编-秘书办公室。他按下门把手，走进一个明亮宽敞的屋子，后面有人在打字，而在柯韦什的近处，一个金发胖女人坐在一张写字台的后面，那自信和小小的双下巴，整洁的颜面，讲究的衣着，恰恰同柯韦什至今看到的情况形成对比，而他鼻子里也突然闻到一股香水味。柯韦什用力嗅着——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仅在国外居留时闻到过这样的气味。女秘书问，他有什么事，而柯韦什则开门见山地表示，他想同总编说话。

“我该报什么名字？”女秘书问。

“柯韦什，”柯韦什说。女秘书在一个本子里翻阅。

“您没预约过，”然后她说。

“我是没预约过，”柯韦什承认，“可我仍然想同他说话。”

“有什么事？”女秘书问，而柯韦什说明——不缺乏某种尖刻：

“有人在这里解雇了我。”

“一切都清楚了，”女秘书同那个门卫一样地说，不过没有以同样的语调，没有责备的意思，相反带着某种兴趣打量着柯韦什，“您就是那个从国外回家的人。我们了解情况。”不可思议的是，她脸上的好奇来得快，去得也快。她告诉柯韦什，她得先同总编通电话，然后总编会给他提供某个日期，而他得把这个日期告诉她——这个女秘书——，而她——女秘书——以后会通知柯韦什；

要是他有电话，就电话通知，要是没有，就通过邮局。

“这样的话，轮到我要很长时间，”柯韦什认为。

“有可能，”女秘书同意，“不过程序就是这样，”说完她还补充道，抱歉总编在目前这段时间非常忙。

“忙什么?”柯韦什问，引得女秘书抬眼朝他看，似乎他不是从国外，而是直接来自疯人院。

“他在工作，”她说，“他交代我，任何人不得打扰他。”

“他肯定会把我当成一个例外。”柯韦什说着就朝一个包着软垫的门走去——倘若那仔细制作的软垫和周围那闪光的铜钉还让他心存疑虑，那么钉在门垫上的、让人肃然起敬的牌子向他说明了一切。上面是:总编;女秘书从她的桌后跳出，就像被毒蜘蛛咬了一口。

“您难道想这样就进去?!”她对柯韦什呵斥着。

“当然，”柯韦什说着继续向前，尽管不完全受阻，可他首先得经过女秘书身旁，而她现在已经横站在他和门之间，想堵住他的路。

“请您立刻出去!”她叫着。“请您滚开!”她完全失去了理智:“您没听见吗?!”而柯韦什似乎真的没听见她说的话，因为尽管他留意着，不踩到女秘书的脚，可他还是坚决地朝前挤去，而女秘书不断地往后退却——她该不会想同他扭打或者突然掏出武器，柯韦什担忧地想着——“没有预约，甚至部门经理都不能走进这里……就是责任编辑也不行!”女秘书继续说着，现在甚至伸开了双手，仿佛要拥抱柯韦什，而其实她只想以这个绝望的和自然是毫

无用处的姿势护住门。这时她那凸出的臀部几乎已经触到了门板。柯韦什现在是否又能成为那种转折的见证人，这里的转折——而且总是这样？或者仅在没有把握的、某类机械故障的罕见的和无法估计的时刻中？——看来，那最极端的、几乎是有威胁性的固执，至少有时是值得的。因为，此刻，就在女秘书几乎要被在门板上钉上十字架的时刻，她那眼神忐忑不安、情绪激动异常的脸上，第一次显出一丝犹豫的表情，然后是一个勉强地挤出的衷心微笑；似乎那刚才还尖叫过、甚至对他大吼过的不是她。她用自己那由于激动半是已经窒息的、但还是温柔的嗓音要求柯韦什：

“请您坐一会儿，我立刻替您通报，”说着她人已经滑入包着软垫的门中。而在这个门后——如柯韦什看到的那样——第二扇门被打开。

他坐下；突然觉得有什么事干扰他。柯韦什追寻着：那是寂静——到现在为止在背景中一直不停地击打着的打字机，沉默了下来。柯韦什只是把这种声音当作，让我们这么说吧，当作大自然中树叶的簌簌声或者雨点的啪嗒声。也就是说，直到现在，当声音静下之后，他才发觉这种声音。从同一个方向，一个微弱的和纤细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就像女人那压低的咯咯的笑声；他正想转身，可女秘书已经回来，脸上带着一种业已平缓和礼节性的微笑；就像此前他们之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那样，她要求他说：

“请您进去，”——而在这一瞬间，那架打字机也重新响起，声音可能比以前更加激烈。

续(又是一个胜利)

当柯韦什穿过第二道门时,起先他几乎什么都没看到,过了一会儿才稍稍看见些什么;从那宽敞的窗户里闯入的阳光,直钻进他那由于过度疲倦而已感到刺痛的眼睛。阳光中,他看到在一个巨大的写字台后面有一个黑色的轮廓,一个被光线切割的暗影,但它还是分成了一个人的上身的若干部分,肩膀,脖子和脑袋——显然是主编本人。现在暗影生出附加物,一条伸出的手臂。柯韦什——由于光线造成的迷惑人的视角——在最初的瞬间根本就不知道,手臂指向何方:

"请坐,"他听见一个深沉悦耳、由于过度劳累或者长期吸烟变得有些嘶哑的嗓音。因为他在桌子靠自己的这边只看见一张椅子,于是就坐到了它的上面,可他依旧处在明晃晃的阳光照射下,甚至——以他现在低一些的位置——正好处在出现在窗子上半部分的光源中:面对着太阳,同时当然也面对着主编。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但心里还是有话通过嘴唇冒出,而这虽然出于他的笨拙最终还是与事实相符:

"我不得不拜访您。"

"这是对的,"写字台后的声音响起。一个微小的火苗燃起,一道淡蓝色的烟雾升腾到空中,又迅速在光线中散去。而柯韦什在这烟雾后听见说话声:

"我的门对谁都是敞开的,"面对这样一个态度坚决的表白,柯韦什心中那种直至进入这个房间存有的、仿佛受到夹道鞭笞的感觉刹那间像烟雾似的消散而去了,他突然发现自己心中油然生出一种模糊的谢意,而这种谢意又突然让他充满自信。就是他自己的声音也受此感染。

"有人解雇了我!"他用一种简直是带有歉意的微笑说,就像成人之间互相讨论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那样。

"我知道,"柯韦什听见他说。然后是:"我该怎样帮助您?"

"我失去了工作,"柯韦什解释。

"您的工作?"声音听起来有些——至少柯韦什有这样的感觉——吃惊。

"我是说,我没有能靠此生活的工作了;"柯韦什的话让自己也窘迫不安——要是他想让别人理解他,他必须清楚地表达自己。

"事情原来是这样。"在这个声音中似乎震颤着某种不耐烦。

"是这样,"柯韦什说,"无论如何我得靠什么生活。"

"您得依靠什么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我们大家都得靠什么生活。"说话时他的脑袋不断地在动,所以柯韦什渐渐地能够看出一个朝前突出的下巴和一个有力和专横的鼻子的轮廓。"不过从根本上说,这不是首要的问题。"

"要是人们没有能依靠它生活的东西,那么这就成了首要的问题,"柯韦什说。

"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有他的收入。"在他的声音里柯韦什

听出某种坚决的、不允许任何反驳的东西，似乎在斥责他。"至于那份解约书，"话音已经变得稍微和气一些，"我们是作了仔细斟酌的。说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能派您什么用处。尽管，"——这里声音听起来有些迟疑，但继续下去——"我不否认，我们在您的事情上接到一个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的指令。"

"从哪里？"柯韦什不由自主地脱口提出这个问题，但毫无疑问太着急了些，因为他没有得到回答。

"比如我们不熟悉您的工作，"主编继续说下去。"另外您，就我所知，在国外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而您可能根本不了解我们报纸的方针。"

"可是，"柯韦什说，"并非只有方针。在一张报纸那里，"柯韦什变得相当活跃，"同时还有其他的工作。"

"您让我感到好奇，"他听见主编说，而这句话——不能说是敌意的，但也不怎么特别友好——重新让柯韦什感到没有把握。"您想的是什么？"

"我想的是什么？"柯韦什试图集中自己的思想。他心里产生出疑虑，觉得自己正走向一个陷阱。"我能够，"他说，"陈述考虑周密的句子。我懂得一个故事的结构，知道如何设置要点……也许，"他带着一个腼腆和抱歉的微笑补充道，就像要避免给人以骄傲自大的印象，"也许我也有自己的风格。"

"是这样。"话音简短干脆，而在他那被围绕在阳光中的脸上，柯韦什无法看出任何表情。"根据您的意见那就是一个记者的工作，"声音断言，而不是提问，"它的任务也就是，有技巧地组织考

虑周密的句子，适当地写作有要点的故事……”

“无论如何，”柯韦什心中现在生发出一种奇特的执拗，仿佛他有道理而且必须捍卫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没有这些就没有新闻业，”而这时他自己也不知何故，为什么头脑中突然闪过对那个钢琴师的回忆。当时他在夜里谈到了他的曲目。

“是这样。”话音比刚才更加简短和有力。然后，过了一会儿，慢慢地和清楚地响起一个问题：

“可您不具备一种信仰……一种信念。”柯韦什霎时间感到，似乎他在测量一个深渊的深度——自己是多么的愚蠢，最终更好的可能是闭着眼睛往下跳，倘若他本来就必须跳的话。

“不，”他说。然后几乎在寂静中叫了出来，继续他的话：“不……在我还没能确定任何一件事之前，我该如何具备一个信念！生活可不是信仰的一个源泉，生活是……我不知道，不过生命是某种别样的……”

但他的话被打断：

“您不认识我们的生活。”

“我想工作，然后我就会认识它，”柯韦什说。声音已经低下，几乎在恳求。

“那您就工作！”

“可是我被解雇了，”柯韦什抱怨。

“工作不单单可以在我们这里，”声音鼓励他。

“可对于其他的事我什么都不懂。”柯韦什低下头，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乞丐。

“会有人教您什么的:我们的工厂敞开着大门迎接所有愿意工作的人!”声音重新响起,而柯韦什再次抬起头:这样的理解犹如判决,使他觉得浑身乏力,心绪平静而昏沉,但不知怎么地又让他重新获得自己那苦涩的骄傲。

“可这是您替我想好的,”他缓慢、几乎是悄悄地说着,同时他那盲目的目光徒劳地试图在光线里捕捉那不管怎样变形的、但至少是可以认出的脸。

“我们什么也没有替您想好,”声音从那里传来,“您弄错了:您的可能性必须由您自己去发现。”——主编似乎为这样的斥责感到有趣,他的声音变得热情些,简直显得友好:“您工作吧,认识我们的生活,睁开您的眼睛和竖起您的耳朵,积累您的经验。只是别以为,我们已经放弃了您和您的才华。这扇门,”随着话音手臂抬起,指向柯韦什背后的某个地方,显然是指向门,“这扇门,您将看到,还会对您再次打开。”

“可能吧。”柯韦什跳起身;随着失去希望(如若那真的是希望的话)他也失去了耐心。那是对于不再让他感兴趣的所有事情的耐心,因为那不再是他的束缚,也不再是他的自由;“可能吧,不过我不会再重新走进!”

然后他忽然又到了外面走廊上。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出来的:自动电梯已经带着他下降,而他的激动也逐渐平息。这时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像一阵无名的幸福感流经他的全身,莫名其妙。或者那只是对经历过的激动的反应。但如此地突如其来,几乎把他吓着。一切事情的发生同他想象的不一样,尽管如此他觉得——

也许只有在这样一种纷乱的、对他来说失去均衡的情绪中——，他的意志得到了满足。似乎他维护了什么，似乎他捍卫了什么——不过是什么？突然他想到一个词：他的荣誉。可是——他惊讶地自问，似乎在某个没有料到的障碍物上绊了一下——什么是他的荣誉？

南　海

在出纳处，别人二话没说就把他该得到的钱支付给他——一笔可怜的数字的钱，柯韦什当然还没有打听过当地的物价，可能吧，他的愤怒仅仅针对他心中突然冒出的那种雇员本能，那种永恒的贪婪，这种贪婪会抓住别人投给它的一切，就像抓住一块肥肉，然后带着令人讨厌的咕哝声把它吞下，以便立刻张开嘴巴接住另一块肥肉，不问那先前得到的东西是否是它应得的：而就柯韦什自身来说，他没有出过任何力气，事实上别人付给他钱，只是让他在这两个星期里别碍手碍脚，别用自己那无足轻重的烦恼去打扰任何人——，而且没有忘记，在他那出入证上敲上图章，而没有这个他别想走出大门。当他来到走廊上时，他经过一个人的身旁，他——柯韦什回忆起——曾经排在他前面，在出纳处领了钱，而现在正好在复数他的钞票，显然对钱的数字颇为不满。当柯韦什走过他身边时，他头也没抬地问道：

“他们也把您解雇了？”

“是的，”柯韦什回答。

“为什么?”这个人问他，他一边把钱塞进口袋，一边与其说是好奇，不如说是漫不经心地问。

“我不知道，”柯韦什耸了耸肩说，也许受到一些刺激；他有这样的感觉，对自己的事情已经感到腻烦透了。——“我甚至从来不是这里的人，”他又添了一句话，为的是不显得不爱讲话。

“原来是这样，”那个身份和柯韦什类似的人说。于是两个人一起顺着长廊走向电梯：“他们把你送到了农村，当你回来的时候，等着你的是解聘书，对吗?”

“是这样。”柯韦什附和他。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方法，”另一个人点头说。“我们算是走运的，”他补充道，同柯韦什一起踏进那摇摇晃晃地到达、又已经带着自己的负重物继续下沉的箱笼。

“为什么?”柯韦什心里萌生出某种兴趣。“他们也把你解雇了?”

“那是明摆着的事，”另一个人说。

“为什么?”柯韦什问。

“他们不喜欢我的脸，”现在是他耸了耸肩，同柯韦什刚才的动作完全一样。他们穿过入口大厅，把他们的纸条交给门卫，然后到了马路上；日光，交通，还有小城市那带有吞没和中和一切的满不在乎的喧闹，让柯韦什觉得对他犹如一种恩赐。“今天的这些变化……”刚才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柯韦什猛然抬头：他几乎忘了，他不是独自一人。

“什么变化?”他问,他更是出于礼貌地问,同时已经预料到会有什么回答,而回答恰恰如此:

“那谁知道?”

“没人,”柯韦什点头。他觉得,自己加入了这里一种通常的仪式,完全是自动的,就像事情应该是的那样。

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这次是一个真的、切实的、他本该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尽管如此他问另一个人: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还能干什么!”柯韦什的新熟人随便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要吃午饭去。”这个理所当然的回答透过柯韦什的身心,让他受到鼓舞,似乎经过了长久的流放生涯后他渐渐地重新返回人间。“要是你有时间,就一起去,”柯韦什的新熟人继续说。柯韦什现在看到,这个人长着黑色的头发,一个厚实的下巴,一张粗鲁的、但总体上讲还是和善的脸。每当他笑起,这张脸像是要破裂,似乎在那僵硬的表情下突然一个孩子透出脑袋。“我们去南海,那里总是能吃到什么好东西。”柯韦什刚才只不过心情好了一些,现在几乎要欢呼了,因为他知道,这里提到的肯定是个饭店,而他明白,在他心里蠢蠢欲动的正是这个渴望:坐在一家饭店里——即使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同一个好朋友一起无忧无虑地吃饭喝酒。

“远吗?”他追问。

“你没去过南海吗?”他的新朋友感到惊讶。“这样的话,你就该尽快地认识它。”随后他们一起上路。

波浪翻滚

鼓胀的肚子,用酒精——尽管那只是便宜和淡而无味的啤酒——消止的口渴,浓密的烟雾和不时地从那不绝于耳的喧闹声中冒出的只言片语,这一切让柯韦什感到头晕目眩,似乎在这里南海饭店,他真的坦然地让海浪摇晃着,脱离了任何只是来自遥远处的稳固的确定性。当他们通过那老式的、配有玻璃的旋转门走进饭店时,柯韦什忽然觉得这个地方——一个被分割成两个或者更多房间的大厅——似曾相识,但又不认识。无论如何,即使在南海边上,时光也没有不留痕迹地流逝:海绵椅垫已经破碎,形影相吊的钢琴在台上无人光顾,被一条床单盖着。总而言之,一个衰相毕现的饭店和咖啡馆,一幅是赌场又是日间避难所的图像,而他的新朋友,斯齐克拉——当柯韦什听见他的名字时,他浑身一震,一种不比某种不确定的回忆更多的感觉浮上心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回忆的不确定性同现实的不确定性是一样的——,显然像是到了自己的家;柯韦什就一切听他安排,似乎他想——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卸下那几乎已经无法再拖带的累赘:那是他自己。就是他的疲倦也重新袭来,所以对发生的事情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们自己的、起先是着急的和随后变得迟缓的脚步踏进房间内部时,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灌木丛。柯韦什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在寻找什么人;然后看到的是向他们迎面而来、既不年轻也非年迈的女

招待，她那开朗的大脸由于那从鼻子一直延伸到下巴的皱纹几乎带有一种悲伤的神色——同她的话语和大方的举止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手指一张用某种色彩不明的台布铺好的空桌说："请进，编辑先生们，放松一下你们的四肢！"看来她同斯齐克拉先生十分熟悉。然后是他们那奇特的对话：斯齐克拉为他们两个要了牛排，而女招待问："先生们要半熟的施瓦本肉块吗？"接着斯齐克拉还是要牛排。女招待闭上眼睛，扯着嘴角问他："您老实说，上一次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点见过维也纳牛排了？"于是斯齐克拉像是生气地同她打起嘴仗。"这可写在菜谱上！"他叫着。"当然在菜谱上，"女招待回答他，"一份菜谱怎么能没有维也纳牛排？"柯韦什觉得，他们两人似乎在表演一出滑稽的社交游戏，而来自远处的呼叫和女招待那突如其来的不耐烦终止了这场游戏："够了，"她说，"别的地方还有可爱的客人们在等我。你们吃土豆馅饼！"说着她急忙走去，而斯齐克拉带着他那突然变得脆弱的表情和后面透露出的淘气的微笑，对柯韦什解释："这是女招待阿丽茨。"柯韦什高兴地点头。但不久他的高兴简直成了兴奋，因为土豆馅饼其实根本不是土豆馅饼。柯韦什用他试探性的叉子在鸡蛋和土豆下面碰到了一块美妙的肉，引得他几乎叫出声来。但斯齐克拉那快活的摇头让他明白，他最好还是别出声——显然他们得到了优待。"对阿丽茨你可以放心。"这是他能从斯齐克拉那里了解到的一切。

不管是对近处那烟雾腾腾的半明半暗中的客人，或者对远处拥来挤去、无休无止、并激烈地做着手势的、或者陷于那冥思苦索

的沉默的其他客人，他看来知道他们的所有情况——可关于他们他都说了些什么，柯韦什几乎没有记住任何一部分。那里有这个一个光脑袋的胖子——徒然地用一块巨大的手帕擦着汗——，他那呈现出病态的脸上汗水津津，而他的桌子像是某个起跑点。一些人匆忙地在那里坐下，然后重新起身，而另一些人坐在那里进行较长时间的交谈。斯齐克拉也同他打招呼，而这个光头同样对他点头回礼。关于他柯韦什了解到，他是个“未立之王”——这个名字是谁起的，这不太清楚，但是这个名字的意义不难猜出，因为他在这里是个没有受到加冕的国王。半个咖啡馆的人都为他工作，斯齐克拉说。“怎么会这样?”柯韦什问。是这么回事，斯齐克拉解释，此人其实是个已经退休的领养老金者。柯韦什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斯齐克拉却反问:“怎么，你以为他是干什么的?”尽管柯韦什什么也没想——他懒得动脑筋——，他还是应了一句:“原来是这样，”似乎他明白了。看来别人等待的正是这样一个回答。“好吧，”他继续往下说，这个未立之王〈鉴于他以前的功绩〉(说到这里斯齐克拉对柯韦什挤了挤眼睛)获得了准许，在农村市场上对农妇出卖头巾和围巾，以及其他的东西，给农民照相，然后把照片卖给他们。这个准许原先明确是给他的，仅仅授权给他本人，卖东西和照相。可是，一方面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这些农民，通常是一些多疑的人，斯齐克拉说，可要是有人给他们照相，他们会天真得像小孩那样。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机器里根本就没有胶卷(商店里不是随时能买到胶卷)，照相机里装着一个空壳就被按下快门。谈妥的预付款付出，但那“完成的”照片他们当然永远得

不到。而摄影师提供的名字和地址当然是假的——，一个人根本没法完成这么多的工作，此外这个未立之王还患严重的肾脏病和心脏病。可是一大群人"需要一张纸片"，斯齐克拉说。于是他们就受雇于这个未立之王：不管以什么方式，无论如何他给他们弄来官方的证明，这样他们就成了一个公益性社团的工作人员。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指责干白日偷盗的事或者过寄生生活而被追究责任，另外他本人也不会受到非难，说他控制着一个遍布全国的商务代表的网络。因为商务代表，不是吗，没人能够雇用，即使未立之王也不行，而反过来说，商务代表不能没有相应的证件进行商务活动，而这些证件又证明，他们实际上不是商务代表；他们就这样互相依靠——斯齐克拉说——，而他们不仅把未立之王看作他们的老板，而且视他为他们的救世主。

"那个人呢？"柯韦什用脑袋指向远处一张靠窗朝街的桌子，那里坐着一个一头浓密的灰发的人，他那皱纹杂乱和棱角分明的脸似乎透露出他那桀骜不驯、激烈胆大的特点。他戴着一副双层镜片的眼镜。外面的镜片是暗色的，可以翻起——柯韦什知道这个，因为它们现在正好翻起在那里——，而这个人看来正沉浸在某件从这里望去看不清的事情中——要是情况表明，他在写乐谱或者画小画像，柯韦什不会感到惊讶。可是，当斯齐克拉的目光，顺着柯韦什示意的方向望去，落到这个人身上时，他的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唧筒先生，"他笑了。"在空余时间里他也是未立之王的雇员。在卖给农妇们的衣料上得用一种喷射装置上色，而在喷时，机器就像一个风箱，要人用脚踩动来进行喷射。这件事就由

唧筒先生完成。他的名字就是未立之王给他起的。他懂得开玩笑,还热衷于戏剧;唧筒先生主要的职业是在对面剧院里当跑龙套演员,"——柯韦什还是吃惊不小:他第一次听说,这里甚至还有剧院——,"除此之外他也修钟表。就是现在他肯定正在修表——不过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他无法把拆开的手表重新装好,而表的主人从他那里拿回的只是一个金属表壳和被仔细地包在纸张中的一堆发条和螺丝;尽管如此他总是有什么东西要修,因为他那架势,怎么晃动手表,把它放在耳旁细听,怎么打开盖子,用他那双层眼镜朝里看,这都不断地给人以新的信赖感;此外他收费便宜。"

关于一个金发女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她如何把自已那张独特有趣的脸支在托着下巴的手上、双眼迷茫地望着虚无、桌上是一杯没有动过的烧酒的情形来看——柯韦什只了解到她在南海的有名的名字:"超级名妓";对于一个古铜色皮肤、穿着特别华美、头发花白的男人,斯齐克拉以下面的话让他特别注意,那是安德列叔叔,他说,"带着氯仿的人"。"什么?"柯韦什笑着问。而斯齐克拉告他,以前,当陌生的国家还通过国际铁道线互相连接的时候,安德列叔叔经常结识坐一等车厢旅行的妇女,晚上用浸过氯仿的药棉捂住她们的脸,然后实施抢劫;根据斯齐克拉的讲述,安德列叔叔今天还对大陆上全部特别快车的行车时刻表倒背如流——倘若还有特别快车在通行或者旧有的行车时刻表还有效——,尽管他"已经多次被抓",而且一抓就好几年。他怎么"还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水准",对此斯齐克拉只能这样说:"一个谜,"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女人;只有女人,不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当然还有其他的客人，正经八百的人，对此无话可说，还有一些可以对他们说上些什么的人，可柯韦什仅仅听着，其实什么也没听进去，即使听着，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真的在听：他相信，又不相信——那是在声音、图像、印象的聚散不停的波浪翻滚中的稍现即逝的灯光反射；而就一切迹象来看，他的心不在焉被误解了——但这事实上是由一种发现引起的，尽管由一种令人忧郁和伤感的发现，但它又有些甜蜜，就像久已逝去之幸福的感觉——，因为他突然发觉，有人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他不该"垂头丧气"。

"会好的，"斯齐克拉沉思地看着柯韦什。"有两条路，"他继续说。"一条短而笔直、不通向任何方向的路，一条长而弯曲的路，对此人们不知道它导向何方，但人们至少有在路上的感觉。这得立刻记住，"他带着某种忧心忡忡的紧张补充道。

"为什么？"柯韦什恼火地说，似乎他的平静受到威胁，但还是带着一种勉强的微笑，就像一个尚未放弃希望的人那样。

"为的是，"斯齐克拉说，"因为这充满智慧，可以被使用在一出戏剧中。"

"在怎样的一出戏剧中？"柯韦什犹豫地问道——也许他希望着，在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就能拒绝它。

"恰恰是这个，"斯齐克拉说，"我想，我们应该写一个剧本，"尽管十分缓慢，但是犹如一滴一滴地提炼毒素那样地说出。柯韦什重新变得清醒。

"什么样的剧本？"他打听。

"这还得想一下，"斯齐克拉说，尽管看上去他对此早有思考，

因为他马上接着说："虽然可以是一出正剧，但有些困难；立刻就会露出马脚。我想，我们得写一出滑稽剧，这会成功。"

"成功?"柯韦什没有把握地问，嘴里似乎咀嚼和品味着一个奇特的、难以说出口的外语词。

"这是明摆着的事，"斯齐克拉不耐烦地注视着他，"不管怎样人必须获得成功。成功是唯一的出路。"

"从哪里出去?"柯韦什问。斯齐克拉片刻间审视地看着他的脸，似乎在寻找一个秘密：

"你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然后他说，明显地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而感到快活，"不过你是有幽默感。我没有。无论如何在写东西的时候它不太管用。可是，"他继续说，而目光直直地看着柯韦什，弄得柯韦什有些窘迫，因为他在斯齐克拉的眼中感到某种挑战性的东西，尽管那只是让他注意的要求，"可是一段时间以来我研究了戏剧理论。这可以自学，"斯齐克拉蔑视地挥了一下手，"都是谎言；只有那对话我独自一人弄不懂。我还没有真正的好主意，"他接着说。柯韦什心中生出一种紧张感，一种受威胁的感觉，害怕渐渐地受缠绕，也许被缠绕进一个对他来说毫无干系地被设想出的、但尽管如此对他的力量提出要求的计划。"老朋友，"他听见斯齐克拉胜利地高呼，"我们获得了拯救：我们写一部滑稽剧！"而柯韦什说：

"好的。"但同时为了自卫，说："不过不是现在，"对此他们的意见得到统一；现在他们得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斯齐克拉叫来阿丽茨，尽管柯韦什提出异议，他也替他付了账，而且给了一份优厚的

小费。

“先生们商定好了妙计吗?”阿丽茨,那个女招待,一边把钱放进口袋,一边问。

“一个出色的人物,”斯齐克拉目送着她,似乎已经在未来那滑稽剧的灯光下看到了一切;但他的脸色随后变得忧郁:“只是太可惜了她,”他遗憾地补充。

“为什么?”柯韦什问,而斯齐克拉这时好奇地四下查看:

“眼下我看不到他,”然后他说。

“谁?”柯韦什问。

“那个……我该怎么说,她的男朋友。”

“那是谁?”柯韦什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个,可他现在很想了解——看来阿丽茨不知怎么地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斯齐克拉仅仅拒绝式地说:

“有许多闲话。而不管怎样,”斯齐克拉的脸上显露出一种悲哀的神色,“阿丽茨只是一个女招待,而女招待总是需要某个能养她的人。”

“原来是这样,” 柯韦什说。“对,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事;也就是说,流行的故事。”——说着他们起身离去。当他们穿过大厅时,斯齐克拉不时地同人打招呼。到了街上,他们互相握手,共同约定,晚上时分,如斯齐克拉说的那样,在南海“互相碰头”,他们甚至可以在阿丽茨那里,柯韦什现在也认识了她,互相留话,而一旦他们自己的事情有了眉目,他们将立刻动手写滑稽剧。

惨 败

“在此之前仔细想个好主意，”告别时斯齐克拉说，而柯韦什带着淡淡的微笑，那也许是针对太阳光和骤然而至的孤独的前景的，说：

“我会尝试。”

第四章

最终。女房东，房屋管理人

柯韦什去政府部门，把自己那临时居留证改成长期居留证，并且拿一张证明。女房东维冈特已经第二次提醒他，要是他想继续在她这里住下去，就得尽快地办好这件报户口的事。

"我当然不知道您的打算。"她把自己那明澈如小湖的眼睛，看向柯韦什，而柯韦什没有把握地微笑着，似乎同维冈特夫人相比，他自己对这类打算了解得更少。

"当然，"他说，"我非常满意，"似乎他真的出于这个而不是出于其他别的什么原因留在这里。对此女人说：

"这让我感到高兴，"一边把一个看不见的线头或者碎屑从桌布上拿走。他们在柯韦什的小房间里——他请维冈特夫人坐到唯一的那张椅子上，但徒劳无功，所以他也站着——，下午已经开始过渡到晚上，但是开灯还早了些；女房东刚才在柯韦什这里敲了敲门，柯韦什开始吓了一跳，以为那个男孩又来袭击他。但在他叫出"请进！"之前，他突然想起，这不太可能是那个男孩。彼得通常不敲门。

"您根本没提到，"女人继续说，"您是记者，"——她的声音里隐含着某种非真实的指责，在她那苍白和尖尖的脸上出现一种胆怯的微笑，似乎她站在一个知名人士的跟前，而同这样的人得用一

种小心的口气说话——柯韦什，事实上对此真的没有提到一个字，被女人那灵通的消息弄得几乎大吃一惊。怎么这样？这里的情报机关作用如此快捷？不过没去请别人解释，他觉得更有必要的是自己给出一个解释，似乎想排除一种误解、一种几乎是糟透的流言蜚语。

"是这样，"他说，"不过我不在任何一家报社工作。"然后丝毫不顾及这会给女人带来怎样的失望——谁知道，也许她已经在吹嘘，她有一个当记者的房客——，他赶快补充道："我被解雇了。"

不过，即使她感到失望，别人从她脸上也看不出这点；相反，她仿佛得到了解脱，她刚才那疑虑重重的脸上，现在出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无论如何是温和的表情，并且以一种柯韦什听上去更自然的语调轻声地确定：

"也就是说您被解雇了，"说着她把脑袋微微地偏向一旁，感兴趣地对柯韦什抬眼看来。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也许染过了——，所以让柯韦什想起一种金丝雀。"您这可怜人，"她补充道。柯韦什抬起眼眉，似乎想反驳，尽管他还不知道，他该说什么。又要开始讲话的女房东现在神态显得亲密，似乎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要隐瞒。她非常轻声地问，好像否则别人会听见——尽管除了他们没有别人在房间里：

"为什么……"

柯韦什回答：

"谁能知道？"而这个回答看来这次也没有失去效果：

"没人，"女人说着坐到了刚才让她坐、可她又推辞了的椅子

上，而同时她脸上任何表情都消失不见，似乎她突然觉得自己累得不行，“没人能知道这个。”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为了不让女房东觉得尴尬，柯韦什也坐到了床沿上；由于缺少另一个线头或者碎屑，维冈特夫人现在低垂着头，摆弄着桌布穗子。

“您知道吗，”然后她说，以一种柯韦什至今只有听见过一次的深沉的嗓音，那是在他到这里的那个早晨，“有时我觉得，我什么都无法再明白。”她慢慢地抬起头，看着柯韦什——她那眼角皱纹之间那出人意料的湖泊似的眼睛上，现在被蒙上了乌云。“其实，”她继续说，“我得向您道歉。”也许柯韦什的沉默让她觉得不可理解，也许也充满希望，她补充说：“由于我的儿子；他肯定成了您的负担。”真的是这样，那个男孩已经成了柯韦什的难题。就在第一天晚上——柯韦什正好想睡觉，他几乎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了——可他就这么闯进屋里，手臂下夹着棋盘说：“我来了！”似乎他由于重要的事情，现在才终于能够对房客履行他早该履行的义务。柯韦什徒劳无效地寻找借口，徒劳无效地说他累了，说他没有兴趣，可男孩已经在柯韦什的睡椅上放好棋盘，摆上棋子。“黑的还是白的？”他在自己那闪光的眼镜后严肃地打量着柯韦什，自己已经在自己那一边回答：“白的，这样你可以先走。”于是柯韦什先行，等待对着，然后又走了一步；他几乎没有注意棋盘，他的手机械地、也就是说不依赖于他地移动着棋子，遵循着一种梦幻般的战术，就像他的手指——不管从哪里学来的——所能回忆的那样。也许这种战术他是在儿童时代记住的。最终说来——想到这里柯韦什几乎惊讶地暗自微笑——他也曾经是个男孩。过了很长时间

他才抬起头来——彼得的嘴巴扭歪了，脑袋在发抖，他的脸上，似乎全部的血液都涌在那里。“这样蹩脚的计谋……这样蹩脚的计谋……我上当了！”他不满地说着，从自己那蒙上了水气的镜片后对柯韦什恨恨地看了一眼。然后说：“我投降！”话音未落棋盘和棋子已经飞了出去，落得满地都是；柯韦什的第一反应是俯身过去拿，然后他想起，他这是在同一个孩子打交道，而孩子不能被惯坏，相反，应该为此受到惩罚。“现在把你扔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他责备道，声音尽可能地严厉。可警告是多余的：男孩已经四脚着地，在地上到处爬动。几分钟后棋盘和所有的棋子又整齐地摆在柯韦什的面前。“现在我要打败你30次！”男孩告诉他，紧咬牙关，似乎他同柯韦什不是在下棋，而是在进行摔跤比赛。他立刻先行；在下棋的时候，柯韦什肯定有几次睡着了，遇到这个情况，男孩就撞他的膝盖，对他呵斥。“该你走了！”而维冈特夫人不时地把脑袋伸进门来：“你们还在玩？”她犹豫不决地问，然后又消失不见。男孩根本就不理睬她。只有一次，似乎完全不是对着柯韦什，而仅仅由于激动说：“我最恨她说：玩！”“为什么？”柯韦什心中生出一丝好奇。“这难道是玩？”“不！”男孩自己断然回答。“那是什么？”柯韦什又问。“也许是工作？”“你弄懂了！”现在男孩好像带着某种尊敬看着柯韦什。“我想摆脱这个倒霉的处境！”他又补充；但他没有继续解释——他紧闭嘴唇和严肃的表情已经在准备走下一步棋。简短，干脆，就像是对准柯韦什的一颗枪弹，他的声音再次清脆地响起：“将军！”在她所有那些明智的理由——比如时间已经很晚，房客可能已经累了，而首先是，早就到了睡觉的时

间，而他们两个人一早还要去学校和办公室——都被证明毫无效果以后，维冈特夫人不得不把男孩从柯韦什的房间里拖走。在这个晚上，柯韦什还长久地听见孩子那执拗粗鲁的声音和那女人压低嗓子的安抚声。

“一个奇特的男孩，”柯韦什现在说。

“是的，不过人们得理解他。”女人的回答就像准备好的那么迅速，似乎她这样说不是第一次，相反——柯韦什反正这么感觉——时刻准备着这么回答。“他也不容易，”维冈特夫人继续说，“而我带他也不容易。正好在他最需要父亲的年龄……”

她沉默下来。像是有人要求他摆脱这明显的窘境，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柯韦什开口说道：

“是啊，他走的太早……”

一定是他表达得不清楚，因为维冈特夫人不解地注视着他：

“谁？”她问。

“我是说，”柯韦什小心地寻找词句：他在一个棘手的领域里迷失了方向，现在当然已经没有退路，“我是说，他这么早就把您当寡妇留下……”

“原来是这样，”女人说。她沉默了片刻，然后直截了当地对柯韦什说：

“他们把他拖走了，他遇难了！”她呆呆地昂着头凝视着他，几乎是挑战性的，带着奇特的顽强，仿佛把自己所有的痛苦，一下子抛在柯韦什跟前的脚下，现在等待着，让他在上面乱踩。

不过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柯韦什点了几次头，慢慢地，带着

理解和有些阴郁的表情，好像他虽然认为这样不对，但是，有人——用维冈特夫人的话来讲——“被拖走和遇难了，”并不是特别不同寻常的事，他完全满足于听到的事情，也不期待别人对任何其他细节做解释；而女人那紧张的神色也渐渐平息，变得放松，似乎她对散漫在他们之间的沉寂感到厌倦，或者她在沉寂中预感到一种在他们之间编织缄默的秘密的复杂关系。

“就是这样，”于是她无力，看来也有些冷淡地重复，“他被拖走和遇难了。这是所有事情的根源。他根本无法认可这点。”

“怎么?”柯韦什打听。

“他为自己的父亲感到羞愧，”维冈特夫人说。

“他为他感到羞愧?”柯韦什感到惊讶。

“他说:他为什么让别人这样对待他?”说着女人用头和手做了一个急躁的动作，似乎她不是和她丈夫，而只是和一个不断地针对她提出的问题生活在一起，而她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就像对自己的无奈。

“孩子气的理由，”柯韦什微笑着说。

“孩子气，”维冈特夫人说，“可他确实是个孩子。”

“当然，”柯韦什附和着说。

“他几乎不认识他的父亲。我徒劳地向他解释……”维冈特夫人说到这里静下，悲哀的小湖在她脸上那冬天的景色中湿润地闪光。“这一切难道能解释清楚吗?”然后她问，而柯韦什表示赞同：

“很难。”

"那么,"女人说,"难道我儿子说得对？那真的是个耻辱?"

"我觉得,"柯韦什想了一下,"我觉得,是。这是个耻辱。尽管,"他耸了一下肩膀继续说,"有时人们什么都无法做:就这么被拖走和遇难。"

他们重又陷于沉默。然后女人大声说,又带着她那低沉的嗓音,不过听上去就像一根要被绷断的琴弦那么尖利:

"人们会感到多么的悔恨万分：把一个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简直无法摆脱这个感觉！而且是这样一个世界……"

"世界,"柯韦什尝试着安慰她,"永远不是简单的。"

但女人也许根本没听见他说话。

"有时我觉得,他因此而恨我……他为此责备我,"她说。"我不知道,"她继续说,"我不知道,事实上他说的是否对……什么在等待他？他还必须经历什么事?"

"还有他那……他那奇特的嗜好?"柯韦什赶快提问——他担心,女人最后会开始哭起来。

"您指的是下棋?"维冈特夫人问。"他想成为棋手。"

"原来是这样,当棋手！好,好,"柯韦什认可地点头。看来他们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他成功地把女人的思想从她那无益的自责中,引入了一个令人比较愉快的方向。

"就是现在他也在参加训练,他们正在为一次青少年冠军杯比赛做准备,"维冈特夫人继续说。"他总是讲,他必须赢得比赛。他必须成为一个出色的棋手,出色的,非常出色的。"从她的话音里可以听出,她在引用她儿子的话,带着亲切的讥讽,但也带着暗

中的严肃。

“我明白，”柯韦什突然想起斯齐克拉，不由自主地用他的话继续说：“不管怎样人必须获得成功。”

“是的，”维冈特夫人发出微笑，就像母亲们为自己唯一的儿子微笑的那样，充满有疑虑的希望和某种骄傲。

“成功是唯一的出路，”柯韦什还清楚地记得斯齐克拉曾对他说过的话，而此后他从他那里经常听见这句话。

“正是这样，”女人点头。“他说，不管是什么体育项目，他要按自己的身体条件尽力地做一番尝试。您瞧，”她又补充道，“他完全有判断能力……而这已经意味着什么，不是吗？”

“当然！”柯韦什说。“让我们希望，”说到这里他张嘴微笑，可以说是和蔼可亲地微笑，“让我们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师！”

由此他们互相告别。柯韦什拿起他的大衣，说他要去南海吃晚饭；第二天早上——在那业已习惯了的、门后那被压低的嗓子发出的吵架声平息和住房大门被重重地关上之后，他立刻起床，首先去政府部门；柯韦什的报户口看来纯粹是一个形式。他的个人信息被从一张表格填到另一张表格上。只有就一个项目他被要求做出说明，因为它——似乎是——在那里的表格中找不到：

“您的工作地点？”不过正如事情接着表明的那样，这个对他提出的问题——等待着一个已经预料到的、最多只是在细节上还不十分清楚的回答——，绝非像习以为常的程序所能接受的那么无关紧要；因为听到的回答是，“目前没有，”女办事员奇怪地抬头

对站在她写字台前的柯韦什看，表现出的更是惊惧。

“您不工作？”她问，而柯韦什回答：

“不。”

“这怎么可能？”惊讶中女办事员片刻间也许甚至忘记了自己的任务，问话的声音就像由这么一个人发出，他询问别人，仅仅出于对别人的好奇。

“我被解雇了，”柯韦什说。女办事员现在呆呆地看着那已经完成一半的证明，明显地感到伤脑筋，似乎工作中出现了一个难题。然后她把笔扔到桌上，一下站起，跑向远处的另一张桌子，同一个坐在那里的男人耳语了几句，就是这个人也吃惊地看着女办事员，然后又把目光移向在旁边等着的柯韦什，最后从他的座位上站起，同女办事员一起走向柯韦什：

“您没有工作？”他问，他那非难地皱起的眼眉透露出，他对柯韦什——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感到生气；而柯韦什重复说：

“没有。”

“您靠什么生活？”下面是第二个、无疑是合适的问题。柯韦什也许能对这种充满责备色彩的声音感到惊讶，因为即使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他几乎也不能期待，这里有人还为他操心。

“目前我被解雇了。”似乎这种解雇明显地是他的耻辱，他几乎有些道歉式地补充说：

“我希望不久就能找到活干。”

“我们也希望这样，”那人回答。即使在这个回答里也含有持保留态度的严厉，似乎他那不愿沦为乞丐和挨饿者的希望，不足以

令人信服,而他得明白这点。

紧接着柯韦什出现在房屋管理人那里——那也是维冈特夫人要求的:既然柯韦什眼下是她的房客,当然也成了房屋的一个长住居民,他也必须在房屋管理人那里登记一下,维冈特夫人提醒他。“那也不错,”她说,“要是主席知道这件事;尽管,”说到这里维冈特夫人像是突然改变了主意,“也许这样更好,让房屋管理人去做这件事。”对柯韦什来说显然就可以少做一件事,他也就忘记了打听主席的情况,这个主席到底是怎么回事,尽管在女人提到他的那个最初的瞬间,这个问题曾短暂地在他脑海里闪现。

房屋管理人住在下面楼梯口,那儿并排有两扇门;当柯韦什带着寻找的目光走近它们时,一扇门忽然开启,一个矮壮和留着浓密胡须的男人出现,身穿灰色工作服,脚登巨大的靴子,并按照农夫的习惯,把扎好的裤腿塞进了靴筒。一种更适合被有益的雨水浸湿的田野而不适合这里城市马路的穿着方式。

“您找我吗,柯韦什先生?”他问。这个人留着耙形小胡子,长着多肉的鼻子,浓密和开始变得花白的、犹如楔子般长到额头深处的头发,外衣的纽扣一直扣到脖子,脚上是沉重的靴子;这一切在他心里引起一种恼怒——当然,这种基本上是偶然和暂时的外表印象这样让他失去自制力,是荒谬的,可他还是带着一种简直是尖刻的口气回答:

“是的,如果您就是房屋管理人。”

“我就是,不然我能是谁?”他高兴地咧嘴笑着:不管他是否觉察到柯韦什的恼怒,无论如何房屋管理人显然没有生他的气。

"请吧,柯韦什先生,请进!"那粗糙的、尽管如此不知怎么地有些甜蜜的嗓音,让柯韦什觉得似乎踏入一个糊状的和黏滞的地方,而脚下的这种东西立刻又涌了上来,一直够到他的头顶;他走进某个昏暗、充斥着卷心菜味的热气腾腾的走道——门后那显然是厨房的地方,可以听见脚步的滑行声,以及沉重的锅盖的磕碰声。

"您来肯定是为了让我把您登记到名单上去。"房屋管理人不知从哪里取出一个硬封面的本子,某种较大的学生练习本,打开一个带有黄色灯罩的小台灯。微弱的灯光仅仅照到本子、房屋管理人那多节的手指和肮脏的桌布,而房间本身由此更深地被掩没在黑暗中。

"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您怎么立刻就知道我是谁?!"柯韦什蓦地注意到房屋管理人的突然出现——难道他在等他?他在门后窥视他?——而当他把刚才从政府部门得到的证明递给房屋管理人,以便他能把自己的资料登记在本子里时,他的恼怒几乎上升为厌恶。

"好吧,柯韦什先生,"在房屋管理人那粗糙的嗓音里隐藏着一种快活的指责,在此期间他在鼻梁上架好了一副眼镜,这古怪地改变了他的脸(眼镜看上去很容易掉下,似乎已经损坏),他用笨拙的手指在画有方格的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划动着,"请允许我这么说,我得认识我的承租人……工作位置我们这里可没有,"当他越过镜片抬眼向柯韦什看的时候,那低低的额头上卷起了皱纹。柯韦什没有回答。当房屋管理人把这个否定的说明登记到自己的本子上时,他再次自言自语地、像是作为确认地说:"不存在。"然

后，当他放下笔，合上本子后，继续自己先前的思路，接着说：

“不管怎样这是房屋管理人的任务……为此我获得我的收入……”说着他拿下眼镜，站起身，把证件递给他。柯韦什拿回自己的证件。“当然不是什么高工资……真的不能说高……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尽力为承租人做事……”在这模糊不清的房间里的这些模糊不清的话中，闪亮的只有房屋管理人的目光——就柯韦什来看，那是贪婪的，简直是命令式的目光：也许是他那混乱的思绪捉弄了他，因为最终说来，这只能是小桌上闪烁着的台灯的反射光线投在了那里——，柯韦什有这样的感觉，似乎一种要求获得了一个具体的形态，越来越明确；一种他立刻就理解了的、但他——柯韦什就这么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对此屈服的要求。可是，正当他做下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的一只手——柯韦什自己大吃一惊地发觉——松开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属于他，并且滑入口袋，掏出一张钞票，把它塞到房屋管理人的手里，而房屋管理人的这只手也完全是不经意地，仿佛这个姿态是他们谈话的一部分，把它接过，放入自己那宽大的裤子口袋。

“谢谢，柯韦什先生，”粗糙的嗓音里掺进了某种宽宏大量的热情，“我真的不是为了这个才说这些话的。您有一件漂亮的上衣，”他又快活地说道，“就我看来料子不错，”没等柯韦什能够缓过神来和动一下身体，他那多节的、黄颜色的手指已经触摸到了他的外衣。“不是恰好来自国外吧？”

“是的，是来自国外，”柯韦什就像一个出于鄙视才说真话的人那样回答。

"您有来自国外的邮件?"房屋管理人打听，而在此期间柯韦什已经恢复了神志，现在带着毫不掩饰的尖刻口气回答：

"要是我收到什么邮件，您无论如何能从邮递员那里知道!"说着他已经朝门口走去；而房屋管理人快活地回答着："哎，柯韦什先生，要是我知道又怎样？这可不是什么秘密！或者还真是秘密?"声音几乎追他到了楼梯口。当他走出这个半地下室往上赶时，身后吃吃的笑声渐渐消失，只有那卷心菜的气味他还带在身上，在他那刚才被称赞过的外衣的袖口边。

牵狗的先生

一天中午——或许已经是傍晚？自从他到这里以来，他或多或少地失去了时间概念，已经抛弃了旧的、但还没有溶入新的时间概念。所以小时，日间的时光，甚至日期对他来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回事：显然是涣散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后果。这将会改变，一旦他找到一份工作，它就会迫使他生活有序，或者他自问，也许正是这样，他不在乎这份工作？——柯韦什悠闲地踱步走在去南海的路上。估计那是一个星期天，城市里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懒散气氛；不时地可以听见谈话声，孩子们的喧闹打破使人昏昏欲睡的静谧，打开的窗户里飘出嘎嘎的音乐声和周日餐食的气味，只有那废墟显得比往日更加索然无味——也许缺少通常锤子那不停的敲击声，缺少在建筑物上爬来爬去的工人的景象——，似乎它们既不

会被造好也不会走向毁灭，只想永远地保持原样，也就是说顽固地坚持，持续不停地塌落——当然，锤击声明天就会响起，载重汽车会转来转去，男人们会四处吼叫。一大早，彼得已经出现在他房间里。柯韦什那时还躺在床上。男孩想把棋盘铺在他被子上，放到他肚子上。柯韦什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不想下棋。“去你的吧，”男孩说，“我上过你一次当，可你对下棋一窍不通。你让我感到恶心。”他人已经走到门口，可嘴里还不停地说。柯韦什只希望，这个恶心从此以后能让他远离下棋。随后柯韦什在城里转了一圈——半路上他在一个快餐店吃了一点正好有卖的东西，便宜的食物，只是站着吃——，他主要在看恰好没被木条封住的橱窗。他已经给自己买了这样和那样的东西——购物远远不像柯韦什想象和没有想到的那样简单；大多数商店里人头攒动，长长的等候队伍常常排到门口，轮到他站到柜台前，他却发现他得买的东西不是他原先想要的。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得到类似的商品；比如代替一套睡衣裤的是一件睡衣，并且不是他的尺寸，而是那种为巨人裁剪的，肚大如桶的、柯韦什根本就不能接受的东西。也就是说，即使他得把维冈特夫人丈夫的睡衣睡裤还给她，他宁愿光着身体睡觉也不会买它。可他还是买了这件睡衣——因为他考虑到衣服的更换，不单要有一件，而且要有两件——鉴于女售货员那种偷偷的高兴劲儿，以为他准备放弃，他解释道，既然在这个国家睡衣也是一种稀罕物，那么让他的幸运从自己身旁溜走，看来是件不明智的事。可最后情况表明，维冈特夫人根本就不在乎她那套睡衣裤，她自己用不着它，而对彼得来说，它又太大。

他已经到达街角，这时听见耳边传来一阵动物的急促喘息声和小爪子忙碌的踢踏声——等他刚转过街角，一条小狗就像一个被人用力摔过来的、细长的灰色球体撞到他的怀里，它欢快异常，摇晃着长有亮晶晶的嘴巴的脑袋，一边嗅着，一边用舌头舔着柯韦什的手，那闪烁的小眼充满期待地紧盯柯韦什不放；而在稍远处，响起一个沉浊的声音：

"快回来，你这个恶棍！"那是柯韦什不久前曾在路上遇到过的那个老人和他的猎獾犬。"你是个马屁精，你这个无赖，此外什么都不是！"老人的责骂听上去更是一种亲昵的表示，说话间他弯下腰，把手中的绳子系在狗的项圈上。"每当它喜欢上什么人，就会挣脱绳子！"他接着说。表面上是呵斥，其实当然带有几乎无法掩饰的骄傲。"不过，它很少喜欢什么人，更不会第一眼就喜欢上别人，这您可以相信我，柯韦什先生！"

"我觉得，您已经认识我了，"柯韦什相当惊讶地说，"要是这样，我再自我介绍就是多余的了。"

"我怎么会认识您，"老人的身体在绳子的另一头突然猛烈震了一下，因为那条狗突然把他扯动，兴奋中想抬起后腿，去蹬屋墙；但他接着说，"在某种意义上这属于我的职责。现在坐下！"他重新呵斥那在他们的腿脚之间欢蹦乱跳的小狗："不管怎么说我是主席，"说着他把他那被薄薄的白发遮盖的脑袋，他那绯红的、带着热心微笑的脸颊转向柯韦什。

"原来是这样，"柯韦什说，"我懂了。是什么样的主席？"为了让问题变得轻松和不经意些，柯韦什弯下腰，去抚摩那为了表示感

谢几乎已经蹦到他身上来的狗。

“就是比如您也选过的那个人，”老人微笑着的嘴巴现在变得更大了，但同时带有一丝狡狯的表情。“柯韦什先生，”然后他带着压低的、信赖的嗓音说，“让我们别纠缠在个别词语上！”——而柯韦什重复着，也许比先前更加迷惑不清：

“我懂了。”

“不久之前我们已经碰到过一次，”老人继续说，“但那时您急着赶路。”

“那时我有事，”柯韦什为自己辩护。

“这可以理解，”老人赶紧安慰他。“不过您现在也许有些空余时间。我们正好在进行我们的健康散步，”他看着那条狗，说。而它经过了刚才那欢快的跳跃，现在突然变得闷闷不乐，拉紧绳索，鼻子简直碰到了地面，嗅着不停。“要是您有兴趣，就同我们一起走。您在我们的房子里过得怎样?”然后他问。而柯韦什半是微笑地回答：

“很出色。”他让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

“太好了！”老人说。“维冈特夫人是个勤劳正派的女人，您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住处了，”他从边上朝柯韦什看过来，而柯韦什在转向他的脸上无法一下看出，他对他期待的是肯定或是反驳，所以没吭声。

“我听说您是记者，”老人继续说。“我知道，您目前不为任何一家报社工作，”说到这里他快速和几乎是拒绝似地举起他空闲的那只手，好像要阻止柯韦什说什么——而另一只手试图把狗拉

住。它看到出现在他们前面的小公园，立刻就想跑向那退去了颜色的草坪。“我想，原因不是您的才能。在今天……”老人已经无法对付那用力扯着绳子、在绳子的另一头已经后腿立起、前爪划动的狗。最后他弯腰解开绳子。“去吧，去做完你的事，你这个无赖，”说完他继续刚才的话：“在今天，”他那健康红润、刚才还开朗快活的脸现在变得有些阴沉，“担任自己的职务不那么简单。您能对我解释吗，柯韦什先生，”他突然把整个身体转向他，“为什么偏偏我是主席？”——柯韦什对这个问题同样丝毫没有准备，不知该如何回答，更是不由自主地说：“显然别人信任您。”

“显然，”老人点头；他双手交叉在背后，沿着鹅卵石小路向前，“我自己也找不到另外的答案。对，他们信赖我，但服务是为另一个人，”老人走着走着松开双手，“人就是这样。斗争胜负未定，他们已经站在了胜者一边；可是，”老人说到这里猛地站住，用自己那带着保养得很好的指甲的细细的食指警告似的指向空中，“胜利绝对还不肯定，但恰恰由此被决定，因为他们尽管如此把它视为最终结果。这是一个奇特的逻辑，柯韦什先生，可我已经是个老人，对任何事都不再会感到惊讶，”他摇着头继续自己的话，而柯韦什走在他的边上。他听见的话虽然表达得不太清楚，可他对此还是挺有兴趣。他正准备提一个什么问题，这时感到老人忽然朝他转过半个身体，目光落在他的身上，尽管他实际上没朝老人看。老人抢在他前面开口：

“您去过房屋管理人那里吗？”他的声音有些冷淡，但似乎带有一种秘密的张力。

“去过，”柯韦什说。

“他没说您该来我这里一次吗？”老人的微笑中现在缺少那种通常的亲切感，给人以某种碎裂的感觉。他嘴角微微颤抖，似乎触动了自己的伤口。

“没有。也就是说……”柯韦什现在突然想起维冈特夫人不久前提到这个主席时那种奇特的犹豫，以及他自己对房屋管理人的拜访。想起这次拜访——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觉得有种尴尬。“要是我疏忽了什么，”他说，“请允许我道歉。”

“您没有，”老人明显地恢复了他原先那和蔼的审慎姿态，“疏忽任何事。您瞧，”他指着草地中央，“这个无赖又找到了它的快活，”——真的，那条狗在一个少年人的脚边，又蹦又跳，然后朝这个少年扔出去的一块石头猛追不舍。“这不是针对我犯下的第一次的疏忽，”然后他接着说；他们已穿过草地，眼下围绕着它走。

“作为主席我当然应该反抗。可是，柯韦什先生，我根本不适合这样一个角色。”

“不会吧，”柯韦什对他说，“别人不会选您，如果他们认为您不适合……”慢慢地他理解老人，而一旦他理解了他，他不得不对他的苦恼感到好笑：倘若就是这么些事——那只是无谓的风波。

“恰恰是这样，”老人的脸色沉了下来，不时地对他那在远处蹦来蹦去的小狗投上一眼。“比如我无法为自己保守秘密。这样

我就不能保持必要的客观性：我总觉得重要的是同情或者反感，惟独这是决定性的，毫无办法。”他展开双臂。“比如，”他继续说，同时放慢了脚步，低下了嗓音，“有两个人来找我，为了打听某个我对他有好感的人的情况，那样我就无法对此保持沉默，尽管我知道，我犯下一个错误，双重意义上的错误：一方面我违反了官方的沉默义务，另一方面我把自己牺牲给我所警告的人。”他沉默一下；他那布满皱纹的额头和长长的、忧心忡忡的脸，奇怪地让他现在很像他的那条狗。“我日子不好过，柯韦什先生，”然后他叹息。而柯韦什带着机械的礼貌说：

“每个认真的人日子都不好过。”

可老人恰恰对这句随意的话做出激烈反应：“事情确实是这样！事关良心和同情！我对那两个来找我打听事的陌生人——我想，他们也找过房屋管理人——，根本就没有好感，可我知道，我的义务把我同他们连在一起。尽管如此，我对那个他们打听的人有好感。没事，我们来了，你这个无赖！”说到这里他转向朝他们扑来、但随即又跑去的猎獾犬。“要是它陷入什么危险，我会非常伤心的，”他又补充道。

“我想，那个有关的人会感谢您，”柯韦什说——毋庸置疑，在此期间他已经对这个硬塞给他的角色感到腻烦，可他还没找到适当的机会，同老人告别。

“感谢！”——老人朝着天空伸出双手。“您知道吗，我替别人都做了些什么吗？！但从来没有想让他们谢我，只是想让自己能心平气和地入睡。”

“也许您该感谢您的威望，”柯韦什微笑着说，似乎想结束谈话；他止住脚步——这也迫使老人停住——他几乎已经把手伸给他，可是突然——看来出人意料地——想起什么：

“那两个男人都打听什么？”他问，嘴角上的微笑还没有消失，只是凝固住了，仿佛纯粹出于窘迫停在了他的脸上。

“问通常的事。”老人耸了耸肩。“这个有关的人什么时候回家，是否有客来访，是否有了岗位和是否重新开始工作。”老人想继续走下去，可因为柯韦什没有动身，他也站住。

“是海关官员？”柯韦什问。他的声音无疑已经不完全听从于他。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柯韦什先生。”老人现在不顾柯韦什还站着，继续向前走；柯韦什要是想听见他说话，就不得不随他而去。“是不是海关官员？……他们没穿制服，我不知道，海关官员同这种事会有什么关系。您瞧，我怎么牺牲了自己。”他充满责备地看着柯韦什。“我们已经开始谈论我们不允许谈论的事；因为海关官员同这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该心怀猜疑或者——也许更糟——可能带着恐惧看待一个仅仅在维护法律的官方机构？……”

“我懂了，”柯韦什说，“我感谢您，主席先生。”

“为了什么？”老人带着显而易见的惊讶问。“我可什么也没说！不过我看得出，您想走了：我不留您，我们还要呆一会儿。过来，你这个小滑头！”他叫着他的狗。他甚至没有对柯韦什伸手告别，似乎突然忘了他，或者对他生气。

南海:一次奇特的认识

也许他来得太早——可这是星期天——柯韦什在南海饭店无论如何找不到任何一张空桌。他已经发现了斯齐克拉——使他吃惊不小的是,他和一个留着花白的小胡子、身着制服的男人坐在同一张桌旁。那既不是士兵的军服,也不是警察的制服,就他了解的情况来看,同海关官员的制服也没有相似处;他绞尽脑汁猜想——除了这些人员还有两种人员允许穿制服:铁路职工和消防队员——,他无法摆脱胡乱的猜想;当他走近这个桌子的时候,斯齐克拉装作不认识他,只有他荡在桌下那使劲晃动的手,向他示意,他现在不该坐到他们身边和同他打招呼。空间里是通常的喧闹声,在未立之王的桌旁,气氛尤其活跃。柯韦什在行走之间——作为常客中的一员——用微微的点头同人们打招呼;那个未立之王,叉开着双腿,敞开着大肚子上的背心,在放声大笑——看来别人对他讲了一个笑话或者一个有趣的故事——,亲密和快活地向柯韦什问好:"晚上好,亲爱的编辑先生!"在稍远一些的一张桌子上,那身穿一件紧身的老式西装,脖子上系着滑稽和飘动着的领带,脸上带有俏皮和贴上去的小胡子——只能是贴上去的,因为昨天那里甚至没有胡须的根茬——的人,是唧筒先生:剧院里一定正好休息,他就这么穿着戏装,蹦过来喝上一口,或者因为他要对"超级名妓"说些什么重要的事。而她,下巴支在手掌上,带着无所谓的

表情听着，目光消失在某个虚空中，也许在超验中，也许不在任何地方——她的桌上是三个空酒杯。再往后有一堆吵闹不休的人：音乐家们的固定餐桌——柯韦什以前就从斯齐克拉那里听说过——，晚些时候，他们会拥入夜间消遣酒吧，去演出。

直到最近柯韦什在他们中间才看到了一个鹤立鸡群的人物，一个带小花点的蝴蝶结领带上是一张宽大的圆脸：那是他的熟人，那个钢琴师；他同样发现了柯韦什，友好地站起，向他问好，而柯韦什也离开斯齐克拉一会儿时间："怎么，"酒吧钢琴师问，一边用他那巨大和柔软的手握住柯韦什伸出的右手，"你找到了吗？"——"什么？"柯韦什问，冷不丁地没弄明白，钢琴师想问他什么。"你说过，你在找什么。"——"啊，对了，"柯韦什说，看来钢琴师比他自己更好地记住了他的话："还没有。"钢琴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显得满意，似乎他担心的是相反的事情，而现在安心了。"你从哪里认识温茨棱，这个钢琴师的？"当柯韦什重新落座后，斯齐克拉问。柯韦什——为能够告诉斯齐克拉一些新鲜事而感到高兴——向他讲述了长凳的事和钢琴师的害怕。"什么，他害怕？……偏偏是他？……"斯齐克拉那冷峻的脸色被慢慢地绽开的微笑所改变。"为什么？"柯韦什问：斯齐克拉的惊讶让他不知所措，"这难道不可信？"——"你以为，"斯齐克拉回答，"谁会在辉煌的星星里弹钢琴？"柯韦什回答："原来是这样。"斯齐克拉接着说："你明白了，"话音中带着一种教训人的优势，似乎他让柯韦什那混乱的思维世界重新恢复了秩序。

在"橡皮小屋"——酒馆那最后面的附翼，一个带着低低的天

花板、用鬼火般日光灯照明的无窗房间被人这样称呼——在从房间墙壁上折回的吵闹声中人们在玩牌;安德列叔叔,那个“带着氯仿的人”,在桌子间走来走去。他身材修长,额头上挂着银发,嘴角上带着微笑,不时地在一张桌子后面站下,对纸牌投上一眼:柯韦什心中自问,他是否该离开,过一会儿再回来——正在这时朝他迎面急忙走来的阿丽茨替他做了决定:

“请您过来,”她说,“我让您和我的伴侣坐在一起,”说着她已经走向一张拐角处的桌子——其实那是一张工作台,上面满是餐具,玻璃杯和刀叉;阿丽茨就在这里摆上餐具——,在一叠盘子的边上,一个魁伟的男人坐在那里,脑袋趴在桌上,像是在打瞌睡,别人能看到的只有他的秃头;阿丽茨在他身边停下,向着桌子弯腰,用轻轻的、但离她身后几步路的柯韦什还是能清楚地听见的声音说:

“你在想什么?”这个男人慢慢地抬起他的脸、他那疲倦和沉重的目光,看着阿丽茨;没有这种甚至在他的悲痛中也充满责备的、就是在无言的忍耐中也感到恼火的、总而言之不知怎么地表达出颓废的目光,这张胖胖的椭圆形的脸——这里在南海,柯韦什当然已经多次,尽管至今只是离开较远的距离,看见过他——应该会显得和蔼可亲,乃至开朗活泼。

“我让编辑先生坐到这里,”阿丽茨继续说。“他不会打扰你。”柯韦什对她的声音感到惊讶——这个面对任何陌生人、也比如面对他,总是落落大方的阿丽茨,看来偏偏在她的“伴侣”跟前失去了所有的勇气。让他倍感惊讶的是,她现在对他悄声细语,提

出要求：

“请您同他说说话，”似乎把一个重症病人托付他照顾。当他坐下后，柯韦什——此刻他想不出什么快活的话来——为所有的情况起见，先道出自己的名字。而这个男人，以他那清脆明亮的嗓音，就像一个歌剧演员，同样告诉了自己的名字：

“贝尔格！”简短，干脆，不知怎么地有些旋律感：柯韦什当然已经认识这个名字，而且认识同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为阿丽茨感到惋惜和同情的挥手的姿势。那是在南海饭店的常客中，当这个名字被提到时——如果真的提到——大家通常一致地做出的手势。

“我今天晚上吃什么？”然后柯韦什问阿丽茨，显然准备满足先前提出的要求，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密谋的、开心的微笑；看来女人也立刻明白了这场游戏：

“冷盘，”她说。

“都有些什么？”柯韦什打听。

“带洋葱的肉饼，”阿丽茨回答；然后她转向贝尔格——而他看来根本就不觉得有趣，也许他甚至没有听见他们的闲话——更加轻声地、带着几乎有些窘迫的声音问：

“你来一份一口点心[①]？”而贝尔格再次抬起他那懒懒的、充满责备的目光：

“两份，”他说。女人走去，而贝尔格转向柯韦什——柯韦什

---

① Petit four，一种小型烤焙点心。

现在第一次感到这种更是不经意的、但还是引起人们某种不快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用他那非常明亮的嗓音实事求是地说:“我喜欢甜食。”尽管如此柯韦什觉得其中有道歉的意味。

“我也不反对甜食,”他立刻脱口而出,当然有些愚蠢——看来他受到了阿丽茨那无法理喻的拘束的感染。

不过,他似乎引起了贝尔格的兴趣:

“您是记者?”他问。

“对,”柯韦什回答。“不过我被解雇了,”他立刻补充,像是要防止可能的误解。

“原来是这样,”贝尔格说,“为什么?”

对此柯韦什微笑着说:

“谁能知道?”

“人人,”贝尔格断然地说。

柯韦什显然对至少在这里是不同寻常的回答感到愕然,耸了耸肩,有些故作轻松地说:

“那么您看来比我知道的多,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您当然知道,”贝尔格说,仿佛这个反驳激怒了他,“最终说来每个人都知道;人们至多在做样子,似乎自己感到奇怪。”一种遥远的回忆似乎在柯韦什心中复苏:好像这里有人曾经对他说过类似的话。

可现在他们的谈话被暂时打断:阿丽茨回来。她把一口点心放在贝尔格跟前,柯韦什得到了他的冷盘,两张厚厚的肉饼,带着土豆和黄瓜。阿丽茨显然想的是,柯韦什能便宜地填饱肚子。尽

管柯韦什没有忘记报以感谢的微笑，他还是几乎等不及了，最好让他们重新单独在一起：

“也许，”他问，“您也被解雇了？”——因为他突然想起，他在这个方面听说过什么关于贝尔格的事——尽管他已经记不太清；在南海，柯韦什渐渐地才明白，每个人都了解每个人，同时又不了解任何人。

不过，看来贝尔格也不愿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可以这么说，”这就是他回答的一切；他把一个一口点心的上部咬去——粉红色的——，把用面粉做的下半部分留在盘子上。

“不过，”尽管那不是他的性格，可柯韦什现在不想放松，“不过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贝尔格冷冷地说，甚至微微地抬起眼眉，似乎柯韦什的追根究底让他有些不耐烦，“因为我被认为不称职。”

“对于什么不称职？”柯韦什问着，自己同样开始吃饭。

“对于我被选定去做的事，”说着贝尔格咬向第二个、巧克力颜色的一口点心——当然那不是什么巧克力，只是某种看上去类似的东西。

“您被选定做什么？”柯韦什自己也感到奇怪，就这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贝尔格那特殊的词汇用法。

“为适合我做的事，”回答同刚才一样理所当然。

“可是，”柯韦什继续逼迫他，“您适合做什么？”

“您瞧，”贝尔格的脸上现在出现一种沉思的神色。他没有看柯韦什，似乎在自言自语，“这是个问题。或许适合某些事。准确

地说，适合一切。无所谓。或许我害怕去尝试，”说话间贝尔格好像回到现实，目光搜寻着桌面，直到他找到餐巾纸，用它擦干净自己那肯定是被一个一口点心弄脏的手指。“可现在我永远不再想知道，”他继续说，“因为我被排除在决定之外了。”

“怎么会这样?”柯韦什问。

“因为，”贝尔格说，“我认清了事实，而事实也认清了我。”

碗碟的磕碰声响起：阿丽茨从储存在他们桌上的餐具中拿了几个盘子和几副刀叉。贝尔格闭上眼睛，仿佛女人那不停的搬动和由此引起的磕碰声简直给他带来肉体上的折磨。而柯韦什利用这个机会，向阿丽茨要一杯啤酒；她俯身向桌子，清楚地，好像在对一个重听的人说话，问贝尔格：“你不渴吗?”贝尔格否定地摇摇头；眼睛继续闭着，带着受折磨的、同时有点儿孩子气的恳求的脸色，朝上伸出两个手指。阿丽茨犹豫了一下，说：

“不会太多吧?”然后她问。而贝尔格的回答是把那个拇指弯到下面，只剩下食指依旧乞求地伸在空中。

“好吧，”女人想了一下说，“不过这就够了：你会弄坏你的胃，”说着急忙走去。

柯韦什几乎已经等不及地要发表他的意见，现在终于能够说话：

“这听起来很有趣，可我不完全明白。”

“什么?”贝尔格睁开眼睛——他明显地已经忘了，他们刚才在说什么。

“您是怎么理解的?”柯韦什变得不耐烦，说，“什么是事实也

认清了您?"

"我这样说的吗?"贝尔格问。

"是这样说的,"柯韦什催促,就像一个孩子,等着一个开始讲述的童话继续下去。

"只是由于,"贝尔格说着现在开始微笑,似乎想用这种微笑使自己的话变得柔和些,"我的感觉就像某位尝过醋的先生。"

"我不知道,"柯韦什的烦躁渐渐地积聚成不满,"我不知道,您指的是谁。"

"我说谁,"贝尔格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有关的人说了什么。"

"那么,"柯韦什打听,"说了什么?"

"事情已经完成了,"贝尔格笑着说。面对这样一种为自己的支离破碎而沾沾自喜的微笑,这种神秘的、故弄玄虚的饶舌,柯韦什失去了自己那最后的一点儿礼貌,现在带着毫不掩饰的不满,简直是尖刻地说:

"这个有关的人可能真的说过,可是您——请您原谅,可是您在这里的一个舒适的咖啡屋桌子旁边,嘴里抿着的不是醋,而是一口点心,而且就我看来,胃口还真的不错。"

可是,柯韦什的不满——要是他觉察到的话——看来没让贝尔格失去镇静:

"请您别见怪,"他直截了当地抚慰他,"像是别人忘记了我。"

"究竟是谁?"柯韦什这时恢复了自制力,代替他的不满的,只有一种隐蔽的抵抗,可这种抵抗需要某种根据。紧接着他的提问

的是一阵沉默，而柯韦什根本不再希望还有应答——渐渐地他也吃完饭，现在等待的只是他要的啤酒——，而这时贝尔格低着头，所以柯韦什几乎看不到他的脸，出人意料地以他那金属般清脆的男高音开口说话：

“在那个房间里，”他说，“那个名单不时地被审阅，而轮到我的名字时，有人叫起——很快，因为我的名字以字母B打头——：怎么，他一直还在这里？让我们解决他！”而他的同事摆了一下手，说：“为什么?! 他自己也会走向毁灭！”说到这里他突然抬起头，但不是朝向柯韦什，他看的是阿丽茨放到他跟前的小盘子。这次盘子上是个白色的一口点心；而柯韦什也得到了他的啤酒，立刻就喝了起来。是酒性已经上了他的头，还是——几乎有违他的意图——问题已经变得成熟而不得不被提出，无论如何他微笑着，当然是开玩笑，接受了这场游戏：

“您以为，在这个房间里将如何决定我的命运？”

“您瞧，这是个普遍的大错。”贝尔格也微笑着说，身上突然失去了那所有的陌生性——或者正是那柯韦什已经觉得如此熟悉的陌生性——，同时他突然生发出奇特的、可能是欺骗性的感觉，也许贝尔格也是外国人。谁知道，有可能是比他年长的同胞，更早一些地来到这里，所以比他更熟悉这里的情况。

“决定，”贝尔格继续说，“得由您自己做。情况只是这样，您在这里获得这个机会，而在房间里人们获悉您的决定。”

“您以为，”——贝尔格在自己眼前建立的这个图像看来不那么可信，而另一方面，也许由于它的生动性，还是吸引了他的想象

力——,"您以为真的有这样一个房间?"

"可能吧,事实上它不存在,"几乎给人以神思涣散印象的贝尔格耸了耸肩说,"不过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那确实存在的恐惧,还有它是否存在的不确定性:这已足够。"

"为的是什么?"柯韦什问。

"为了实现每个单体的生命。"

可是这个回答不能让柯韦什感到满意。

"对我来说,"他说,"这还不够。"片刻之后,他把自己那迷茫的脸转向贝尔格,沉思地和充满信赖地轻说道:"我在这里看不到任何计划性。"

"恰恰这就是计划性,"贝尔格立刻回答,脸上稍稍有些抽搐,似乎柯韦什的怀疑伤害了他。

可柯韦什决心不这么容易地就让自己相信:

"是我没有明白或者那不是有计划的?"他问。贝尔格的回答是:"两者都有,"他的不满情绪在增强。

"这只是假设,"他说,"空洞的话语,不是证据。缺少什么……"柯韦什寻找着词语:"对了,"然后他说,"缺少生命。"

"生命?"看来现在轮到贝尔格惊讶了:"这是什么?"他问,而柯韦什轻声地承认:

"我不知道。"但他立刻补充说:"也许就这么多,让我们活着。"正在这时,他从眼角处发觉,那个穿制服的人同斯齐克拉告了别,并且离去,而斯齐克拉的目光在大厅里寻找他,柯韦什,他突然就从桌旁站起:

"再见!"他说,而贝尔格无言地点点头——他显然不想留住他——而后快速走向斯齐克拉,带着亲切和温暖的感情,注视着他朋友那被笑容可掬的表情改变了的脸:

"我在消防队那里获得了成功,"他宣告。

"怎么回事?"柯韦什也笑了。斯齐克拉告诉说,那个他刚刚同他"谈判"的"家伙",是城市消防队的副指挥官,他——斯齐克拉——认识他已经很长时间了:

"当我还在报社时,我替他做过几件好事,"他说。"而现在,"斯齐克拉继续说,"消防队的人发现,灭火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大胆、有风险和颇具英雄气概的职业,而广大的公众,实际上消防队员自己对此也知之甚少:他们就这么把火灭掉,但就是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总而言之:必须通过字母、文字以及一切精神影响的手段,在他们心里唤醒自我尊重,在公众心目中唤醒对他们的尊敬。对于这项工作,要是他们能找到合适的专家,有一笔可观的钱可以提供使用。"

"而你将当这个专家?"柯韦什打听。

"还会是谁?!"斯齐克拉笑着说,"我天生就适合干这个。"他说,这个家伙还向他提供一个军官的头衔,不过只有在正式场合或者庆祝的场面上他才必须穿制服。

"我有这样的感觉,"他沉思地说,"我正巧对他合适。"

"为什么?"柯韦什问。

"因为我被解雇了,没有其他的机会,"斯齐克拉解释。"难道你不懂吗?"他注视着柯韦什。柯韦什承认说:

“不完全懂。”

“真的吗，”斯齐克拉感到生气。“他们需要广告，而钱在那里，有一大堆，可他没有直截了当地去用它们：他还会想干什么？”

“原来是这样，”柯韦什不置可否地说。

“哎，你看，”斯齐克拉平静下来。“现在我们只需要再为你找到什么，”他继续说。

“我，”柯韦什说，“明天就去接受一份工作。”

“在哪里？”斯齐克拉感到诧异。柯韦什回答：

“随便在哪里，”并且告诉他，有两个男人曾打听他。“那是两个海关官员，”他补充道。斯齐克拉挠着脑袋。“哎呀！有这样的事！”他的脸扭歪了。“让我们考虑一下，”他建议。可柯韦什认为：“这里没什么可考虑的。”斯齐克拉，尽管无可奈何，但也明白这点。

“我只是担心，”他顾虑重重地说，“你会在地下某个地方消失不见。”

而柯韦什对他这句话报以的微笑，似乎更加表明了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所以他大声叫了出来：

“我们的滑稽小品怎么办？”显然即使现在他也没有在柯韦什的脸上看出任何受到鼓舞的迹象，就急忙保证说：“我不会忘记你的，不管怎样，迟早我会给你找到什么。”柯韦什表示感谢。他们约定，“不管会发生什么事，”继续在南海这里碰头，然后柯韦什告别：明天，他说，他要早起——他在阿丽茨那里付了晚餐的账，在出口处停了一下，因为旋转门正好转过，而温茨棱，那个钢琴师走了

进来，用他那大幅度的、夸张的手势同他打招呼。

“在哪条长凳上，”柯韦什回答了他的问候之后发问，“你今天准备过夜？”

“不在任何一条长凳上，”钢琴师回答。他看来比平时更加不修边幅，脸上油光闪亮，带小花点的蝴蝶结领带没有围在脖子上，酸酸的酒味直冲柯韦什的鼻子。

“你不再害怕了，”柯韦什问，“有人会把你带走？”

“当然害怕，”音乐家回答，“不过我更害怕的是得风湿病，”他说着对自己的笑话开心地大笑，嘴巴张得大大的，笑声长久又刺耳——但愿这确实是笑话而不是认真的——，似乎他根本不想停下。柯韦什发现，他的牙齿中间露出张开的缺口；一个相当迟的观察结果——柯韦什觉得——因为他曾在这个人的陪伴下度过了几乎整整一夜。

第五章

清晨间奏曲

一天早晨，当柯韦什匆忙地关上身后房门时——实际上还在拂晓时分，柯韦什目前在一家铁工厂上班，工厂在城外远处，柯韦什其实应该更早一些离家——，往常在这个时候还静静的楼道中，一阵异常的骚乱声让他停住脚步。墙壁都在那尖厉和猛烈的叫唤声中轰鸣和震颤——那只是不伤人的犬吠声，不过由于回音，演变成这样一种难听的喧闹：在楼道转弯处，柯韦什的上方出现了一个满头银发、脸颊红润的人。柯韦什的第一感觉——也许是他那不停地受到驱赶的后果，这渐渐地让他无法认清自己的环境，把任何种类的偶发事件，都视为障碍——，那只不过是小小的不快：最终他不得不在那不必要的礼节上，再花费一些他那已经十分紧迫的时间。但即使这样，老人的衣着还是几乎让他笑出声来：尽管炎热的一天的先兆甚至已经侵入这关闭的楼道，这个老先生却穿着沉重的靴子，厚厚的毛袜，齐膝的裤子和一件风衣，肩上背着一个硕大的背囊，一只手拎着一个沉重的箱子，另一只手把他那只狗抱在胸前——而一看到柯韦什，这只狗就叫了起来，它的尾巴，这个狗的欢乐的富有生气的信使，像一阵急雨敲打在老人风衣上。柯韦什已经准备匆匆地同他打招呼，又往前走了一步：可现在另外两个男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们跟在老人的身后，年纪还轻，

手里也各自拿着一件行李，无疑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老人的——边上贴有色彩模糊的标签的旅行袋落入柯韦什的眼帘，在一张标签上他梦幻般地看出波浪翻滚的大海和一个浴场旅馆那撑着遮阳伞的露台——，显然他们在帮他提东西，并且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小队。柯韦什甚至可以把他们看作老人的行李工，当然，倘若他没有看到他们身穿制服和腰挎手枪的话。

柯韦什想装作什么也没看见，或者以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赶在他们之前，不愉快地摇摇头走下楼梯，但是都已经太迟；就是蹦回自己的房间也不可能。这个想法刹那间曾在他脑海里出现，而他在某种意义上——慌忙中他想不起一个合适的词——又觉得这样不得体。当然这个意外事件那使人瘫痪的影响力也起了作用。结果是，他一动不动地被惊呆在原地。

看来老人起先想一言不发地从他身边走过——这样也许最好：柯韦什就可以少损失一些时间跟在他们身后，也就是说视而不见地匆匆跑出大门，去赶电车——，可他现在突然站住，一方面像是解释，另一方面可能想——尽管这只是柯韦什的感觉——为自己辩护，但同时似乎把柯韦什当作自己的事件的一个证人呼唤，带着他那沉浊的、现在没有平时那么响亮的声音说：

“我们就这么停在这里，柯韦什。”

柯韦什正想问什么——他当然不知道问什么，因为此时没有什么提问是合适的，他最多只能祝愿老人走运，尽管这听起来会多么地不可思议。但没等他能够开口，一个海关官员已经先于他打破沉寂，柯韦什没有清楚地听见他说什么，只是听见，老人不该在

这里"到处乱停",而最终该"挪动身体"。他甚至举起了自己那只空着的手,而柯韦什现在真的感到害怕:担心自己会成为一次暴力行为的无能为力的见证人,而这种事情——此刻柯韦什至少有这样的感觉——将远远不是他的能力所能左右的。

不过什么事也没发生,而老人似乎突然想起了他那无抵抗能力中存在的权利,不顾任何阻碍地继续说:

"幸运的是我被允许带走我的狗,"说着还笑了笑,就像一个生命只允许他得到这样一个恩赐,而且他还有必要对此表示感谢的人。那条狗,好像觉察到别人在谈论它,开始在老人的怀里挣扎,汪汪叫着想跳到地上,来到柯韦什的脚旁。海关官员们显得不耐烦了——也许他们担心,犬吠声会把居民引出房间,另外,他们像仆人那样替老人拿箱子,这也可能不符合工作规定:或许只是时间的紧迫促使他们这么做。谁知道,他们度过了怎样的一个夜晚,他们已经完成了多少工作,又将被谁再次驱赶着去完成紧急任务——,带着一种由于柯韦什的在场和担心由此产生的袖手旁观的情况还会升级的恼怒,第二个海关官员现在呵斥着老人,说禁止与人交谈;而第一个人,似乎想增强气势,转向柯韦什问:

"您是谁?"让柯韦什惊吓不小:他突然有了一种不定的感觉,他的不谨慎也可能让他自己陷入灾难,尽管他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不谨慎的事,当然除了他恰好在场的这个情况。

也许他对于这种恐吓的愤怒最终甚至战胜了恐惧,他对这个海关官员进行回击,而此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在进攻还是在抵抗或者仅仅说出了事实:

“我会是谁？什么都不是！”他几乎想补充说：他恰好现在出门，这纯粹是偶然，可是——这尽管完全符合事实——出于某种模糊不清的原因，他觉得这几乎就是对老人的背叛：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想说，这一切同他——柯韦什——丝毫没有关系；而这在另一方面又是对的，当然。

所以他这么说：

“我叫柯韦什。”带着某种谴责的锋芒他又添了一句：“工人，”尽管他自己或许也不知道，这种谴责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清楚地针对的又是谁，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话根本就没有被引起注意。

柯韦什又在楼梯上站了几分钟，犹豫不决地在口袋里掏着什么，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可就是找不到——或许在找香烟，尽管他最近已经戒烟——，同时他觉得，似乎他周围的整个楼道充满了轻微的噪声：柯韦什觉得——不过，那可能只是他那过度紧张的幻觉同他开的玩笑——那是关闭着的窗子发出的轻微的咔吧声。他等着，直到听见从街上传来箱子被扔在货车车厢上时发出的沉闷的撞击声；然后货车马达发出一阵轰鸣。柯韦什终于能走下楼梯，溜出大门，小心翼翼地，避免让房屋管理人发现，最后说他可能看见了什么。

事故。女友

在这个早晨，从电车站到铁工厂，柯韦什独自一人走在此刻已空无一人的路上，而在大门口，门卫严厉地盘问他，似乎同他从未

谋面——这自然也可能:在铁工厂里有许多工人上班——,问他找谁。柯韦什可能心存侥幸,希望能悄悄地从门卫身旁溜过,仅随便地作答:

“机修车间的工人,”说着飞快地从手中把得到不久的、带有照片的出入证递给门卫长看。

“您迟到了,”门卫长断定,说着挡住柯韦什的去路,拿走了他的证件,以便从中获取登记柯韦什迟到的信息。柯韦什当然清楚地知道,这里对待迟到现象非常严厉,甚至严于对工作的要求——似乎人们从中能得出关于一个人通常的工作态度、亦即其错误的结论——,就尝试着说明理由,尽管不怎么令人信服:

“可没怎么迟到,”以此只想让门卫长看一下钟。

“三分钟,”他说着走进自己那装有玻璃窗的小房子,坐到桌前。柯韦什站在门边,现在靠到了门框上,似乎已经很累,累得筋疲力尽,而这一天还没真正开始。他开口解释,想说服门卫长,与其说是出于希望,不如说是由于张皇失措:

“这不能怪我。”话音刚出口,他立刻就感到后悔,因为对于门卫长接踵而至的问题“那么该怪谁”,他无法给出一个能消除所有疑虑的回答。事实上,柯韦什在这个时刻绝对不应该说,他迟到了,该由谁负责的话:有责任的应该还是他自己。因为最终来说——从门卫长的视角看——把挡道的人推向一旁,无疑是柯韦什的责任,不管是以彬彬有礼的或者是肆无忌惮的方式,无论如何要以期待他做到的准时性为准绳,对这些人置之不理,从他们中间挤过,上路来到工厂。准确地说,门卫长几乎不可能认可柯韦什心

中那纷乱无序的、让他滞留在楼道里的思绪。但是更困难的是这样的情况，即柯韦什有这样的感觉，他无法说出自己的理由，他没有能力告诉门卫长，早晨都发生了什么事，至少不能告诉他事情的真相——这里，在门卫长的写字台旁，一切都要求他说话要有根据和符合理智，柯韦什突然觉得，这个故事根本就不能讲述。倘若他还是把它说出，那他就会被纠缠其间，要被迫回答各式各样的、他得支吾搪塞的问题，而在此期间，他的感情会暴露无遗——柯韦什此刻觉得，这些感觉似乎根本就不是他的，它们就像卑鄙的流氓，迫使他做它们的帮凶，可柯韦什当然没有任何过错，可恰恰因此而迟到——，所以他最后宁愿这么说：

"我陷入了交通堵塞中；"幸亏门卫长没有发觉他的窘迫——他可能事先已经料到这样的回答，也许曾听见过许多这样的遁词——，现在他做完了他的记录，从桌后站起身来：

"对此我们得时刻有所准备。下次请您提早半个小时上路，"他建议说，并且把证件交还给他。

过了一会儿柯韦什站在车床旁，尝试着把一个铁块磨平，而锉磨声似乎是钳工车间最重要的背景音乐——也就是说，柯韦什作为装配钳工受雇于这个铁工厂，尽管他当然不是装配钳工，也不想当装配钳工；既然他已经是工人，当然在没有接触到实际之前，他对此也有自己的想象。在脑海里，他见到的是一个宽敞而干净的大厅，在排成行的工作台旁，在一个照明良好的地方，也许身穿一件白大褂，周围是各种小工具和微型的精密机器，有可能眼睛上还挂着一个放大镜——有大概是他经常在南海饭店见到的唧筒先

生，激发了他的这个想象——，他就这样地生产着一个小设备，而它接着会动弹，滴答作响，呼呼发声，或者自动旋转。可情况表明，他对这样一件工作的渴望是徒劳的。在这个城里主要有铁工厂，而一个铁工厂消耗劳动力，那里不断地要雇佣新人；在劳动局，人们建议柯韦什当装配钳工。柯韦什犹豫了一下，既然是钳工，为什么是装配钳工，为什么不简单地就是——根据柯韦什的想象——制造锁具，钥匙，门闩和类似东西的钳工。他想，要是这样，倘若他穿过城市进行一次较长的散步时，朝这个或那个门洞探望，或许在这里或那里的一栋公寓中，越过一个圆形露台，他就会带着谦恭的满足确定，这把锁或者那把锁，或许其他什么做好的东西，是他的产品；出自他的手的痕迹，尽管上面没有名字，但不管怎样会由于物体而留存于世。相反，对于装配钳工，柯韦什几乎没有任何概念。只是在很久以前，柯韦什觉得，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当时还是个小孩——在一个火车站上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柯韦什当时对火车头特别感兴趣，而在火车站上两个黑色的男人——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是黑的：他们的衣服，他们的工具，他们的脸和他们的手——用大大的锤子敲打着一个火车头的轮子。当时柯韦什问陪着他的人——可能是他父母中的一个，他的父亲或者他的母亲——，他们是谁，而回答是：装配钳工；从那时起柯韦什总觉得，只要他想起装配钳工——当然他几乎不再想到他们——他眼前出现的就是神话般的巨人，一种巨人和魔鬼之间的混合体。可他很快发现，在劳动局得到这个机会的惟独只有柯韦什一人——柯韦什开始以为的善意的建议，然后表明，那其实更是命令。他只要在

一张表格上签字，并且惊讶地发现，这张表格已经填写完毕，似乎人们在这里已经预计到他的到来：很可能那只是一张非个人的表格，人们事后把自己个人的数据填写进去——柯韦什最初根本没有仔细去看，别人把什么东西放在他眼前，然后又从他身前拿走。最后他还是犹豫地提出异议，他对这个职业一窍不通：没关系，他得到的回答是，别人会在六个星期内教会他。柯韦什带着复杂的感情离开劳动局——次日清晨他就得到铁工厂报到——，一想到他将在六个星期里学会这个肯定不那么简单的职业那所有的窍门，某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就会攫住他。此外，也许要同学徒工一起做小工的可能性，也使他产生抗拒的情绪。

幸运的是，事情不是这样。在柯韦什的周围学装配钳工的，清一色的是成年人。这个出于这个、那个出于那个原因——确实是怎么回事，这在大多情况下不清楚。乱打听，对此柯韦什既没兴趣也没时间，从所有迹象来看在此也不受欢迎——，无论如何在柯韦什的右边，锉磨着的是一个外表令人愉快的男人，留着狭长的小胡子，表情专注，沉默寡言，衣冠不整，头戴一顶——当然已经相当破旧的——柯韦什只能在国外见过的鸭舌帽，倘若他恰好对赛马感兴趣因而见过这样的帽子的话，手戴手套，而有经验的目光倘若勇于面对污痕和洞眼，就能看出，那是用鹿皮做的。他也在哪里被解雇了？难道他——同柯韦什一样——，现在被惩罚或者相反由于恩惠而成了装配钳工、得让人教他，学些什么？容或他原先有过一个职业，而今天不再有用、变得多余？比如同后面那个锉磨着的、大腹便便的和迟钝的人一样。他近处的朋友间或地，也当着柯韦

什的面，叫他“法律顾问先生”。柯韦什不知道。

就是这里也有最最不同的人，神秘的和单纯的，举止良好的和懒散的，乃至粗陋的人；甚至还有女性装配钳工——比如柯韦什的左边，就是一个姑娘在干锉磨的活，而且手脚还相当敏捷。柯韦什不时嫉妒地、尽管同时带着某种认可的微笑观察她，看她那整个柔韧的身体如何由于勤奋而颤动，她那厚实的、油光闪亮的黑发上，头巾如何一半地滑到下面，她那嘴唇上如何出现珍珠般闪烁的细微的汗水——姑娘有时接住他的目光，开始有些拘谨，后来她报以嫣然的一笑，再往后越来越大胆，现在她甚至不时地对柯韦什扔过来一句话，而柯韦什随便地、但还是作为对挑战的接受，开玩笑地回敬她。有时他的目光落在两个长得一样的男人身上——当然他们也许长得并不一样，只是柯韦什把他们看成这样——，无论如何两个人都身材粗壮、几乎秃顶，都身穿崭新的蓝色工装裤，而这在柯韦什的眼中无法解释地像是一种内在决定的外在标记——，新的衬衫，外套长袍，但根据旧有的习惯由裁缝手工制作——，他们愁眉苦脸地拼命干活，总是一早就在那里，晚上才离开，从不同别人搭腔，就是互相间也不说话；柯韦什听说，他们在什么地方被解雇了，可他们认为那是一种错误，现在作为装配钳工等待着，等着那个他们遇上的错误被澄清，所以他们的表现这么克制，因为他们担心，他们会再遇上一个错误，或者甚至自己犯下一个错误。

一句话，柯韦什在这里生活着——他在这里，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根本就不在这里，或者在这里的其实不是他：当然是个骗人的感觉，因为那终究是他——而让他觉得有趣和惊奇的是，他也不时地

会接触到工人生活那不起眼的、模糊不清的快乐：午间休息，换班，甚至那有效地完成的工作，尽管那后面一种快乐并不完全不受干扰，因为坦白地说，柯韦什还没完全掌握好锉磨的技术，他从未想到过——就此而言他在这里的逗留证明是有益的——用锉刀把一个铁块毫无瑕疵地锉平，会如此地超越他的能力。在此期间，柯韦什几乎已经把锉磨看作有关名誉的事，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做起了这样的梦——他直直地站在他的台钳旁，在他的锉刀下，碎屑吱吱嘎嘎地飘落——，但徒劳无益：那个领班，一个肥胖和留着平头的男人，善意地、即使也有些漠然地，在俯身在台钳上干活的人之间走来走去，带着耐心地、但也有些透露出吹毛求疵的动作，不时地拨正柯韦什的肘部或者手形，用他那让人想起微型绞刑架的测量器，在柯韦什刚刚以极度的仔细加工好的铁块上，总是能发现某个凸凹不平的地方，一个畸形或弯曲的部分。

在钻眼方面柯韦什稍稍找到一些安慰：不说出色吧，他能做好，他从不——同别人不一样——折断钻头，就是对切割他也信心十足——那是今天下午要尝试的。在切割机旁，柯韦什前面是领班，他后面轮到的是那个姑娘，姑娘微笑着对他说了什么——柯韦什没听明白：听上去是鼓励性的话，也许她在给他打气，也许她在催促他，无论如何柯韦什在安装他的切割盘时飞快地回答了她一句，然后他自信地安下切割机的铁柄，听到一声大叫，还奇怪地看了看姑娘那受惊的脸——然后他才觉得他的额头上流下一股奇特的暖流：显然他在机器旁站错了地方，在往下按动的时候，那长长的铁柄，砸在他自己的脑袋上。

事后他和围绕着他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柯韦什只是神志不清地还能知道。他似乎放下了武器，任凭事情——当然不是非常重要——自己发展。在他身旁响起的嘈杂声中，他清楚地听见姑娘那受惊的、但几乎是敦促式的叫声："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因为我催他快些！"然后他额头上被贴上一块白布，也许是那个姑娘的，柯韦什的血浸透了这块布；他被放到一条长凳上，以便血被止住，可最后他还得站起，因为有人决定，让人陪着柯韦什去厂医那里。在陪伴者中间，要是他的记忆没错，柯韦什没有再看见那个姑娘，他很想把手巾还给她：于是他就把它塞进了裤子口袋，尽管他已经把它完全弄脏。他们穿过不同的院子，最后到了治疗室；厂医在这里的诊断是，除了惊吓——尽管他本人没有受到丝毫的惊吓——柯韦什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伤害；于是陪伴的人——看来有些失望——就丢下了他和医生，还有在边上忙着的护士单独在一起。然后他们在柯韦什的脑袋上做了几下快速的、专业的动作——柯韦什感到消毒剂那刺鼻的气味和一阵疼痛——，结果是，柯韦什的发际被滑稽地往边上推了一些，额头被贴上一块不太大的橡皮膏。医生告诉他，他把他的伤口"夹上了"，而且非常明确地嘱咐他，以便柯韦什，一个普通的工人听懂他的话，不能触动橡皮膏，三天以后再来治疗。此外——他还补充道——他明天可以上班，他的伤口还不具备充足的理由，让他给他开病假。然后柯韦什被允许在治疗室的床上躺半个小时——半小时过后，他下班的时间也到了。

尽管如此柯韦什去了更衣室，一方面为了换衣服，可主要是为

了不错过淋浴的机会——他每天可以在铁工厂的浴室里洗澡，有时，每当他感到无聊，他就这么想，即使是为了淋浴，在这里上班也是值得的。可现在他当然得把脑袋转到边上，以便没有水会溅上伤口。换衣服时，一些人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柯韦什汇入了涌出工厂的人流。

在大门口那个姑娘突然出现在他身旁，也许比他早到那里：柯韦什不知道。对于在他们身上以后发生的一切，他没有表示特别的惊奇、允诺或者拒绝，就接受了，就像接受一个计划好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早已决定了的、只是他们肯定没有意识到的事实，尽管接受这种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他们，而就此说来柯韦什可能还是错了。事情开始于一次戏谑性的谈话——柯韦什特别还清楚地记得姑娘的第一句话："多漂亮的一块胶布！"然后好像是他们都没有上电车，步行地穿过了城郊，穿过一个柯韦什陌生的地方，来到某个城市小森林，而柯韦什突然发觉，自己在一片茂密的树阴下同一个身材窈窕的黑发姑娘一起散步，并且从远处带着稍稍有些惊讶、但宽容的微笑注视着，他遇到了某种奇特和陌生的事，准确地说：他，柯韦什，在一片茂密的树阴下同一个身材窈窕的黑发姑娘一起散步。他忽然感到一阵隐约的害怕，也许是对一种逼近的危险的预感，但心头同时涌上一阵诱惑的热流，想让自己俯就和投身于这种诱惑。

"你不回家吗?"姑娘问。柯韦什猛地似乎从睡梦中惊醒，重复了她的问题：

"回家?"好像这句问话和这个想法携带的附加含义，即他，柯

韦什，怎么地必须回家，让他吓了一跳。“不，”然后他说。姑娘接着问，目光似乎根本没有朝着他，而是向着路旁的树木：

“你没有妻子？”看来无论何地何时，而且以同样的方式，姑娘们感兴趣的都是这个。

“没有，”他回答。姑娘沉默不语，仿佛想同柯韦什的这个回答独处片刻。

过了一会儿她说：

“时间还早。”

“早什么？”柯韦什问。

“到楼上我那里去，”姑娘回答；她话语中那蕴含的允诺，没有给柯韦什留下时间考虑，但同时又足够具有刺激性，让他感到不安和采取什么行动——柯韦什发觉，他的手臂动了起来，搂住了姑娘的肩膀。

然后柯韦什回忆起一个饭店，某个啤酒园，那里有个糟糕的小乐队在合奏音乐，一些桌旁，衣冠不整的男人们在大声喧闹，脸色通红，而其他地方是穿着节日盛装的家庭成员聚集一处，神情呆板、寡言少语，似乎为他们那不可更改的在这里的聚会感到沮丧：柯韦什——他的脑袋现在开始感到疼痛，这让他有些分心——在这里了解到，姑娘是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城市的，因为他们给她规定了她自身的、农村的命运，而她逃脱了父母给她确定的未来，受雇于这个工厂。

“人们，”她说，“总得在某个地方开始自己的生活，不是吗？”而柯韦什热情地表示赞同，尽管每点一下脑袋，头上就感到一阵针

刺般的疼痛。然后他们坐上了一辆行驶起来抽搐不停的电车，它又把他们带到了城外的远处，最后他们在某个地方下了车，姑娘带着柯韦什经过一些新建的房子，可它们——也许由于周围胡乱堆放的木条，泥土，没有填没的土坑——在那稀疏地设置的路灯那朦胧的光线中看上去就像废墟；他们拐进一个楼道，走上昏暗的楼梯，姑娘用钥匙摸索着开门，在走廊上她已轻声地提醒柯韦什要轻些，而他——尽管他无法知道确切的原因——当然明白，似乎他们只能悄悄地到达那他们想一起去的地方。最后他们终于溜进一个窄小和偏僻的房间，姑娘打开一盏有粉红色灯罩的电灯，而柯韦什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在某种意义上让房间变得完整的全部东西：有裂缝的镜子，笨重的衣柜，钩针编织的小桌布，灯罩下那舌头拖在外面的可笑的橡皮狗，一个昏暗的屋角上难看地拉起的绳子，上面挂着几双袜子和内衣，破口的花瓶里装着几朵塑料花，一张桌子，主要是一张相当宽大的床，估计带有咯吱作响的弹簧垫子；贫穷和洁净、廉价香水味和冒险的气味直冲他的鼻子，即使他开始预感到，在所有滞留的气味中，最后的那种气味是唯一稍现即逝的。

然后他发觉自己在做爱——置他在这里遇到的所有事而不顾，什么能让他忘记，他，柯韦什，是个男人？现在他突然觉察到他那生物的、无法抑制的欲望：他似乎想冷却他那疼痛的、火烧火燎般的器官——可他陷入一个燃烧着的熔岩，让他被烤得更烫，姑娘不断地鼓动他，开始悄声细语，然后清晰可闻；经过了开始的、一次又一次狂风骤雨般倾泻而来的那半个小时的物我两忘状态，柯韦什心中那男人的关切之情，忽然苏醒，便问姑娘：

“你不害怕怀上一个孩子?”

可姑娘凝视着他,似乎不该是她,而相反是他该有理由感到害怕。

“我为什么该感到害怕? ……”她问,但没能继续说下去,因为她听见什么声音——柯韦什的耳朵没有留意到——,她警告他轻一些,快速跳下床,白净的身体在柯韦什的眼前晃动,他看着她如何四处移动,着急地寻找衣服,然后把它披在肩上,跑出房间,但迈着敏捷的腿又跑了回来,似乎不想让柯韦什太久地孤身一人,在床上被孤独、害怕或者荒谬的胡思乱想所征服,自然而然地脱下睡衣,俯身向柯韦什,关上灯;她带着无条件的信任感,在柯韦什身旁无拘无束地躺下。这既让柯韦什稍感惊讶,也像一次体贴入微的触碰,解除了他的武装。

“是那个女人,”他在黑暗中听见姑娘说。

“什么女人?”柯韦什问。

“那个女人,”姑娘重复。

“是这样,”柯韦什嘟哝道。

“她渴了,”姑娘说,沉默片刻后又补充说:“她患了癌症。她要死了。”姑娘的声音听上去坚定,简直是十分自信,让柯韦什听了之后,不禁感到身体一阵震颤,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姑娘似乎想把柯韦什和让他不安的问题分开,紧紧地偎依到他身旁:“别害怕;她已经睡着了。她不会再打扰我们,”她轻声地说。过了一阵子的踌躇不定,柯韦什无奈地感到,冲动感渐渐地又涌上他的心头。

柯韦什被叫。随后他被迫理解

柯韦什被叫时——他正在埋头锉磨,领班走到他身旁说,有人在楼上办公室里有急事找他。柯韦什立刻想起,他最近迟到过。尽管领班建议他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活儿,赶紧去,柯韦什还是以为,他在这里仅仅是个工人——再低一些的要求他不可能再提了。另外他恰恰以此获得了他的自由,即使这种自由当然并不意味着多少,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有足够的时间听取警告。所以他先不慌不忙地放下锉刀,多次反复地掸去自己裤子和鞋子上的铁屑,懒懒地以夸张的动作——就像他在隔壁车间工作的真正的钳工那里看到的那样——用一块油迹斑斑的抹布擦了擦手,然后,也就是说等他干完了这些最要紧的事以后,他才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晃荡晃荡地离开车间;对于姑娘那询问的目光,他只是无声地眨了一下眼睛作答。柯韦什不时地在姑娘那里过夜,他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一起在窄小的厨房里吃早餐,然后一起上路,去工厂上班,在从电车站到铁工厂的那段较短的路上,姑娘喜欢同他手挽手地走路,尽管柯韦什大多能设法规避——比如他急着要擤鼻涕——,以便从她身上抽出自己的手。在此期间他也得知,那个女人——幸运的是他还从未撞上她——是姑娘的一个远亲;女人收留了她,反过来姑娘照料她,要是她哪一天死了,姑娘就能正式地得到那个较大的房间,即那个女人现在

住的那个房间，从原则上讲，甚至她获得整套房子也是可以想象的，无论如何，倘若姑娘有了家庭、特别是有了小孩，这种机会就更大——柯韦什只是赞许地点头，倾听姑娘的计划，不过更像一个局外人，一个尽管不是无所谓地面对姑娘的生活、但也并非因此已经参与这种生活的人；不过，这似乎没有扫姑娘的兴，她只是对着柯韦什怡然微笑，仿佛她不知怎么地比他知道的多。昨天柯韦什没有在姑娘那里过夜，他借故说要探望自己的叔叔；其实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突然发觉自己思念那个姑娘。是的：既然他已经是工人，那么——情况看来就是这样——他需要一个妻子，可另外——柯韦什头脑里闪过这样的念头——倘若他有一个妻子，那么这个事实将彻底地让他成为工人，尽管这不再有什么大的区别，不管怎样，他早就是这样的人。在那烦躁不安的昏睡中，柯韦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时间可能最终会证明姑娘是对的：要是他顺从，时间会不知不觉地把他同姑娘的生活绑在一起，而反过来，这又将把他们同工厂和以后的发展绑在一起，他们将共同等待患癌症的女人死亡，而孩子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出世。

柯韦什得去找供货部门——部门负责人要找他说话——，他在走廊上迷了一会儿路，最后看到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搬着沉重的箱子从一个门里走出：可里面坐着的女职员——她先问柯韦什，他是不是搬运工，而情况表明不是——告诉他，他找错了地方，这里是运输部门；供货部门，她说，在别处。柯韦什请求原谅，解释说，他不知道在哪里。

“真的不知道?”女职员感到诧异。“好吧,您会知道,”说着给柯韦什指明了路;他最后在另一条走廊上,甚至在另一个楼层里,他在一扇门的边上发现挂着一块牌子:“供货”,下面又是小字:“海关事务——人事事务——妇女保健”。柯韦什有些惊奇地——尤其对“妇女保健”——打开一扇通向一个陈设相当简单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女职员,还有一个男子,从外表上看是个装配钳工,双手插在口袋里,显然不耐烦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仔细观察,柯韦什当然马上发现,只是他的衣服把他打扮成装配钳工,准确地看,那敞开的、淡蓝色的工作服,尤其是他在大热天和在关闭的室内——谁知道,这是为什么——还戴在头上的鸭舌帽;工作服下他穿着的是白衬衫,外加领带,帽子下还是露出的、浓密和灰色的头发,现出的是一张年轻的、尽管有些松弛和起皱纹的柔和的脸。当柯韦什从门外走进时,他那有神的蓝眼睛对着他看:

“柯韦什!”他叫着,就着柯韦什答应的声音,他几乎扑到了他身上:“您究竟去哪里了!?”对此柯韦什就像一个无知的工人那样,耸了耸肩,就像这么一个人,因为别人叫他来,现在他就来了的人,除此以外他当然不对任何事承担后果。

“好吧,您过来,您过来,”似乎这个人努力着,用一种热情的姿态请柯韦什走进一个上面写着“部门经理”的门。他小心地关上门,然后请柯韦什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而他自己重新坐回到写字台后面,正对着柯韦什。有一阵子他默不做声,目光在纸张和文件夹之间游移不定,从堆在桌上的文件夹中抽出这个或那个,往里面

看上一眼，接着又不满意地推到一旁："好吧，"他精神涣散地、但令柯韦什惊讶地、无疑是友好的、即使还不那么信任的口吻开口说话，"您在我们这里感觉怎样？"柯韦什有一阵子不知道，他该把在提问中夹带着的热情视为错觉还是一个陷阱，甚至没有把握，他是否该认真对待这个提问，所以犹豫了一下没回答，似乎认为这种表面形式是多余的，想最终了解实质性内容。但什么也没发生——这个男人还是同刚才一样在翻动他的纸张，似乎他在等待一个回答——，于是柯韦什开口：

"非常好，"为了不说其他什么，但还是打破沉默。

"非常好，"他重复了柯韦什的表达方式，甚至他的语调，同时打开一个抽屉，侧身往里面看："我根本就不知道，在我们这里当装配钳工会非常好，"让柯韦什闭口无言。"您很狡……"这个人接着说，同时恼怒地推上抽屉，重新直起身体："非常狡……"而这时他突然面露喜色，尽管只是偶然和暂时的：根据所有的迹象，他终于在自己的桌上找到了他要找的那张纸，然后专心地沉浸在查阅中。

"以您的能力……！"同时他几乎没有间断地继续说。"以您的知识……"说到这里他似乎结束了他从事的双重活动，准备此刻起把全部的注意力只放在柯韦什身上，用手使劲关上文件夹，锐利的蓝眼睛紧盯着柯韦什看：

"您还想游手好闲多久？"他几乎对他叫着说。"您以为，您可以在我们眼前藏起来吗？！您老实说：您在这里真的满意吗？"柯韦什越来越感到惊讶地在自己的椅子上滑来滑去，现在真的感到

惊诧。怎么回事？别人在和他开玩笑？他到处被解雇，眼下别人把他收进铁工厂，作为受过训练的人他应该当钳工助手，可是然后有人责备他，似乎是他自己要想成为装配钳工？要不是他被迫屈服于压力，他不会到这里，因为除此之外他没处可去，难道不是这样？可现在的情况突然变成这样，仿佛是他，柯韦什，在丰富多样的、到处都有提供的生活的可能性中，就像现在情况显示的那样，挑选了最糟糕的可能，而且完全出于自己的好恶？他该怎么感到满意？……柯韦什对此几乎没有考虑过，实际上这个想法在他心里根本就没出现过——最终说来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得到满意——，可现在有人对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也许不完全是认真的，甚至还等待他的回答——而这他当然不会答复——，柯韦什忽然觉得在这里度过的全部时间犹如唯一的一天，而且是早班连着晚班、但是同样的、唯一的、漫长的、枯燥的、总是在黄昏那灰蒙蒙的颜色中闪现的那一天，他懒散地用他的锉刀锉磨着这个日子，就像锉磨一个无法制服的铁块，在无聊和上班结束时那骗人的轻松感之间转换，带着那个姑娘赠予他的、他得用休戚相关的感情进行回报的暂时的消遣。柯韦什曾经想过，也许他将这样度过余生——但实际上他当然又没这样想过，实际上他更相信，他只是暂时地必须这样生活，今天，明天，好吧，也许还有后天，最终来说，人们无法持续地这样生活，尽管，柯韦什也这么想过，人们过着一种生活，而人们实际上不能这样生活，而事后情况表明，这恰恰是生活自身，难道事情不是这样？——无论如何柯韦什在某种意义上无可争辩地安静度日，可现在，这个部门经理来搅动他的宁静，就

像先前翻动他的卷宗那样，而且对这种宁静提出质疑，让柯韦什心中生发出一种隐约的预感，在某种方式上，他正是在这样的宁静中找到了自身，也许胜过以前任何时候。

于是他现在尖刻地，似乎由于激动已经忘记自己是个装配钳工：

"怎么回事，您也许知道有对我来说更好的工作？"

但是，柯韦什的说话语气看来丝毫没有惹怒这个部门经理。

"是这样，"他微笑着说，"最终我就是因为这个把您叫来。"

他快速地朝他一直还放在费力找到的卷宗上、现在稍稍抬起的手掌下投了一眼，继续说："您是记者，从明天起您将在我们所属部的新闻处工作，也就是在生产部工作。"他的话也许还没讲完。而柯韦什或许根本就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但这似乎牵涉到他的生命，就毫不掩饰和生硬地脱口而出：

"不！"

"不？"部门经理向着写字台俯身，脸色出人意料地柔和松弛，嘴巴微微张开，帽子下的眼睛不解地看着柯韦什："什么叫不？"他问。显然已经恢复镇定的柯韦什重复说，似乎这句问话更加强调了他的坚定性而不是让他感到害怕：

"不，"似乎是一个面对纯粹的幻想，捍卫某种事实性的人。为了避免引起别人对于一种无法与之交谈的、粗鲁的笨汉的感觉，他解释般地补充道：

"对此我不合适。"

"当然不合适，"这时那个部门经理也恢复了平静，现在明显

地决定要以最大的耐心，对柯韦什说明一些事情。“您当然不合适：对此我们心里也清楚。”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脸上闪过一阵折磨人的忧虑神色，然后，似乎已经克服了他的疑虑，用他那蓝色的目光直直地射向柯韦什：“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派您去那里，”他继续说，“以便您适合那项工作。”这时轮到了柯韦什，惊讶地在自己的椅子上向前探身。

“为什么我该去适合那不适合我的工作？！”他大声叫出，而那个部门经理对他的激愤感到好笑。

“请您别太幼稚，”他安慰柯韦什。“您从哪里知道，您适合什么又不适合什么？”

“要不是我自己，还有谁会知道？”柯韦什比刚才更加愤怒地大声说，“难道是你们？！”看来在激动中他自然而然地采用了部门经理的说话方式，尽管他单独一人坐在那里面对他。

“自然是这样，”部门经理的眼睛睁大，鉴于这样的无知，他的眉毛几乎抬到了额头上。“您瞧，”他的声音现在出奇地柔和，一只手盖住卷宗，另一只手伸向柯韦什，以至于柯韦什有这种不确定的感觉，部门经理想温柔地握住他的手，不过这当然只是他那错乱的、眼下在迷惑他的幻觉所至，就是距离也太大，所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您瞧，在这点上我可以对您讲述许许多多的事。谁自己能知道，他适合什么和不适合什么？我们要通过多少考试，直到情况表明，我们是谁？”这个部门经理越来越急躁，苍白的脸上慢慢地显出新鲜的血色：“关于您的事，”他那伸出的手现在展开了手指，似乎把一个高脚酒杯向着空中，举过头顶，“是上面，在更高的

一层做出的决定:您想象一下,您如何能违抗这样一个决定?”

“可这事关我自己,”柯韦什不同意,即使他已经有些没有把握,但绝对不是因为他被说服了,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个部门经理会说什么。而他现在重新表现出诧异的神色:

“谁在这里谈论您?您以为,除了服从,您在这里还能扮演什么角色?”

他脸色涨得通红,好像已经没有能力抑制自己的激动:“我们是仆人,全都是仆人!我是仆人,您也是仆人:难道还有更崇高的、更奇妙的什么?”

“谁的仆人?”柯韦什插话。

“一个更崇高的思想的仆人,”回答说。

“什么思想?”柯韦什快速问道,仿佛他希望,现在终于能够了解这个。

可他的问题似乎太急了些,因为部门经理呆呆地凝视着他,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重新对他手下压着的文件投了一眼,说:

“啊,”他终于说,“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可他还是回答了柯韦什的问题,尽管已经用一种相当乏味的语调:“永无止境的完善。”

“它存在何处?”柯韦什问,看来他承认了,自己又成了记者,紧追不舍。

“在于,我们永无止境地让人们接受考验。”说着这个部门经理用一个简洁的手势表明,他们已经结束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回到实际问题上。“有人注意您,”他说,“您该把这看作是一种幸

运，"而这句话似乎也让柯韦什突然恢复了理智：

"我不要这种幸运，"他说，语调同样乏味和坚定，同时觉得，他在这里曾经对某人说过同样的话，即使那时远没现在这样有力地反抗幸运。"我愿意当工人，"他继续说，"一个好工人，要是我懂得什么，那么……"他犹疑了一下，可还是得决定，不想冒太大的风险，倘若他摊牌的话："那么别人在这里就不能那么随便地对待我。"

这个部门经理看来认可他的坦诚，脸上充满善意，话音温暖动人：

"一个好工人，"他说，"这您永远成不了。要么您离开我们这里，或者您将什么都不是；您甚至没有学会用锉刀。"他沉默不语，微微地侧着脑袋，打量柯韦什，然后继续说，同样带着他那友好的微笑，缓和话语中包含的严厉："其实我们也可以解雇您，最终说来您没有能力符合我们的要求。不过，"他急忙补充，"我们当然希望，您能够自愿地接受我们的建议。"柯韦什一下子感到被一阵巨大的疲倦征服，那从根本上来讲自他来到这里以后，他从未摆脱过的疲倦。

他们还交换了几句话——柯韦什或许还强调了些什么——，然后他只觉得，自己——自他来到这里以后经常是这样——又一次迈着梦幻般的脚步离开办公室，不比进来时知道得多，带着某种惭愧，想着姑娘那恳求的、然后是不解的、最后是愕然的目光，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一言不发地离开工厂。

第六章

在南海饭店的灯光折射中

这天晚上柯韦什又出现在南海饭店，晃着身体穿过旋转门，急匆匆地径直走向斯齐克拉，而他正好坐在他们上次互相告别时坐的那张桌旁。斯齐克拉立刻微笑起来，笑容让他那出现了细小的皱折和严厉的脸，立刻变得容光焕发，似乎他从那以后一直不停地在等待柯韦什的到来。

"'我的作家才能'，这意味着什么?!"柯韦什立刻向他发问，没有请求允许，就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斯齐克拉的笑容——他也许等待的是一次友好的重逢——一下变得有些凝固。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他嘟哝着说，他的脸一直还由于重逢的喜悦而容光焕发，但还是透露出某些失望。柯韦什立刻对他讲述了，在今天上午遇到了什么事：

在铁工厂里，别人把他的证件交给了他，要求他带这些东西去生产部的新闻处报到，而且要立即去，以便不浪费那还留下的、这个工作日那部分的时间，倘若需要的话，能立刻在部里接受雇佣。柯韦什也就从一个车站狂奔到另一个车站——生产部在市中心的某个地方，离开铁工厂很远——，似乎别人托付给他一件特别机密的公共事务：他的时间，他得把它不受任何损害地带到目的地，唯一要考虑的是，不能为自己偷偷留下一部分。这是一

种近乎于递送意识的感觉，似乎要到达的不是他，或者即使是他，也只代表他本人的他：这样一种轻松感帮他克服了通常的阻碍，那些他得在门房克服的阻碍，最终他的证明替他打通了两个海关官员之间、一直通往主要入口的通道。柯韦什气喘吁吁地跑上楼梯，穿过走廊，最后找到新闻处，而到了那里后情况表明，他得等待，因为新闻处主任眼下有别的事。“他在同目前的监察委员会主席谈话，”那个一会儿打字、一会儿去接响起的电话的女秘书告诉他。当她从柯韦什那里知道他是谁、是什么风把他吹到这里后，已经用一种亲密的口吻同他说话。“原来是这样，”柯韦什回答，同时他那紧张的脸上逐渐地恢复明智的神色，就像迷醉后的突然清醒；他遵循着一种原始的本能，似乎这重新唤醒了他那真实的本性和惰性，在房间里一张舒适的椅子上坐下。当然，现在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念头，冲向那包着软垫的门，想到这里，柯韦什心中暗自感到好笑；或者真是这样，无论如何他想到这点，那也绝不带着行动的意志，最多带着回忆的愉快，一种几乎是痛苦的美好回忆：啊，那时他多么幼稚！柯韦什心想，就像回忆往事的人。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昨天？或者20年以前？自从他来到这里以后，时间观念不断给他制造出少许的麻烦；只要他生活在时间中，他就觉得它漫长无际，倘若他把它当作以往回忆，他几乎觉得它什么都不是，它的内容甚至或许可以塞进唯一的一个小时，在另一种似乎是更真实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是更本质的生活中——柯韦什思忖着——塞进一个无所事事的黄昏时刻，比如晚饭之前，那时人们反正无事可干，也无所谓做什么，而最后——柯

韦什就这么不经意地想到——也许整个人生就以这个方式流逝，而他的生命，那他随后可能会回想起的这个生命，他甚至能在唯一的一个小时里了结它，而余下的只是纯粹的浪费时间，困难的生活境况，斗争——这一切究竟为的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柯韦什几乎真的无法回答，这更是一种斗争的感觉，在他心中生存着的自我斗争，尽管他不清楚自己斗争的对象或者甚至斗争的目标或者至少已经预见到它——当然，有可能他现在只是疲倦了，就像他那不断消逝的理智向他透露的，他的斗争欲望也许不是由任何其他什么原因引起的，只是因为他筋疲力尽和折磨人的无聊。可能他神智涣散，但柯韦什还是注意到，从包有软垫的房间里走出一个女人，后面跟着一个男人，穿过房间，朝着门口的走廊径直走去——柯韦什发觉，那是个相貌姣好的女人，她的头发、也许还有她的衣服给他留下一种成熟的栗子那黄中带红、又呈褐色的颜色，而那个男人，小个子，穿着整齐，留着小胡子，看上去在做着有力的手势强调着什么，似乎试图挽留住那个头也不回、无言地走在前面的女人，他上衣的领口上饰有一朵白色的，尽管有些不可思议，可看上去是这样，一朵花——，柯韦什的目光接着就没有离开那半开着的门，等待着新闻处主任和那个目前的监察委员会主席，而他想象中的他们，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老到、肥胖、秃顶或者头发灰白的男人。不过，看来他弄错了：那个小个子男人陪着那个女人出去后，自己立刻返回，把他那涣散的、不知怎么有些忐忑不安的目光首先移到柯韦什身上，然后再朝女秘书看，而她现在轻轻地和热心地告诉他柯韦什的事，说这就是柯韦

什先生,“那个新来的工作人员。”这个男人的脸上闪过一阵痛苦的抽搐,请柯韦什“再耐心等一下”,随后消失在包有软垫的门后——由此柯韦什还是看见了这个新闻处长,而就此看来也知道了,刚才出去的那个女人是目前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片刻之后,女秘书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柯韦什抬眼看着女秘书,女秘书抬眼看向柯韦什,“目光完全理解地互相交错”——柯韦什站起身体,迈着轻松的脚步、同时又带着不情愿的感情走向包有软垫的门。那个新闻主任现在已重新控制了他的表情,非常殷勤地让柯韦什落座,而当柯韦什确定,他的领口上真的别了一朵花、而且是朵白色的丁香的时候,他告诉他——柯韦什带着某种、完全是有理由的疑虑听着——,他很高兴能欢迎他来到他的同事中间。他鼓励柯韦什,可以不用着急地办妥他的人事手续——女秘书会帮助他——,有关接管工作范围的事,他明天还有时间:“我们在这里给新闻界提供二级出版物的文章,”他说,这时脸上出现一种痛苦的微笑,而柯韦什心想,也许是那“二级出版物”让他伤心,他有可能把它看作是一种耻辱;可他一定是弄错了,因为新闻主任那拉长的、留着棕色小胡子的脸上似乎带有一种神秘的忧虑,而这种忧虑,至少在这样一种沉默的形式中,还是要表达出来,比如当他继续往下说的时候:“不过,为什么偏偏让我来向你解释这些,而我已经听说了你那出色的写作能力。”柯韦什抬起头来,似乎有人用一个令人害怕的消息让他从一个长长的、平和的梦中唤醒。“关于我的出色的写作能力?”他大吃一惊。“从谁那里听说的?”他问。新闻主任现在只是用一个神秘的微笑代替了他那痛苦的微

笑,说:“从一个共同的朋友那里,更多的情况我不能向你透露……”而此刻,他,柯韦什,立刻猜到,他该想到是谁。

“难道你一点儿也不高兴?”现在斯齐克拉笑了;柯韦什,也许他想避免直接地回答,也许他想知道别的什么,反问道:“也就是说你认识他?”

“我为什么不能认识他?”斯齐克拉抬起眼眉说,好像他对柯韦什的消息闭塞感到惊讶。“可是……”他继续说,可还是中断了自己的句子,向在他们桌旁匆匆经过的阿丽茨要两杯啤酒,不:出于眼下的缘由,要“两盅烧酒”,而阿丽茨也对重见感到高兴,说:“我们已经非常惦念编辑先生。”“可是……”斯齐克拉又接过话题,“你以为你是怎么从那个乏味的地方出来、得到这份舒适的工作的?”

“怎么?”柯韦什好奇地问,但似乎已经预感到什么不好的事。

“这份工作是我替你弄到手的,”斯齐克拉消除了他的疑惑。

“你?!”柯韦什惊呆了。“难道不是一个从上面来的指令?”他变得语无伦次,就像一个小孩,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开始拆开手里的玩偶,想看一下,它肚子里是什么;而就在他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斯齐克拉也马上告诉了他,他是怎么在铁工厂被解雇的——斯齐克拉哈哈大笑,眼睛里甚至笑出了点滴的泪水,笑声中,泪水在他眼角周围形成的皱纹上被挂住。

“上面的指令!……”他笑得几乎要窒息,“当然是上面的指令:那是我安排的,”他终于安静下来,同时补充道,那个新闻处主任是他的一个“老顾客”。他在自己当记者的那个时候就认识了

他，但在消防队，他又“同他打过交道”，他说。这时柯韦什打断了他的话，真诚地问道，斯齐克拉在消防队感觉怎样。斯齐克拉傲然地挥了挥手：“棒极了。他们对我奉若上宾。”现在，他接着说，消防队是生产部最重要的顾客之一，它大量地订购汽车，云梯，头盔，和其他一切可能的东西，当然——情况就是这样——提供的货物通常说来不符合要求；在消防队这一方，他，斯齐克拉的任务就是——“谈判同时也在其他层面上进行”——，用公开出版物这个魔鬼进行威胁，而在生产部的那一方，那个新闻处主任的任务是，阻止斯齐克拉这么做，而且用所有可能的允诺抚慰他，而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找到一种互相理解的途径：

“这你懂，”斯齐克拉说着狡黠地朝柯韦什挤了挤眼睛。

“当然，”柯韦什马上附和，不想干扰斯齐克拉的讲述，因为他更感兴趣的不是消防队和生产部之间的争执，而是他自己的事情。——好吧，斯齐克拉继续讲下去，在这样的一次谈话中他了解到，在新闻处有一个空缺的工作岗位，尽管他们并不着急要补充人员，不过，倘若斯齐克拉有一个求职者，新闻处主任很愿意考虑这个人的聘用问题——用不着他怎么强调，斯齐克拉说，他当然立刻“逮住了这个机会”。

“不管怎么讲我说过，我不会忘记你，我一定会替你找到什么！”可他只是不知道——他抢在柯韦什的提问之前说——，他能在哪里找到他，因为他甚至没有他的地址：

“一个难以维持下去的情况，老朋友，快把它给我！”柯韦什拼命点头，似乎这正是他的意图，只是他宁愿把这件事往后推一下，

不去打断斯齐克拉的讲话；柯韦什也忘记了告诉他，他继续责备柯韦什，他在哪里接受了工作。不过，去发现他的工作岗位，这绝对不怎么困难，就像柯韦什肯定也相信的那样，他继续说；他就这么穿着消防队的制服，去了劳动局的办公室，询问最近是否有个叫柯韦什的人通过他们的介绍被聘用，出于某种原因消防队对这个人感兴趣——人们当然立刻愿意为他效劳。相反的是，斯齐克拉起先还不想通知他——柯韦什——这件事。

“你最近这段时间举止有些反常，我担心，你会妨碍你自己的幸福，甚至可以相信你会这么做！”所以他只告诉了新闻处主任柯韦什的名字和工作地点，而这个新闻处主任又“把事情引入官方的渠道”，而当它从一个部门被传达到另一个部门以后，到了铁工厂，它就具有了一个绝对命令的、一个上面下达的指令的形式。

“现在你懂了吗？”斯齐克拉问，柯韦什回答：“明白了，”脸上带着一个无奈的微笑，似乎别人虽然稍稍欺骗了他，似乎他对这件事情那滑稽的一面并非完全不在意。然后斯齐克拉让柯韦什重复了供货部门经理的话，一切的一切，他关于崇高的思想，关于永无止境的完善和对人的考验的话，那整个的情景，他们如何面对面坐着，带着全部的严肃争吵，而他，斯齐克拉，其实同新闻处主任早已在私下谈好了和安排好了一切；现在他不得不再次放声大笑，仿佛是第一次听见这样的事，然后高高地伸出食指说：“你瞧，老朋友，这是一部滑稽小品的出色场景！”由此从故事中总结出寓意。

文学：试验，访问

一天晚上，柯韦什撞上了维冈特夫人，那个女房东，准确地说当他准备出门，已经在走道上的时候，穿过敞开的厨房门，女人同他搭话，为早上的事情向他道歉；柯韦什，手已经放在门把上，在最初的瞬间想不起早上曾发生过什么事——他在部里度过了很累的一天——，然后他回想起了一切。当然又同那个男孩彼得有关——其实那更同另一件事连在一起，即自从柯韦什成了部里的工作人员后，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这意味着他已被惯坏，比如在出门之前，有了吃早饭——这个愿望也许是那个姑娘灌输给他的——的兴趣，所以前一天晚上在一家商店里真的买了茶，尽管那当然不是什么真正的用茶叶做的茶，至少不是那个种类，柯韦什在购买时能感觉到的、从遥远的、也许从他从未经历过的时代深处冒出香味的那个种类。于是柯韦什早上带着他的茶出现在厨房里——看来他忘记了，他现在不再和他还在工厂上班时那样，黎明就起床，所以在厨房里碰上了房东一家在吃早饭；柯韦什嘟哝着某种道歉的话，想立刻退回——从内心来讲他已经同他的打算告别，因为这样的想象，即他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将在家庭的圈子里吃早饭，在他那早餐计划中根本就没有出现。可维冈特夫人激烈地反对他的离去，她非常友好地邀请他，甚至立刻在煤气灶上替柯韦什的茶腾出位置，以至于柯韦什几乎无法再退回，否则就会让她感到

受辱。最后他们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吃了早点，因为彼得在他的盘子旁放着微型棋盘，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咬过的面包，另一只手移动着棋子，把自己的目光在大人身上移来移去，只是为了表示他对他们感到腻烦——柯韦什也发觉，在那厚厚的镜片后面，孩子的小眼睛通红，由于激动或者失眠，也许由于这两种原因——，所以维冈特夫人变得越来越沉默，只是轻声地递给柯韦什糖和那块状的面包，最后仅在孩子的身后给他做手势，表示道歉和她的无能为力，弄得柯韦什几乎要笑出声来，因为看上去他们两人是孩子，而在他们的头顶上，那可怕和凶恶的家长喜怒无常地挥舞着权杖。

“我和他无法相处，”维冈特夫人现在抱怨，苍白和尖尖的脸上，那小湖也变得黯然无光，无助地垂下手臂，无法理解地摇着头。“自从这次象棋比赛开始以来，我就是无法同他相处，”她重复着说。实际上是这样，柯韦什身上最近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当他在家里尝试为部里拼凑新闻稿时（不管怎样，事情真的已经发展到他开始使用那张桌子的地步，而女房东在他到的那一天——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但柯韦什还是能清楚地回忆起这件事——特别骄傲地让他注意这张桌子），不得不愤怒地重重摔笔，因为母亲和儿子之间那无休无止的口角传入房间，严重地干扰了他，特别是男孩那一次又一次地骤然响起的尖叫，就像巨大压力之下蒸汽通过气门瓣时发出的啸声；不过谁知道，也许柯韦什暗自高兴自己受到干扰，而他在重重地摔笔和在桌前跳起时表现出的愤慨，不仅能在自己跟前掩饰他的放松，而且还能为这种放松找到借口——不管怎样，一旦人们开始写作，人们就会，柯韦什不得不体验到，陷入一种

无法解释和没能弄清的全部的矛盾斗争中。

“也许他的比赛不顺利?”柯韦什现在打听,不容否认地有些幸灾乐祸。

“不像他想要的那样。”女人一直还在摇头,以此表示,她自己也不认为自己说的话是对的。“据说什么都还没有决定,但有一场比赛悬而未决,而他必须赢得下一场比赛,这是性命攸关的……”女人沉默了,她脸上的小湖寻找着柯韦什的目光。

“性命攸关?”柯韦什诧异地抬起眼眉。

“他是这么说的,”女人抱怨道:她能说出这些话,看来已经使她平静了许多。

“孩子气,”柯韦什微笑着说。

“孩子气,”女人说,“可他确实是个孩子。”柯韦什有这样的感觉,似乎他们在重复很久以前的一次谈话。

“啊,”他结束了这次交谈,“倘若这对他如此重要,那么他会赢的,”尽管柯韦什在楼梯上已经没有把握,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给了女人合适的安慰,他也必须去南海了。部分地是为了吃晚饭,部分地是为了那是他的责任,同斯齐克拉一起继续思考那滑稽小品的事——就这件事来说,他们那共同的费力思考几乎还没有成果,那滑稽小品的写作至少对柯韦什来讲,事实上被证明是一件吃力的、令人感到压抑的、没有任何趣味的工作。同那时一样——那时,他们的友谊无拘无束,未受共同兴趣阴影的笼罩——,柯韦什和斯齐克拉现在晚上也一直坐在他们在南海饭店的固定的桌旁,同阿丽莰开着玩笑——虽然她那从来不会输给他们的机敏的回

答，目前看来让女招待感到有些吃力，就是她嘴角旁那悲哀的皱纹也显得深了一些，柯韦什不时地想开口打听她“伴侣”的事，因为他最近在饭店里从未见到贝尔格，可他不知怎么还是没提这个问题；一方面斯齐克拉的在场让他感到窘迫，另一方面他觉得时机不合适，谁知道呢，也许他自己对答案感到害怕——，他们互相谈论关于消防队和部里的事，对这个客人或那伙人开着玩笑：可从一开始起，那有待他们完成的滑稽小品就给他们的情绪抛下一片阴影。

“怎么样，”比如在某个长时间地等待着的、但又总是不期而至的时刻，斯齐克拉的脸会阴沉下，并且开口发问：“你想过吗?! ……”

“当然，”然后柯韦什总是会鼓起劲头，似乎他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最终说出他那期待着得到表达的想法。

“那么?”斯齐克拉那严肃的表情要求获得说明：“你有主意了?”

“我们必须从爱情着手，”柯韦什决定。

“那好，”斯齐克拉表示赞同，“让我们从爱情着手。接着呢?”

“那是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柯韦什小声细气地开始他的尝试，马上就感到，斯齐克拉对此肯定不会满意。

“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他已经听见了他那不耐烦的声音，“什么事阻碍他们获得幸福?”

柯韦什忽然静下，他心中似乎业已升起一股可怕的、反对他幻想中这对恋人的激情，而在他的滑稽剧中，这对恋人必须在幸福的港湾中抛锚。斯齐克拉随之断定：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主意，"而柯韦什那自知有罪的沉默类似于一次坦白承认。

"好吧，好吧，不过我们不能灰心丧气，"斯齐克拉柔和地说。"我们不管怎样要想出一个有趣的故事来。"

"正是这样，"柯韦什附和。

"让我们再想一下，"斯齐克拉建议，然后他们之间出现了一次更长久的、令人感到惬意的沉默。柯韦什只需要留意，让他那如同戏剧假面的脸上，一直保持着适合于滑稽剧的、沉思的、快活地思索着的、同时是急于诉说的表情，就像这样一个人，一旦脑海里跳出天才的想法，立刻就会把它诉诸语言，而这只是一个几分钟的问题。但是，此刻他的目光和注意力实际上解放了自己，在自由翱翔；它们在室内不时地停在这张或那张桌旁，留在这张或那张脸上——那里，在她那喝空的酒杯后，"超级名妓"肘部靠在桌上，下巴支在展开的手掌上，出神的目光对着柯韦什，但没有看他。她真的没有看他？柯韦什窘迫地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实际上有一次令人难堪的冒险把他同"超级者"连在一起，要是他为此寻找原因，只能把责任归于自己，倘若不是归于工厂里的那个姑娘。事实情况是，他对那个姑娘的回忆不断地闪现，那个姑娘不仅给柯韦什灌输了对于早餐的渴望，同时也在他心中唤醒了那个窥伺猎物的野兽——，是的，柯韦什不时地渴望女性的温暖，但不是在假借的、而完全是在非常实际的、这个词的具体意义上：他渴望女性身体的温暖，女性的柔软，女性的光滑，不一定是那个姑娘的——那个他当然能够找到并且同她和解的姑娘，倘若他不把这看作一种巨大

的代价的话——，柯韦什的渴望没有对象，准确地说不束缚于某个人，而更准确地说：柯韦什渴望得到一个女人，但不是一个确定的女人，而这个渴望，或者说是折磨——柯韦什心想——，有可能会再次把他带入危险。也许他正在思索的就是这个——这天晚上斯齐克拉走得早一些，他说明的理由是，他第二天得一大早就起床，因为消防队要举行一次演习，而柯韦什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喝他的啤酒——，这时他突然有这样的印象，那个"超级者"起先以目光，然后以肩膀和手的一个微小动作，给他传来一个信息；可是，当柯韦什，肯定是带着一种如同给他那令人厌恶的贪婪铺上一层草皮的虚假微笑，站起身来到她的桌旁时，女人像是突然发怒："您究竟想到哪里去了？"她用压低的嘶哑的声音问："您就这么过来坐到我的桌旁?!"由此她也迫使柯韦什做出某种尽管是不怎么情愿的卤莽姿态："对此您难道有什么要指责的吗？"他挑衅地问。而其实她没什么可反对的。柯韦什坐下，要了几次烧酒，变得有些神志不清，耐心地倾听着女人那乏味的叙述，说这个世界——包括他们两人——根本就不存在，实存其实发生在别处，世界只是在妨碍实存，也就是说人们得取消这个世界，因为它不是现实，只是幻象；过了一会儿柯韦什说——酒精显然让他变得更加机智——，不过那烧酒的钱，人们还得在现实中支付，引得女人尖声大笑，伙伴式地把她那温暖和干燥的手放到柯韦什的大腿上。尽管女人的接近减轻了柯韦什那焦灼的痛苦——似乎他在她身上看到的不是冲动，相反是一种障碍，阻止他那针对女人的欲望能够具体化——，可是，也许是那一方面在她那金色的头发和柔顺的下巴、另一方面

在她那坚挺和大胆的鼻子之间显示出的使人不安的对立性使然，柯韦什还是跟着女人乘上夜班电车，随着她穿过一排街道，一直来到她的住所。这又是一个偏僻的房间，同以前柯韦什在那里做过私人访问的房间一样；可这次，这是真的，他没有被提醒要小声——尽管如此柯韦什在走廊那使人感到郁闷的微光中还是感到有人——，但在进入房间时差点儿被惊呆：在半明半暗中（他后来才发觉，通过街灯，房间得到一种神秘的照明）四面八方都有磷光闪烁的眼睛朝他望来，柯韦什几乎以为还听见了那些生灵沉重的喘息声，直到这幻想出的声音被“超级者”那响亮的笑声所代替：“吓着你了吧?”她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让自己的身体重重地摔在铺好一半的床上。“布娃娃的眼睛，”然后她说，仿佛她那放纵的好心情被同样是无穷的烦恼所取代，“阿姨做的布娃娃眼睛……”而柯韦什现在才发现在地上，架子上和桌上，四处放着无数还没有眼睛的布娃娃和玩具熊。“给这个丑陋的、肥胖的叔叔做的，”女人撇着几乎要哭出来的嘴，接着说：“为那个未立之王……你认识他吗?”她从床上抬眼望着柯韦什说，而她周围那许多呆滞的玻璃眼睛让她那模糊的目光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当然，”柯韦什回答。“靠近一点，”女人口齿不清地说。当柯韦什听从后，同刚才在饭店里一样，他又感到那灼热的手掌放到了他的大腿上，只不过位置更向上了些。“盥洗室在哪里?”柯韦什打听，也许是为了赢得时间，尽管他自己当然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现在你要去盥洗室干什么?”“超级者”显然不太情愿放他走，但由于柯韦什，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可思议，傻坐着不动——就像毫无原因

地专注于一个荒谬念头的醉鬼——，她又以她平常那有些沙哑的嗓音不高兴地对他说："那就去吧！你会找到的！"在盥洗室里，在那个配备着毛巾、漱口杯、一块有斑点的镜子的洞穴里，柯韦什思考着——他看来真的是多喝了一些——是否要关上门，就在这里过夜或者宁愿悄悄地离开这个住宅；但还是像悔恨地承认自己的罪孽的逃亡者那样，他最后还是重新回到房间，在街灯的反光中模糊地看到躺在床上的女人的轮廓；她那均匀的、发出些许声音的呼吸声透露出，她在此期间——而且看上去同刚才一样：穿着衣服——睡着了。柯韦什又等了一会儿，等她醒来——即使他除了等待，没有把她弄醒——，然后清醒地、稍稍有些感到受辱、但感到轻松了许多，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羞愧，没有力量屈从自身的弱点，吝啬和无结果地保存了那可以挥霍的东西，带着这样的情绪静静地离开了那里——而第二天，"超级者"似乎根本就什么也不再记得：她面前是那永恒的烧酒杯，她的目光同往常一样隐没在远处，听着唧筒先生那显然是急切的话语，而后者同时把他那被飘然的白发围绕的、被那激烈的表情弄得满是皱纹的脸靠近了她的脸。针对柯韦什小心的问候，她只是以不经意的、散漫的和完全无动于衷的一次颔首作答。——对音乐家的桌子柯韦什也做了快速的一瞥，即使他，可以说是出于习惯——只是偶然地在那里看了一眼，带着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他的老朋友，那个钢琴家。自从那次在南海饭店的旋转门那里偶然地同他相遇之后，柯韦什再也没有见到他。一天晚上，斯齐克拉偶尔迟到，柯韦什再也忍不住，从自己的座位上起身，去了音乐家们的桌子，没忘记先为自己的打扰表示道

歉，然后问一个秃头、脸上有些浮肿、眼袋松弛的人——柯韦什似乎曾经听说过，他演奏一种吹管乐器，也许是萨克斯管——，他是否知道钢琴师的消息。让柯韦什大吃一惊的是，这个萨克斯管吹奏手根本就不知道，他打听的是谁，尽管人们无法说钢琴师的形象是不起眼的，可柯韦什以为自己记得，他曾经常看见他与这个萨克斯管吹奏手亲密地交谈，由此他可以得出结论，他们是好朋友，至少互相十分熟悉。“他在辉煌的星星酒吧奏乐”，柯韦什试图让他回忆。“在辉煌的星星酒吧？……”这个萨克斯管吹奏手感到奇怪。“可那里没有钢琴师，在辉煌的星星酒吧里演奏的是探戈弦乐器乐队！”似乎是为了抢在柯韦什可能说出的疑惑之前，他转身向他的邻座、一个暗色头发、身体瘦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身上散发出发油香气的男人，问：“辉煌的星星酒吧有钢琴师吗？”而这个人的惊讶程度不小于萨克斯管吹奏手：“怎么回事?！在辉煌的星星酒吧里演奏的只是探戈弦乐器乐队，”他几乎已经恼火地看着柯韦什说。“是吧，您瞧！……”萨克斯管吹奏手说着，好像他以此彻底地反驳了柯韦什。柯韦什赶快为友好地信息表示感谢，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还看到，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人如何激烈地对萨克斯管吹奏手说着什么，而这个人摊开双手，扯开嘴巴，摇晃脑袋，好像在进行道歉，看来是因为柯韦什而引起的烦扰。

一分钟后，身着华贵的深色西服、手拿一支长长的香烟、那个带有“氯仿”的安德列叔叔经过柯韦什的桌旁，面对柯韦什的问候，他那满头银发的脑袋微微向柯韦什点了一下，像是突然想起什么，突然止住脚步，脸带不知怎么地同他那亲切地压低的嗓音不相

符合的世故的微笑，说："我听到您刚才在打听那个钢琴师温茨棱。"

"是的，"柯韦什感到吃惊：他无法回忆，刚才同音乐家们交谈时，在桌子的附近也看见了安德列叔叔，有可能他没仔细地打量周围的情况，"也许您知道一些他的事？"他问。"当然，他曾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安德列叔叔点着头回答。即使他并没有准确地对柯韦什提的问题作答，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瘦削的背影，柯韦什还是有这样的感觉，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了对他问题的准确回答，他现在能够希望的只是，发生的一切是钢琴师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发生的，亦即他们没把他从床上拖走。

简而言之，故事柯韦什能够找到——他只需要往四下查看——这个或那个他已经对斯齐克拉讲述，然后他们意见完全一致地交谈着，几乎已经忘记，他们是为了什么坐到一起，直到最后斯齐克拉又想到：

"哎，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滑稽小品上来！"

"就这么办！"柯韦什热心地赞同。

"让我们至少发明一个出色的女人！"斯齐克拉鼓动他，并且解释说："有一个优秀的女主角，这个滑稽小品的作者可以说已经赢得了战役。"而这个姑娘，按斯齐克拉的意思，有些紧张，但激动人心，同时"令人难以忍受地任性和值得敬慕"——可随后时间已经太晚，所以他们就"休会"，如斯齐克拉习惯地说的那样，同这个姑娘"明天见"。他们就这么互相说定，在旋转门的外面，在静谧的黑夜里，说好重新在老地方，在这里的南海饭店见面。

续　篇

在部里，柯韦什应付文学更加得心应手些，即使，严格地说，不完全在他的工作领域内：对于他的工作来说，没有对文学能力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柯韦什也没有成功地弄清楚，这里究竟需要何种能力。在部里的最初几天，他几乎是用阅读度过的，而且是读他同事写的东西，另一个同事，准确地说是那个主要同事的文字——因为这是他准确的头衔；新闻处主任带着他那有些痛苦的微笑和领口那现在是蓝色的花朵，指出，柯韦什最好把这些著作引入那等待着他去做的工作领域里，它们会成为他那一劳永逸地可以遵循的，他可以这么说——说到这里新闻处主任的目光寻找着女秘书的目光，似乎他们在谈论一种柯韦什还不了解的知识——，它们可以成为他理想的典范。柯韦什就这样开始阅读那些文字产品，它们有时像一个报告，有时像一份通知或者可能是一种供讨论的材料，而所有的一切都这样开头，似乎它们想告诉外界某种激动人心的事情，某条消息，某个事件，也许某些值得知道的事情，可在文字的继续中，作者要么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或者柯韦什根本就看不懂他写的东西，他的目光扫过最初的几页后就开始在字行之间游动，越陷越深，最后甚至滑出纸张，而柯韦什突然发觉自己——让他大吃一惊——他打了一个盹。此外柯韦什至少觉得，这个主要同事——一个头发稀疏的年迈老人——就所有的迹象来看，早在儿童时代

已经开始写作，而此后不停地在写，他的那些用曲别针别起来的著作的复印件，装满了整整几个书架和抽屉。一旦柯韦什那受尽折磨的目光不经意地移到女秘书的身上，也许是为了在那里稍稍休息片刻，她就会立刻跳起身来，不用请求，就用这个主要同事那粗制滥造的东西，在他面前重新堆起新的塔楼，然后又急忙回到她的打字机旁，而在这架打字机上她要么正在打这个主要同事的一篇口述报告，要么抄写这个主要同事的一件手稿，而那是他为了让她替自己制造一个较清楚的文本而交给她的。那已经读过的东西当然也留下它的痕迹，一种含糊不清的、但至少是统一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总的来说让他想起了，在斯齐克拉“被晋升为消防队员”的那个晚上，他听斯齐克拉说的话。从本质上讲——柯韦什觉得——这里涉及的是相同的事，当然带有相应的变动：也就是说，人们在生产部认识到，生产绝对不是一项人们长久以来以为的、理所当然的工作，而是一种大胆、有风险和颇具英雄气概的职业，甚至是一种天职，而广大的公众，实际上工人们自己对此也知之甚少；他们就这么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主要同事的任务就是——现在也是他的任务，正如柯韦什惊恐地明白的那样——，在他们心里唤醒自我尊重，在公众心目中唤醒对他们的尊崇。

一言以蔽之：某一天，柯韦什明白了，他现在不仅要阅读，而且要写这些报告，通知和供讨论的材料——但愿他能够接近成功，而对此柯韦什绝无把握，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根本就看不懂自己交出去的、甚至用了脑筋写下的文章——所以也无法对此进行评

价。柯韦什和那个主要同事，新闻处主任和女秘书，他们不断地收到各种简报，关于这些简报，倘若它们内容上属于他的工作范围——而柯韦什的工作范围看来除了柯韦什自己别人都十分清楚——，他立刻会得到通知。然后柯韦什就得去那个地方——大多是去某家铁工厂——，以便了解这些报告的可信性，有时是关于某项发明，某项工作成就，也许关于一个来自生产部门的伟大人物的新的业绩，用自己的眼睛予以证实，把他调查的结果诉诸于文字——准确地说，把他应该用文字表达的、而柯韦什对此永远不明白的东西诉诸于文字。要是他能够描写一项发明，那是再美妙不过的事了。一项发明终究是一件边界清晰、内容无可争辩的容易描述的事实，要是人们相信其真实性和理解事情的本质。只是——柯韦什不得不逐渐了解这点——让自己相信一个事实的真实性，这完全是不够的，而这个事实有时根本不符合希望和在此对这个事实——完全就事实本身来说——提出的要求；不，一个事实——柯韦什认识到——不是某种人们可以满意的东西。尽管他在新闻处听到许多关于事实的重要性的话，他马上就发现，事实最少具有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如何看待事实，比如他应该或者必须如何地看待它，还有，他得把哪些事实真的视为事实：而这才是经常让柯韦什没有把握、让他对自己文字的失去驾御能力的那个要点。柯韦什对文字工作的处理情况，同他在铁工厂里干锉磨的活儿有些相似：任务看起来非常简单，而他也从不缺乏上进心，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完成甚至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比如一个姑娘，一个主要同事——轻而易举地就能完成的任务。柯韦什的

情况由此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他在部里完全要靠自己，而在铁工厂里至少还有领班，他能用自己的工具向他指出，他怎样、在哪里以及如何地做得不够：可这个新闻处主任面对他表现出某种盲目的信任，而这对饱受自己的无把握和各种问题折磨的柯韦什来说，是冒险，另外是最大的愚蠢；那个主要同事则不怎么理会柯韦什，即使他注意柯韦什，他的目光也是掠过他的头顶进入虚空，倘若他，这种情况难得发生，必须同柯韦什说话，他只是把柯韦什视为一个过渡现象，仔细地去关注这个现象，他似乎以为不值得。

柯韦什就这么生活在永不间断的折磨人的无把握中：他几乎每天都完成一篇较长的或者较短的文章，在句子结构和那某种引起模糊感的意义重点方面，尽可能地向主要同事提供的范例靠拢，也就是说，不断地对文字进行修饰，直到最后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文章，因为只要他能读懂，他自己也能发现，那产生不了任何意义；就此来看，文章也不可能真的是好，准确地说，它无法符合目的和目标，而对于这样的目标——这可能就是罪恶的源头——柯韦什没有丝毫的概念；可是，一旦文章完成，柯韦什就无法断定，它最终是否符合目的，因为他已经看不懂自己的文字，更不知道它用于什么目的。所以，一天下午，当新闻处主任——他刚回到办公室，而一个小时之前他曾从这里突然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谈，急忙中还来得及匆匆告诉女秘书，在特别的或者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在目前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找到他——在柯韦什背后站住，并且看着他如何用今天的稿子折磨自己的时候，柯韦什吓了一跳，似乎那真相大白的时刻已经到来。但新闻处主任只是把手放

到他肩膀上，甚至用友好的口气对他说："我想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柯韦什从自己座位上站起，就像某个经过了长时间的提心吊胆，终于能听见对自己判决的人。

可新闻处主任亲切地请他在自己办公桌前坐下，而柯韦什，在他听从这个要求之前，就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还以自己最后的力量想着自己那工作任务，把他今天的文章放到了新闻处主任的桌上：

新闻处主任看来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他问。

"一项全新的生产程序，"柯韦什用压抑着悲哀的嗓音说，"这……"

但是新闻处主任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啊，是这个！……"说着他把柯韦什写的东西推进一个抽屉。当他发觉柯韦什的惊讶时，他那小胡子周围闪现出一丝微笑。他微微地向前探身，同样以友好地压低的嗓音，而且还狡狯地挤了挤眼睛，说：

"一项全新的生产程序？这样的胡扯谁会感兴趣?"霎时间柯韦什根本就不知道该用他的脸，这个无遮无挡的、无法控制的、总是热中于他的灾难的某物，做出什么表情——他恨不得能把它塞进他的一个口袋或者藏在自己的衣服底下，然后偷偷地在街上扔掉，就像人们替自己清除那令人痛苦的和不合时宜的事物——，就把自己的嘴巴扯成一个犹豫不决的微笑，皱起了眉头，准备发怒。

可新闻处主任现在把身体靠到椅背上，整了一下自己的领带，

然后微笑中带着些许痛苦，脑袋微微侧向一边，说：

“我想给你念一首诗。”

“一首诗?”柯韦什惊呆了。

充分享受着柯韦什的惊讶，他说：“我写的一首诗，”同时从他那佩戴着一朵带叶小白花的上衣胸袋里，掏出一张折在一起的纸——让柯韦什吃惊不小地——并且慢慢地展开。

转折。激情。清醒

一天早上——或者已经是上午——柯韦什走出住宅大门，吹着口哨——尽管他这么做没有任何原因：天气阴沉，凉风嗖嗖，街上尘土飞扬，来自那不断增加废墟、脚手架和所有可能的障碍物的建筑工地，夹杂着苦涩的气味，可能是，不能排除，那是秋天的气味，这让柯韦什脑海里升腾起从前的、也许从未有过的、在黄色和红褐色中游戏的、真正秋季的和劈啪作响的壁炉火焰的图像，而他心中同时跳动起疯狂的渴望，渴望有一件轻快柔软、但依旧是暖和的外衣，在那竖起的衣领里他能把自己的下巴藏起——，他吹着口哨走在上班去的路上，去生产部。没有问题，今天柯韦什不会准时到达——昨天他同斯齐克拉就他们那将来的滑稽小品的尚未考虑成熟的错综复杂的情节谈得太晚，然后，为了让头脑清醒些，步行穿过那沉浸在郁闷的夜之静谧的城市，只有这种或那种突然的、悄悄的、劈啪作响的、嘟哝的或者像是呻吟的声音，偶尔打破这种沉

寂，像是黑暗的窗户后熟睡之人的梦幻那依稀可闻的碎片：所以他上床较晚，就这么睡过了头——，可是，鉴于他和新闻处主任间产生出的亲密的关系，柯韦什知道，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他处于某种有特权的境况中，不会由于某些任意行为而立刻会有性命攸关的危险，只要他不太过分。因为，尽管柯韦什对诗歌几乎一窍不通——除了在他早已流逝的童年时代的一个困难的年份，柯韦什还从未写过诗歌。更不用说读过诗歌——，就情况看来，这个新闻处主任还是相信他的评判，因为从那一次起，他或多或少地有规律地给他念诗，昨天下午甚至读了一篇小说，用新闻处主任的话来说，“那更是一篇散文式的叙事歌谣”。毫无疑问，柯韦什的评价通常听上去十分友好：就他听到的东西来看，新闻处主任的诗歌大多是诗体创作——其内容柯韦什一般不怎么能准确地弄清，它们要么太短，没等到他能够理解，它们已经结束，或者太长，以至于没等他形成一个判断，新闻处主任那抑扬顿挫的语调和韵律那明快的节奏已经隐入一种舒适的、半睡半醒的陶醉中——，所以他可以心安理得地称赞它们的意义丰富，它们那神秘的氛围等等。某些图像那有规律的、几乎是明显的重复甚至也引起了柯韦什的注意，比如通常是“深红色”的花朵同“肉厚的花萼”，“饥渴地吸吮”震颤的露珠或者水滴，接下来还有喷泉，其水柱有时不可阻挡地，有时彩虹般地，或者谁知道还以什么方式射向空中，而在一首诗的最后，空气中总是充满雨点，露珠，水滴和各种湿气。不可否认，聆听诗歌朗诵，尤其是对它们的评说（准确地说，对它们的赞赏的评价），对柯韦什来说意味着某种加班——下班以后新闻处主任通

常请他到他办公室里进行一次“小小的谈话”，这时，无论是主要同事或者女秘书都不允许打扰他们，他们也就不用担心任何其他突如其来的任务——，另一方面，不管有无理由，但新闻处主任那毫无保留的信任显然给了柯韦什勇气，现在不再那么胆战心惊地把自己那吃力的作业放到桌上，即使他对这些文字以后的命运还一无所知，也许——柯韦什有一次带着某种自负的快活想着——什么时候他的后任会读它们，就像他现在向主要同事学习一样。

令人吃惊的是，这天早上踏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撞见的不仅是新闻处主任，还有那个主要同事和女秘书——他们并排站在那里，似乎在这天除了等他，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干——，而接着他那快活的问候“早上好”，他等到的不是一个可以期待的回答，而是几秒钟之久的沉默。打破这个沉默的是新闻处主任对柯韦什的提问："现在几点了?"柯韦什给出一个模糊的回答，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而这个新闻处主任——今天领口上又别着一朵白花——对他问道："工作时间什么时候开始?"柯韦什——他还能怎样——说了一个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前的时刻。

“到现在之前你在哪里，”新闻处主任新的问题是。柯韦什当然已经不止一次地有过这样的经历，正式地是去某个铁工厂办事，而事实上只是想给自己留些时间，用在睡觉，偷懒或者处理可能的个人事务上，而至今从未有人就此指责他，更不用说是新闻处主任，所以现在也就这么回答，说他为了一件特别重要的生产成就必须早上立刻访问一家铁工厂，准确地说，应该已经访问过，可由于某种情况，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事实上是因为健康原因——早

上醒来时他头晕目眩，胃部疼痛，也许他甚至在发烧——所以没去成。

“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新闻处主任问;经过稍稍犹豫后柯韦什认为，尽管他情况还不是特别好，可是同刚才相比，已经有了好转。

“好吧，”——新闻处主任现在把藏在自己身后的手伸出，手里拿着一叠纸张:柯韦什惊恐万状地认出，要是没弄错，那是他自己的文字，是他到这里后写的、并且交给了新闻处主任的许许多多的文章——，“那就从这堆垃圾中弄出些有用的东西!”说着就把这整包纸张往柯韦什的桌上(也就是说柯韦什在这里，在部里有自己的办公桌)扔了过来。要么是他瞄得不准，要么是他故意过早地脱手，无论如何那些没有订在一起的纸张，眼下在屋里到处飞扬、旋转和飘舞，让柯韦什不得不对它们四处追捕，把它们一张张地拣起。

而这时新闻处主任——如他简短地告诉女秘书的那样——去了目前的监察委员会主席那里;那个主要同事同样告诉女秘书，有人在一个火车头工厂里为了一件无法拖延的事情等着他;柯韦什这时已经坐回到自己的写字台旁，呆滞地看着乱七八糟地堆在桌上的纸张，突然觉得脖子上有一个无法抹去的、激动人心的感觉——那不是触摸，只是一种气息，温暖的，令人发痒和散发着香味的气息，就像预感到有女人身体的接近时那样。柯韦什稍稍踌躇了一下——其实那不是踌躇，只是小心的、有些怀疑的确认——，然后他举起手臂，身体也没转回地、目标明确地抓到一只

柔软的小手，带着奇特的、即使对他自己的耳朵也是陌生的孤独的抽泣声——看来新闻处主任那不可理解的态度让他有些失态——，没有开始去吻它，而是去抓、去撕它，就像一头饥饿的野兽碰上了不期而至的猎获物。这时，身后一条臂膀轻轻地围到他脖子上，一个柔韧、温暖和有活力的身体贴上他的颈背，柯韦什透过头发感觉到，声音如何在一个女人的胸中形成，震颤着不断地上升。

"我的可怜人！……"女秘书带着深情和低沉的嗓音说着，或者对他耳语着。

柯韦什随后又度过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在下午才能抓住这个直到现在一直沉默地埋头于工作的生灵的臂膀。在脑海里，他曾不时地把她比作一个可爱、柔弱和敏捷的小独角兽，可现在以唯一的一次举动，就超越了这样一个不足挂齿的比较，让柯韦什整整一天为自己的盲目无知感到惊讶。而此外这天没有给他留下其他的回忆——仅仅是这天日子很长，与其说他们试图用目光进行交流，不如说他们在互相躲避，似乎他们已经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取得了一致，现在要紧的是，在这几个沉闷的小时的流逝中，抑制他们那确实已经上升为痛苦的焦急情绪，最终他们几乎不是单独在一起，即使是这样，几乎也不可能有单独在一起的感觉。时间就这样流逝，直到他终于能挽住她的手——那是在一条小街上，他们从部里出来，走到了这里，都是单独地拐弯，走上了人行道，互相远离，就像陌生人那样，直到女人最后四下查看，然后放慢脚步，让柯韦什赶上自己——，而他们心中那被压抑的情感已经冷却，归于平静，

就像那变得麻木的四肢。

“我有一个房间,不太远,”柯韦什几乎有些愁眉苦脸地说。

“我们还是去我那里,我有一套住房,”女秘书回答,声调就像柯韦什经常听到的、她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时那样。

当他们把身后的房门关上后,他们只剩下快速脱衣服的时间,铺床也已经来不及;他们倒在彩色的、破旧的地毯上,急切地搂抱在一起,喘息着,呻吟着,仿佛他们几百年来,不,几千年来不断地等待着,等待着和忍耐着,仿佛他们,受着虐待,处在震撼他们肉体和心灵的击打下,曾经隐秘地、可以说是阴险地把那可能完全是荒谬的希望埋藏在自己心底里,以便将来——有一次,只有一次——极乐能够使他们忘记自己的痛苦,或者把他们那所有的痛苦彻底地溶化在极乐中,而这种极乐同他们所受的折磨一样,同样能让他们抽泣,而其实他们在自己的整个生命中,不断地、不断地仅仅学会了抽泣。至于这一整天和对他们来说那接踵而来的夜晚后来是怎么过去的,柯韦什虽然还清楚地记得那些话语、情绪、触摸、不同的情状,但对于它们的顺序和互相间的联系他已记不太清。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姑娘问:是在办公室,在街上或者在床上问的,这一点柯韦什已经无法回忆清楚——因为事后他们还是铺好了床,在慢慢地裹住他们身体的朦胧中,他们就像是坠入了一个城堡的壕沟、或者一间装有软垫的要塞防弹室,面对外部世界,他们在这里身处彻底安全的地方,用他们那不断地镶嵌在一起的肉体,为自己获取满足,以替代他们那经受的苦痛。“他是否向你透露过什么秘密?他是否向你吐露过什么心事?”

“什么样的秘密?”柯韦什问。

“他总是这么做,”姑娘说,“起先他向你袒露心事,然后他会把你杀了……”

“他只对我念了一篇小说,”柯韦什回答。

“关于什么的?”

“纯粹的胡说八道。根本就无法复述,”柯韦什耸了耸肩。

“试试看,”姑娘请求他。柯韦什尝试着——当然这不容易,因为他当时没怎么注意听,所以他现在的回忆也不怎么准确;姑娘对柯韦什的讲述感到好笑,而柯韦什觉得,倘若他没有弄错,他在姑娘的笑声里可以听出某种不耐烦的、几乎是拒绝式的弦外之音。柯韦什能够最生动地描述的,是他自己的惊诧。前一天的下午,在对柯韦什来讲不会有事的时候,新闻处主任让人把他叫进自己的办公室,但这次没有拿出那通常折叠在一起的一张纸,而是从抽屉里取出一叠纸。“我写了一篇小说,”他带着一种谦虚、但还是稍稍有些挑战性的微笑对柯韦什宣布。“啊,一篇小说!”柯韦什高兴地说,事实上当然被吓了一跳。“也许,”新闻处主任带着某种沉思的表情纠正自己的话,“我更想称其为叙事歌谣,散文体的叙事歌谣。”然后柯韦什告诉姑娘,新闻处主任如何架上了他很少用的眼镜,用他那伸出的手臂做了几个有力的动作,把滑到上面去的衬衫袖子拉整齐,把纸张抚平,又对柯韦什投了一下审视性的目光,清了清嗓子,随后终于用他那油滑的、充满感情的嗓子开始朗读——而他,柯韦什,在此期间已经有了足够的训练,扮演注意力集中的听众的角色,摆好姿势,把肘部放在椅子的靠手上,嘴巴和

下巴支在手掌里，这样就能不引人注意地掩饰他那不由自主地会冒上来的哈欠，这时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审视新闻处主任身前放着的纸堆，出神地想到，他曾经答应斯齐克拉，今天晚上早一些地同他在南海饭店碰头。所以他就无可挽回地错过了小说的题目和最初的几行字——他仅仅记得，故事的时间模糊不清，故事的发生地匪夷所思，而语言不知怎么地是仿古的，乖僻的，根据他，柯韦什的看法，甚至是错误百出的。简单地说，故事牵涉到的是，这个新闻处主任，也就是说不，不是新闻处主任，而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他是某个“漫游者”——柯韦什尝试着回忆——，在某个荒漠里，他迷了路，突然来到某个塔楼（为什么偏偏到了一个塔楼，那又是怎样的一个塔楼，女秘书问，而柯韦什叫她别问，因为这点在故事里从未清楚地表明），他在塔楼里看见一个异常美丽的女子（对了，也许是女人的歌声把他吸引到了塔楼，柯韦什想起），这个女人向他迎上，领着他进入花园——尽管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附近能找到一个花园。紧接的是对花园的一段奢侈的描述，他可以这么说，对花园的性感的描述，柯韦什叙述道：四周环绕着灌木丛的草坪，光闪闪的小湖，香味四溢的深红色的花朵，带着肉厚的花萼，饥渴地吸吮震颤的露珠，接下去还有一个喷泉，勇敢地把它的水柱射向空中。而现在，柯韦什接着说，当女人把他引上小径时，新闻处主任，也就是那个漫游者——不过柯韦什不断地能把他想象为这个身材矮小的、衣着整齐的新闻处主任的形象，只不过穿着一种粗野的服装、身处花园背景之中——，这个女人带着手铐，脚脖子上拖着沉重的脚链。他开口说，一边向这个女人保证，他要把她解

放出来，可是这个女人奇特而干脆地回答："我爱镣铐。"然后他们在什么地方坐了下来，在一种丹麦南部的植物下——对于它那响亮和美丽的名字，柯韦什此刻可惜无法想起，也许那是一种木兰花，不过也可能是一种桉树——，月亮升起，新闻处主任在月光里发现，女人的肩膀和胸脯——看来这时女人不知怎么地脱去了她的衣服——被伤痕、伤疤和鞭打弄得变了相。"你喜欢鞭子吗？"新闻处主任问女人，可她沉默不语，只是用她那神秘的、黑色的和深沉的眼睛看着他，那是像"夜间喷泉的水"一样的眼睛，柯韦什引用他的话。新闻处主任预感到某种不祥的事；只是在此期间他心中生发出微弱的、或者说绝对不怎么清楚的同情感，而这压抑了他那理智的思考；所以他开始亲吻女人的疤痕，而她以自己那神秘的方式站起，手里牵着新闻处主任，把他领回塔楼，在月光皎洁的草坪上，委身于澎湃的激情。这里也有一些细节描写——柯韦什在此有这样的感觉，似乎那个新闻处主任，也就是那个漫游者，与其说得到了满足，不如说感到了某种沮丧，似乎那个女人的委身有令人失望之处；紧接着，似乎正符合他那不祥的预感，光线立刻阴沉下。因为一个尖利的声音叫起，在塔楼的大门口出现了一个身材粗大的、浑身发黑的男人，手擎一根编织的、有结节的皮鞭——那是房子和女人的主宰，看来他能在上面、通过塔楼的一个窗口，观察到一切。接下去是背叛、残酷和肉欲所导致的悲惨景象，柯韦什警告女秘书，当然带着戏谑和夸张的担忧。房子的主人唤来"仆人和狗"，来对付新闻处主任，女人恳求宽恕，开始是为他们两个人，但是，当男人向她举起皮鞭后，她忘记了新闻处主任，仅仅为

自己乞求;那个男人把女人的身体举起,抱到自己怀中。而那个在此期间同"狗和仆人们"搏斗的新闻处主任,现在接触到女人的目光,看到其中的同情,以及别的什么:"偷偷的欢乐"。然后他失去了力量,任凭自己让"仆人和狗"处置。也许他死了——至少那个女人和男人相信这点。可他还是看到和听见了一切。他看见了女人的微笑,看着她如何抚摩男人手臂和胸脯上的肌肉,甚至还抚摩鞭子,听见她的声音,她如何赞美着男人的力量,他还看见那个男人,如何带着阴险的快乐打量新闻处主任的尸体和他那活泼的妻子。女人则激动地接受着男人的目光。这对黑暗的夫妻现在倒向地面,两个人就在新闻处主任的尸体旁,在那被月亮银辉照亮的草地上,一起做爱。可是男人竭尽全力也无济于事;而女人把她刚才从他、新闻处主任那里偷看到的、爱情的所有艺术手段和秘密都用在了男人身上,但也无济于事:所以他们两个最后吃力地从草地上站起,羞愧和沮丧地站在那里,眼睛中泪水晶莹。"又不行?……"女人轻声地问。"还是不行,"男人垂头丧气地回答。出于气馁和激动他又想拿起鞭子,可女人用一个动作就把鞭子从他手里打掉。她解开自己身上的镣铐,用它把男人锁上;对了,女人甚至把一条小铁链穿过男人的鼻子,嘴唇和耳朵:男人无言和顺从地忍受一切,似乎已经被打屈服。然后女人把铁链拿在手里,把男人拖进房子,拉上塔楼,而那个没有生命的、躺在地上的新闻处主任听见从上面男人的那扇窗户里,发出铁链的嘎嘎声——就所有的迹象来看,他被锁在了墙壁上。一直断断续续地讲述的柯韦什,在这里停了下来,看来,终于结束了,他也许甚至稍稍地打了一个盹,因为女

人那急切的声音把他惊醒：

“然后呢……”——柯韦什回答，故事发展到现在大体上已经结束。男人被锁在铁链上，女人重新登上塔楼，而新闻处主任听见，她的歌声再次响起：这个女人从不睡觉，他惊骇地想，加快了脚步——这时他不知怎么地恢复了力气，迷惑了狗和仆人的注意力，逃了出来，带着他那“被撕烂的伤口”，重新跑到外面，也就是到了荒漠上，不过终于脱身。

“脱身！”女秘书那出奇地高声的叫喊再次让柯韦什恢复神志。“这个不吉利的家伙！……他永远无法脱身！”她尖刻地补充。柯韦什又有些神志昏迷——他那精疲力竭的、满足得有些痒痒的意识要求休息片刻，睡觉，深沉的、忘我的梦幻，他似乎醉了——一瞬间也许自己也不知道，窗户里出现的，那是晚上的朦胧，还是早晨的破晓，便动着不灵活的舌头问道：

“从哪里？谁？”

“你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女秘书问，而就情况看来，柯韦什真的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目前的监察委员会主席！——……这个荡妇！……”女秘书的嗓音就像夜空里的警报那么尖利，柯韦什的手指触到了姑娘的脸，一次湿润温暖的接触——看来她在黑暗中有一阵子把她的额头和湿漉漉的眼睛埋在了柯韦什的手中，可然后她重又抬头；以一个剧烈的动作，仿佛要把自己那钻心的疼痛远远地甩到远处，甚至把脑袋多次地摇来摆去，而她那四处飞散的、柔软和散发着香味的头发不时地拂过柯韦什的肩膀。

“你已经在我们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她用窒息的嗓子说，

似乎正好在吞咽自己的泪水，“可你在我们中间的举动，就像你不属于我们，是个陌生人：主任今天早上就是这么说的，而我也这么说。”

“我没有办法，”柯韦什嘟哝着。似乎逼近的睡意或者另一种麻醉解放了他的舌头，他毫无拘束地补充道，带着快活的果断性：“你们不让我感兴趣。”

“这我相信。我们这里是没有什么有趣的事，”他听见姑娘那轻微的、苦涩的声音，尽管姑娘现在——看来已经很久，很久——无言地和僵直地躺在他身旁，而柯韦什，尽管他神志也不完全清楚，却无法入睡；随着一种下意识的冲动，他的手摸索着伸出，直到开始是抵抗的、而后越来越顺服的、越来越润滑的女人皮肤紧紧贴入他的手掌，似乎那抚摩着的手指的温暖，也解放了她喉咙里的声音，姑娘开始轻轻地述说。

“那个目前的监察委员会女主席……不是吗，你可能会以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职位，持续到另外一个人接替她。不是吗，基于这个名称你会这样以为？”

“是的，”柯韦什表示认同，他甚至点了下头，也许是多余的，不管怎么说是夜里，姑娘几乎看不见他。

“但不是这样！”姑娘叫起，就像带着苦涩的胜利感反驳柯韦什的断言，“完全不是这样！她一直是目前的监察委员会主席，意外地总是轮到她做，她，是她而不是任何别的人，几年来都是这样，还会这样地持续许多年！……谁有胆量反对她的丈夫？”

“为什么，他是谁？”柯韦什问，更多的是因为刚才的停顿，它

似乎需要他的声音，需要证明他的在场，而不是出于好奇。

“部长秘书，”姑娘以同样的苦涩回答，在她那对于自己消息灵通的暗自高兴中，她的嗓音听上去几乎有些陶醉在胜利中的意味——同刚才一样。

“还有一个部长吗？”柯韦什感到好奇，可是姑娘现在好像对他生了气：

“你这个问题可不是认真的，”她说，“每个房间里都挂着他的一幅照片，而且恰好在你的头顶上。”柯韦什当然记得这张照片，可是，也许正是因为见到这么多，所以对那张脸的印象仅仅是模糊的，就像有人在某个地方，在某个时刻总是匆匆地见到一个人，最后能回忆的不是这个人，而仅仅是见到他的那些地点和那些时刻：柯韦什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姑娘误解了他的问题，可他自己也已经忘记了，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怀疑，尽管如此，为了自己的脸面，他只是说：“但这并不证明他存在。”

“原来是这样，”姑娘讥讽地说。“你不相信，你需要证据，因为如果你不持怀疑态度，你就觉得自己愚蠢，可能你还对自己的怀疑引以为豪，可你对真实情况根本就不了解，你什么都不知道！”

由此柯韦什沉默了，就像一个遭到痛斥的人，无言地听着姑娘不停地说话，听着她的滔滔不绝，就像耳边响起一阵温热的阵雨那令人清醒、但同时催人欲睡的沙沙声。

这个部长——不管他是否存在，是否真实！可他的权利，就是权利，是现实的。是一个网络，它囊括一切，扯动每个人。也许有那么些他够不到的人，也就是根本就不了解他的人——比如柯韦

什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对他一无所知。不是由于见识狭隘：她，女秘书，已经观察了柯韦什一段时间，能够相信，他绝对不是目光短浅的人。可是柯韦什又能做什么？——女秘书殚精竭虑地思索，她承认，她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当然问题是，不隶属其中的人，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否能够生存。可以确定的是，柯韦什做不到这点，不过也许他至少能够保持自己心灵的独立性——说到这里女秘书在黑暗中摸索了一会儿，把她的手指放到柯韦什的嘴唇上，似乎她从他的呼吸中得知，由于她那刻薄的话语他就要发作。其实最终说来，姑娘继续讲述，这种独立性有它自身的魅力，这不容否认——柯韦什现在躺在她的床上，这难道不是证明？对吗，难道不是这样？柯韦什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软弱无能，他任人摆布，孤独无助。今天早上，当他遭遇"这样的侮辱"的时候，而这种情况其实迟早会发生，这人人都知道，人人都在等待这样的事，除了柯韦什自己，好吧，今天一早，当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的时候，她，女秘书，真的感到了痛苦，真正的肉体上的痛苦，和恶心，尽管这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正是这种恶心使她明白，她其实对柯韦什是怎么看的。

"怎么看的?"柯韦什以尖刻的、讥讽的口吻问，似乎他从一开始不仅仅对姑娘怎么看他表示抗议，而单单因为姑娘对他进行了思索而表示不满；姑娘休息了片刻才回答，好像她在等待着，直到柯韦什敌意的语调，在房间里最最远的角落里都完全消隐。

"你是无辜的，"她说。

"怎么是这样?!"柯韦什立刻回答，"你以为，那个没有担当任

何罪责的人,同时就是无辜的?”

“不对,”姑娘回答,“归根到底,你的生活方式,仅仅这点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罪责:你的无辜是一种幼稚的无辜,是无知。”柯韦什静下,似乎他在寻找反对的理由,可是时间太长,以至于他自己都不得不感觉到,他的反驳尝试如此地没有说服力。最后姑娘继续说了下去,柯韦什甚至不知道,他的境况……说到这里她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寻找某种合适的表达方式,能够让柯韦什明白自己的处境:在整个部门里,他的境况最不稳定,最为脆弱,事实上他是唯一可以缺少的人。新闻处主任,不是吗——姑娘列数着——是不可或缺的,不仅仅因为他是头儿,而且因为他为部长写讲演稿——要是柯韦什连这个都不知道,那么她也不会感到惊讶。当然了,姑娘庆祝着自己的胜利,他当然不知道这点。也许他还从来没有听见过部长讲话——也许他不知道,部长不时地要发表演说。其实部长的讲话要由部长的秘书写,可他让新闻处主任写:而新闻处本身,即使没有大声地说出这点,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当然也有一些新闻工作要做,但那由主要同事完成。也就是说,他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坦白地说,柯韦什没有做出什么事情来,不是吗,能让主要同事变得可以缺少。至于她自己,女秘书:每个部门都需要一个女秘书,不过这只是让这个位置变得不可缺少,而不是那个人,而她毫不怀疑,有这样的人“很希望能够摆脱她”——让我们把这些原因——,即使……好吧,倘若情况不是这样,事实上是她在给部长写讲演稿。她知道,柯韦什此刻在黑暗中表现出怀疑的神色,但柯韦什应该相信她,这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的，部长的讲演总是根据一定的格式写成的——当然，人们得熟悉这个格式，而这个能力不是人人都有——，事情是这样的，似乎人们填满一张完成的表格的空当。当然啦，这样讲演还远没完成，女秘书只是做好"基本的框架"，也就是说，她做的事情是"收集，归纳和勾画材料"；然后她把东西交给新闻处主任，让他提出意见，根据他的意见女秘书修改稿件，再次交给新闻处主任，而他再亲自做他觉得是必要的改动，然后把它继续交给部长秘书。他同样研究整篇稿子，同样加上自己的看法后把它还给新闻处主任，新闻处主任再把稿件交给秘书，随后秘书把它交给部长，而他也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把它还给秘书，秘书再把它交给新闻处主任，而新闻处主任可能再把它重新还给她，女秘书，从她那里，稿件再往上走，也许在哪里耽搁长短不一的时间，在秘书和新闻处主任之间，像一根指南针的指针那样来回摆动，最后再到达部长那里，也有这样的可能，稿子再次走下传的路，重新回到下面，然后再返回上面……说到这里姑娘笑了起来，嗓音低沉嘶哑，似乎她从未有过这样的胆量，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这个过程，就像她现在在黑暗中看的那样：像是没有目标的赛跑，像是在上班途中的楼梯上的、可笑的上上下下，而她明白，在白天，重新会在不可置疑的严肃性的色彩中看待这一切，因为她必须，并也想这样做，倘若她从被爱的游戏弄得乱七八糟的床上起来，穿上一件衣服，换上另一张脸，套上女秘书那不可侵犯的盔甲的话——她那一丝不挂的身体现在靠到柯韦什身上，似乎这个基本的思考在她心里唤起了肉欲，而她得赶快、赶快地以急促的呼吸来让它得到满足。一句话——后来她继续

说——,部门里的工作他们三人就能完全做好,之所以聘用柯韦什,是因为不得不急着向某人表示一种好意,要是女秘书没有记错,向消防队的人。

"是的,消防队,"柯韦什证实。

"尽管如此,为了巩固你的地位,你什么事都没做,"姑娘责备他。

"我该做什么?"柯韦什问,似乎心里终于生发出对自己的事情的某种兴趣,当然,虽然已经太迟,所以并不具有十分的进取心,相反带有沮丧的惋惜和懒散的好奇。

"眼睛睁大,认清那权利的关系!"姑娘对他进行启蒙。

"原来是这样,"柯韦什嘟哝着,似乎这个任务事后还让他感到恼火,即使在眼下,在事情没做的情况下。"那我会由此得到什么?"尽管如此他这么打听。比如,姑娘回答,柯韦什读懂了新闻处主任的小说。他就知道了人人都知道的事:在新闻处主任和部长秘书之间存在着一种对于权利的竞争,还有,谁是两个人之间那剧烈竞争的工具。她觉得好奇,柯韦什是否知道这点——可他当然不知道。好吧:那非常令人尊敬的、集目前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部长秘书夫人于一身的,那个荡妇,是的,就是她——通过她,他们两人互相把对方紧紧地捏在手里,就词语的真正含义来说,借助于她的身体,他们两人互相排挤。当然,至少从表面来看,部长秘书的地位不可比拟地要优越,不管就他作为女人的丈夫来说,还是作为部长的秘书来说,他很容易把新闻处主任踏在脚下,把他碾碎——另外,这点这三个人都知道,也可能,正因为他可以这么做,

所以他不这么做。她，女秘书，预感到，柯韦什眼下在黑暗中会有怎样的表情：一张茫然不知所措的脸，因为他不懂这一切，他的理智起着不一样的作用——而她，女秘书，这样说并非是看不起他，完全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恰好带着对柯韦什思维方式的敬佩这么说——，但尽管如此，权利的事情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起作用，要是人们无法使用它，它就不再是权利。啊，柯韦什对此知道些什么——什么也不知道，比不知道更少。比如，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新闻处主任收到她一封粗暴、无情、把她至今宣称的感情，冷酷地糟蹋净尽的绝交信。他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整整一天，脸色苍白地在办公室里乱转，无法掩盖自己的痛苦，脸部不停地抽搐，表现出痛苦和屈辱的感情，他试图给女人打电话或者让别人给她打电话，可他找不到她，别人说她不在，借口说她病了，可能整天都不会到部里来上班；直到，让我们这么说，一个星期以后，又来了一个电话或者一封信，女人告诉他——比如——前一封信是她丈夫，那个部长秘书，逐字逐句地口授的，因为他发现了什么——他看到了一张透露私情的纸，或者一个新鲜的谣言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而她，那个女人，只是在可怕的逼迫下写了这封信，其实是被口授的信，而仅仅是为了能够解除目前的威胁，但是那每个写下的句子，都让她忍受了痛苦和折磨。对了，只是在这段时间里新闻处主任也备受煎熬；尽管这不是第一次类似的情况——，啊，绝对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可他还是相信她信里的每句话，他已经想象到了，他被出卖，被遗弃，对了，甚至她已经发誓要报复他，部长秘书那复仇的愤怒，无时无刻地会砸向他；他想象着他们在自

己夫妻的床上,好像她为了自己那筋疲力尽的爱情,从他的存在的事实里获取鲜活的力量,也许她在自己那欲望的高潮中诽谤着他的名字;对了——即使他几乎不会认真地相信,对此完全可以找到例子——,他还是想象着,他们会杀死他,对了,他甚至琢磨着这个想法,满意地替自己想象出这样的景象,部长秘书如何带着沾满了他的鲜血的手回到家中,对他妻子坦白,而他的妻子对他说:"谢谢。"——对了,他就替自己想象出这么些东西,简直让别人目睹这种情形,看着他如何地受难和自我折磨,而感到痛苦。他有时看上去如此地束手无策,需要保护,以至于别人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尽快地照顾他,如何地安慰他和让他打起精神,在一个……在一个只有权利的地方,权利只是一种游戏,仅此而已。它就这么起作用,这些就是规则,权利按照这种规则被实施,而她,女秘书,非常地好奇,这个新闻处主任实际上是否爱部长秘书的妻子,像他自己也许相信的那样,或者——相反,比如像她,女秘书,作为长时间的苦思冥想和众多不眠之夜的结果所想的那样——他在这个女人身上爱的只是自己的猎获物。因为,倘若他不是必须离间这个女人同部长秘书的关系,这个女人会对他有什么价值;倘若房间里不是持续地存在着怀疑,倘若部长秘书不是得不断地识破这个女人的花招,倘若他无法不停地吹着口哨指挥这个女人,就像指挥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倘若他不能借此总是对新闻处主任踢上一脚,这个女人对部长秘书又有什么价值;而这个女人——倘若她没有这样的感觉,手里有着对两个男人的控制权,这一切对她又有什么意义。他们三人就这样深深地缠绕一处,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究竟

是谁在控制谁，谁在上面，谁在下方，他们做的这一切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们就这么干，因为他们有一次就这么开始，而现在无法改变……

情况就是这样，也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要是有人不知内情，莫名其妙地受到表面现象的迷惑，比如受新闻处主任的话的迷惑，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完全就像……好吧，完全就像柯韦什碰到的这篇所谓的小说的情况。

“也许你对此说了什么，”姑娘问，或者更像是断定。

当然，柯韦什回答，最终说来这是新闻处主任向他所期待的事，为此他给他读了自己的小说。

“那你说了什么？”姑娘想知道；柯韦什看来已经记不太清楚，回答说，没什么特别的，其实只是些空话，通常的赞扬，比如有趣，有创意和诸如此类的话。

“没有别的什么？”姑娘表示怀疑。

“不，还有，”柯韦什现在似乎想起了什么，“我对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尽管如此，个人经历的可信性在里面可以被感觉到。”

“你瞧，”姑娘的声音充满了温存和安慰的胜利感。“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你知道他的秘密，而他现在把自己彻底地出卖给了你。”姑娘以几乎是柔情的语调说着话，她的手找到了柯韦什的脸，抚摩着他，就像抚摩着一个小男孩。

“你瞧，你瞧，无知的结果，”她责备着他。

“对了，”柯韦什说，“看来我不像你对他有这么大的兴趣。”他

脸上的手一下停住，然后被抽走，好像柯韦什以这句话从他们那共同的忧虑、他们那共同的依赖性那里脱身而出，好像他选取了另一条路，并且由此伤害了姑娘。

“你对他知道些什么?”他继续问，而他的嗓音里混杂着的与其说是奇怪，而不如说是敬佩，“你认识他，就像有人认识折磨自己的人那样，”他补充道。

“折磨我的人……? 你怎么会想到这点? 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姑娘愤怒地说着，几乎感到受辱，也许就像人们受到事实的伤害时一样。“如果是这样的呢?”片刻之后她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几乎有些蔑视的亲密感说，而这种亲密感只是爱情那无法抹去的几个小时的残余物。“难道我该忍受这些?! 难道我该接受别人把我踢到一边的事实?”

这一切显然发生在已经是凌晨的时刻，似乎随着晨曦的到来，秩序将重新得到恢复，而这种秩序将把他们重新分开，立刻让他们注意自己的、互相远离的计划，他们马上就会陌生地互相打量，几乎是敌意的，他们似乎会在让人清醒的目光中，取消一项事先已经注定要失败的活动——至少柯韦什不知怎么地有这样的感觉。等他突然醒来，匆忙地穿上衣服，但人还是昏昏沉沉的时候，姑娘已经衣着整齐、浑身散发着香气、神采奕奕又面色冷峻地站在他的跟前，犹如(柯韦什那还有些疼痛的头脑里突闪过这样的念头)一把抽出的宝剑，一边催促他该走了，以便他们不要同时出现在部里。

“你实在是太追求虚荣了，”柯韦什说着，也许是抱怨着，一边寻找着那最后的一件不知放在哪里的衣物，好像是大衣，也好像是

领带,“你的虚荣心会把你吞没。你究竟想得到什么?”他问,也许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为了用声音来打发那穿好衣服前的时间。

但姑娘一定是误解了他,因为她性急地、激情地、亲密地以及和刚才一样有些蔑视地说:

“我,”她说,“我要夺回他,”同时突然地把背转向柯韦什,柯韦什觉得,她的肩膀在抽搐,过了一会儿他听见一下失声痛哭的、但立刻压抑下的声音。可当他试图接近她的时候,姑娘叫起:“别碰我!!”接着突然发怒地说,“走吧,快走!”让柯韦什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态度不是自己应该领受的,不管怎么说他没有伤害这个姑娘,即使他真的伤害了他,那也不是他的本意。“别以为,我会同你手挽手地走进部里,去那个解雇通知在等你的地方!”

“我的解雇通知?”柯韦什惊呆了,当然不是为了这份通知自身,而是因为她身上表现出的出人意料的东西:地点,时间和情境,这让他感到惊诧。“你怎么知道的?”片刻之后他问道,当然他不再有任何动身的意图。

“我昨天早上打出的,”姑娘现在转向柯韦什,声音变得柔和了些,脸上出现了几乎是惭愧的怜悯的表情。

不一会儿柯韦什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楼道里,然后重新回到街上,在那里思索了片刻,现在他该去何处。

第七章

改变方向

过了不多的时间——无论如何已经是上午，大约10点——柯韦什站在另一个楼道里，按下门铃——就像有人告诉他的那样——第一下，第二下，最后是第三下，在一扇没有姓名牌的、破烂的、当然以前曾有过辉煌历史的门旁。门后终于响起了不情愿的开门声；在打开的门缝里出现了一个光秃秃的、鸡蛋形的脑袋，一张肥胖的脸和一双怒气冲冲的眼睛，然后响起了一个金属般响亮的、犹如喇叭般的嗓音。

"是您……？"贝尔格吃惊地说。钥匙转动着，锁打开，柯韦什走进一个昏暗的空间——那应该是某种走廊，他的一个肩膀也立刻碰上了两个大小不同的、粗糙的柜子中的一个——，从那里他穿过一扇敞开着的玻璃门，踏入一个大一些的、明亮一些的房间。乍一看去，房间有些奇特，而这种奇特性不是由地上铺的、显然被当作地毯用的明暗相间的苇席，也不是由于那两张木把手上藤条已经松开的藤椅和另一个同样已经解体的藤条凳子，更不是因为两个前后相连地放在墙边的、中间已经下陷的坐卧两用的躺椅、某种沙发躺椅所引起的，而是因为某种缺少什么的缘故；然后柯韦什才发觉，少的一定是桌子，现在又发现了它，在后面屋角一个瓷砖壁炉前。已经是明亮的上午，可上面还亮着一盏办公室用的台灯，桌

上还有一些写满了字的纸张，一枝削尖的和一枝钝头的铅笔，一个红色的卷笔刀，另外还有一个金属盘子，盘子上有四个一口点心，一个绿的，一个白的，一个玫瑰色的和一个巧克力色的，排成一队，似乎向着壁炉齐步向前，还有一杯水；在桌子和壁炉之间有一个同样是编织成的、没有靠背的椅子——看来当柯韦什按门铃的时候，贝尔格刚从上面跳起。

“我怎么有这样的荣……您怎么会想起……您从哪里知道怎么按铃的？”贝尔格终于费力地问出了他的问题——不得不接待一个客人，对此他显然不怎么高兴。

“从我得到地址的那里，”柯韦什窘迫地微笑，就像在道歉。

“也就是说，您从南海饭店来？”贝尔格问。

“正是这样，”柯韦什点头，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似乎他自己也对此感到惊讶。实际上是这样：尽管早上他离开女秘书的住房，起先去的是生产部——即使是为了取他的解雇通知——，看来他一定在半路上改变了方向，因为过了不多久，他突然发觉自己坐在了南海饭店里，向阿丽茨要一份丰盛的早餐。说了一两句话，柯韦什一不小心——没有睡醒的状态，在他头脑里还一直疯狂地打转的经历和混乱的思想：一句话，可能是因为他的神思恍惚——嘴里突然冒出了早就想到过的问题：您的伴侣……他好吗？——对此阿丽茨的回答是，要是他真的对此感兴趣，他可以去探望他。“那么在哪里？”柯韦什问，似乎对这个出人意料的建议，并不怎么地像他应该惊讶的那么感到惊讶。“在家里，”阿丽茨非常自然地回答，好像柯韦什一直是一个同她经常往来的、她可以信赖的朋友，

而从她的目光里，柯韦什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种无言的恳求。然后他想了起来，他曾经听过她的诉苦，她说，贝尔格几个星期以来，也许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出过门，要是她，阿丽茨不把午饭给他送回家并且放到他的鼻子跟前，他肯定不会吃饭，对了，他根本就不会察觉，他没有吃饭，他只会让自己挨饿；她徒劳无益地劝他，他应该出来走走，来饭馆，看看除了自己那四堵墙壁以外的东西：可她全部的话都毫无效果，贝尔格几乎不说话，只是在思考。“思考什么?”柯韦什问。“思考他的工作，”女招待似乎有些回避地回答，带着面对一件她完全陌生的工作的不理解的焦虑，这让柯韦什突然想起了维冈特夫人的心神不宁，她如何地总是对他抱怨她的儿子。针对他那怀疑的问题，她究竟对他的拜访期待什么，女招待仅仅带着一种肯定的、充满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的微笑回答：“他上次同您谈得有多好……”尽管如此，柯韦什还是来到了这里。

“别人在为您担忧，”他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般地说道，嘴角带着微笑，好像他仅仅是这个忧虑的忠实的中介人，但也带着必要的认真，似乎他同时在实施一项使命。

但是，看来他骗不过贝尔格：

“别人也许在担忧，”他带着他那洪亮的嗓音说，“但是您带来的肯定不是忧虑。”

“不，”柯韦什承认，然后，似乎他感到不好意思承认，又补充道：“不知所措。”“打扰您吗?”然后他问。

“您瞧，”贝尔格恼怒地看着桌子，“我在工作，”说着把他的手放到他的纸张上，像是放到一个不安静的动物身上，绕着桌子走

去，把自己那沉重的、并非不匀称的身体坐到那个凳子上，目光散漫地、但还是严厉地、探询地，就像监狱看守看他的囚犯那样，扫过那几个一口点心。

“您在写……”柯韦什过了一会儿轻声发问，不自觉地带着十分关切的同情。

贝尔格微微地伸开手臂，勉强地动了动嘴角，说：“我在写东西，”——一个不情愿的承认，好像有人发现了他那令人担忧的、也受到他自己诅咒的坏习惯。

“您在写什么？”经过了一阵新的、几乎是谨慎周到的沉默，柯韦什接着往前探索，而贝尔格惊奇地把他那沉重的、仿佛是越过柯韦什肩膀投出去的目光收回到他身上。“我写什么？……”他把问题朝他扔了回来，似乎他现在第一次考虑到这个问题。“文字，”然后他说。现在轮到柯韦什惊讶了：

“您是怎么理解它的？”他问。

“我该如何理解它？”贝尔格耸了耸肩，既无力抵抗又变得高兴，似乎全部的紧张状态突然间从他身上消失，好像他不再感觉到受柯韦什的打扰。“人们写的，”他继续说，“总是文字；或者至少应该是这样，倘若人们动笔写的话。”

“好吧，”尽管贝尔格，看上去是这样，忘了请他落座，柯韦什现在还是在斜对着贝尔格的藤椅上坐下，把从木架上冒出的、刺到他大腿的藤条小心地抚平，“那我就换一个方式提问：这是关于什么内容的文字？”

“关于恩惠，”贝尔格立刻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懂了，”柯韦什回答，尽管他几乎无法弄明白，因为他接着又问：

“您是怎么理解恩惠的？”

“强制性的东西，”回答同刚才一样快速。

“什么是强制性的东西？”柯韦什毫不放松，仿佛他觉得这个时机合适，想利用这个时机。

可贝尔格责备他：“您又提错了问题。”就像做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决定，他的手快速地在一口点心之间落下，从它们中间拿了一个，他的目光审视地在桌上浏览：他显然在找一张餐巾纸——谁知道，也许他以为自己在南海饭店——，当然没有找到，只能把他那肯定已经弄脏的手指尴尬地互相擦拭。“您得这么问：‘什么不是强制性的？’”

“那好吧，”柯韦什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贝尔格这个提问方式的自由，似乎他给他出了一个谜语，“什么不是强制性的？”

“生活，”贝尔格嘴角带着一个游戏的、冷峻的、小小的微笑，这么回答，好像他刚才以无情的坚定性完成了一次残酷的行动，尽管他——至少柯韦什能够证实这点——仅仅是吃了一个一口点心。

“我还从未听见过一个生活着的人问过：他生活着，这是否是强制性的，”柯韦什回答，口气可能比他打算的那样要更尖锐些。

“没人提过这样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不是问题，”贝尔格说。

“也许是，”柯韦什沉思着，“要是我能读一下您写的东西，我

可能会更加明白一些您说的话。”

“什么，您怎么能读?!”贝尔格回答，在他的痛苦中几乎已经含有一种给人以独断专行印象的微笑。

“我已经知道以什么方式，”柯韦什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您可以把它朗读一下，”然后他忽然脱口而出。紧接着他那建议的，是长时间的寂静。

“说实话，”贝尔格终于开口，“当您按门铃时，我正是这么打算的。因为，”他像是有些犹豫，“……因为，”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说下去，“恰好写完了一段，而我……哎，您对此怎么看，这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我很愿意试一下，看它听上去怎样。可我不打算，”他补充说，“为一个听众朗读……”

“可这样也许更加自然，”柯韦什说。

“您是什么意思?”这次听不懂的是贝尔格。

“如若您已经写了，”柯韦什试图解释，“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也就是说，”柯韦什微笑着不假思索地激励他，“艺术家有一个听众，这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他肯定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贝尔格的脸沉了下来，似乎他刚才的激励扫了他的兴。

“当艺术家的自然的本能，根本就不再是自然的，”他嘟哝着。

柯韦什没有对此作答，贝尔格又在他的桌上做了几个动作，细节上柯韦什不完全明白，但总体上他看出，那是对朗读的准备工作，所以他继续沉默不语。最后贝尔格开口，不过还不是为了朗读：

“您想要一个一口点心吗?”他恼怒地问,用他那把灯罩震得微微颤动的声音。

“谢谢,”柯韦什表示不要,“我刚刚吃过早点。”

然后他看来在同自己做斗争,最后喝了一口水,没有继续顾及柯韦什,开始用他那洪亮的嗓子,抑扬顿挫和清楚明白地开始朗读,一开始是那立刻让人感到奇异的、可以说是惊愕的题目:

《我,刽子手……

写作,女士们和先生们,是奇特的和无法解释的、赋予我们生命之事件以形式和表达方式的渴望,是一种有魅力的,但也有危险的诱惑。我们其实无法破解生命那梦幻般的秘密;所以更好的是谦恭地沉默,无声地退到一旁。尽管如此,有些东西迫使我们登上公众注意力的舞台,我们像巡回演出的戏剧演员,尝试着获取一些掌声和稍许的理解。可是,这又能改变那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吗?

也许我可以取得你们友好的同意,倘若我用这样的思考作为我的书的开场白,这是一本包含着我生命的真实故事的书——无论如何,那是一个有趣和有教益之生命的可信的故事。当然每个生命都是可信的和有教益的。但不是每个生命都值得人们根据对其材料的彻底分析和概括的深入,把它推到世人的眼前。不过我要说的是我的生命——我在这些毫无进展的日子里已经决定这么做,把它当作理念,我也可以说:尽管我当时已经对这个诱惑进行了反抗和斗争,进行写作的强制还是第一次地在我心中萌发。整整一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一个宝贵的、一去不返的星期——而现

在，当我最后下定决定的时候，我开始珍惜我能够支配的这么少的时间。这个星期——当然是那个过去的星期，因为今天是星期——是决定性的那个星期，随着它的分娩痛苦，它给我的生命带来了一些活动和变化。对我的工作来说，这个强烈的踌躇和内心的震荡的星期，这个夺去了我过去几个月甚至过去几年的镇定自若的星期，也许甚至是必要的；我内心对写作的抵抗或许出自本能的抗拒，出自这个愿望，保护我那得到防范的、亦即以这个方式实现的舒适的心灵状况，不受表达之风暴的干扰，而这种表达会迫使我——也就是说违反我意愿地——生动和鲜活地、在一个高昂的感情层面上观察一切——比事实更加生动——，重新经历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就是我上面所提到的，这是一种有魅力的，但也有危险的诱惑。

不过，瞧这儿，我还是动了手。是的，我有这样的感觉，似乎我将从头开始，尽管我除了再走一次已经走过的道路，别无其他选择，但带着重新开始的激动，同时也带着对无法更改的事实的意识——此外我的文字无法对已经发生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亦即对道德的原本性提出任何要求，相反它同每部任意的小说一样，是一种不承担责任的嬉戏。可我还是要说：那恰恰在我心中唤起对事物之不可改变性的固执的自我意识，比之我仅仅瞬间地认真思考我生命的其他可能性，意义要大得多。不，我没有哪怕是最微末的兴趣，去改变那已经完成的事实——而这看起来是马虎的表达在这里非常准确：因为我就是对此没有兴趣。回顾并不会给我带来多少欢乐：我的生命并不充满欢乐，可它已经完成了和解决了，

甚至是一个有示范意义地解决了的生命。一个值得对此说些什么的生命——无论如何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即使那最终的判决不可避免地要由读者做出。因为——女士们先生们——为了对我们的生命说些什么,我们必须尊重我们的命运,能够带着孩儿般纯情的投入,对我们那已被抛在身后的经历表示惊讶。我的书是这个惊讶的成果,那是我在被拘留和逮捕的平静的月份里,重新获得的孩儿般的惊讶,事关我的生命曾经是怎样的,现在又是怎样,而这种惊讶在我那被押的迷雾般忧郁悲伤的时间里,以如此奇特的魔力对我产生了影响……

让我们鼓起勇气吧。

让我说出一个比较精确的日期,这其实没什么必要:无论如何那是秋天,天空不断地被灰色的乌云遮蔽,就像我从我房间那小小的窗户里望出去,那微小的四方形视野向我展示的那样,更正确和准确地说,从我的牢狱、从我的刑事监禁室望出去能看到的那样。而这铅灰色的薄暮非常适合我那梦幻般的情绪。我身处一个有利的情境中,我其实没有必要、而且还恰恰被禁止看街,最终说来我正是为此而被关在这里,受到严厉的监视。我感到如此地舒适——即使事情带有惩罚的意图——,能从肩上卸掉对于以后的命运发展,自己应负的责任。无论如何,我是这样理解我目前的生活方式的;我会深深地感到痛苦,倘若有人带着那种冷酷的成见和令人遗憾的非同情心,把这归咎于我的堕落,而这种成见和非同情心恰好是这个世界令人悲伤的特征。

人们带着令我感到惬意的严厉把我同世界隔离——我从来无

法忍受下雨天，尤其是风，那种刺骨的、湿漉漉的风，我们这个通风的城市的一个祸害，总是让我感到压抑和烦躁——，由此我可以在我那令人感到惬意的监牢里，没有外在影响那干扰人的魅力，自由地沉湎于消磨我的时间，把这一点或那一点想法，那我正好以为是好的和必要的想法，写到纸上——与那被记录下的审讯和法律程序相比，那时我只被允许回答被问到的问题，只能出现在别人逼迫我在那里出现的灯光中，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平衡。这是虚荣心——你们会说，你们说的当然有理，但又没理，一如通常的那样。因为根据我的意见，顺便说一下，我这样一个有思想和有教养的人，或者也许不是顺便说说的，如你们所见，我最终在结束了我那世俗的生涯后，重新返回精神的工作中：也就是说根据我的意见，那种愿意在明亮的光线中展现自己的人，有资格获得关注，以便对——总是片面的——世人对于他的印象进行补充，而这样的努力，人们不能简单地以一句轻视的话予以打发，以及盲目地以为这没有价值。无论如何，我还有时间和机会，满足我这迟到的和肯定是出人意料的需求，这是令人高兴的事——也就是说，同我们那只有害处的监狱相比，这表明了文明化监狱的好处。

我得事先请你们原谅，倘若我跳跃性地接近我的自我图像，不时地加入我认为必要的思路，而这最终也是这个图像的一部分；因为，即使我是一个有思想和有教养的人，我可不是一个文学家，至少不在实际的意义上是文学家。我别无选择，只能信赖我那天生的才能，我那精微的形式感和我那不同寻常的、对于生命现象的敏感性，一句话：我那先天的和后天的修养。这并非无足轻重：因为，

如上所说，即使我不是文学家，就这类自白和自传来看，也存在着了不起的范例，可供初学者模仿，非常理性的，甚至来自理性主义时代的、具有震撼力的范例，或者那些伟大的忏悔者和悔过者的证词——这些典范，带着它们那细致入微的精确性、生动的正直态度和总是令人高兴地有传递意识的努力，无论如何让我感到，自己可以把它们视为激励的源泉，倘若不是去进行超越的话。

你们有权利，在考虑这些崇高的范例时不信任地摇头，因为我的莽撞的失礼而申斥我，把我那不知羞耻的唐突放肆的行为，即我胆敢在自己和上面提到的非常有益的亡灵之间建立联系，悲哀地看作我的特点——我，一个囚犯，自己的情况就是我到目前为止说出的那样；但愿你们知道，我事实上是谁，尽管我在我这本书的标题中已经暗示了这点。但愿你们另外还会知道我的名字，这个确实变得声名狼藉的、我在下面某一节中会向读者透露的名字！鉴于这类指责，我该提出什么来替自己辩护？我可以再次痛苦地记录下，世界更重视其道德观念的无可争辩性而不是对于真理的接受；它更看重判决而不是判断，不是追究事物的根底，而是更喜欢根据一些得到保留的陈词滥调，来了结这些事务。是的，我，这个被认为对 30 000 人的死亡负有责任的人，将面对法庭。我有能力超脱自己的命运，而让我自己惬意地感到惊讶的是——肯定也让世人感到惊讶——对于生命，我还有足够的责任感，我不会感到羞愧，同道德家们一起度过我最后的日子和时光——你们必须承认，我相当具有天分，并非笨拙愚鲁。即使我无法要求你们，违背你们的信念，首先把我看作道德家，那么你们至少应该对这个现象表示

出惊叹，它有权获得这个惊叹。因为你们瞧，即使在我那奇特的生平中，我也能忠实于我那原始的、建立在我的教育、我的灵魂和精神修养上的信念，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似乎那发生的一切，完全是偶然的，是在我没有投入全部的注意力，对了，实际上甚至是在没有得到我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这些事情的发生，仅仅基于认识的强制，基于我无法抵抗归于我的责任和命令、以及高层人士对我的委派，即使这种委派同我的见解和我的爱好，有着如此令人惋惜的矛盾。

你们会相信我吗，由于这个事实，由于传达这个事实，我可能只会把新的一阵惊骇和愤怒的风暴引到自己身上，而不是促使你们对我有更多的同情（顺便说一下，这不是我的意图；其实面对你们我根本没有任何意图）：你们会相信吗，这个事实在我的眼中最不讨人喜欢，这给我带来了太多的辛酸，促使我做太多令人讨厌的无谓的考虑，而让我无法带着宁静的满足感，享受我天性的顽强？请你们相信我，我做了一切，在我那奇特的生涯中曾抓住每个机会，去变得残忍，变得像一头动物那样毫无顾忌和麻木迟钝——可惜我没有成功。我那灵魂的修养品位太高，我的精神太有教养，而在那里进行的摧毁行动，对此我以后，出于被迫去适应——也许也出于某种好奇，出于一种认识的要求——曾以自己的力量推波助澜，最终无法消除我那生就的本质类型；而这个本质类型，它理性地同环境打着交道，仅仅适应着假象——即使这个假象时而可怕地同现实混淆一处。可现在，我站在，准确地说：我坐在这里，身负所有这些讨厌的结果，我越来越强烈地有这样的愿望，通过补充这

个虚假现实，也就是我的行为，传达我自身的一幅比较完整的图像，越来越强烈地有这个——就我自己来看——值得特别注意的、你们可以把它称为虚荣的要求，可你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它是社会的最有用的虚荣的形式。

由此我引起你们那不赞同的摇头和小心眼的保留态度。我斗胆这么提问：一个人涉过了生命的某些浅滩，愿意把他的经验不带任何傲慢地提供给世界，你们为什么仅仅给予这样一个人的自白一种微末的价值，而更重视另外一个人的经验，而这个人活动在无伤大雅的另一极中？前提当然是，就是前面的那个人也道德地理解和解释他的生活，以建立与全体的联系——即使他在形式的和艺术的方面、由于缺少必要的时间和练习，不同程度地还需要改善。尽管如此，你们恰恰会以道德的名义反对倾听我的声音，好像我失去了我的权利，好像人们可以不倾听我的声音，只能对我进行审讯，好像我不值得同情，好像我无法提供任何有用的新知或者能导致自我认识的教益。因为，我也许没有弄错，倘若我断言，你们对于伟大的自白的兴趣，不怎么受到极端地与众不同的个人、相反更受到在特别极端中呈示自身的和可能对你们也适用的共同体和全体的吸引，你们比如高兴地在一个敏感的、赋有表达才能和生动想象力的、不过此外无可指责的绅士的语言中发现这点，这个绅士由于他的才华和无害性变得伟大，而且舒适地满足了你们自己心中也怀有的幻想。可是同我，你们无论如何不愿意有任何相同点；你们最希望的是，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怪物，一头奇异的猛兽，不管怎样是一个对你们的天性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人，你们在他身

上永远不会认出你们自己，而让你们感到安心的是，由于我的行为而造成的虚假现实，完整地建立了这样的假设，因为你们对全部的真理并不感到好奇——我理解这样的努力，尽管如此我斗胆提醒你们，这只是一种对你们来说不值得的自我欺骗，别无其他。而现在，当我谦虚地、但肯定地要提出对于我的人的存在、对于人所共有的权利的要求的时候，可你们现在不愿意闻听我的任何消息，你们以道德的名义把目光从我身边移开，以便我无法从你们那里获取最微末的理解或者同情——这就是说，以便你们绝对不会在我身上认出你们自身。

我觉得，现在我明白了：你们害怕我的自白。但我对此不感兴趣，不是说这把我吓退，这简直刺激了我和激励了我。我认识这种害怕，它已经唤起了我们那纯粹的形象，我们那在世人中穿着皮靴、系着腰带和挂着手枪的令人恐惧和难以抵抗的形象，而在这种形象中还混杂了——违背他们意愿地——一种令人厌恶和让人作呕的欲望，恰恰是因为这违背他们的意愿——啊，我认识这种感觉，正是它把我推入我的生涯，然后，像是为了对世界进行报复，我带着不断增长的热情对这种感情苦苦追求，为这种热望浑身颤抖，即希望别人也来体验这种感情，这种感情也能把别人征服，钻入他们的灵魂，在里面煽动出淫乱的自由，这种令人憎厌的、摧毁灵魂的肉欲，然后他们在自己的害怕中经历这种肉欲：如前所说，我认识这种害怕，我现在不是急切地通过我那现实的、而是通过我那魔幻的形象，也就是说，通过我的词语，通过语言，希望能把这种害怕灌输给你们——作为道德的信息。

这就是这个要点，我在这点上感到，明确地感到，在我的目标里，不存在任何让我面对上面提到的、大有裨益的亡灵，必须感到羞愧的东西；我的自我坦白，鉴于其非常有益的影响力，不逊色于他们任何一点，前提是，当我把我那极端的和与众不同的个人生涯在你们面前展开时，你们有勇气认识到，对你们来说我身上什么是非常有益的。而首先是这个事实，是我自己度过了我的生涯，而不是你们。

我感到，这样的表述有些不怎么清晰，有可能为误解提供机会，然后恰好会引出你们那故意的误解。我得清楚地表达自己，像所有那些其目标是这样的人，他们战胜顽强的抵抗，即面对严厉无情的事实，世界所表露出的抵抗。我为什么要这样转弯抹角？那非常有益的东西恰恰隐藏在我的严厉无情中——只要我不是严厉无情地把它公诸于世——，在我那我们大家都会在其中感到满意的严厉无情中，正如你们以后将会看到的那样。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除了你们不得不在我那极端地与众不同的命运中认识到你们的拯救以外，别无其他，而这也可能是你们的命运，就此说来，我所经历的事不是针对你们的，而是替你们经历的。

现在，既然我已经说出了这么些话——先是对我自己说的，然后通过把它写下和愉快地大声重复以后，这种方式也是我想向读者推荐的——，我感到一阵极度的激动，因为我感到，我终于成功地领会了在我心中疯狂地沸腾的思想和激情的本质；甚至领会了我的命运的本质，感情的本质，而这种本质既决定了我的生涯，以及让我能较容易接受我的环境中那隐藏不露的意志，又表明了我同世界的密切的关系的特征。好吧，我那不同寻常的敏感性，促使

我说出了前面那段话的最后那个句子。是这样:当我把我那决定性的行为——第一次的谋杀行为,然后它被证明是无法挽回的决定,仅仅是因为它发生了和能够发生,也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着,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我迫于外在的压力把我那决定性的行为付诸于实践的时候,这个外在的压力,正如你们在以后情节的发展中能够看到的那样,其实还不存在;它只是聚集在我心中,成了一种内在的强迫,也就是说返回到它那原始的形态。因为外在的压力只是次要的,它仅是真实意志的形态完成,这个意志会实现自己,倘若它觉得事实性是可以亲近的。而外在压力那松散的线索,它们不是真实意志的桎梏,可以轻易地摧毁世界。可是不,世界什么也没有做;它带着被压抑的紧张等待着事件,想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会对此表示出惊惧——它对自己表示惊惧。当我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并坚定地完成它时,我只是以自己那不同寻常的悟性去理解我周围环境的意志,别无其他,就是你们的意志——倘若你们同意的话,你们那违背你们自己的良心而产生的意志——,而我通过我的行动,我的生涯拯救了你们的良心,并且把它还给你们本人。可你们——带着对这个世界具有特征的摇摆性——对此不予理睬,而你们越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的关系的不可推卸性,你们就会越是激烈地否认这种关系,而我对你们来说也就是愈加值得憎恨。可我不退缩;就像一场音乐会结束后摆手向乐队示意的一名指挥,指出这样的事实,成功的缘由应该归于共同的努力,我会指向你们——而你们当然会知道,其实你们不得不向我鼓掌,也就

是说，希望把我吊死。

不过这完全正常；在那场游戏中这个角色被分配给我，而我，尽管不无犹豫，也并不怎么感到兴奋，还是接受了它，因为我——出于以上所提到的原因——对这样的礼仪有着非常出色的理解力；不存在任何能把我击溃的指责，除了你们把我称为这类棘手的游戏的败兴者，而这么做，我自己觉得就我所做的一切来看，你们毫无任何理由。只是对于一点我要反抗：也就是你们试图把那种坚定性，那种我用我的每句话都为此提供了证明的坚定性，归咎于我的堕落，而它其实仅仅是真正的心灵平和，而不是别的什么。

我已经听见了你们的问题：怎么回事？应该不会有人去赞美一种如此明显地讥讽每种普遍的一致、如此过分地背弃世界而最终结束在法庭上的生涯吧？可这恰恰是我的意图。因为，倘若我不去这么做，我就会误导读者，而他，顺便提一下，就永远不会理解那赋予我的恩惠。

是的，我提到了恩惠这个词。因为，倘若有人可以心平气和地回顾自己的生命——被烧灼了和筋疲力尽的、而且是彻底地筋疲力尽的、不过是心平气和的生命——仅仅这点已经是一个胜利。我得承认，世界部分地出于愚蠢、部分地出于有目的的先入之见，费力地把我的生涯阐释为失败、特别是道德实践意义中的失败，试图以装腔作势的喧哗，迫使我接受它的见解，这如何地让我一方面感到伤心，另一方面又感到高兴。在这样惹人厌烦的纠缠中，我同时感到一种无法平息的渴望；一种紧迫的、但从根本上讲是无助的哀求，似乎我把对于理想的幼稚的信仰交还给了世界，原因在我身

上，在我那被人带着紧张和忧虑而等待的话语中。这里牵涉到的是唯一的一个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中，世界现在确证了一种不常见的精微的判别力：问题是，我是否认罪。因为，我有罪，这已经是决定的事，否则别人不会把我关起来，让我遭受审讯的苦难。但问题不在这里——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那些已经宣称是我的法官的人，要是他们能区分有罪和负罪感，确实处在正确的轨迹上。因为判决的道德价值，亦即那每种判决都会对此提出要求的、让人得到解脱的作用，倘若这种判决自认为站在道德的基点上，那么这种道德价值的命运同我紧密相连，而且仅仅取决于我，取决于我是否带着负罪感证实这个判决，以赋予它精神上的意义和给予它一种更高的有效性。带着多少的同情，多少的惋惜——和多大的蔑视，我抬眼望向世界的这个可悲的要求，它显示出的意义仅仅是，它那道德的平衡点建立在何种摇摇欲坠的基点上！

也就是说，破坏游戏规则的人不是我：你们是破坏游戏规则的人。是你们，是你们这些把我从身边推开的、否认我们之间存在的默契的统一的、和了解到这个可能时高贵地对此嗤之以鼻的人；正是你们现在想把我的命运，那个基于我们的一种协定这样制定和成为这样的命运，仅仅看作极端地与众不同的特点，而你们自己同这种特点却毫无干系，并且还想尽快地把它从自己身上甩开，经过了义务式的惊愕后快速地忘却。

可你们必须明白这点：抵抗这样一种错误的答案，是我的责任——一方面是为了导致自我认识的、对人有益的严厉无情的缘故，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我的尊严，而我的尊严不能容忍这样的事，

为了廉价的心平气和的利益，它受到如此阴险的利用。

倘若你们愿意深入地研究你们自己，你们就会理解我。因为——女士们和先生们！——我们在这里的世界上被无情地关在了一起，在辛酸的同命运的集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着如此伟大的意义，以至于我们无法让它消失，无法对此视而不见，无法彼此否认。我们必须承担我们的行为和历史，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中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斟酌，在现存的形势中，如何最少受损地从丑闻中脱身。倘若你们能够这样理解那我会悄悄地告诉你们所有的一切，那么我们双方，你们和我，就会令自己满意——尽管我最后不知道，谁会感觉轻松些：你们，将带着我命运的负担继续生活的人，或者我，带着可以期待的、从你们的圈子里消失的事实，和被友善地解除继续生活之责任的人。无论如何我在这个想法中找到我的宁静，我，通过带着对于教导和教育的要求，写我的自传，同时为了我的命运，对一个世界进行甜蜜的报复，这个世界容忍了这样的命运，也就是说希望了这样的命运——我说，一种甜蜜的报复，也正是因为我曾经努力过，如此小心翼翼地为你们的灵魂做准备，为了让你们能容易地接受这个报复。》

理由，异议；和一个令人悲哀的结论

贝尔格把最后那张纸抛到桌上，抬眼向柯韦什望去，而他眼下在他那咯吱作响的、令人不舒服的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朗

读时他没敢动弹身体——带着充满期望的、紧张的声音问：

“接下去呢……？”似乎他不需要休息，相反期待着马上的继续。可是贝尔格张开手臂：

“结束了，”他微笑着说。

“怎么是这样？！”柯韦什表示吃惊。“故事根本就没有开始！”

“确切地说：您听了引子，”贝尔格对他解释。“我就写到这里，其他的事发生在前面。”

“也就是说，这是一切！”柯韦什显得有些失望，倘若不是恼怒。“到现在为止我只听到了一次布道，一堆我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的论断，因为……”柯韦什寻找着一个词，看来他经过了斯齐克拉的严格训练，那不是徒劳的：“它们没有受到一个情节的支持！”他终于表达出自己的异议；他说的话，有点不那么谨慎，而贝尔格的脸刹那间沉了下来，可他也许看出了，柯韦什的不耐烦从根本上来讲，应该来自他的喜欢或者至少是兴趣。“您至少说一下，在情节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柯韦什继续表示愤怒。“这个人究竟是谁？ 谁是他的典范？”

“会是谁呢，倘若我对他不熟悉？”贝尔格反问。

“您也许想说，”柯韦什怀疑地说，“这个人是您？”

“让我们这么说，这是我的可能性中的一个，”贝尔格回答。“恩惠的一条可能的途径。”

“还有什么途径是可能的？”柯韦什想知道。

“牺牲者的途径，”回答是。

“还有呢？”柯韦什紧追不舍。

"这里只有这两条途径。"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贝尔格的手犹豫地摸索着,就像一个盲人,抓到那个绿色的一口点心,拿起它,又放下,又拿起那个巧克力颜色的,可立刻又放下,既快又坚决,似乎服从着一个从以往中冒出的誓言。

"而写作,"柯韦什现在重新开口,"写作不是一种恩惠?"

"不,"贝尔格明亮的声音像是一下短促的叫声。

"那是什么?"

"迁延。逃避。借口,"贝尔格列数着。"那个——当然是不可能的——选择恩惠的推迟。"

"那么,"柯韦什问,"您是刽子手还是牺牲者?"

"两者兼有,"贝尔格有些不耐烦地回答,似乎他不得不为早已为人熟悉的事情提供消息。他的目光搜寻着桌子,直到发现一张纸条,现在把它从一堆纸的下面抽出。"也许,"他读着,"轮换着当刽子手和牺牲者是有魅力的。"贝尔格把纸条从手里放下,注视着柯韦什。"作品里就是这么说的,而我完成它,"他说。

"这是怎么样的作品?"柯韦什问。"是您写的吗?"

"不,"贝尔格回答。"当这被写下时,这个时代还没有到来。这个时代,"他用他那震动的嗓音说出这个词,似乎他不是在说它,而是在唱它,"这个时代就是现在。"

他沉默,把背靠在瓷砖壁炉上,把手臂交叉在胸前,也许是避免它们活动,垂下了脑袋。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说话,脑袋还是垂在那里,似乎他根本就不是在向柯韦什说话,就像他以前曾经做过的那样,当他们在南海饭店互相认识的时候:

“人早就是多余的了,不过是自由的。能否脱离强制性,也就是那个恩惠,这取决他自己,两者——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可现在,”他提高了嗓音,“人是多余的,只有通过服务才能从他的多余性中得到拯救。”

“通过怎么样的一种服务?”柯韦什做了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停顿以后问。

“通过对于制度的服务,”贝尔格的目光再次让柯韦什感到窘迫。

“怎么样的制度?”柯韦什有些胆怯地提问——他担心,贝尔格会过早地对这场谈话感到厌烦——但尽管如此他不能错过也许会知道些什么的机会。

但回答还是有了,尽管其中含有某些恼怒的成分。

“这完全是无所谓的,主要的是,一种制度。”贝尔格又开始寻找什么,这次他把一张草稿纸拿到手里。“这儿,”他说,“是几句引言里缺少的话,但一定还得在什么地方补充进去,”说着他开始朗读。“因为,女士们和先生们,生命提出的要求,迟早会超出人的道德的工作能力,请你们相信我,单单这制度,把要求置入一个广泛的、强大的制度体系中,就能使人得到拯救……”

但是,看来柯韦什终于失去了耐心:

“您总是使用一些,”他根本就没有等待贝尔格把声音降低,就叫了出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语。‘道德的工作能力’!”“您是怎么理解道德的?”

“对于罪责的意识,”贝尔格回答。

"罪责,"柯韦什的激动在继续。"什么是罪责?"

"人,"贝尔格带着一种冷冷的微笑说。

"人!"柯韦什的回声响起。"什么是人的罪责?"

"他受到指控,"贝尔格说。

"但他被指控什么?"柯韦什毫不放松地问。

"被指控,他有罪。"

"但他的罪责是什么?"柯韦什紧追不舍。

"罪责是,他受到指控。"尽管现在对话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子,柯韦什还是叫着问,似乎人们还能从中脱身而出:

"不过这有什么好处?"

"什么?"贝尔格问。

"人受到指控!"这时在贝尔格那厚厚的嘴唇边,又出现他那冷冷的、没有血色的微笑,"以便他明白自己的多余性,和以便他,一旦他懂得这点,在他的困境中渴望恩惠。"

"我懂了。"柯韦什沉默了一会儿,尽管他看来根本就不满意这个回答。

然后他突然问:"除了我们生活在此中的世界,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吗?"

"它怎么可能存在?!"贝尔格显得似乎受到了伤害。"它不可能存在,"然后他严厉地补充道,好像他不允许谈这点。

"为什么不,"柯韦什想知道。

"因为这会结束我们的困境。它甚至会让我们的多余性都变得多余。"

"您的'刽子手',"柯韦什现在提到这个问题,"在这整个时间里在对谁说话?"由此他显然触动了一根神经,因为贝尔格经过了一阵长时间的、看来是困难的内心斗争才找出一个答案:

"倘若事情看上去是这样,似乎写作时产生了另一个世界,那么这看来是基于讽刺那该诅咒的需求的原因……而且之所以这样,仅仅是因为这另一个世界不存在,"他最后说。

"可是它一定存在于我们的希望中,"柯韦什轻声地提出异议。

"它不可能存在,因为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希望的东西,"贝尔格立刻回答。

"尽管如此您还写作?"柯韦什感到怀疑。

"您就此想说什么?"贝尔格问。

"尽管如此您还是抱有希望,"柯韦什断言。"原来是这样,"贝尔格的嘴角边现在出现一个苍白的、受到伤害的微笑,"您指责我在欺骗?"

"您把范围缩得太小,"柯韦什急忙地想避开直接的回答。"您的,"他犹豫地说,"建筑上缺少什么……"

"啊——"贝尔格的目光中闪现出讥讽的意味,"我知道,您现在想说什么:生命。"

"正是这样,"柯韦什表示肯定。"您谈论制度,可是把它同生命混淆在一起。"

"制度,"贝尔格说,"是领域,是战场,生命就在这上面演出。"

"也许是,不过它不是生命自身,"柯韦什反驳。"您排斥了偶

然和任何其他的机会……"

"机会?"贝尔格感到奇怪。"您想到了什么?"他微笑着问,就像人们对孩子微笑。

"我不知道,"柯韦什感到拘束,也许他事实上真的不知道,尽管他们的谈话让他回忆起他很久很久以前同别人进行过的一次谈话,在他到达那天、也可以说在他生命的晨曦中,而在那次谈话中他说过类似的理由:看来打那以后,他没学到什么新东西。

"您以这样的方式说话,"然后他有些笨拙地说,束手无策,但同时意识到自己是对的,"似乎我们大家都陷在泥潭里,而您自己,就我看来,不知怎么地完全从这个丑闻中脱身而出了。"

"不客气的话,"贝尔格感到惊愕。"请您提出证据,"然后他阴沉着脸说。

但是,就情况看,柯韦什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什么是……"他出神地问,"要是我的记忆没有错误,您的主人公完成的第一次的决定性行为?而且是在外在的压力之下,但这个外在的压力在行为的瞬间又根本不存在。"

"啊,"贝尔格从他那显然驰骋到别处的思绪中被突然惊醒,"这是构思中决定性的、所谓纯粹的化学行为。不过这个行为是什么,我也不清楚,这我还得发明。"

"您从哪里知道,"柯韦什好奇地问,"他肯定会这么做?"

"他一定会做,我告诉您吧,构思已经完成,"贝尔格不耐烦地说。"开始和结束已经确定,只不过中间的道路我还没有完全弄清。"

“对了,”柯韦什点头,“而这条道路就是生命自身。”然后他微笑着说,似乎他现在才发觉:“您有新鲜的一口点心。”

“如您所见,”贝尔格不知怎么地有些压着嗓子说,目光锐利地看着柯韦什,“我尝试着抵抗对它的享受。”

“当然,”柯韦什认可地说,“我看到了。”

突然他发觉自己忍不住地问了出来:

“而爱情……”他一下停住,好像现在惊讶地回头看着这句从他嘴里溜出的话,犹如看着一个他本来以为无法逾越的障碍:“难道爱情不是恩惠?”他还是问了出来。

柯韦什对贝尔格的脸色感到惊骇,看来他这次侵犯了一条秘密的边界。

“这同我有什么关系?”他用他那金属般的嗓音叫出,人几乎从他的桌后跳起。“倘若它是一种恩惠,那么它不是我的,我最多是它的牺牲品……是的,”他继续说,“我被忍受,就像我现在这样——您看到了我的情况——,充满了关爱,甚至处在它的借口下,我可以宽慰地这么说:我被暴君化,虽然这肯定要被作为痛苦而经历……”

“为什么作为痛苦?”柯韦什的好奇,看来明显地要比他对于自己让贝尔格失态而感到的惊惧更加强烈。

“因为暴君总是忍受痛苦。”他能够阐述自己的论点,这看来让贝尔格平静了些。“他一方面由于自身忍受痛苦,另一方面由于他那无法满足的虚荣心:因为他永远无法彻底地统治别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最终总是存在那最后的、一个无法获取的残

余，不管那是疯狂还是死亡——，所以他最后就针对自己。您知道吗，有时我想，殉教者是最完美的暴君。这至少是暴行的最纯粹的、人人都对它顺从的形式……！”

他看来有一阵子陷入沉思：“啊！”然后他突然叫出，而他那充满感情的嗓音明畅响亮，使得柯韦什，可以这么说，出于礼貌和尊敬，不得不把头低下，“这有多么可怕！我们渴望爱情，对了，渴望被爱，可是这同时又让我们多么地感到屈辱！爱情是怎样的一种胜利！是怎样的一种暴行！又是怎样的一种奴隶制！……它不断地折磨我们的良心，就像最血淋淋的罪行的耻辱……”经过了最初的、激动异常的叫喊之后，贝尔格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弱，最后的话语柯韦什几乎已经无法听清。贝尔格随后还嘟哝了几句话，可他根本就不能再听出。片刻之后，看来重新说话不会不礼貌，柯韦什小心翼翼地站起，说，他人很累，夜里几乎没有睡觉——事情确实如此，就是他说出自己的疲倦，也不纯粹是借口——他不得不准备告辞；贝尔格抬眼朝他望去，似乎现在才发觉他还在。然后他也站起，带着出乎寻常的友好态度——而这让柯韦什感到窘迫，因为，似乎在贝尔格心中有什么东西破裂，似乎他不知怎么地更加地陷入沉思，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脸上表现出的，仅仅是一种使人心头沉重的恐惧，可以说，是恭顺——，他送柯韦什到门边，而到了那里后，他脸上几乎不带任何明确的表情地——但愿他的思想是在柯韦什身上或者他自己身上——开口说：

“另外我非常乐意为您效劳，”随后柯韦什不可否认地感到一阵轻松，重新来到外面，先是在楼道里，然后来到下面的街上。他

步行回家——新鲜的空气没有什么坏处，而回家后他终于要好好地睡上一觉：既然他已经被解雇了，他至少可以享受那重新获得的自由——，而他的思想看来一直还绕着同贝尔格的谈话打转，因为在房子的附近，他突然发觉自己身处激动的人群中。他得挤身穿过老人，妇女，病人——没事干的或者被淘汰出来的游手好闲者——，才能走到大门口；从那些杂乱的话语中他只听到那几个无法逃过他耳朵的词语："在枝形吊灯上"，"绳索"，"门得被撬开"，"太可怕了"，"用自己的手"，"别人在办公室通知了她"，刚刚走到房子跟前，他发觉，那里停着一辆暗色的、四方形的和封闭式的汽车，两个男人走出房子，头戴帽子，身着某种制服；而在他们现在通过后门往车里塞的担架上，躺着一个从头到脚被一条类似于床单的东西遮住的形体；麻布下显示出，这是一个不比一个青春期男孩大的身体。就在这个瞬间，刚才似乎由于魔力的一击而突然形成的静谧，又被一阵异常尖锐的、支离破碎的哭叫声所撕裂，然后维冈特夫人出现在大门口，可柯韦什觉得——这可能仅仅是他的疲倦、当然也可能是他的惊讶所至，让这样一个不可能的景象出现在他眼前——，哭叫的不是维冈特夫人自己，而是另外什么东西或者另外一个什么人从她的喉咙里发出声音，并且摆动着她的头和手臂，一个陌生的生灵现在攫住了她，而女人不知所措地和毫无知觉地被交付给了这个生灵，任凭其对自己的摆布：那是无法理喻的痛苦。

第八章

柯韦什返回。变化。要被淹死的人

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柯韦什又在南海饭店露面——他很长很长时间没有来那里了。柯韦什去当兵了。那时，当来自部里的解聘书到达时，同时他得到要求，他得立即履行他曾耽误了的义务，然后柯韦什被吸收入伍，被吞没，直到有一天早上他厌烦了——偏偏在那隆重的、将宣读这一天的命令的那一刻，他在隆隆的响声中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上，几乎同时拖倒了一把椅子和两个同伴，几天中不愿苏醒，不管别人如何地威胁他，惩罚他，对他进行劝说和当众羞辱他；最后他被送进医院；身边转动着医生们那一张张怀疑的脸。有人对他提了诱导性的问题，对他进行验血检查，敲击他的四肢，把一根针刺进他的脊椎骨，而当柯韦什已经在担心被揭露真面目，以及由此接踵而来的、预示不祥的后果时，他一下子被奇特地绑住，弄得他甚至没有时间表示惊讶，那是什么原因，然后被遣返回家，因为有一项检查表明，他的一条大腿比另一条大腿几乎细两公分，所以，尽管柯韦什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他有可能患肌肉萎缩的毛病——当柯韦什向斯齐克拉叙述这个情况时，斯齐克拉的脸笑得几乎要裂开了：

“老朋友，他们几乎等不及，能终于把你甩开了！”说着他用手打了一下柯韦什那条有毛病的腿，而对于他这件事的幸福结局，他

只能用“仅仅同变化有关”来解释。

“什么变化?”柯韦什感到奇怪。他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尤其是因为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事实上在忙别的事。但斯齐克拉看来消息也不怎么灵通:

“谁能知道?!”他几乎是在责备柯韦什的莽撞,而这样的问题柯韦什好久没听见了,以至于他——自从离开医院和从军队退伍后是第一次——几乎有这么样的感觉,似乎又回到了家。

“不管怎样风向变了,”斯齐克拉继续说,同时身体半立起来,在饭馆里审视地四下观望,似乎在寻找谁。“瞧,”他立刻用脑袋指向远处的一张桌子:“你认识端坐在那里的先生吗?”柯韦什在他所指的方向,看到一个年迈的、大腹便便的男人,那个朝前突出的下巴,那个有力的、也许还给人以专横的印象的鼻子,他觉得那似曾相识,可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得不等待斯齐克拉开导他。

“你认不出我们那如此强大的总编先生了吗?”而柯韦什被那遥远的、眼下已经在记忆那和解的背景中逐渐消失的、来自一个早已流逝之年代的痛苦所控制——现在以为也认出了主编两旁的那两个开始谢顶的矮胖男子:他们似乎是同样来自工厂的两个人;柯韦什对此当然不完全有把握,那张桌子处在远处,而在这昏暗的房间里,他完全有可能是弄错了。

“他也被解雇了,”斯齐克拉笑着说。

“被解雇了? ……”柯韦什大吃一惊。

“对,不过,眼下的时代就是这样。”斯齐克拉说着重新在自己座位上坐舒服。然后他告诉说,有人还拜访了他,向他提出邀请,

重回报社，甚至当编辑部主任，因为事实表明，别人当时对待他的方式，不仅是不对的，而且完全违背人的健全的理智，不管怎样斯齐克拉曾是报社最出色的工作人员之一。

“他们想到这点有些迟了，”斯齐克拉耸了耸肩，“要我回报社，那我真是疯了，且不说我在消防队干得这么出色。”而柯韦什，他急忙补充道，他们肯定会重新聘用，他，斯齐克拉，在这个方向已经采取了几个步骤，而且……

但是柯韦什猛然吃惊地跳起：

“我不回报社！”他反抗着，似乎噩梦重新侵袭了他。“那么，”斯齐克拉问，“你有了别的工作岗位吗？”

“我不接受任何岗位！”柯韦什冷静地、毅然决然地宣布，好像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受别人的委托，而此人身负重要得多的和更加紧急的事务，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个任意的工作岗位上。

“那么你靠什么生活？”斯齐克拉好奇地问。

“这我不知道，”柯韦什说，这次话音里满是认真的忧虑：似乎他现在才意识到，他那个听上去坚定和最终的决定，好像他不是自由地、而是处在某种外在的压力下做出的，而由此产生的后果，此刻也许让他自己比斯齐克拉更加没有准备。斯齐克拉已经从实际的角度观察了这一切，以为柯韦什不接受任何工作，也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在报社，他说，人们会感到高兴，倘若柯韦什——就是这么说——“面对他们不提出任何要求”，作为对应的姿态，人们将肯定向他——而在这点上他，斯齐克拉，“也有小小的发言权”——建议，把他当作“自由撰稿人”聘用：倘若柯韦什机灵和努

力，他可以“每星期在他们那里登出一篇文章”。

“另外，”斯齐克拉微笑着说，“就是消防队的舞台当然也张开着双臂期待你的加盟，”并且告诉被逗笑了的柯韦什，当柯韦什在军队的时候，他，斯齐克拉，“没有闲着不做事”。尽管速度不快，也并非没有阻力，他还是成功地让“经理层”明白，同自己的业余演出队相比，那些人所共知的、受人喜爱的和专业的演员，能帮助消防队更有影响力和更有实际效应地扩大知名度，前提当然是，得把他们争取过来，让他们把自己的才能，至少在这个或者那个晚会，服务于消防队。可人们不能期待专业的演员“表演什么任意的东西”：也就是说，除了演员，人们还得为此争取专业的作家，让他们同样把自己的能力提供给消防队使用，为这个或者那个晚会制定节目，同灭火有关的或者至少涉及到这个题目的节目，以专业的水准，以具有活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种悲喜剧的混合形式。就此而言，尤其是涉及到专业化，人们也不应该忘记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和通常的酬金，对了，人们毕竟是想为一件不同寻常的、不说是专门的任务而争取他们，所以，稍稍超过一些普通的可能性，这不会有什么坏处。这样消防队剧团就成立了，这个小小的流动演出队，在城市和乡村巡回演出，每两个月提供一个新的节目单，而节目单一般由“讽刺短剧式的小节目”和不同的“场景”组成。

“讽刺短剧式的小节目总是由我自己写，”斯齐克拉带着不容商量的表情说，仿佛柯韦什可能会禁止他这么做，“而场景一个总是由我写，另一个由我的上司写，那个副队长……因为他也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作家的才能……这你懂，”说着他对柯韦什挤了挤眼

睛,"而从现在起,其中的一个总是由你来写,对了,我们可以作为合作者再写一个,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当然,这三个我们都将一起来写,老朋友。"这样的话柯韦什就可以靠场景和报纸文章——要是他用不多的钱就能过日子的话——生活,直到那个滑稽小品写成,而他们不管怎样会成功,就再也不用受物质烦恼的折磨。斯齐克拉就这么鼓励他,并且举起手,想把阿丽茨叫到桌旁:就这所有的迹象看,他想用一杯好酒来庆祝他们那玫瑰色的希望——可是,代替阿丽茨,一个平脚板、大肚子和满脸是肉的男招待摇摇晃晃地朝他们走了过来,因为阿丽茨,让南海的所有常客都异常惋惜地,在一个云开日出的日子里,从饭馆里消失了。

"去哪里了?……"柯韦什吃惊地问斯齐克拉,后来又问别的人,但都毫无结果。她突然辞了职,就这么消失了,此后她的位置没有被人代替:显然后面隐藏着的是那个神秘的、不讨人喜欢的和疯狂的家伙,他从此以后同样也没有再出现,而为了他,阿丽茨没有理由地浪费了她的时间,她的感情,也许还有她的服务——这是他了解到的一些东西,当然,要是他继续追问,马上就会发觉,这一切都纯粹是猜测,而能够确定的只是一点:阿丽茨已经不在南海。

相反,另一张以前十分熟悉的、但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的脸现在重新出现,就像柯韦什的出现一样突然。这张脸有了改变——对此大家看法一致——,长了些,不知怎么地萎缩了,老了,不过还是那同一张脸,在颜色不清的蝴蝶结领带上面,高高地俯视着其他人:那是温茨梭,那个钢琴师,而他的出现,如柯韦什吃惊地发觉的那样,绝对没有引起人们纯真的欢乐,相反是某种骚乱。南海饭店

就像突如其来的浪花，在岩谷中汹涌翻腾；人们的背部和脑袋动了起来，就像浪花那般起落，可是只有很少的人——比如在音乐家的桌旁——站起身向他问好，可就是他们也显得犹犹豫豫，脸上带着一种小心的和尴尬的微笑，而其他人，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继续他们那片刻间中断的谈话——特别是一个较大的男人社团，其成员都穿着黑色的燕尾服，里面的腰上扎着红色丝质绶带：那是探戈舞曲弦乐队——，直到突然有一张椅子砰地一下被推开，声音响亮，似乎那不是一把椅子，而是一个宝座，借助着灵活地伸到他的胳膊下，扶住他的手臂，那个未立之王吃力地站起，伸开他那又胖又短的臂膀，喘息着和流着汗地拥抱他，更像是扑到了那个惊诧的音乐家的怀里；不管这两个男人的拥抱——小个子和巨人——提供了多么奇特的景象，南海饭店的常客们还是可以在未立之王的举动中，类似于一个正式的开幕式的举动，看到了准许，甚至是一个要求，因为就像是根据一个信号，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时地站起身来，同样地去同钢琴师拥抱，同他握手，或者至少触动一下他的衣边，把他从一个人推到另一个人那里，庆祝他的归来和询问他的苦痛。

以后他成了无法停下的、激烈的讨论的中心——柯韦什只能对此感到惊诧，看来有多少的激动、热情、没有调整好的情绪，在此之前就像烟雾般无法抓住地在南海饭店里酝酿着，而现在突然地，就像湍急的旋涡，围绕着钢琴师温茨棱这个有磁性的人物，浓缩在激烈的争吵、毫不留情的咒骂、甚至阴险的指责和几乎是毫无遮掩的互相威胁中。争论结束或者人们对这些争论感到厌倦后，出现

了这样的情况，只听见从一张桌子到另一张桌子的、生硬的叫声——因为音乐家们的阵营已经分开，分成了两张桌子：在一张桌子旁坐着的是温茨棱的支持者，在另一张桌子旁是他的反对者，当然主要是探戈舞曲弦乐队的成员，尽管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今天坐在这张桌子旁，明天换到另一张桌子边，甚至还有一些人，他们根本就不坐，而是在两张桌子之间跑来跑去，也许因为他们无力做出决定，也许是为了起调解的作用，或者相反，为了制造矛盾——，那些叫声比如有"温茨棱去钢琴旁！"，而回答是"别来敲诈我！"，尽管温茨棱根本就不想坐到钢琴边，所以事实上也谈不上什么敲诈，至少柯韦什慢慢地明白这点。而真正的讨论和最重要的论点的交换，当然在未立之王的桌旁进行；从他听到的只言片语中，柯韦什了解道，温茨棱在所有人都知道的——更确切地说：没有人准确地知道的、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然的——一夜之间到来的变化进程中，被从劳改农场里，即他被绑架到那里的地方，释放回家，更多的还有，他的被绑架突然被定性为"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可是尽管如此，他的工作地点——"那架钢琴，人们就是从那里把他绑架走的"——没有被归还给他：温茨棱是否该顺从所发生的事情，他是否该忍受这样的情况，有可能不得不在一个烟雾腾腾的下等酒店里弹钢琴，或者他是否该不妥协地坚持要求，——"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就通过法律途径"——得回他那原先的工作位置，而这个位置目前被探戈舞曲弦乐队篡夺了。

"也就是说，"一个身穿皮大衣的年纪大一些的市场销售员警告地伸出他的食指——坐在布料染色员、小贩、摄影师和未立之王

麾下的各色从业人员中间，如情况突然显现出的那样，还有法官和律师，现在当然不再从事他们原先的职业——“也就是说，”这个身穿皮大衣的市场销售员带着教训人的微笑纠正着说，“先生们，让我们不要使用轻率的表达方式，让我们别说‘篡位者’，而宁愿……让我们说‘目前的占有权的享受人’吧，因为这能客观地反映现实——”对此探戈舞曲弦乐队的领班，一个目光炯炯有神的、把自己那油光闪亮的黑发梳在太阳穴上的男人立刻表示同意。探戈舞曲弦乐队——他目光炯炯有神地表述道，同时用他那瘦骨嶙峋的和发黄的手，随同那无疑因为乐器而变了形的圆形指尖和一直到指甲床被剪去的指甲，在空中晃动着，——他可以宽慰地确定，所有的队员都同意这样的意见，探戈舞曲弦乐队当然对此感到高兴，那针对一个“音乐同事”、而且是一个“具有如此伟大才能的音乐同事”的耻辱的恶意刁难终于结束；但他还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一个无辜的乐队被当作替罪羊拖出”，而它的“罪行”仅仅在于，它通过一种“合法的协议关系”与消遣酒吧有联系，而他们事实上，在事情经过“合法的”程序之前，也没有打算去解除这样一种关系。而针对性的意见是：尽管探戈舞曲弦乐队真的对一个艺术家、“一个毫不夸张的伟大艺术家”重新获得自由感到无比的高兴，但是，乐队不该不断地强调那“合法的协议关系”，而应该把这看作自己的“道德义务”，即把它的位置让给“事实上应该拥有它”的人。在紧接着这些话而产生的一片混乱中，一根食指重新竖了起来，那个年纪较大的市场销售员发表意见说，尽管他不想让任何人有这样的印象，他“对道德问题持无所谓的

态度”,可他认为那样是不合适的,如果让争论“仅仅在道德层面上”进行,因为:“先生们,我们不要忘记,‘道德义务’事实上是一个道德义务,可它绝对不能成为一种法律概念”,他带着一种智慧和敏锐的微笑告诫桌旁的人。

可他的话似乎没有得到多少共鸣,争论无可救药地偏偏转移到了道德层面上,而且仅仅在这个层面上继续进行,提到了“温茨棱的苦难”,然后,作为回答,又有人强调“无辜的乐队”和“合法的协议关系”,以后又出现了敲诈这样的词,作为对责备的反驳,而在接着的通常的喧闹中,柯韦什的耳边也冒出了“报复”这样的用语——令他大跌眼镜的是,这显然出自那个眼袋松弛的萨克斯管吹奏手的嘴,而他,柯韦什在某种程度上愤怒地发觉,同那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总是散发出发油香味的音乐家一起,声音最响地替钢琴师辩护;他现在不再敢去提醒他们回忆那次早已过去、相当不愉快的谈话,当时柯韦什曾向他们打听温茨棱的消息。当然,他也不想这么做。

不过钢琴师在自己的事情中也有一个、而且是同其他所有人不一样的意见,而这柯韦什是以后才知道的。最后,到了很晚的时候——饭馆里几乎已经空了,只有几个今天休息的音乐家,几个不可救药的常客在那里,对了,还有柯韦什,他还在店里闲荡,斯齐克拉今天不在,消防队剧团恰好下乡演他们的新节目——钢琴师手里拿着此前早些时候未立之王请他喝的、剩下半杯的白兰地,来到柯韦什的桌旁,问他:

“我可以坐吗?”而柯韦什当然友好地给音乐家让座;他想起,

其实他已经有好几天没在饭馆里见到他了，而正是在这几天里，由于他而燃起的激情爆发得最最强烈，似乎他们那争论对象的缺席不仅没有干扰争论者，相反，他们正好把这看作他们争论的不受干扰的前提。

"他们都知道些什么？！"钢琴师现在带着宽宏和不屑一顾的微笑对柯韦什说，同时不明确地对着房间里那几乎是空的桌子之间，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地点头，又告诉他，他们曾让他干农活。他必须煮土豆，喂猪。"我在以前上床睡觉的时候起床……我可以讲述，但有什么用处，"他继续说。"我天性坚强，我挺了过来。"以后他们在指挥部了解到，他是职业音乐家：指挥官们随即把他召集到上面，让他给他们演奏。起先他们给他弄来一把小提琴——指挥官最喜欢的乐器，他想听小提琴演奏他心爱的乐曲——，他们对他非常生气，因为他不会摆弄这件乐器，他们甚至心生疑虑，他是否真的是音乐家，怎么不会拉小提琴。后来他们也给他弄来了一架钢琴——其实是一架走音的小型竖式钢琴——，他在那上面演奏。作为奖赏，他不时地得到一份额外饮食和某些优惠，对了，他们给他喝指挥官们把自己灌醉的酸葡萄酒。再以后他被允许在乡间舞会上演奏，甚至还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得替一个蹩脚的、让他们那小提琴和单簧管发出怪声的娱乐性小乐队伴奏——人们可以生动地想象一下那样的情景。他不知有多少次地诅咒自己，承认自己是音乐家——那样的话，喂猪是一件更干净的活儿。

"而我现在必须从新开始这一切？……"钢琴师犹豫和怀疑地微笑着说。

“以前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他沉思着说，“要是我两天没有演奏，手指间就不安和发痒，似乎忍无可忍。可现在？……我最好不看见钢琴。我心灰意懒了，伙计。这里，”说着他用他那弯曲的中指，小心地敲了敲自己的胸膛，就像在敲一扇关上的门，而他很久以来无望地想进入这扇门，似乎在倾听自己的声音，“这里面不再有音乐……”柯韦什徒劳无益地鼓励他：要是他休息一下，要是他回到自己正确的生活中，他会看到，他的兴趣会突然地返回；可音乐家怀疑地摇摇头。

此刻，南海的常客们还研究着另外一件事。他们详详细细地讨论着这件事，但引出的更是快活的笑声而不是纠纷。柯韦什从斯齐克拉那里知道，人们最近为什么见不到唧筒先生，也很少见到“超级”，不再看到她和她那平时的酒杯在一起，而看到她清醒异常——不再像以前那样郁郁寡欢的样子，一眼望去，那使人清醒的现实似乎突然把她从梦中扯出，她总是行色匆匆，身上背着行李，手里提着购物袋，而这以前从来不是她的习惯。

“她在烤面包和烧饭，”斯齐克拉笑着说。

“怎么回事?”柯韦什感到奇怪，而斯齐克拉，他——至少“到进展有一个悲剧性的转折为止”——得到的一切消息都“来自最可靠的方面”，而且来自唧筒先生本人；因为最近斯齐克拉定期地让唧筒先生登上消防队演出的舞台。斯齐克拉告诉柯韦什：现在，因为他“渐渐地情况有所好转”，唧筒先生下了决心，向“超级”求婚，而女人对于这个非分要求，让她在一个不存在的世界里成为一个不存在的男人的不存在的妻子、而且这个男人还不是演员而只

是钟表匠、而作为钟表匠又更像一个修打火机的人，感到愤怒万分，就宣布，她再也不想重新见到唧筒先生。时间过去了，而“超级”表现为顽强不屈；面对“尝试沟通”的斯齐克拉她干脆地说，“她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关系变得这么奇特”；相反，唧筒先生对斯齐克拉抱怨说，这个女人是他“最后的火焰”，要是他无法赢得她的欢心，那么“他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最后他写给她一封信，信中他“请求同她作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她同意了，答应在说好的时间去见他，而唧筒先生为这次机会用电线、某种酸蚀剂和一个通常的灯泡电池，做成一个装置，他把它紧紧地绑在自己的大衣里面——这个装置的用处是，在他们互相拥抱的那一刻会爆炸，给他们两人“带来一个了结”。可是，计算中发生了一个错误，或者这个装置不完善，也许两种因素共同起了作用：是“超级”过早地挣脱了拥抱，以至于唧筒先生来不及让装置起作用；还是剂量太小或者缺少对所需的爆炸力来说，还缺少唧筒先生所预计的压力，即那“两个互相抱在一起的身体”的压力：事实情况是，唧筒先生成了爆炸的唯一牺牲品，而爆炸的结果只是胸口的青肿，几处灼伤，还有，巨大的惊吓。“超级”立刻跑开，去找医生和救护人员，而唧筒先生——斯齐克拉说——同往常一样，这次也把他的角色演得过了火，当时昏迷不醒，被送进医院，而当他的伤口飞快地痊愈的时候，据说被发现有胃溃疡；“超级”继续有规律地探望他，给他送去吃的东西，因为医生为他规定了饮食。

“这会怎样结束？”柯韦什快活地问，斯齐克拉同样笑着说：

“我担心，完全同我们的滑稽小品一样：有一个大团圆的结

局!"因为事实上也是如此:经过了许多次的失败,中断和重新开始,滑稽小品终于有了形态;柯韦什大多在南海饭店写对话,以便至少在写作时不看到那让人感到压抑的哀伤情景,那个维冈特夫人自从她儿子自杀身亡后让他感受到的情景——她的眼睛早就不是那柯韦什起初见到她时的那两个清澈的小湖,而被蒙上了永久的寒霜的浓重雾气,夜里,柯韦什不时地甚至透过墙壁听见那急促的、压抑的抽泣声。另外,在饭馆里写作他觉得比在自己房间的孤寂中更容易些。在自己房间里,他不时地会身处注意力偏移的危险中:陌生的人物会挤上舞台,比如一个手臂下抱着一条小狗的老人,另一只手里则提着箱子;或者,要是他思索着滑稽剧里哪个古怪的、令人兴奋的、任性乖张的和惹人喜爱的姑娘形象,其他的姑娘形象就会突然地替代她的位置,而对于她们他只了解她们的需要而别无其他——比如工厂里的那个姑娘,她等待着那个身患癌症的女人的死亡,谁知道,也许现在还在等待着。图像在他心中升起,回忆在他身上复活,全是那些在一部滑稽剧里没有什么用处的图像和回忆,而他——柯韦什思忖着——也许根本就不再会想起这些,倘若不是这些空白的纸张瞪着眼睛注视他、倘若他不是必须坐在这里同它们互相对视。在他那折磨人的梦幻中——最近他睡得不好,更糟的是他开始做梦——柯韦什有时像一件漂浮物,不停地往下沉,然后又顽强地重新浮到水面,捕捉到一个他尽管没有写过、但是形态上能看见的词,这个词不知怎么地开始像他的名字,但是不完整,残缺不全——"有罪","有责任"?——当他更仔细地看去的时候,发觉那根本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要淹死的人,正

被浪花抛来抛去。柯韦什有这样的感觉，不得不向他扑过身去，在他被淹死之前，把他从急流中救出来。然后他突然发怒："为什么偏偏我得这么做?!"他在梦中想，他四下观望，可是枉然，他同被淹者单独在一起。他已经准备好往水里跳，尽管他担心，这可能会是灾难性的一跳，这个被淹的人会将他一起拖进旋涡——幸运的是他及时醒来，可是梦境那极其痛苦的氛围让他一整天闷闷不乐。

信。诧异

一天下午，柯韦什坐在他那孤寂的房间里——晚夏的一阵雷阵雨刚刚在城市上空经过，柯韦什不想被雨淋湿，就在家里开始了工作——也许他自己以为，他正在左思右想，是否开始为消防队剧团写场景，还是为报纸撰写要提交的文章，或者宁愿再写一段滑稽小品，可突然发觉自己，他的手已经在纸上——就一切迹象来看是一封信的开头——写下下面的几行字："最近我经常想起您。准确地说，根本就不是您，而是您朗读过的东西，更准确地说，根本不是您朗读过的东西，而是……

不过，这正是我想写的东西。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知道了一些对您肯定很有用的东西，而我自己却不知道拿它们干什么好。简单地说：我想帮助您，因为，请您别否认，您写不下去了。我相信您，'构思已经完成'，但是，在'有思想和有教养的人'和大约30 000个尸体之间还是有些东西显得突兀，可能吧，那只不过是一

个尸体，但无论如何那是第一个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问题是，人们是否能够超越它，或者它被证明可能是无法超越的障碍。是的，那决定性的第一次行为，然后显示为是‘无法挽回的决定’，要是我的记忆没有错，仅仅是因为，因为事情发生了，因为它能够发生，其实甚至无法不一样地发生，而且是在一种外在的压力下发生的，不过，尽管如此，在行为的那一瞬间，外在的压力根本就不在场，仅仅是作为情境因素在场——就像我，在获得您允许的情况下，很愿意补充的那样。那纯粹想帮助的意图引导着我，也许还带有一些抗议；是的，比抗议更好一些的词我眼下找不到，即使我也不清楚，我抗议什么。我对您的知识表示恭敬，但是——正如我曾多次提到的那样——您的知识缺少生命那大多呈现为灰色的色彩。对了，不管您如何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极端，但是在结束于极端的简单的、灰色的和荒谬的开端处，您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您已经无法再想象那简单的、灰色的和荒谬的行为，以及通向这种行为的简单的、灰色的和荒谬的道路。私下地说，这根本就不容易，我甚至敢说：几乎不可能。

您听着。

此外，我被召入军队。我只是不情愿地服从了征召令，就像人们总是不情愿地满足他那个人的使命的要求那样，特别是当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认识这种使命的时候。我想到了所有那些可能的和不可能的躲避方式，甚至从高高的地方往下跳，以便把自己的腿摔断：但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消防队的军官——开导我，这毫无意义，因为要是那样，人们会等待伤口痊愈，然后你还是会

被召集去服兵役。

于是，我神志不清和听天由命地，就像上屠宰场的牲口，去了那里，而马上就发觉，一件制服是多么地违背我的意志。您不能要求我，向您报告军营生活的令人讨厌处，这虽然已是人所尽知，但尽管如此是新奇的，倘若我们亲身地去经历它。也许我可以说，这种生活是独特性的彻底的匮乏，是对它的弃绝，而这种弃绝又同对肉体的无休无止的和不断提升的经历组合在一起。我们的个体性停止了存在，这不是真的：相反它加倍地增长，不过这当然不意味着什么大的区别。此外让我吃惊不小的是，同身体效率有关的情况，即我不断出色地让自己脱离泥潭——常常是在词语的本意上——，这让我渐渐地几乎有了一种虚荣心，似乎一匹赛马的灵魂，让我们这么说吧，跑来填补我的独特的空缺，而这匹赛马此刻不受训练和虐待地在集体寝室里，在温暖的身体蒸汽中，在轻率和被抛弃的幽灵般的亲近的氛围中，找到了它的平静。兵营城处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在一个荒凉之处，那里风儿呼啸，可以听见从远处的住宅区传来的敲钟声；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凌晨，我如何手拿一个杯子站在露天，排队等着要咖啡——晨曦初现，天空肮脏和破烂地挂在我们头顶上，而我那先前在催促我们去做早操的高音喇叭声中穿上的内衣，由于雨水和汗水，潮湿地粘在我的皮肤上——而在这由大麦咖啡、潮湿的衣服、汗津津的身体、晨曦中的田野、简易厕所和某种腐烂的混合气味中，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回忆，但它又不像是我的回忆，而是另一个人的，而这个人我又曾经在一个类似的情景中见过，很久以前的什么时候，在另一

个什么地方，非常遥远，在一个下沉的世界里，各种被禁止通行的深渊把我同它隔离，模模糊糊，几乎无法看清：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他有一次被人带走，要被杀害。

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放弃以下的细节不讲。

不过，那突然让我意识到的，是怎样一个肮脏的梦？我站在一个房间里，在一张写字桌旁，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魔鬼，身体肥胖，毛发蓬乱，牙齿不齐，眼袋硕大，目光凶恶，一个少校，想要我的签字，以此我们签订我们的协议：我在中心军事监狱里当狱卒。

您看怎样……

我对他说，因为我还能对他说什么？'我不适合干这个。'您想到哪里去了？他带着沉浊的狞笑回答，这个祸害，这个恶魔。'没有人天生就是狱卒，'他鼓动地说。我该看一眼，别人也已经签了名——也就是说，其他的，我的同伴，因为整个部队是为了这件工作被挑选出的。'可我是一个有思想和有教养的人'，我又作了一次尝试（您或许知道，我为什么偏偏会想起这句话吗？）。对此他说：'您爱这个民族吗？'而我问您，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要是一个人喜爱生命，要是一个人恰恰不爱这个民族，因为谁又可能心中充满着这么多的爱，以至于这种爱可以延伸至整个民族，而最终说来这个魔鬼不是雇我当上帝，而是当狱卒。'是的，'我这么说。'您恨敌人吗？'他接着又问，而人们又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要是人们穿着一件制服，即使远近看不到敌人，要是人们真的恨谁，那么最多恨这个少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根据人的天性，而这种天性是分裂的，总是为遗忘做好了准备。

‘那么您就在这里签字吧，’他说着，用他那令人厌恶的、被烟叶熏黑的、又胖又短的手指，点了一下那张纸。我接过笔，在他指出的地方签名。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只知道唯一的一个真实的原因：时间。对，您也许对此会感到奇怪，可仅仅是因为，我这么断言，因为您不认识生命的颜色，所以也不知道，那个我们以后视为重要事件的东西，起先总是以微小的奇异的形态让人注意到——主要是由于时间，我签了字。从根本上讲，我找不到有力的解释，而我也不能手中拿笔，永久地站在那里。您可以说，我不该接受那支笔。好吧。不过，这整个事件看来是如此地不真实，以至于我没有觉得我的签名是真实的。这么说吧，我自身被这个瞬间排除在外，我没有参与此事，我的存在，它在我身上睡着了或者被麻痹，无论如何没有产生让我注意这个决定之重要性的忧虑。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决定，倘若是一个决定，那是我的决定吗？最终说来不是我挑选了这个我在其中可以进行选择的情境，而且是在我什么都不想选的事物之间：我当然既不想当狱卒，当然也不想让别人惩罚我，尽管，坦白地说，没有人用惩罚威胁我；可是人们一般是这样预计的，而通常人们几乎也不会弄错。还有其他一些次要的因素在起作用：我生来就有这么一个倾向，宁愿迎合别人的心意，而不是同别人去论争短长，也就是说——我得这样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礼貌也引导了我；但是，或许也有那么一丁点儿好奇，想了解一下，这里的一个监狱看上去是怎样的，但我自己得身处安全之地——您瞧，所有的理由都出于一种轻率和幽灵般的亲近的氛围，我曾经提到

过这种亲近,而它又辐射了我的整个环境。

我说话的方式,像是在道歉,而其实我只是想为您辩解:最终我踏上了恩惠的道路,至少是您指称的那种恩惠。

不久我重新到了监狱。我永远忘不了我那第一个印象:被粗重的木门围拢着的回廊,回廊里人们互相离开一段距离地站在一起,手臂交叉在身后,额头朝墙。他们的衣服是没有兵种颜色标记、没有腰带和军衔标志的被淘汰的军服。在回廊的两头哨兵来回地走动。不时地有一个士兵匆匆跑过走廊,他那光亮耀眼的靴子,彩色的军衔标志,拍打着臀部的手枪,庄严的傲气,宛如一种挑战。此外还有:无穷无尽的时间,永恒的、令人窒息的静谧。还有某种气味,我徒劳地寻找着一种合适的称呼:监狱气味。

我被错误地送到这样的地方,不久就以幽灵般的亲近感环顾四周。此外我还能干什么?我小心提防,就这么地站在那里,虽然这看来更简单——比如您不会从我这里听见一句关于习惯或者其他让事实显示为事实的话,只是因为那是事实;我任何时候都从不以为,我身处此地是理所当然的事,可另外我又无时不刻地认识到,这个事实并非不是理所当然,因为不管怎样我在这里。但我没有马上感到震惊:我们看到刑讯室,没有见到被饿得奄奄一息的人。在院子里,这是真的,夜里不时地有人被枪决——不过,部分地是因为我没看见,部分地那是在这样的借口下进行的,即那是按照法律程序执行死刑,就是这样。总体上讲,对于任何事都有一个解释。没有任何情况超越尺度和均衡,即对我来说——从表面上看——那可以接受的均衡。这个士兵的监狱不是所有监狱中最糟

糕的监狱，它的犯人由于普通的或者公务上的过错而被判刑，或者他们等待着判决——同‘对面’的情况不一样，就像在通过一堵严密的墙壁同我们隔开的海关官员的监狱那里，有人带着神秘的表情所说的那样。

让我们抛开这些不说吧：听上去我是想描写情况——也就是说又在进行自我辩护——，如果是这样，似乎描写情况是可能的。其实这不可能。我早就顺应了这个事实，我将永远不会知道，我生活在哪里，控制我的是什么法律，我唯一依赖的是我的意识和我那最直接的经验，即使那甚至是欺骗性的，也许甚至比其他所有的经验更具欺骗性。

有些滑稽，但我一开始得经过一次训练，完成一门课程，而在这门课程中我——与我的同伴们一起——受到关于一个狱卒的任务的指导。我还能回忆起自己带入这门课程的微笑：那是受诅咒的人的微笑，这个人在协议的意义中做好了一切的准备，而他那最后的保留也就在这个苦涩地注视着的微笑中得到表达。不过，我所等待的事情没有发生。其实我等待的是什么？这我自己也不怎么清楚——我又该怎么能够知道？情况大体应该这样，他们会以他们那阴险的方式——对此我当然几乎没有具体的概念——，对我的头脑，我的灵魂，可能的话还有我的肉体进行处理，为了教训我，对我进行恐吓，然后给我灌输一种残酷的、野蛮的和盲目的意识，简而言之，为了让我对我那最可怕的任务做好准备。可是，代替所有这些，我都听到了什么？您可能永远不会相信：他们不停地宣讲正义和义务，谈论规章和评判准则，行为方式，工作途径，健康

标准，等等；您别以为这一切是阴险地，带着一种搓着双手、令人厌恶的狞笑而发生的——不，不，是表情严肃地、不带任何一句无礼的话、不带任何一次阴险的眨眼地发生的。我无法摆脱我的惊讶：难道这是他们的方法？他们就这么把我推到囚犯中间，对我弃置不顾？他们相信，我的任务自身将改造我，会让我适应它们？好吧——我想——，要是他们已经挑选我为他们的目的服务的话——而我当然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那么是什么神秘的意图导致了这个选择：难道是一种改造的预谋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这也许最有可能，那仅仅是粗略的、非个人的偶然性所致——那么他们也必须知道，他们能够向我期待什么：可是——我心中突然冒出这个想法——难道我自己明白这点？

简而言之：我害怕。作为狱卒我在囚犯面前颤抖。这就是说，以自己作为狱卒的身份，我对同囚犯接触感到害怕。而同他们接触，这看来又不可避免，因为我最终身处此地。在我的噩梦中，不断地出现那个恶魔般的、身上有硫磺味的少校的问题，我是否憎恨敌人。我千万次地感到恐惧，有人可能会把那卑劣的权利交到我的手中，迫使我，为了我那说出的话——我有多少次地对此感到后悔！——把这个权利付诸于实践。因为我自己当然是，或者我宁愿这么说：下意识地是这么看的，一个囚犯毕竟是一个囚犯，而违法行为仅仅守候那些对他们施行权利的人。当然，在课程中我经常听到，判决的基础是法律，也就是说，犯人是犯法者，法律因为他们的过失而判决他们服刑。我也看到，在我的同事中，有这么一个或那么一个人贪婪地使用着这个论证方式，似乎他们面对罪犯的

这个事实，突然间也阐明了他们自己的事情——那外在的困境可能也迫使我自己，尝试这个方法，可我不得不总是获得这样的体验，我在这条道路上寻找自己的幸福，是徒劳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完全缺少对于判决的兴趣，我不得不感觉到，在这个地球上不存在这样的违法行为，那种——至少在我的眼睛里——狱卒的行业有能力为之辩解的违法行为。

我也就带着这样的信念踏上了在一个监狱里当狱卒的岗位。

不过，别人肯定在我身上发觉了什么，那种我带着必须的小心——或者说，倘若别人喜欢的话，带着胆怯——无疑不停地让人觉察的东西，因为我被分配到这样一个岗位上，在那里，我那幽灵般的亲近感真的无法表现出任何该受指责的行为。您知道，军事监狱那七层的深渊是一个峡谷，其中那级别最低的人住在最上面：那第七层是个封闭式的部门，通向走道的地方砌有一堵漆成灰色的铁墙，里面的犯人——同其他楼层的人不一样——被塞在麻布袋或者有条纹的囚服中，对他们的看守任务仅仅被委托给——怎样的一种幸运——很少一些为了这个目的受过训练的、狡诈的、职业的、老到的下级军官，而他们就像阴暗角落里的土鳖，仅在监狱的暗室里觉得舒服，当然也在近处的小酒店里。一直往下，那通常的黑暗随着楼层的降低也减弱——那第三层楼只是某个炼狱，这里住的全是能出去工作的犯人，地点是那些内部的工场：厨房，洗衣房，裁缝铺，鞋匠铺；还住着那些被监禁的特权阶层，厨师，理发匠，作为文书在不同的办公室里帮忙的囚犯；这里，那些被监禁的医生和药剂师住在他们那舒适的牢房里。这里有门诊间，理发室。

这里的通道是开放的，它通向法官，通向法庭，就如我听说的那样，它在地球上所有的监狱里被称为‘叹息桥’。

好吧，我就被派到了这里，而我可以说，我不需要过度紧张。早上我接班——我那每天的工作或多或少地也就已经结束。大部分的监禁室几乎都是空的，它们的居住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干他们自己的活。到了晚上，我更像是以一个勤奋工作的仆从的方式而不是以一个愁眉苦脸的狱卒的方式，为从他们的工作岗位返回的囚犯开门和关门，也许我根本就不必要说，我每次都耽误那所谓义不容辞的搜查工作。晚饭后我坐到医生的房间里闲聊片刻，然后我清点犯人的数目，通过内部电话把在场的人数报给门房的值班人，熄灯号吹过以后，我也在自己那铁床上伸开四肢，平静地睡到第二天早上被人叫醒，要是有人叫我的话。您知道，在我们的监狱里，我是个好狱卒。要是您忽然觉得非常无聊，您会请求我，让我对您讲述，我为我们那些可怜的囚犯都做了些什么。唉，一大堆事，但愿那是一种功绩。我甚至为有些人进进出出地传递信件——当然只为那些非常可靠的人，因为这已经是件相当冒险的事。在白天，我总是不断地跑到外面，仔细打量那些沿着墙壁站好、等待着跨越‘叹息桥’的囚犯，要是我发现他们中的某个人有胆怯或者疲倦的迹象，我就把他叫到队伍外面，把他带往厕所，以便他能活动一下身体，至少能够休息几分钟；不可否认，这样我就享受着赋有神秘的天命的当地长官的角色，而这个地方长官可以突然地——猛地一下——让一个囚犯获得一次奇妙的恩赐那无法预料的、同样也是令人疑虑地不可理喻的经历。

我就这么一天又一天地生活着，充满着对于我那把我弄到这里来的命运的悲哀，而在这个命运中又感到无与伦比的舒服：24小时值班，24小时休息，我心中暗自思忖，我的士兵生涯将走到尽头，而我的服务期也将结束。

回首往事，我找不到任何对于我那幽灵般的亲近感的解释。要是我试图对此重新想象，我似乎见到一个陌生人的生活，这个陌生人同我丝毫无关，而对于他，我也尽可能地不再知道他的任何事。只是——这是问题棘手的地方——有人不断地对我讲述他，而在那里讲述的人，是我自己。您还能回忆起我们在南海的第一次谈话吗？您当时说，问题是，人们适合干什么。您说得对，今天我已经看到，实际上是这个问题，另外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堪的问题。

一天早上，当我接班时，我的同事，另一个狱卒——一个黑皮肤、五短身材、看上去穿着整齐的小个子男人，被征召当狱卒，就像有一条可憎的爬虫在他身上安了家——告诉我，一个单人牢房的犯人拒绝吃饭：在这个炼狱的楼层上安排了一些单人牢房，在侧面的走道上，它们在主要走道的两头叉开。不过它们不是用来长久地关押犯人的——或者说惩罚！——比如像在层面高一些的地狱里；相反，那些不幸的人仅仅在这里度过他们被捕后的最初几天，直到他们通过法官最初的几次审讯，然后被分配到集体牢房中去。它们的居住者就这么频繁地替换，没等我能记住一个人的脸，下一次我见到的已经是另外一张脸，倘若我打开牢门或者——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透过门上的窥视孔往里偷看的话。在我那作为

狱卒的工作中，这也许是最难习惯的卑劣的行为方式——好吧，要是我还抱怨的话，那么那个我被迫对他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又会说什么？第一次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我正好在为我的职业做准备——别人不得不凶巴巴地呵斥我做这件事。我的心跳到了喉咙口，面对展现出的情景，我感到如此地害怕。事情最终同我想的还不一样，那不是可怕，也许更糟：是绝望。我透过窥视孔看一间牢房，一张木板床，一个无盖的抽水马桶，一个脸盆，当然，还有一个得在这里生活的人。以后我尝试着这样看问题，似乎不是我在看，而是一个狱卒——当然我马上不得不顺应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我只能像一个狱卒那样观察问题，而且是像一个可惜眼下是我这样的狱卒。我根本就无法喜欢上这个洞眼，通过它别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有可能在囚犯那最最不合适的瞬间，对他的牢房里进行窥视。当然人们是这样解释的：窥视孔的作用完全是这样的，这样人们就能观察到囚犯，知道他是否病了，他是否自我伤害，或者可能的话在他违法乱纪时当场抓住他。可我不想当场抓住任何人，我不想观察任何会让我感到反感和厌恶的事——我完全不想知道，人们在关闭的门后干什么，如果事情的结果已经是，他被关进了一个孤独的牢房。找出原因，这对我来说当然并不困难，当然：他害怕和感到无聊。由于某些征象，这种征象几乎自然而然地会形成一个结论，使我不得不惊讶地认识到，倘若狱卒不是经常地打开他们的门，他们会彻底地感到被人抛弃。我想出了几个容易的办法：我迈着重步沿着走廊行走，让他们听见我来了（这违反规定；那个长着猴脸的看守长则在靴子外面套上毡子，就像一头饿了

几个月的豺狼接近牢房);我在打开一扇牢房的门之前,不去敲门,而是费力地摆弄着钥匙,好像一下找不到钥匙;尽管在这些被人带着如此卑劣的目的制造的门上甚至还有一个带盖的窗洞,饭菜通过它被送给那些不幸的人,我总是打开整扇的门,以便稍稍有些空气流进他们的房间,随之还有餐具的碰撞声和对忙乱的外部世界的稍稍让人清醒的一瞥。如上所说:我是一个善良的狱卒。

简而言之:一个囚犯不肯吃饭,这个短腿的人说。我对他讲,也许他病了。哎,看你说的,他可不是生病,他在为某件肮脏的事伤脑筋,这个猪,他说。唉,别这样,不能马上就……好吧,他说,他已经把事情报告上去了,而对于接下去发生的事情也得报告,否则的话他得被迫写报告,说我耽误了报告。混蛋,我接着十分友好地对他说,滚你的吧,现在是我当班。

我们还互相闲聊了几句话,然后我试图尽快地忘记这件事。可我不得不经历什么事?他真的不想吃饭。既不吃午饭也不吃晚饭。

我一直等到熄灯号吹响。夜间的监狱寂静一片——奇特的静谧,到处一片通明,没有时间的夜晚,地狱深处的永恒,充满着犹如水底深处的沉闷、神秘、压抑、嘶嘶出声和咕噜作响的噪声——,正在这时我打开了那个单人牢房,带着某种模糊的希望。'究竟为什么……?'我大概这么问着,几乎看不见他那狭长瘦削、被长而稀疏的胡子遮住的脸。胡子最后在又长又窄的蓬乱的胡子尖头结束(胡子会被剪掉,一旦他被从这里迁到集体牢房中去,我带着狱卒那优越的悲哀想到)。他扔给我这么一句话,说是他的信念要

求他这么做的——我清楚地记得信念这个词。‘这是怎样的信念?’我带着一种善意的微笑问,因为当时我有这样的感觉,地球上不存在什么我无法驳斥的信念。‘我没有罪,’他简洁地嘟哝着,而这根本就不需要我去驳斥:因为我们中的谁不是无罪的,但这又意味着什么?

我是否说出了这句话,或者我只是想到这句话,这我记不得了。无论如何我走进他的牢房,似乎放下了我作为监狱看守的矜持姿态。但我马上看到,我的努力全然是徒劳的:他不听我的理由,对我的命令他没有反应,他什么也不再说,一声不吭。只是他那阴沉的、顽固的目光不经意地从我的脸上滑过,就像一个盲人的触摸的手。他似乎不让自己有任何瞬间受到欺骗的话语的迷惑,怀疑地四下观望,就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动物,在第一个可疑的迹象出现时,躲到木板床下,或者从我的两腿之间溜出。我看到,他什么事都可能做出:他把我看作他的敌人,不,不是敌人:看作监狱看守,看作刽子手的助手,同这样的人没什么可以讨论。他眼睛通红,脸颊骨上出现两块红斑,他已经两天没睡……我说了又说;最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他那坚定地摆脱理解和领会的世界的目光,是更让我觉得恼怒,还是这个强加于我的情景,渐渐地也把我攫住,同这个囚犯一起关进了这个牢房,直到——在我没能脱身之前——时间突然在我们身后结束,夜幕把我们一起吞噬。

‘你知道等待着你的是什么吗?’我最后问,颠来倒去地对他讲解规定,而在此期间,我早就开始用你来称呼他,可是您可别以

为，这时由于蔑视的缘故：不，准确地说，仅仅是友好的、责备的指责，让我走到这一步。

‘你不吃饭？’我继续说。‘不过，’我笑了出来，但绝对不是出于高兴，‘他们在这里不允许你享受这样的奢侈，虽然你可以挨饿，但仅仅是，倘若他们让你挨饿。要是你不吃饭，他们会设法喂你吃，’我激励他。‘他们会把你送到治疗室，把一根管子塞到你的胃里，同时很可能会弄伤你的食道：我见过这样的事，’我在他面前撒起了谎，尽管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听说过这样的方法，但总是极力避免去看到这个景象。‘而且，’我继续说，‘要是你通过嘴巴吐出来，他们就从后面送入你的身体。或者他们把你绑在一张床上，给你打针，把营养送进你的肌体。而你以为，这一切就这么简单地发生在你身上吗？似乎你不在这里，也就是说，没有你的参与？你能够不受玷污地挺过这一切？你弄错了，而且你是多么地愚蠢！’我叫了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记忆的残缺部分在我心中搅动起我的这些话，它们从我心底深处惊起了哪些图像，就像要是风儿吹了进来，一个废墟般的地窖里会出现怎样的情景。‘被拷打过的任何人，’我大声说，‘任何人都无法避免受到玷污——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别问我，我是从哪里知道这个的。此后你无法谈论什么无辜，最多谈论继续生存。倘若你想去死，这也不允许。你以为，他们会同情你吗？他们会把你从七层地狱的下面扯回上面，别担心——在这里，人们只允许以被批准的方式去死：方式是由他们杀死你。’

我就这么说着，而我的话显然没起作用。‘这难道是你想要

的?'我又问。'你直接地出卖自己,主动让别人来污辱你的人格,难道你不明白这点?'

突然我想起了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没有想到这点;或者难道有这样的可能,这整个的时间悄悄地只让我做了这件事?

'另外,'我接着说,'你还会把别人一起牵扯进这件倒霉的事:我得为你写报告,'我突然脱口而出,而此前我可以作别的考虑。'你不顾及到别人的无辜吗?!'我听见了自己那充满责备的声音。'我在这里还从未伤害过别人……'我结结巴巴地说,而我,这个监狱看守,甚至已经开始恳求,在一个犯人跟前,要不是有别的什么阻挡我这么做的话。怎么会这样?请您现在竖起耳朵,仔细听着——或者张大眼睛——,因为您这里能听见的——也就是说能读到的——是最最可憎的事,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我可以这么说,此刻天神骤然张开了他的翅膀。好吧:当然胡子可以掩盖许多事,尽管如此,但我有这样的感觉,这个犯人的脸上似乎闪过一丝讥讽的微笑。

我无数次地尝试过,冷静地分析这个时刻——分析以及冷静状态,它们总是对我产生灾难性的效果,但愿这能有助于我的道歉。我想这样去回忆,这个微笑让我变得愤怒,我突然由于气愤而发怒。可是,不管我如何努力,我就是记不起来,我曾经激动过,更谈不上那种让我失去清醒或者仅仅让我糊涂的激动。不:我只感到厌恶,突如其来的沮丧,愤怒和重新又是厌恶,而那个带着他那监狱呼吸以及那对我来说突然变得完全陌生的困苦的囚犯,同我

自己一样，被囊括在这种感情里，由于一种同样是陌生的因果链，这个时刻把我和他关在一起。一切，一切都把我推向一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只要我可以把它视为解决办法，带着不顾一切的匆忙和尽可能容易地，就像情况正好发生的那样，把自己从这个时刻解放出来。可我感到一种抵抗，一种顽强的、逼向墙角的、愚蠢的抵抗，它是如此地不可理喻，而且不公平地偏偏凝视着我，而我要的仅仅是理智的光明和不可置疑的正确；是的，几乎是抽象地，我还感觉到力量那无法比较的区别，这种区别如何地存在于一个执拗的犯人和一个狱卒之间，而这个狱卒身穿袖口挽到了肘部的衬衫，胸前斜挂着互相交叉的背带，臀部上荡着手枪，身穿裤脚塞进柔软的长统靴的裤子，要是他那难以捉摸的情绪允许的话，可以给出一幅恐怖专横的图像。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我往前跨了一步。唯一的和微小的一步，而且我立刻又停下。尽管如此犯人显然误解了这个姿态，或者，如我在这个瞬间更相信的那样，错误地领会了这个姿态，因为他吓得立刻后退。可是，那里没有多少位置，他的脚碰到了木板床，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上半身往后仰，就以这个姿势对我瞪着眼睛看。然后我举起了手，朝一个没有抵抗力的囚犯的脸上打去，他倒在自己的床上，又从那里抬眼对我看，不无恐惧，但带着某种满足感，要是我没有弄错，甚至是，就情况来看，带着一种隐蔽的挑衅性。

可我从此刻起不再把他当回事。我后退着走出牢门，用颤抖的手吃力地锁上门，慢慢地，似乎随着‘任务完成了’的梦幻曲，迈

步走上去我自己房间的路……瞧这封信[1]，就像您所能希望的那样。这个‘纯粹的化学行为’（不是吗，我没记错吧?），那个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

此外，要是喜欢这样的话，通向30 000尸体的道路由此也立刻敞开。

只是为了关联的秩序的原因，我还要向您讲述，我，就我来说，在第二天早上，在那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下达当日命令的隆重时刻，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而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甚至在梦幻中，也紧紧地抓住一个由一种——无疑没有充分地得到解释的——疾病——所产生的新的生灵，那个我已经成为的、或者说我将成为的生灵。那是一个疯子，毫无疑问那唯一的、我当时能够替自己找到的出路——其他的出路是，我故意挑衅，让别人把我逮捕，而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真想要的东西，即使仅仅是暗地里想，所以我自己对此也一无所知，因为我也不可能愿意这样。为了替您着想，我省略了对您讲述下面的事，即我曾在多少个监狱里呆过，受过多少惩罚，我几乎可以说是：我经受的是侮辱（好像别人还能够侮辱我）——最后我到了医院，在那里，我在专业的众目睽睽之下，继续着我那可能是任意的、但根据那清楚地规定好的逻辑的游戏。最终说来，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决心的坚定性，而——我就有了这样的经验——人们可以带着令人恐惧的轻率进入疯狂状态，倘若人们一定想要这样的话。可是，我不得不认识到，我无法

---

① 此处为拉丁文：Ecce epistola。

把这视为问题的解决方式。不是因为我以为这太廉价，而是我那正常的生活对我来说，也不比疯狂更加陌生多少。然后检查突然中断，有一段时间没人搭理我，随后我被人以一个非常勉强的理由匆匆地扔出了医院，被解除了兵役——由于我眼下到处听见的那些变化。

也就是说，现在我站在，准确地说：现在我坐在这里，手里拿着一篇我要交给您的故事，因为我拿它没有任何用处。最终说来没有发生任何无法纠正的事情：别人没杀害我，我也没有成为刽子手，仅仅是关联破裂，某些事物——也许我甚至不完全清楚是什么——留在瓦砾中。我努力更深地爬进瓦砾，让它们把我完全盖住——此外我还能做什么？您指称的那条恩惠的道路我不能走；我能够做的仅仅是我向您讲述的事，而到了最后，我的力量在这些事情上被瓦解。我知道，有另一条可能的道路；不过这对我来说也不再可能成功，可以这么说：我错过了机会，至少在目前。在这个长长的和沉重的片刻里——我不得不认识到——命运在度假。我就这样躲在人群里生活，在受到保护的，我几乎要这么说：在幸运的匿名中。我写着报纸文章和滑稽小品。要是我非常努力，我无疑能够做成一些事。我所遇到的事，我无法告诉任何人：因为要是那样，人们或者会宣布我无罪，或者严厉地审判我，而这两者我都不想要，因为在那不可改变的事情上，不会有任何微小的改变。需要有别的什么东西，而我又想起了您的话，不过不是在您使用它的意义上：恩惠。可我有这样的感觉，它比任何其他东西离我更远。我那不知所措的无望和凄凉的声音，被恐惧狂暴地盖没。这不是

对于恐惧的恐惧，那种怯懦，而是某种别的东西；我间或地有这样的感觉，我只能信任恐惧，似乎它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许会把我带向什么地方，我表达得不好：它也许会引我走出这个境地，也许，它不领我去什么地方……

不过，这不再会让您感兴趣。您借助于一种判断不顾一切，同结构的世界中那幽灵般的亲近感为伍，由此出发，您拒绝所有生命体的每一条出路，以那唯一可能的恩惠的名义，而这种恩惠事实上是诅咒的一个形式，而您，我承认这点，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您另一方面其实也没有理由，因为这不那么容易和简单，即使另一方面事实上又是容易和简单的……"

柯韦什在这里突然停下，也许他有这样的感觉，他把自己卷入了一个混乱的思绪中，眼下好像将几乎无法从中脱身——或许他有些累了，此外他骤然失去了耐心——，他又对那些写满字的纸张看了片刻，好像在思忖，是否该再把它们看上一遍；可他然后快速地把它们收起，叠在一处，犹豫不决地四下观望，像是在寻找一个信封——当然徒劳无功——，最后他把这些纸张塞进口袋，匆忙离家。

他已经离目的地相当近——柯韦什决定，亲自把信件塞到收件人的门里——，但在一条狭窄和交通繁忙的路上，某个景象让他停住脚步。他把脖子伸来转去，试图在人群中寻找一个缺口：真的，在路的另一边走着一个女人，一张既不年轻也非年迈、有着两条悲伤的深皱纹的纯净和讨人喜欢的脸。边上——或者更是在她身后，不断地落在她身后——是一个长得魁伟的男人：一个头顶光秃秃的、鸡蛋形的脑袋，一张多肉的脸——柯韦什怎么可能不是立

刻认出这张脸，可他还是认不出它。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这张脸上缺少什么东西，而且正是平时让这张脸被人识别、又同样无法被人识别的东西——缺少的是，柯韦什片刻之后才自言自语，用由于惊吓而变得冰冷的嘴唇：理智。

正在这时，这个男人突然在一个橱窗前停住——那是某个面包店，橱窗后琳琅满目地放着甜点，蛋糕，一口点心——，女人又往前走了一步，直到她明显感觉到，她无法把那个男人继续往前拖动时，她也停住脚步，转回身。柯韦什看到，她说了些什么，一边还点了点头——也许她在鼓励他，继续往前走，但那个男人显然表示拒绝，蹲下身体，像一个孩子那样伸开双臂，把女人拉回，而她最后让步，摇着头，和他一起走进店门。

柯韦什有一阵子惊愕地站在人群中，然后他立刻转身，迈着大步，情绪激动，不知所措地跑开，似乎希望，能够在半道把这个景象留在街上，就像一件令人讨厌和使人难堪的物品，但同时他又觉得，相反，他宁愿把它保留下，不时地把它取出，以便什么时候能理解其中隐藏的警告。

信就留在了他的口袋里。

L.

柯韦什得到一个任务，进行调查，并且对此写一篇文章，为什么火车要晚点。火车当然总是晚点，但看来直到现在，在人人已经

习惯于此的时候，人们才注意到，这不正常。柯韦什对火车当然知之不多——他通常不怎么旅行，所以晚点对他来说相当无所谓——，所以第二天就匆忙地从一个部门跑到另一个部门，去为文章收集必要的基础知识，倘若他带着趾高气扬和不可反驳的姿态展示他的文章时，就可以避免有人指责他是外行。他甚至爬到了火车站的后面，饶有兴趣地观察了那些相当复杂的避让设备和信号设施，有些疲倦、但不停地点头，倾听了铁路高级军官的介绍，他们几乎是抱歉般地解释了运输工具的现状，货物运输的困难和类似的问题，最后他发觉自己来到了那个部门，柯韦什被告之，从那里的房间出发，人们调度所有在铁轨上飞驰的——或者也许正好停住的——火车；因为那个柯韦什必须与之讲话的负责官员，正好在复杂的图形、不同的灯光和声音设备中间，要一下子调度无数的火车，人们便友好地请求柯韦什稍等片刻，直到有人叫他。

人们看来把他给忘了，也可能在调度火车时，那里出现了不可预计的困难；无论如何柯韦什在那长长的、没有窗户的、只是由几个日光灯糟糕地照明的、狭窄的和空无一人的走廊上，来来回回地踱步走了很久——在走廊的一头他无意中碰到一堵不通的墙，在相对的另外一头他转过一个直角，来到一条看起来更长的走廊上，看来柯韦什刚才停留在一条 L 形的走廊的较短的那个部分——，以至于他自己也忘了或者至少早就不再想到，他在这里究竟寻找什么，在等谁，对了，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在等待或者只是偶然地来到这里，就像他也可能在别处一样。此外柯韦什处在一种奇特的情绪中：兴奋和涣散，心不在焉同时又跃跃欲试，此外——柯韦什

自己觉得是这样——今天似乎人人都是这样。早上他从南海饭店出来——起先他想吃一顿丰盛的早餐——，但在那里他立刻受到激动和嘈杂声的迎接：在未立之王的桌旁——甚至那个未立之王一大早也在他的桌子旁边入了座——正好有人铺开了一块布料，某种较长的亚麻布，在它的两端能够绑上棍子，然后人们就能把它拉紧，举到空中——此外人们刚刚还试了一下——，在横幅上绣着几个彩色而漂亮的字："我们要生活！"一个招待被迫赶到桌旁，以经理的名义——他自己没有时间亲自来，只是让人转达他那充满理解的问候——请求先生们，"为了我们大家的平静的缘故请最最友好地避免任何种类的轰动"。当他从一个部门跑到另一个部门时，柯韦什在街上听见有人说，今天也许会比往常更加热闹，不断地看到他起先在南海看到的那几个字；激动的征象在领导部门也可以观察到——尽管就这个题目而产生的更偏向于担忧的思绪。他们在介绍时，会突然地开始微笑，失去思路，或者停顿一下，探头往窗外望去，因为街上不时地有嘈杂声穿过窗子传进房间，而这一切当然也对柯韦什产生了、尽管几乎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影响。

这种紧张情绪，这种待命状态，而它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针对的是谁，或者针对的是什么，所以把任何微末小事都扩大成奇特古怪：这一切可能都影响到了柯韦什，让他突然在走廊上听见了行进的脚步声。几万人，几十万人或者几百万人走了过去？柯韦什无法说清。事实上当然只有唯一的一个人，而且不是在这里，而是在L形走廊的较长的那条走道里——柯韦什从这里看不见那里——，肯定是一个官员，他肯定从一个房间里走出，现在肯定赶

向另一个房间，而他的脚步在狭窄的走廊里发出了回响：对此柯韦什心里完全清楚——只是他眼下的情绪不允许他考虑这类令人清醒和使人沮丧的事实。他只感到一点：这些发着回声的脚步的磁力，火车的牵引力，几乎让他感到头晕目眩，脚步蹒跚，几乎让他跟上队伍，把他卷入到这个无法抵抗和奔腾而去的洪流中。是的，那里在人群中——因为柯韦什不仅仅把一个官员的脚步声听成许多人的脚步声，相反，他几乎已经看见了人群——等待着他的是温暖，安全，坚定的脚步那不可阻挡的、没有目的的洪流，以及永恒的遗忘那隐约的幸福：对柯韦什来说，这没有疑问，片刻也没有。然而，同时他在走廊上看到另外什么东西——一个黑暗的形体，与他那在梦幻中作祟的要淹死的人相似。当然，就是那要淹死的人，就柯韦什看来，同人群也没有什么两样：这实际上不是说，他有这样的感觉，他把他看得更清楚，即使他事实上无法看见他——他自己，他的唯一性，他那被人遗弃的、不知道属于谁的生命，在忍受折磨。可以说，柯韦什在这个瞬间十分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时间已经结束，而且是永远地结束了；不管他往下跳还是不跳。他得进行选择——是的，他甚至带着隐约的轻松感，觉得自己根本就不需要进行选择。他会跳，就这么简单，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办法，他会跳，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是个灾难性的一跳，那个行将淹死的人会把他一同扯下，谁知道，他们会在水底深处搏斗多长时间，谁知道，他们是否还能挣扎着冒出水面，见到天光。

他在走廊上站了多久，他那奇特的，就情况来看，绝对不是临时地找上门来的情绪、如同一次突如其来的震荡从外部笼罩到他

身上的情绪，持续了多久——柯韦什对此几乎无法说清。事实上，那些脚步声，那些在他心里引起这种狂热的、迷醉的和激动的脚步声，几乎还没有在走廊里消失，就有人叫他；柯韦什走了进去，举止就像他是柯韦什——那个文章的作者，他感兴趣的别无其他，仅仅是火车为什么晚点；他看了看图形，倾听着解释，谁知道呢，也许他也提了问题；他点着头，微笑着，互相握手告别，这一切对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妨碍，甚至没有触及他，似乎这不是发生在他身上——也就是说这仅仅发生在他身上——，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当他走下楼梯和来到外面街上的时候——恰恰就这点而论他遭遇了一个不可逆的转折：一切，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他身上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以后永远不会在缺少他对于当下性的鲜明意识的情况下，发生在他身上。尽管他还活着，他几乎已经经历了自己的全部生命，而柯韦什突然在遥远的地方看到这个生命，在一个结束的、完整的故事里，而对于其陌生性，他自己也惊讶万分。倘若这个一瞥在他心中唤起的是希望，那么它只能同这个故事有关，柯韦什只能希望，如果不是他自己，那么他的故事还有救。他怎么能够想象，他把自己藏起来，摆脱他生命的罪孽，就像一个动物摆脱它的锁链？是的，是的：从此刻起他得这么生活，把目光注视着这个存在，他将长久地、敏锐地、惊奇地和不信任地观察，只是观察，直到他最终能够认识，那几乎已经不属于这个生命的东西，那可以理解的，指向本质的，无可争议的和完成了的东西，就像灾难，那种渐渐地脱离这个生命的东西，就像一个冰冻的结晶体，人人都能把它拿起，以观察它那最终的形态，把它像大自然的一个奇特的产物，继

续交到其他人的手里，以便他们进行鉴定……

柯韦什就这样走下街道，时而住脚，时而重新加快步子，没有目标地，同时看上去似乎已经为自己设定了目标；他当然发觉，他不时地碰到阻碍，他得避开别人，避开聚集的人群，街上熙熙攘攘，人声嘈杂，柯韦什也看到有人列队前进——这次是真的——，而在从他们的队伍中冒出来的横幅标语上，是同样那几个字："我们要生活！"——柯韦什在看到他们的一瞬间，感觉到自己一种快活的、漫不经心的赞许，比如就像他赞许阳光那样，即使他那孤独的工作当然不允许他，给予阳光特殊的、很多的关注。也许时间已经晚了，尽管到了晚上天色还很亮，而当他转弯走进自己的那条街时，似乎听见了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不过，一直到有抓住他的手臂时，他才吓了一跳：那是斯齐克拉——情况原来是这样的，他刚才去了他家里，到了柯韦什的家，在他的"女房东"那里给他留了一张纸条，然后他又等了他一会儿，在街上走来走去，正当他决定不再等待的时候，突然看见了谁——他，柯韦什。

"老伙计，"他叫着，看上去不同寻常地激动，他那带有深深的、就像挖出的沟那样的皱纹的脸，似乎由木头雕刻而出，硬朗和呈现出灰色。"赶快，收拾好，今晚我们开卡车来接你！"

"什么卡车？"柯韦什不解地问，似乎他没有把握，话是否是针对他说的，被人拉住手臂的人，是否同他本人真的是同一个人。最后，被逼无奈，感到气愤，又对柯韦什的惊讶感到烦躁不安，斯齐克拉笑着被迫对他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整个城市乱成了一片，消防队解散了，士兵们回了家，南海饭店已关闭，边界据说已经无

人守卫，有些人——比如他，斯齐克拉——，许许多多年以来就有意识地或者下意识地只是等待着这个机会，从这个没有任何希望的城市、从这个用谎言惩罚希望的生活中逃出去，现在他们"团结了起来"，弄了一辆卡车，他们要坐着这辆车，利用夜幕的掩护离开这里，也准备带上他，柯韦什。

"去哪里？"柯韦什不解地问，斯齐克拉恼怒地住嘴，在此期间他已经动身，几乎以快跑的速度，而柯韦什根本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就机械地跟上了他：

"这难道不是无所谓的事？"他现在气恼了。"无所谓去哪里！……"斯齐克拉继续走着。"去国外，"他补充道，而这句话似乎在柯韦什耳朵里突然敲响了节日的钟声。他无言地、垂着脑袋地在斯齐克拉身旁跑了一段路。

"可惜我不能走，"然后他说。

"为什么不？"斯齐克拉重新停住，脸上出现了诧异的神色："你不想获得自由？"他问。

"当然想，"柯韦什回答。"问题只是，"而后他微笑着，像是表示道歉，"我得写一本小说。""一本小说？！"斯齐克拉变得惊愕。"偏偏现在？……那么你就在别的什么地方写它，"他最后说。柯韦什继续不好意思地微笑：

"是可以这样，但我只会这个唯一的语言，"他说。

"那你就再学一种语言，"斯齐克拉挥手表示拒绝，不耐烦地交替着双脚——看来紧迫的义务已经在召唤他。

"等到我学会它，"柯韦什说，"我已经忘记了我的小说。"

惨 败

“那么你就写另外一部小说，”斯齐克拉的声音现在听上去几乎已经恼火，而柯韦什，与其说是为了有条理的缘故，不如说是带着得到理解的希望坚定地说：

“我只能写对我来说唯一可能的一部小说。”对此斯齐克拉再也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可能也不再去寻找。他们无言地在街上面对面地站了一会儿——而那个叫声：“我们要生活！”在他们身边到处震响，然后——是斯齐克拉或者还是柯韦什最先动弹的？——他们快速地互相拥抱。斯齐克拉终于在人群中消失，柯韦什转回身，慢慢地拖着脚步，往回走，似乎他不着急，因为他现在已经预感到那整个痛苦和耻辱的将来。

第九章

我们结束

尽管不存在结束，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会结束：人们得继续干，继续，不断地继续，带着亲近的和令人讨厌的健谈性，就像两个杀人犯在交谈。尽管我们要说的话，如此地索然无味和不偏不倚，就像谋杀，把自已简化为冷酷无情，简化为一种继续的统计的事实，而它同样是多余的，正如，让我们这么说吧，柯韦什年复一年地写他的小说那样。他甚至让人把它用打字机打下，把它——犹如一个请求——交到了一个出版社的办公室。一天，邮递员给他带来一个厚厚的包裹，柯韦什在接过来的时候已经认出那是他的小说。当他打开封面后，在一捆手稿边上发现一封信：通过几句不客气的话，人们告诉他，他的小说被审定为不适合出版。

在这个时刻，这个类似于在消失于黑暗中的一个山坡上向下行走的时刻，在他生命的这个间隙里，柯韦什会让我们再次感兴趣，时间已经不会太久。他一直还站在走廊上，手里拿着小说，在脸上是他那悲哀的、让人预料到一切的微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这副鬼脸是为厄运准备的。也许他以为，一个沉重的、也许永远无法克服的打击落到了他身上。在他决定下楼之前，像是为了休息，他花了片刻时间，回到他的惨败中，就像一只受伤的鹰回到它的巢

穴，翅膀折断，但还有着锐利的目光，能够在真理和辩解的光秃秃的草坪上窥视猎物。可最后——我们想这么说——他的时间到了，他必须动身。要是他非常留意的话，他将在路旁发觉几棵植物，——即使它们当然无法，让我们这么说，无法与火绒草相提并论——，他可以欣慰地为了自己的用处摘取它们。他主要试图弄清，出版社是否有理：他写的是一本好书或者是坏书。他不久就能发现，从他的视角出发——即使这个视角受到限制，可它是那个唯一的、他能由此出发观察世界的视角——这完全是无所谓的，只要他自己以为，他的书恰恰成了它应该成为的样子。因为——他将认识到，而他肯定会像接到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那般获得这个认识——比小说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写作所经历的事：而这是一个选择和一次斗争——斗争的方式，仅仅是为他准备的。这是一次针对他自己和他的命运的自由，对环境的克服，一次破坏强制性的打击——不管怎样最终是一件作品，同每件人类的作品一样，难道这不是？……

以后怎样？一个幸福的结局等待着他：当他到达峡谷的底部时，他会知道，他的书还是被印了出来，这时，痛苦的渴望透过他的全身，带着思乡的苦楚，他贪婪地享受着对他那惨败的回忆，对那段时间的回忆，那时他经历着一种生动的生活，激情把他吞噬，秘密的希望把他滋养，那是以后那个老人——那个站在写字台前思索的老人——无法分享的。他以往的冒险，他那英雄的时代，一次性地全部结束。他把自己的个体做成了对象，把他那执拗的秘密冲淡成日常事物，把他那无法言说的事实性蒸馏成了符号。那对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惨败
作者＝（匈）凯尔泰斯·伊姆雷著　　卫茂平译
页数＝３６５
ＳＳ号＝１１７７０８５６
出版日期＝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